商道

全球最大清第一商号的成长之路

李之周 著

《士兵突击》作者 兰晓龙 推荐

重现中国人的经商之道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驼背上的生意人(1)
- 第2节：驼背上的生意人(2)
- 第3节：驼背上的生意人(3)
- 第4节：驼背上的生意人(4)
- 第5节：女强人冒尖在“财富”村(1)
- 第6节：女强人冒尖在“财富”村(2)
- 第7节：“驼”商少爷与被开销的伙计(1)
- 第8节：“驼”商少爷与被开销的伙计(2)
- 第9节：“驼”商少爷与被开销的伙计(3)
- 第10节：“驼”商少爷与被开销的伙计(4)
- 第11节：吝啬老鬼赚差价(1)
- 第12节：吝啬老鬼赚差价(2)
- 第13节：吝啬老鬼赚差价(3)
- 第14节：吝啬老鬼赚差价(4)
- 第15节：吝啬老鬼赚差价(5)
- 第16节：吝啬老鬼赚差价(6)
- 第17节：买卖人当然做卖买事
- 第18节：恰克图闭市(1)
- 第19节：恰克图闭市(2)
- 第20节：恰克图闭市(3)
- 第21节：恰克图闭市(4)
- 第22节：恰克图闭市(5)
- 第23节：恰克图闭市(6)
- 第24节：恰克图闭市(7)
- 第25节：恰克图闭市(8)
- 第26节：恰克图闭市(9)
- 第27节：埋葬山西商人的公义地(1)
- 第28节：埋葬山西商人的公义地(2)
- 第29节：埋葬山西商人的公义地(3)
- 第30节：做生意的道台(1)

- 第31节：做生意的道台(2)
- 第32节：做生意的道台(3)
- 第33节：做生意的道台(4)
- 第34节："当大事"者举大义(1)
- 第35节："当大事"者举大义(2)
- 第36节："当大事"者举大义(3)
- 第37节："当大事"者举大义(4)
- 第38节：财东的无奈(1)
- 第39节：财东的无奈(2)
- 第40节：郦掌柜告老还乡(1)
- 第41节：郦掌柜告老还乡(2)
- 第42节：郦掌柜告老还乡(3)
- 第43节：躺着棺木回来的掌柜(1)
- 第44节：躺着棺木回来的掌柜(2)
- 第45节：躺着棺木回来的掌柜(3)
- 第46节：辱没祖宗的商人(1)
- 第47节：辱没祖宗的商人(2)
- 第48节：世事商事瞬息万变
- 第49节：海掌柜荣归故里(1)
- 第50节：海掌柜荣归故里(2)
- 第51节：海掌柜荣归故里(3)
- 第52节：第一个走西口的女人(1)
- 第53节：第一个走西口的女人(2)
- 第54节：第一个走西口的女人(3)
- 第55节：第一个走西口的女人(4)
- 第56节：买卖人的妻子躺"大炕"(1)
- 第57节：买卖人的妻子躺"大炕"(2)
- 第58节：买卖人的妻子躺"大炕"(3)
- 第59节：命运纠结着的诱惑(1)
- 第60节：命运纠结着的诱惑(2)
- 第61节：命运纠结着的诱惑(3)
- 第62节：晋中女人的悲喜剧(1)
- 第63节：晋中女人的悲喜剧(2)
- 第64节：晋中女人的悲喜剧(3)
- 第65节：大掌柜的烦恼(1)
- 第66节：大掌柜的烦恼(2)

- 第67节： 大掌柜的烦恼(3)
- 第68节： 大掌柜的烦恼(4)
- 第69节： 大掌柜的烦恼(5)
- 第70节： 大掌柜的烦恼(6)
- 第71节： 归化商界出新秀(1)
- 第72节： 归化商界出新秀(2)
- 第73节： 活佛参股天义德(1)
- 第74节： 活佛参股天义德(2)
- 第75节： 活佛参股天义德(3)
- 第76节： 活佛参股天义德(4)
- 第77节： 活佛参股天义德(5)
- 第78节： 活佛参股天义德(6)
- 第79节： 破产的李掌柜上吊(1)
- 第80节： 破产的李掌柜上吊(2)
- 第81节： 破产的李掌柜上吊(3)
- 第82节： 破产的李掌柜上吊(4)
- 第83节： 破产的李掌柜上吊(5)
- 第84节： 无信誉者永不相与(1)
- 第85节： 无信誉者永不相与(2)
- 第86节： 商人的眼里满地都是钱(1)
- 第87节： 商人的眼里满地都是钱(2)
- 第88节： 商人的眼里满地都是钱(3)
- 第89节： 商人的眼里满地都是钱(4)
- 第90节： 商人的眼里满地都是钱(5)
- 第91节： 商人的眼里满地都是钱(6)
- 第92节： 义德改革铺规(1)
- 第93节： 义德改革铺规(2)
- 第94节： 义德改革铺规(3)

第1节：驼背上的生意人(1)

第一章 大道通“商”

驼道是草原商城归化通向四面八方的主要交通形态，她的存在和活跃使归化城成为八方通衢之地！驼帮是经营驼运的组织，许多驼帮的联合体构成了归化城的万驼社。

贴蔑儿拜兴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就是骆驼房子。“房子”一词在归化被引申为聚居地、村落而广泛使用。被大盛魁开除了的古海隐姓埋名在二斗子引领下走进了贴蔑儿拜兴村。自此江湖上多了一个名叫海九年的驼夫。在驼村，海九年和戚二嫂遭遇爱情，又是一场死去活来的折腾。

1 .驼背上的生意人　??

这是春夏之交的一个美好而愉快的日子。上午，温暖的阳光很充足地照抚着贴蔑儿拜兴村。戚二嫂一身短衣短裤打扮(非是今日之短衣短裤)，袖子挽到了胳膊肘以上，喜滋滋地端着一个盛满了炖羊肉的大盆从屋子里走出来。戚二嫂咧着脑袋躲避着蒸人的热气，将盛羊肉的大盆墩在院子中间的一块大青石上，朗声喊道:“各位掌柜子们！息息手，预备吃饭吧。”

戚家今日拓展院子。旧的院墙推倒，新的土板院墙刚刚夯起一半，院里院外到处都是人，石夯砸土的“咚咚”声、打夯人的“嗨哟”声以及男人女人大人孩子发出的嘁嘁嘈嘈的说话声把戚二嫂的声音淹没了。戚二嫂放开嗓门又喊了两声，干活的人们方才明白了她的意思，纷纷放下手里的工具。?

在贴蔑儿拜兴衡量一个人的能力、价值和财富，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你拥有骆驼数量的多寡。贴蔑儿拜兴人从不喜爱死的钱财，他们不喜欢拿钱去盖好房子置办好家具，更不喜欢去买田置地；倘若他们手里有几个钱，只要数一数够买一峰骆驼，立刻就会毫不犹豫地把手里的钱换成一峰骆驼牵回来。外人走进贴蔑儿拜兴，单单从住房上是看

不出他们的贫富差别的，各家各户的房子几乎一模一样，都是用村后大青山上的青石打根基，土坯垒墙，房顶拿红柳笆子压栈，屋顶上抹一层和着麦烂的黄泥，远远望去，整个村子尽是一片赭黄的颜色。

要说有什么不同便是院子的大小，院子的大小也只是依着主家饲养骆驼的数量而定，骆驼多则院子大，骆驼少则院子小。院子再大也不会种什么蔬菜花草，只用来养驼。大家遵守着古老的习俗——只要你有骆驼好养，尽管放心大胆地去扩展自家的院子，绝不会有谁来阻止你干涉你。事实上恰恰相反，若是看见谁家把旧墙推倒了，挖出新鲜潮湿的黄土夯筑新的院墙，村人除了羡慕便只能是高兴！每当这时候，不用主家招呼，但凡是本村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会自动前去搭一把手。就是插不上手甚至什么活儿也做不了的女人娃娃也要去凑个热闹。凡是来的人主家一概欢迎，一概请吃饭，为的是图个喜庆。拓展院子是贴蔑儿拜兴人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一般来说主家都会杀猪宰羊，就像办喜事似的去操持。?

戚家如今成了村子里数得着的养驼大户，地位不同一般，所以戚家拓展院子来的人就更多，一般的驼夫驼户就不要说了，连驮头胡德全和大户蹇家、段家、刁家的掌柜子都来了，甚至领房人牛二板也例外地出现了。?

牛二板乃是贴蔑儿拜兴唯一的一个领房人。说起来他的名声最初还是来自于他的父亲牛刚，就是那位死在毛尔古沁的牛领房。经历了家破人亡双亲丧命之后，牛二板流落到了贴蔑儿拜兴村，靠打短工给人拉骆驼养活自己。地层的艰苦生活使他渐渐成熟起来，当他二十五岁的时候，终于完成了子承父业过程。如今牛二板顺理成章地也做起了领房这个行业。由于所操职业的特殊，在贴蔑儿拜兴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又因为他是回族，在饮食方面多有讲究，因此村子里类似的活动一般他是不参加的。?

牛二板胸厚肩宽，长着一个粗壮结实的脖子，前胸后背和两条胳膊上到处都隆出一棱一棱的腱子肉，整个人身体看上去从上到下呈倒

置的三角形；由于干活出了力，牛二板紫红的脸膛上淌着汗，他一边拿自己带来的干净毛巾在脸上擦着，一边在戚二嫂特意为他摆好的小炕桌旁边坐下。牛二板把头上的白色圆顶布帽摘下抖抖，重新戴好，拿手掌理理颏下稀落的山羊胡子。这时候就见戚二嫂斟了茶双手递给了他:“这茶壶茶碗我都洗了好几遍，牛领房你尽管放心地用。”?

第2节：驼背上的生意人(2)

今儿个牛二板破例地出现在帮忙的人群里，算是卖给戚家一个大面子。这就让主家感到分外的荣幸。戚二嫂知道牛二板是回民，吃喝上讲究，特意将家里的小炕桌搬出来，又单独预备了一套茶具和碗筷。?

“我又不是什么外人，二嫂你何必这么用心！”牛二板笑着说，“你快忙着招呼别人去吧。”

这时候戚二嫂一扭脸就看见本村的小人人二斗子领着一个高个子的后生，沿着邻家刁三万的院墙朝这边走过来。这“小人人”是归化地方特殊的语言习惯派生出来的专用名词，特指那些发育不良个头矮小的人。二斗子已经十八岁出头了，从面相上看也像个大人了，成熟了，但个头却仍然像个十三四岁的孩子那么高。戚二嫂看了一会儿，喊道:“二斗子，跟在你身后的那个人是谁呀?”?

二斗子答道:“他叫海九年，是俺新结交下的朋友！”?

“那好，那好！”戚二嫂热情招呼说，“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不是外人，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赶上开饭，快叫你那朋友一起来吃吧！”?

戚二嫂张罗着给撺忙的人们开饭，她抱着一大摞碗从屋子里出来。刁三万的老婆——一个满脸麻子的粗壮妇人，蹲在大青石的旁边给大伙盛肉。热气腾腾的炖羊肉在大海碗里堆得冒了尖，羊肉的上面放一个半斤重的大馒头，每人一份，汉子们都蹲在地上吸吸溜溜地吃起来。?

戚二嫂拿眼睛找二斗子和他的朋友，看了一圈，却见那海九年与二斗子依旧站在推倒了的院墙外面踌躇呢，就又喊:“二斗子！咋不赶快带你那朋友进院里来呀？哦，我倒忘了，你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叫海九年……”?

吃饭的人们的咀嚼声和说话声响成了一片，二斗子还说了一句什么戚二嫂没有听清，她抬高了嗓门喊道:“喂！那位姓海的兄弟，你为甚不进来呀?是嫌弃俺家的饭食不好还是咋的?”

? 戚二嫂这么一说有了效果，只见海九年略略迟疑了一会儿就跟着二斗子走进了院子。?

戚二嫂把盛满了羊肉的碗递给海九年，见他脸红红的，垂着头，像个大姑娘似的，便忍不住笑了。戚二嫂拿一只手背捂在嘴上咯咯地笑起来，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身体被那笑牵动着忽而前忽而后忽而左忽而右地摇摆，就像风中的嫩柳似的。?

海九年蹲在地上吃饭，本来就拘束，再被戚二嫂一笑，那脸就更红得像红布似的了。他觉得戚二嫂的笑从上边落下来，都变成了扎人的麦芒钻进了他的脊背。他欢欢地吃完了饭，随二斗子干活儿。?

日薄黄昏，新的院墙夯筑成功。院门也安装好了。撺忙的人们或蹲或站，抽烟喝茶，聊谈着轻松的话题，准备散去了。依乡俗撺忙的人是不在主家吃晚饭的，有多少活计也都要在一天内做完。海九年跟在二斗子身后来到戚二嫂面前。?

戚二嫂把许多铁锹拾起来乒乒乓乓抱在怀里，问二斗子:“你有事？”?

二斗子说:“二嫂，俺这个朋友想找事做。你拓展了院子肯定需用人，俺就把他领来了。”? 说着二斗子把海九年往戚二嫂跟前推了推。?

“人倒真是需用的……”戚二嫂把怀里的铁锹往紧搂了搂，认真地打量着海九年。后生被戚二嫂一看脸又红了。于是戚二嫂又想笑了，她把嘴抿住，问道:“后生，你一准是个念书

人吧?”?

没有思想准备的海九年被戚二嫂的问话弄的愣在那里，一时间泛不上话来。

了解内情的二斗子抢着替他的朋友回答，：“九年他不是念书人，他原来是个……”?

海九年急忙伸手扯了扯二斗子的衣袖，二斗子就把话打住了。?

戚二嫂平静了脸，又把海九年打量了一番，见那后生个头倒是挺高，只是清清瘦瘦的身子太单薄，就答复道:“俺戚家只不过是一个小门小户的养驼人家，只想雇个能拉得了骆驼走得了大程的人。”?

“我是个走西口来的穷苦人，我就是想给你拉骆驼挣口饭吃。”?

戚二嫂说：“这位兄弟，拉骆驼这碗饭你吃不了。”言讫自管抱了铁锹往院子西边的厢房走去。?

第3节：驼背上的生意人(3)

二斗子在后面喊：“哎——哎，戚二嫂你听俺说呀……”?

戚二嫂头也不回地又甩了一句：“小庙供不起大神佛，请另寻高就去吧！”?

二斗子啐了一口，骂道：“日他！真是骆驼屁眼儿——撅得高！”?

海九年不说话，两只棕色的眼睛凄凄惶惶地看着二斗子，分明是在问：“咋办？”?

“不急！”二斗子把牙齿咯咯吧吧地咬了一会儿，说：“戚二嫂她不过是个女流，做不了戚家的主，咱问戚二掌柜！”?

二斗子领着海九年来到戚二跟前。?

戚二从裤腰带上抽出烟袋，就地蹲下说：“我们戚家如今是……”?

戚二的一句话未说完，被戚二嫂打断了。?

“你说什么，二斗子？”戚二嫂在厢房门口出现了，一边在衣襟上拍打着一边走向二斗子，“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你说我是个女流做不了戚家的主是不是?那好，现在当着诸位掌柜的面，我就做一回主给你看看。”?

显然二斗子刚才的话刺激了戚二嫂，也不等二斗子答话，戚二嫂脚步噔噔地走到院子当中，在刚才放肉盆的那块大青石跟前站住，拿眼睛看住海九年，伸手一指那块石头说:“这块上马石在我家旧院门口，现在院墙向前拓展了五丈，这位姓海的兄弟，你若能搬起这块上马石把它放到新起的院子门口，你就留下。若是搬不起来——就请抬脚走人。再也别说什么废话！”众人觉得有热闹可看了，都兴致勃勃地围拢过来。?

小小年纪的七哥不知从哪儿蹿进了人群，两手叉着腰大模大样地抬起一只沾满了泥巴的光脚丫踏在大青石上，小眼睛眯缝着，拿鄙夷的目光瞄住海九年，说道:“我告诉你，这位后生，拉骆驼这碗饭可不是那么好吃的。你若没有一只胳膊提二百斤货驮子的气力，就别想着

端拉骆驼这饭碗！你若是没有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睡走二百里的脚力，就别想着端拉骆驼这饭碗！你要想清楚了。”?

“小孩子家少插言！”戚二嫂抬手把七哥拨拉在了一边，正言正色地对海九年说，“这位兄弟，能搬不能搬你自己度量，我可不是跟你闹着玩儿的。”?

“我说！这位兄弟，”经验丰富的老驼夫刁三万上前两步拦住了海九年，“依我看你还是拉倒吧！俗话说得好，不干哪行不知道哪行的难，这块上马石往少了说也有三百斤，你搬不起来！别逞强了，弄不好出点毛病就不划算了。昨天你一进村我就说了，戚家院子如今是栽着梧桐树的，人家是要招凤凰呢！像你这样的料只配到我这种小户人家，干点儿轧轧草放放驼的营生，凑和着混碗饭吃也就行了。”?

“刁掌柜说得是，后生，依我看这石头你也是不搬得好！”王锅头也劝海九年。?

但是海九年不说话，也不退却，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块大青石，目光中渐渐透出了恶狠狠的意味。两只手在裤子上使劲擦着，后来就把手移向了腰间将裤腰带解开了。在场的人都看出这个年轻人真的是要搬那块上马石了，不少人都叫起好来。?

“像条汉子。”?

“对啦——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啦。”?

“闪开……闪开！”?

胡德全走进圈子，毫不客气地双手推着把王锅头和刁三万撵了出去。历来喜好逞勇斗狠的胡德全显然对海九年身上的那股恶狠狠的劲头非常欣赏。他绕着海九年走了一圈，伸手拍了拍海九年的肩膀，竖起一根大拇指，说：“好！像条汉子！”?

海九年谁也不看，一圈一圈地慢慢缠着腰带，恶狠狠的目光死死地盯在那石头上，仿佛要将大青石击穿似的。从这时候起海九年就养成了看到什么东西目光恶狠狠的就像电焊能嗤出火花来的怪癖。?

院子里骤然安静了下来，可以听到空气在海九年喉咙里流动发出的呼呼隆隆的声响。在许许多多大人孩子的高高低低的目光中，海九年慢慢弯下身子，把双手伸向大青石。在一片寂静中猛然爆发出一声吼叫，就见那大青石一点一点被拔离了地面。海九年慢慢直起了腰，一张脸完全变了样子，在粗涨的脖子上、两颊上有许多青色的血管爆突起来，两排白色的牙齿撕咬着喀喀吧吧地炸响……?

第4节：驼背上的生意人(4)

众人让出一条路来，都跟在海九年的身后一步一步地挪。一步、两步、三步……五步！此刻，海九年觉得自己简直就像在搬一座大山一样，感到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就像绷紧的牛皮绳在他的小腹和嗓子眼儿之间扯着。那是一条用他生命的全部能量在体内凝化而成的线，可这根生命的线在每一个瞬间都有可能断裂！在他艰难地迈出第五步的时候，纵贯他身体的那条看不见的线终于撑不住了，他听得自己身体“嘭”的一声响，与此同时眼前突然亮起了许多星星，有一股湿漉漉的东西从他的嘴里喷射出来，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海九年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仰面躺在地上，周围围了很多人。一个声音在叫他:“九哥！九哥……”他听出二斗子带着哭腔的呼叫越来越近了。?

二斗子拿什么东西在他的脸上摸。海九年抓住了二斗子的手问：“你在干什么?”?

“我给你擦擦……血！”二斗子声调颤颤地回答。?

从二斗子的声调和眼神中海九年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一种紧张和恐怖。海九年推开二斗子，自己用手撑着地爬起来。鄙夷的讪笑的同情的怜惜的目光从四面八方包围住他。?

王锅头走到九年的跟前，双手颤抖着抓住他的手说:“你不该不听劝，这可不是凭一时的义

气能做的事！看看——吃大亏了吧！你还是嫩着哩，不知道这里边的厉害。这逞强的事往后可万万做不得了……”?

老人形容清癯，长着一双忧郁的黑色眼睛，稀疏的杂色眉毛足足有一寸长。九年强烈地感受到了老人那目光的温暖，把那双温暖而又忧郁的眼睛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人群让开一条道，戚二嫂走过来。她摊开手把几粒碎银子亮在海九年的面前，说道：“对不住了，这位兄弟！这一点儿碎银子你拿去抓

几付药吃，我最知道身子骨就是穷人的本钱，你这呕伤的病最要紧的是医治要及时，千万不可耽误！”?

海九年把目光从碎银子上移向戚二嫂的脸上，又从戚二嫂的脸上移到那碎银子上，然后慢慢抬起头望住戚二嫂的眼睛摇了摇头。海九年转身走出了戚家的院子。临出大门的时候他回头又朝那块上马石看了看，他的黑色目光射在石头上迸溅起一簇簇火花。

海九年留在“狼人”刁三万家做了短工。他从以吝啬出了名的刁三万手里领到一件破旧的老羊皮皮袄，也不知过了多少个年头的白茬皮袄皮板子挂满了黑色的陈年油腻，都变得闪闪发亮了。但是它还算暖和，夜里放场的时候海九年就把老羊皮袄一半铺在身下一半盖在身上，它陪伴着海九年安全地度过了在贴蔑儿拜兴最初的一段艰难日月。刁三万给海九年的待遇是只管饭不给工钱，他知道海九年是个没有着落的人，急需一个栖身之地。?

?

第5节：女强人冒尖在“财富”村(1)

2 .女强人冒尖在“财富”村?

戚二嫂从屋里走出来后，拧着眉头往天上看了看。镶着金边的乳白色云絮在大青山的顶上飘移，蓝色的山脉绵延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远处在南方的天际尽头有一朵黑色的云彩正悄悄地向这里飘过来；太阳暖洋洋地照着，从东边斜着射下来的阳光穿透了笼罩在贴蔑儿拜兴上空的炊烟；饱含着潮湿水汽的晨风把浅蓝色的炊烟撕扯成条条缕缕的形状。?

戚二嫂犹豫了一会儿，走进马厩将杏黄色的骑马牵了出来。?

戚二掌柜在院门的外面从栅门的缝间伸进一只胳膊，拉开门闩走进了院子。灰色的短上衣只套着一只袖子，另一只袖子在肩膀头搭着；空袖子在他的身边晃荡着，戚二掌柜一边走一边颠了一下膀子把滑落下来的衣服重新搭在肩膀上。?

“这大清早的你要到哪里去呀？”?

戚二掌柜打着呵欠，拿一只大手在胸脯子上使劲搓着，向屋里走去。他的眼皮虚肿着，青黄色的眼球上罩着一层血丝，昨天夜里他在胡德全家玩儿掏宝的赌博游戏一直到天快亮。? “到驼桥上去。”?戚二嫂简单地回答着，也不看戚二，只顾把一块绣花的马褥子搭在杏黄马的背上，从马的一侧走到另一侧，将马褥子摆正。?

说起来“到驼桥”这话只有归化地方的人才能听得懂，归化人给“桥”这个词赋予了新的特殊含意——那就是市场，而且这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牲口市场。这市场又以牲口的种类分成驼桥、马桥、羊桥、牛桥……都是各种牲口的专卖场所。?

这里戚二嫂说到桥上去是说她要去买骆驼。照道理到桥上去买骆驼应该是男人们的事情，但是戚二这些年越来越疏懒了，除了走驼道之外所有的事情他都推给了戚二嫂。对此戚二有自己的解释：“在这个世界上做男人本身就吃亏，拉骆驼的男人就更是亏上加亏！一年一趟

在驼道上滚爬，遇上强盗你得死，迷了路你得死，遭逢上老天爷刮白毛糊糊不把你冻死也得把你饿死……总之是有无数个死一天到晚在等着你！我戚二能活到今日这也是我的福大命大造化大，我得对得起自个儿，既然到家了就要怎么快活怎么干，什么快活干什么！”?

所以戚二是走驼道的日子不在家，不走驼道的时候能在家里好好待着的时间也少得可怜。戚二不在家的时候多数是去玩色子，但是他有时候也搞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戏——打着玩色子的幌子悄悄溜到村子北边的一座僻静的院子里。那座院子的主人是一个相貌俏丽的寡妇，她嫁到贴蔑儿拜兴刚刚两年多一点，丈夫就在驼道上得急病死去了。关于戚二和那个寡妇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对戚二嫂说过，她也没有抓到任何一点证据，但是她凭着女人的直觉感觉到了。这件事使他们夫妻关系迅速变得冷淡和疏远了。?

戚二掌柜踏上屋门前的台阶站住了，斜着眼朝天上看看，又抽了抽鼻子把空气闻了闻，然后把将目光停在妻子的身上，说：“我说——看这天气十有八九是要下雨了，你还是别到驼桥上去了。”?

“不妨事。”?

戚二嫂蹲在马肚子下面给杏黄马扣好了肚带，使劲勒了勒。?

“日他！这娘儿们有病呢，递不进去人话。”?

戚二骂了一句，不再管戚二嫂的事，拉开屋门走进去了。他知道再说也没用，他这个老婆是不会听他的话的。不但如此，老婆要做什么事戚二不阻止还好，一旦他要是表示反对，老婆就更来劲儿了，就非要办不可了。?

黄昏的时候戚二嫂从城里回来了，人和杏黄马都被雨水浇了个精透。她的身后跟着一串骆驼，被雨水打湿了皮毛的骆驼一共是六峰，都拿驼毛大绳串着拴在杏黄马的鞍子上。要说驼桥上的骆驼数以千计，每日成交的数量亦是成百上千，可真正能让戚二嫂相中的却很少。每次到“驼桥”上去只能买回来那么几峰中意的骆驼。

在外行人眼里骆驼都长得是兔头龙颈牛蹄子，模样都差不多，实则其中的学问大着呢。塞上的骆驼分为四大种别：即鄂尔多斯驼、朝格尔驼、阿拉善驼和科布多驼。鄂尔多斯驼优点是性情温和易于驾驭，但是个体小，力气也不大；朝格尔驼和阿拉善驼脾性相同，都是体格雄伟，力气也大，缺点是耐久力差；只有科布多种的驼，不但体格健迈，而且耐久力最好。从相貌上看与科布多种的骆驼相差无几的朝格尔驼和阿拉善驼驮载四百斤货物只能走六十里便会现出疲态，而科布多种的骆驼驮载相同的货物一天可以走出百二十里，并且体力恢复得也快，两相比较相差甚远。戚二嫂是养驼人家出身，对骆驼路数自然懂得很多，摸摸腰窝看膘情，掰开嘴唇看口齿，捏捏踝骨看脚力，观察眼睛、鼻子看脾性，往往要耗掉两三个时辰才能挑出几峰中意的骆驼来。?

王锅头将戚二嫂新买回来的骆驼归入到大群中，特别地给它们拿了些细嫩的草料，仔细地挨个观察着它们。都是行家里手，戚二嫂买回的驼他挑不出一点毛病。迎着门的响动王锅头看见戚二嫂从屋子里走出来。?

“你看咋样？我今天买回来的这几峰驼。”?

戚?嫂已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手指上拎着一个油纸小包，另一只手拿块毛巾擦着头发上的水，走下了台阶。?

“没得说！我一峰一峰地仔细看了，连一丁点儿的暗疾都查不出来。”?

第6节：女强人冒尖在“财富”村(2)

戚二嫂笑了笑，把黄色的油纸包往高提了提让王锅头看。?

“这是什么？”?

“是治呕伤的药，是我顺便在城里的孟记药铺里抓的。”戚二嫂说，“你把这包药给那个海九年送过去。”?

“还是你戚二嫂心眼儿好！孟记的药货真价实，一定能药到病除。”?

王锅头伸手接过药包在手里掂掂，兀自感慨着。?

“这算不了什么，一样样的人，都是爹娘生养的，我看着那后生怪可怜价的。要不是我让他搬那块上马石，人家也不会吐血呕伤。说起来也真让人后悔，其实我一眼就看出来他搬不起那上马石。我琢磨那海九年会知难而退，哪承想他的脾气还真犟，明知道自己搬不起来却硬要搬！结果……不管怎么说，咱用他也好不用他也罢，不能给人家弄下病。”?

“是这么个理儿。”?

王锅头扯了一块油布顶在头上冒着雨去了。

?

第7节：“驼”商少爷与被开销的伙计(1)

3. “驼”商少爷与被开销的伙计

海九年和二斗子一起住在刁三万家的西厢房。这是一间非常简陋的黄泥土屋，从来也没有油漆过的门窗和炕沿，由于年代过得太久，尘土与污物已经将它们涂染成了灰黑的颜色，墙壁上挂满了尘土，房顶上暴露着的椽檩被烟熏得黑漆漆的，就像涂了一层黑色的釉子；在墙角的顶端挂着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一只肥硕的蜘蛛在网上伏栖着，一动不动，看不见的气流使蜘蛛网轻轻摇晃着，闪出一束束银色的微光……这就是海九年和二斗子的家了。?

地上零乱地堆放着一些破旧的驼屉、鞍旃，倚着门口的墙角立着一根一人高的红柳哨棍。那是二斗子放牧骆驼用的劳动工具。除了那卷行李，屋子里还有另一样东西是属于二斗子的，就是一个半尺高的关帝爷塑像。这个泥制的小塑像是二斗子花了二十个铜板从归化城街上买回来的，他亲手在小屋的北墙正中位置掏了一个神龛。这关帝便成了他家里最尊贵最显眼的物件。其实认真地讲真正属于二斗子个人的财产也只有这尊关帝塑像，除了这尊关帝像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刁三万的，甚至连二斗子本人也是属于刁三万的——在名分上他是刁三万的干儿子。?

二斗子是刁三万在归化城的驼桥上以二斗麦子的代价买回来的。二斗子的名字也就是由此而得。刁三万的老婆麻三婶多年没有生养，刁三万把二斗子买回来是要他给自己做儿子的。可是自从二斗子进了刁家的门，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刁三万把二斗子买回来的当年秋天，麻三婶出人意料地怀了孕，第二年初夏就生了一个小子，也是长着一张和刁三万一模一样的瓦刀脸，放到秤上一称居然有八斤多重!这一下可乐坏了刁三万，当天就牵了一峰骆驼到城里的驼桥上卖了，用卖驼的银子把村子里关帝庙内的关老爷塑像重新修了一遍。刁三万和老婆为生儿子曾经向关帝爷许过愿，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麻三婶一旦开怀生养便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一口气又生了四个孩子，而且全都是儿子。刁三万这个人生性吝啬刻薄，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就不再拿二斗子当儿子看待了。二斗子打四五岁时起刁三万就开始逼着他跟着自己放骆驼、轧草、在村西的草滩上拣拾驼毛，什么活儿都让他干。二斗子长到七八岁的时候除了走驼道不能去，家里的活计就什么都能干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做活儿能顶一个成年人。可是有一样，二斗子他不长个儿，长到十七八了个头还像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高。村里的人都说是刁三万过早地使唤二斗子做活儿把孩子弄坏了。?

刁三万如此对待二斗子自然会引起村人的不满和议论，免不了就要有人给二斗子掏掏耳朵，讲一讲他的身世和来历。追本溯源，二斗子原本是新疆一个维吾尔族大驼商家的小少爷，为了躲避战乱，二斗子的父亲带着全家和他的全部财产，由新疆往归化迁徙。不幸的是在路上他们遭到了暴客的抢劫，强盗残忍地杀死了二斗子的父母、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以及随行的长工总共二十三个人!只留下了二斗子一个，那时候他才八个月。大概是强盗在挥刀结束他幼小生命的时候动了恻隐之心，二斗子才得以侥幸活了下来。于是在二斗子幼小的心灵里就有一颗种子牢牢地扎下了根，他认定自己不是刁三万的儿子，他真正的家是在新疆，他的亲生父亲是一个维吾尔族的大驼商。随着渐渐长大，二斗子知道的事情多了，在感情上与另一个人越来越亲近，这个人就是牛二板。?

有一次因为过失二斗子遭到了刁三万的殴打。那年二斗子才十二岁，刁三万扒下他的裤子把他绑在一个条凳上，拿红柳条子抽了足足半个时辰，直打得二斗子皮开肉绽，鲜血把半条裤子都染红了。如此严厉的惩罚为的是什么呢?仅仅是因为二斗子在放牧骆驼的时候，不小心让一峰三个月大的驼崽掉进了河沟里。那是在牧驼狗追逐着小驼戏耍时，小驼不慎失蹄栽进两丈深的沟岔里的，还把脖颈折断了。三天以后可怜的驼崽死去了。?

刁三万把一峰驼崽看得比人还金贵，一怒之下竟然把二斗子打得一连好几天下不了炕。消息在村子里传开来，引起了公愤，为抱打不平，牛二板找碴与刁三万恶恶地打了一架。都是在驼道上闯世界的野莽汉子，一样的身强力壮，牛二板虎臂蛇腰，刁三万五大三粗，要说区别那就是从印象上看牛二板就像一只豹子，而刁三万则活像一头蛮牛。也许是因为牛二板更灵活一些，或许是因为刁三万自觉理亏的缘故，一场恶斗的结果是刁三万一点儿便宜没占上，倒被牛二板生生地将两颗门牙打落在了自家院子里的尘埃中。半个村子的人都跑来看热闹，当着大家的面，牛二板指着刁三万的鼻子对二斗子说："二斗子，你要记住……姓刁的他不是你的爹!更不是你的亲爹!他是用二斗麦子在驼桥上把你买回来的，他有了亲儿子不把你当人待……以后你再别叫这个畜生爹!"?

从那以后二斗子就管刁三万叫干爹了。?

渐渐懂事的二斗子与干爹刁三万疏远的同时，一日日地和领房人牛二板亲近起来。牛二板何许人？正是归化城鼎鼎大名的领房人牛刚的儿子。子承父业如今牛二板也做了领放人。每天晚上吃完饭，二斗子往怀里揣上几个熟山药就?找牛二板。他心甘情愿地为牛二板的骊马磨豆子，轧草，洗刷身体；为牛二板打酒买烟跑腿子。只要是牛二板不走驼道的日子，天天都是如此。在贴蔑儿拜兴所有的驼夫和驼户掌柜子中间，二斗子最为佩服的一个人就是领房人牛二板。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向往着将来有一天自己能够像牛二板那样身着一件黑色的狼皮大氅，脚下蹬一双香牛皮高腰马靴，座下骑一匹宝马，带领着贴蔑儿拜兴的驼队过草原跨戈壁，威风凛凛。领房人吃香的喝辣的，受各种人的捧敬，领房人吆五喝六，连村子里最大的驼户掌柜蹇老太爷和驮头胡德全都敢骂。牛二板虽说是没有娶媳妇成家，可村子里好多姑娘媳妇都敬重他爱恋他，只要他在村子里总有睡不完的女人。?

二斗子人小鬼大且又善解人意，他天天在牛二板的身前身后跑来跑去，做这做那，手脚勤快，细心周到，却从不轻易向牛二板提起有

关领房人在驼道上的秘密。他知道，有关驼道上的秘密是领房人的看家本领，也是他们的命根子！驼队远行选择什么样的路线，冬天怎么走，夏天怎么走，白天怎么走，黑夜怎么走，都有一定之规。从哪里可以绕过官府的税卡，在哪里能够找到水源，在阴天的黑夜里在沙暴肆虐的沙漠中如何识别方向，所有这些都是属于领房人的秘密，而这些秘密是领房人积几十年的血泪经验凝结成的结晶！这些宝贵的经验浇铸着的往往是几代人的心血，这就是为什么归化驼运界的领房人行业总是父子相传世代相袭的道理之所在。?

驼运行有两句顺口溜唱道：十个驼夫十个彪，百个驼夫出领房。领房人是强悍的驼夫队伍中的人尖子。就像马群里的头马，羊群里的头羊。在绵绵驼道上的一个个风雪雨雾的长夜里，领房人独自骑一匹上好的走马走在整个驼队的最前面，凭着《驼路歌》的引导辨别方位、寻找水源，在日出日没的荒野上带领驼队航行，就像船只行驶在茫茫大海一样。领房人是受过上天点化的宠儿，领房人聪敏过人胆识超群，领房人潇潇洒洒八面威风。一粒种子在小人人二斗子的心里萌生，他也想做一名威风八面的领房人。也不管牛领房同意不同意，二斗子自己就宣布他是牛二板的徒弟。

在刁三万家的东厢房，二斗子盘腿坐在炕上，手里编织着一个草笸箩。一边干活儿望着黑黢黢的墙壁想心事。海九年坐在地上的一个小木凳上拧麻绳。二斗子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王锅头进来了，老头子跺着脚把身上的雨水抖落着，就把戚二嫂的意思向海九年说了一遍，将药包递给他。这一回九年没有再拒绝，他低着头伸手把药包接了。?

第8节：“驼”商少爷与被开销的伙计(2)

“戚二嫂说得对，急病要急医。可不敢耽搁——二斗子，你快去刁掌柜房里拿药壶来，这会儿就把药熬上！”?

柴火在灶里烧着，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沉默占领着整个房间。王锅头吧哒吧哒地抽烟。二斗子突然问：“九哥，你怎么哭了？”?

海九年不做声，拿手巴掌在脸上抹着。?

“后生，不用哭，人生在世谁都难免遇到个马高镫短的阶坎儿。我看你天庭饱满地颌方圆，倒是生得一副富贵之相呢！”?

王锅头严肃了面孔仔细端详着九年，渐渐地眉头皱了起来，目光中也流露出许多的疑惑，这一看足足有一刻钟的工夫。再张口说话语气就有了变化：“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海九年。”九年迟迟疑疑地说。?

王锅头又问：“祖籍何地？”?

“山西……潞州府。”?

王锅头又摇了摇头。经验丰富的老头子再没说什么，但是在他的心里萌生了想要了解这个年轻人的欲望。以后王锅头在草滩放牧骆驼的时候或者是串门闲聊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观察海九年。有一次说起了关于老家的话题，说着说着王锅头突然盯住海九年说道：“你恐怕不叫海九年这个名字，你的祖籍也不是山西潞州。”?

海九年被老头子突然的提问弄得一下子愣在了那里，血色像退潮的水迅速从他两边的脸颊上消退下去，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王锅头一看到海九年这表情就把话头打住了。老头子隐藏在杂色胡子里的笑容里夹带着怜惜和轻微嘲笑的味道。在贴蔑儿拜兴王锅头是个很特别的人，他精通相命的学问，有半仙之称，是个很受人尊敬的人，可是他却是全贴蔑儿拜兴为数极少的几个自己没有骆驼的人中的一个。读者已经知道，贴蔑儿拜兴是个骆驼村，居住在这里的人除了养驼户和靠卖苦力替别人拉骆驼为生的驼夫再没有别的什么人了，

而事实上只要你兢兢业业做驼夫走一趟外路除了吃穿用之外至少可得一峰普通骆驼的工钱。一个靠打工为生的驼夫赤手空拳地走进贴蔑儿拜兴，三五年的时间便可以给自己的事业打下一个基础，拥有若干峰属于自己的骆驼，成为一个小型的驼户掌柜子。除了那些实在不争气的人，狂赌滥嫖之辈或是运气特别不好的人遇上了天灾人祸，一般来说驼夫都能实现做驼户掌柜的愿望。事实上居住在贴蔑儿拜兴的八十多户人家中，只有不到五户自个儿没有骆驼。在贴蔑儿拜兴大家差不多全都是掌柜子。每个贴蔑儿拜兴人都很珍视自己靠劳动得来的荣誉和地位，彼此见面互相之间都以掌柜子尊称对方。?

王锅头到贴蔑儿拜兴已经有十五六个年头了，他年年不脱空地走驼道，是贴蔑儿拜兴驼队中不可缺少的锅头，而且平日里他还能得到一份稳定的收入。他是戚二嫂家常年雇请的长工，照理说他至少应该是个拥有着十峰以上骆驼的驼户掌柜，而他却硬连一把骆驼毛也没有！但是王锅头不嫖不赌，也没有别的什么消耗钱财的嗜好，这就让大家感到十分奇怪。日子久了，人们终于发现王锅头把挣下的钱全都攒起来了。这种举动在不喜欢盖房置地只把骆驼当做唯一家产的贴蔑儿拜兴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的。因此王锅头在大家的眼里是个怪人。??

一连喝了二十多天的草药，海九年的呕伤渐渐好了。大约是在第十五天的头上，在轧草的时候海九年突然感到胸部一阵疼痛，接着就吐出了几块干硬的黑血块。那血块有指头肚大小，二斗子拾起一粒血块拿指头碾碎了，血块子变成了黏乎乎的粉末。?

“九哥，”二斗子略略观察了一会儿手掌上的干血沫子，脸色变得十分明朗，他拍拍手对九年说。“没事了！只要这干血块子一吐出来，你这呕伤的病就算是把根儿拔了。”?

海九年弯下腰在轧碎的草秆间翻腾着，找到四粒干血块子。他把那几粒干血块子举到眼前仔细看了好半天，后来紧紧地攥住拳头，骨节咯吧咯吧响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那天起海九年每天都要用许多时间进行一项特殊的练习，这就是举石头。?

第9节：“驼”商少爷与被开销的伙计(3)

二斗子从师父牛二板那里学来一套北路心意拳。人人都知道驼道并非是宁靖之所在，所以为了防身但凡是走驼道的人在拳脚上都是有些功夫的。更何况二斗子一心要做领房人，那就更要在拳脚上有过人之处才行。所以二斗子在练功上就特别下工夫。?

看到王锅头来了二斗子停下来，拿两只手巴掌轮流地在胸脯子上刮着，把汗水甩在草地上，在王锅头身边坐下了。?

羊腿骨做成的烟袋咬在老头子的牙齿间，使他说出来的话含混不清。手也没闲着，挂满了树叶的柳条搭在盘起来的弯腿间，老头子随手用柳条编着，眨眼的工夫一顶空心的遮阳帽就在他的两只粗糙大手之间出现了。?

“九年……快把那破石头扔了吧……又不是自个儿的媳妇……”老头子嘲笑起来，羊腿骨烟袋在他的鼻子前一跳一跳地直颤动。老头子把遮阳帽扳扳正，然后一甩手扔出去。绿色的遮阳帽滴溜溜飞行着旋转着，海九年在空中把它接住了。?

说了一会儿闲话，二斗子突然想起一件事，他问王锅头：“王锅头，连着好几天我怎么没看见你，都是戚二嫂出来放的驼。”?

“我出村了……替人算卦……”? 王锅头吐字含混地说。?

海九年不做声，只是默默地听着。他总是这样，不管是在白天还是夜晚，是干活儿还是休息，他总是用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轻易绝不说话。他走进贴蔑儿拜兴有一个多月了，村里的很多人还没有听到过他说话呢。与二斗子在一起总是听见二斗子一个人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个说那个。谁也不知道在海九年那宽阔的脑门子后面隐藏着的都是些什么念头。?

“对啦！王锅头，你一天到晚给这个算命给那个算命的，你也给九年哥算一卦吧。那次你不是说来……怎么说的呢？我也学不来，总之

是你说九年哥面相长得好，有富贵之命。要是九哥他真的是富贵之人，说不定我二斗子还能沾上他的光呢。”?

王锅头吧嗒吧嗒地抽着烟，隔着自己吐出的烟雾沉默地望了海九年一会儿，说：“算卦最讲究的就是一个诚字，既然九年心里不信，这卦不算也罢。这不是勉强的事。勉强了我算出的卦也就不会灵验。”?

“九哥，你来贴蔑儿拜兴时间虽然不算长也一个月有余了，就算你没亲眼见过耳朵里听得也不少了，别说是贴蔑儿拜兴了，归化城北方圆几十里的地界内，谁家遇到个婚丧嫁娶搬家动土的事都得求王锅头给算一卦。你咋就能不信呢！”?

二斗子替九年着急，同时也有点生海九年的气：“九哥，你咋是这么个脾性，不识好歹！别人花上钱来请都未必能请得上，你倒好，王锅头给你白算卦你还不信。”?

“我信，”海九年端正了身子朝王锅头坐好，“我也没说过不信的话呀。”?

还没等王锅头开始算呢，海九年就毫无来由地紧张起来。没有一点遮挡的太阳从上往下照着，海九年的被阳光照透了的眉毛成了褐黄的颜色；二斗子注意到九年那两道变成了褐色的眉毛连同绷在眉骨上的皮肤都在神经质地抖动。?

“九年，”王锅头正言正色地问道，“你真的相信我算的卦吗？”?

海九年说：“我真的相信。”?

“那么不论卦好卦赖你都不会怪我？”?

“一个人的命相好与赖那是生下来就注定了的，我怎么会怪你王锅头呢。不会的！”?

“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开始算了，请你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

海九年说出了自己的生辰八字。王锅头双眼微闭，右手举到面前，大拇指在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指肚上迅速移动着，双唇开阖，口中念念有词。掐算了一阵之后王锅头睁开了眼睛，问海九年：“你能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吗？”?

“我姓海……名叫九年。”?

“不，我要知道你的真实姓名。”?

“晚生除了海九年这个名字再无别的姓名。”?

“喔……”王锅头摇了摇脑袋，脸上现出失望的表情，把刚刚插在腰带间的羊腿骨烟袋重又抽出来，在烟袋里装着烟，“这卦不算也罢！”?

第10节：“驼”商少爷与被开销的伙计(4)

“怎么回事？”二斗子莫名其妙地问。?

“海九年他不诚不信。”?

“我信我信！”海九年赶忙解释说。?

王锅头摇摇头，只顾抽着烟，望着远处的迷蒙的云雾，不再理睬海九年。?

“王锅头，这就是你不对了，”二斗子说，“九年哥说他信，你却一口咬定他不信，你又没有钻进他的肚子里，怎么就能判定呢？咦！莫不是你为九年算命也不白算？是要收他的银子吧？”?

二斗子这话刺激了王锅头，老头子仄过脸斜视着二斗子，把烟袋在鞋底上使劲儿敲着，说：“我说九年不诚不信他就是不诚不信！首先他告诉我的姓名就是假的！九年他并不姓海而是姓古！”?

王锅头一句话未了，就见海九年面容大动，始而惊骇继而感佩；两只眼睛盯住王锅头，慢慢地爬起来朝王锅头跪下“咚咚”地磕起头来。?

“后生不必如此！不必如此！”?

王锅头伸手去拉海九年，海九年却是死死地伏在地上不肯动。“先生真乃神人！请恕晚生不诚之罪!”?

海九年这举动把二斗子搞蒙了，他望望海九年又看看王锅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王锅头离开以后二斗子问海九年：“你咋得就对王锅头不诚了？”

海九年简单地答复道：“这事你别问！”

二斗子见海九年说这话的时候态度很坚决，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但是过了不久海九年自己却把秘密全给泄露了。是在一个夜里，二斗子正睡得深沉被一阵奇怪的声响弄醒了。睁开眼睛发现原来那怪声是来自自己身边的海九年，是海九年在说梦话呢。借着朦胧的月光二斗子注意到海九年情绪很激动地说着什么，语速很快嘴唇哆嗦着似乎脸

上还有眼泪。二斗子趴在海九年的脸上很想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但是海九年出语含混听了半天也还是什么也没弄清楚。留给二斗子只有一些上下不连贯的词句："……不是我干的……大掌柜……"

二斗子隐隐感觉到了什么，他把海九年推醒了。海九年满头大汗看着二斗子，糊里糊涂地问："你要作什么？"

"我不做什么，是你把我吵醒了。"

"哦……"

海九年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他问二斗子："我怎么就吵你了？"

"你在做梦呢。"

"哦，是吗？"

"你刚才说梦话了，声音很大。"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我没听清楚…只听到你在喊'不是我干的'，还喊'大掌柜'什么的。"

"哦……我没有说别的什么吧？"

"没有。"

"哦，那就好，那就好。"

"九年哥，你是有什么心事吧？"

"没有……"海九年重新躺下，"睡吧。"

二斗子以一个孤儿特有的敏感体察到了他的这个新朋友的痛苦和难堪，二斗子以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老成语调劝说道："别难过了，九年哥！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上有父母下有老婆的人，比我强多了。要说起来我二斗子才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呢，我不但没有父母兄弟姊妹，就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你记住我的话，苦命人的心烦事干脆就不能想，不然你就活不成。咱哥们今天能遇在一起也是缘分，是缘就拆不散的。往后你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只管朝我说就是。只要有我二斗子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九年哥。只要有我二斗子身上穿的就冻不着你九年哥！你放心，在贴蔑儿拜兴只要有我二斗子在就不敢有谁

来为难你。”? 二斗子一边说着一边拿手巴掌把自己的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其实论年龄二斗子比海九年要小六岁呢，那一年海九年已经二十四了，二斗子刚刚十八。而且二斗子由于发育不良个头没长成，两人站在一起他连海九年的肩膀都赶不上呢。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海九年对他的信任，黑暗中海九年望着二斗子很感激地点点头。

第11节：吝啬老鬼赚差价(1)

4 .吝啬老鬼赚差价

? 在村子北边关帝庙的前面长着一棵三人抱不拢的大柳树，整个夏天无所事事的老头子们就聚在大柳树下聊天。他们谈论的话题都是些遥远年代的稀奇古怪的传说——什么生活在西伯利亚地底下的巨兽猛犸、通古斯部落酋长长过一丈的长发、俄罗斯的皇帝如何庆祝生日……这些老人都是在驼道上跋涉了几十年的老驼夫，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不知道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来都是默默无闻的海九年在一段时间内居然成了老头子们议论的话题。?

“听说了吗？那个瘦高个子的外来人如今力量可是大啦。”?

“你是说刁三万收养的又一个干儿子吗？怎么会呢……”?

“哪里是干儿子，是短工。”?

“吃饭不挣工钱的那种。”?

“我看像个读书人。”?

“海九年和二斗子拜了把子啦。”?

“听说也想当驼户掌柜呢。”?

“能行！”?

“能行个屁！他以为是个人就能在驼道上混碗饭吃啊？那得有力气有胆量才行。”

“这个姓海的听说是二斗子在扎达海河边上救起来的……”

“是上吊吗？”

“不，听说是吞大烟，把大烟夹在馒头中间吃，结果正好叫在河边给骊马洗身子的的二斗子看见了。二斗子抢过去夺了他手里的大烟馒头，丢进河里去了。”

“要不是二斗子这会儿那姓海的早凉映映地躺在‘梦楼当’了。”

梦楼当是什么？是归化地方专门存放无名尸体的地方。

“说不定，也许是个有种的好后生呢！我看他气宇不凡。”

……?

一个夏天过去，不知不觉间海九年的胸前后背以及两条胳膊上凸起了一隆一隆的腱子肉，整天在野外放驼，太阳把他的身体晒得就像上了一层釉子似的黑红黑红地闪着亮，皮肤也粗糙了，整个身体就像是在一个高大的骨架子上用许多结实的精肉绑上去的。连走起路来的姿势也发生了变化，两只胳膊略略札撒着，就像蒙古摔跤手似的。贴蔑儿拜兴用它无形的强大力量把旧的文弱的海九年在自己巨大的磨盘内研磨成了齑末，然后又把他重新制作出来，塑造成了一个新的人。?

但是他的精神却非常让人担忧，这个新的海九年连他自己看看都觉得陌生得难以辨认了，他的情感和意识就在这两个海九年之间痛苦地徘徊。当许多不可避免的梦境把他带回到旧生活的场景去的时候，家乡的亲人和生意场上的掌柜、伙计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仿佛他们是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人。?

这件事情发生在接驼羔季节的七月。?

还是在去年走外路之前，刁三万请王锅头算了一卦，卦相上说今年是马年，马年是刁三万的本命年，于刁三万大吉大利，百事皆顺。果然，麻脸的老婆一下子为刁三万生了两个儿子，是少见的双胞胎！这还不说，刁家的三峰怀胎母驼正在一个接一个地下小驼呢。?

从早晨开始刁三万就带领着二斗子和海九年忙着为母驼接生。在倚着墙角的地方搭起了一座驼羔棚，地上铺了暄软的茅草。已经有两只驼羔顺利降生，都圈在用栅栏隔开的驼羔棚里。新生的驼羔模样非常古怪，长得一点都不像它的父母，首先一点在驼羔的脊背上根本就看不到驼峰，像马和羊一样是平滑的；四条腿像木棍似的，很瘦，并且上下一般粗。刁三万的一群脏兮兮的儿子，大虎、二虎、三虎、四虎喊叫着跑来跑去，招来了村子里的一大帮孩子看热闹。孩子们呜哩哇啦地乱喊乱叫着，给刁家的院子里增添了几分喜气。?

正在坐月子的麻三婶趴在炕上从窗户缝向外看着，欣赏着院子里的美妙景致，她脸上的所有的麻点子都笑开了花。刁三万今天的脾气

特别好，挺着僵直的狼脖子跑来跑去做这做那。他在拿一件包裹驼羔的羊毛毡的时候被一个孩子绊了一下，几乎跌倒，但是他一点也没生气，嗨儿嗨儿地笑着问那孩子：“大爷没碰着你吧？”?

这一天又接了一只驼羔。?

从祖先那里传下来，一代又一代的贴蔑儿拜兴人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就是他们世世代代与骆驼相依为命，靠驼运业为生，但是却从来也不在骆驼的孳生上下功夫，他们所有的骆驼全都是花钱在归化城的驼桥上买回来的。在他们的感觉中只有怀里揣着走驼道拼血拼汗挣来的银子，到驼桥上大大方方地买驼，那才够气派，也只有那样才算是拉骆驼人的正道。是刁三万打破了这个古老的传统。吝啬而又精明的刁三万从购买骆驼和孳生骆驼之间的差价上看出了利益，于是他买回了三峰专门生殖用的母驼，自己搞起了骆驼的繁殖。几年的时间三峰母驼生下了十多只小骆驼，刁三万从中大获其利。眼看着刁家自己繁殖的小驼一天天长大并且在驼道上派上了用场，高傲的贴蔑儿拜兴人开始改变了古老的观念，许多人家都学着刁三万的样子也饲养起母驼来了。?

第12节：吝啬老鬼赚差价(2)

黄昏时分，王锅头来了。老头子把刁家的驼群赶进了院子(因为接羔忙不过来，刁三万把自家的骆驼托靠给了王锅头照顾)，径直走向了驼羔棚。?

刁三万警惕地站在王锅头的旁边，注视着老头子的一举一动，神态非常紧张。二斗子与海九年交换着目光，嘴角上含着笑意看着这一切。?

王锅头把目光在驼羔子身上扫来扫去，最后在一峰个头最高也最壮的驼羔子身上定住了。老头子拉开栅门走进去。?

“你要做什么？”刁三万跟在王锅头的身后把栅门紧紧关上了。对于刁三万的问话王锅头不加理睬，弯腰抱起了那只骆驼羔就要走。“你这是做什么？“刁三万屁股紧紧顶住栅门，挡住了王锅头的去路。?

“我在拿我自己的驼羔，难道你忘记了，去年你找我算卦的时候答应的事，我的卦要是应了验，你就送我一只羔子。”?

“噢，这事我怎么会忘！”刁三万狡猾地眨巴着眼睛说，“不错，我是答应送你一只羔子可不是骆驼羔子，我指的是绵羊羔子！”?

说罢刁三万伸出双手从王锅头怀里把驼羔子抱过去，轻轻放到地上，然后拉开栅门：“走吧！王锅头，把你的哈喇子收起来，把你那眼睛从驼羔身上挪开吧。我就是在四个‘老虎’中让你抱走一个也舍不得你拿走我的驼羔子，就是这话!”?

王锅头笑了：“我就算见了你会耍这一招，真算有你的，你他妈的把驼羔子看得比儿子

还值贵！”?

“既然知道，那你还来抱我的驼羔？”?

“我只不过是试探一下，看看你这个吝啬鬼的毛病改了改不了。看来还是老古人说得对，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狗改不了吃屎啊！”?

王锅头拍拍手走出驼羔棚。?

“哎，哎，你别走哇。骆驼羔子虽说是没有，可羊羔子我早就给你预备好了。别生气，把羊羔子抱去吧。”?

刁三万在院子门口追上了王锅头，用手指了指墙角的羊羔棚，又补充说：“随便你，挑个最大的拿去吧！”?

“算了吧！你以为我真是来讨债的吗？我王锅头算命本着一个宗旨，为人招财，替人消灾，我看重的并不是钱财。刚才我不过是与你开个玩笑罢了。”?

顺利地接下了两只驼羔。已经生下驼羔的母驼休息了一两天之后就归入了大群，刁三万把驼群交给海九年放牧，他自己和二斗子留在院子里照顾刚刚出生的驼崽，等待最后一峰怀孕母驼下崽。驼崽们得到了细心的照料，一个个活蹦乱跳。但是母驼的情况却不怎么好，都过了整整两天了，这最后的一峰母驼一直也没有生崽的动静。刁三万一天之内要跑到母驼跟前无数次，仔细观察着母驼的情形。母驼一直躺着，样子十分疲惫，眼睛也没有一点生气。直到第三天的中午，母驼终于开始了产前的挣扎。生了足足有一个时辰，先出来的不是驼羔的脑袋，而是两条后腿！这情形让守候在母驼身边的刁三万一下就急得头上冒出了汗，他知道母驼是遇上了最棘手也是最危险的寤生。侍弄了大半辈子骆驼的刁三万知道，遇上这种情况不是母驼死就是驼羔死，搞不好耽误了时间母驼和驼崽都活不成。看着痛苦挣扎的母驼刁三万脸色迅速变得灰白了。寤生的情况在刁三万短短几年孳生骆驼的历史中还只是听说而已。手足无措的刁三万在院子里盲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把两只粗糙的大手搓得沙沙直响，一个劲儿问自己：“这可咋办？这可咋办……”?

二斗子似乎冷静一些，他跑回厢房拿来一把宰牛用的尖刀。刁三万一看见二斗子手里那明晃晃的尖刀就吓了一跳，直眉瞪眼地问：“你要做什么？”?

二斗子说：“干爹，时间耽搁不得了。驼羔子是要不成了！快下手吧，再晚了怕是连母驼也活不成了。”?

“你说什么？你要我弄死驼羔子？好啊，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想害死我的驼羔

子？”?

“这都甚时候了，干爹你还说这种话，你是糊涂了还是咋的？给谁都得这么做了！没有别的办法。”?

“不行！“刁三万就像蛮牛顶墙似的不肯让步，“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不能让你害死我的驼羔子！”?

第13节：吝啬老鬼赚差价(3)

麻三婶趴在窗户上哭起来，喊道：“他爹！你别听二斗子的，他不是咱的亲儿子，他没安好心哩。”?

“好！我是在害你们呢!这是你们说下的话，那我走了，这事我再也不管啦！”?

二斗子丢下刀跑了。?

刁三万跺着脚朝二斗子的背影骂道：“好你个二斗子，你这个叛逆！奸臣！我遇上了危难的时刻，正用人的时候，你跑了！”?

母驼寤生的稀奇事吸引了许多村人，来看稀罕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围着，大家望着只生出两条半截子腿的母驼，没有一个人能想出办法来。蹇老太爷把一双发红的眼睛眯成了两条缝，蹲在母驼身边看了好半天，最后摇着头站起来了，说：“没辙了，三万，我活八十多岁了没见过这阵势。二斗子说得对，你别舍不得，动手吧，要不然这么拖下去就连母驼也保不住啦！”听蹇老太爷这么一说，刁三万知道事情是没指望了，他不再骂也不再跳了，霍地蹲下去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蹇老太爷指挥着几个汉子把母驼身体放展了，母驼已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眼皮耷拉着，完全是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了。有人把母驼上边的一条后腿往高抬着，戚二掌柜捡起了二斗子丢下的宰牛刀，攥了攥，准备肢解驼崽的身体。妇女们都捂着脸向人群外挤着，都不忍心看了。?

“等一等！”?

满头是汗的二斗子气喘吁吁地钻进了人群，是怜惜骆驼的心情逼着他又返回来了。二斗子把戚二掌柜拿着刀的手腕抓住，指了指跟在他身后的海九年说：“戚二掌柜，你先别忙着动手，九年哥说他有办法，让他试一试。说不定母驼和小驼都能保住呢。”?

海九年一边把袖子往胳膊肘子上挽着，一边拿眼睛看着刁三万，他得等刁三万的一句话。 刁三万本来是蹲在地上哭来着，听到有人能

救他的母驼和小驼，他站起来了，目光直直地望住海九年，好像不认识似的，问道："你说什么？你有办法保住驼崽又能让母驼不死掉？"还没等海九年回答，戚二掌柜就说："海九年，你吃过几碗干饭，也想逞这个能？你睁开眼睛看看，站在你跟前的这些人，把我戚二抛在外边不算，刁掌柜、蹇大掌柜、蹇二掌柜……贴蔑儿拜兴人干别的也许不行，要说侍弄骆驼，拿出哪一个你能比得了？你来贴蔑儿拜兴才几天?俗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儿，别揽瓷器活儿，你还是一边凉快着去吧！"?

"我有金刚钻儿……我放牧过大驼群，我见过母驼寤生。"?

"戚二掌柜，你别隔着门缝瞧人，把人看瘪了。九年哥他过去曾经在喀尔喀草原上管理过专门繁殖的大驼场哩！"?

"嘻……我不信！"?

"不可能吧……"?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叫人家试一试么。"?

"耽误了事情怎么办？他海九年能赔得起人家的母驼？"?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

人群一阵晃动，让开一条道。?

胡德全骑着马走进了院子。他是到城里的万驼社办事刚刚回村来的。胡德全的装束变了样，已经是走驼道的打扮了，上身赤膀穿一件汗褐子，脚下蹬一双高腰马靴，腰间扎着足足有一扎宽的生牛皮带，手里攥着一条真蟒皮大皮鞭。胡德全骗腿下马，把缰绳随手交给二斗子，走近了母驼。?

"刁掌柜，出了什么事？"?

刁三万哭丧着脸说："母驼遇上了难产……胡驮头你快给看看，还有没有指望？"?

胡德全歪着脑袋，两道黑眉毛紧凑起来在鼻梁子上面撞在了一起，一边把折成三折的蟒皮鞭在手掌上敲打着；看了一会儿，拿手掌

把皮鞭抓住，说：“这种事儿我也只是听说过。”? “海九年说他有办法。”刁三万指了指海九年对胡德全说，“胡驮头你给拿个主意。”?

胡德全斜着一只眼从下往上打量着海九年。?

二斗子赶忙抢着说：“九年哥见过母驼寤生，他知道该怎么办。”?

“那就让他试试吧，死马当作活马医。”?

“可是，我的母驼要是被他耽误了怎么办？”?

第14节：吝啬老鬼赚差价(4)

“你说怎么办？”?

“他得赔！”?

“你说什么？”胡德全瞪起了眼睛。?

“要是耽误了母驼的性命，他海九年就得赔我。”?

“这也算是人话？”?

胡德全把眼睛眯成一条窄缝看着刁三万。刁三万被看得没了主意，窃窃地问了一句：“那你说该咋办？”?

“要我说咋办？死了活该！”胡德全拿鞭子朝刁三万打了一下，骂道，“你他妈的还叫人不叫人？人家好心好意帮你救急，你还想着让人家赔你的骆驼！”?

“这话咋说的?”?

“咋说的？你的骆驼全都死光了才好呢。”胡德全的鞭子又一次落在了刁三万的脑袋上，不过打得不很重。“就是这么说的，我看你是喝人的血喝惯了，这么大的后生一天到晚白给你干活儿不说，如今既想让人家救你的急，还想让人家替你担风险，他妈的你姓刁的心也太黑啦！”?

“那是他自个儿乐意。”刁三万自觉理亏，兀自嘟哝了一阵，对九年说，“那你就试试吧。”

? 九年说：“二斗子，你去找根绳子来，快！”?

海九年亲自拿绳子把生出半截的小驼的腿拴住，然后把绳头交到二斗子的手里，嘱咐说：“我叫你拽你就拽，用力一定要匀，千万不可太猛了！”?

“知道了。”?

九年自己跪在地上，两只手在母驼的肚子上揉着，由前往后推着。母驼呻吟起来，由于疼痛，眼睛里淌出了泪。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结果，奇迹发生了：在母驼愈来愈紧迫的呻吟声中，驼崽

的毛片湿漉漉的身体出来得越来越多了！大约两袋烟的工夫，母驼终于把小驼生出来了。过了不一会儿小驼崽就睁开了眼睛，深棕色的大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整个陌生的世界和围在它身边的人。?

刁三万把小驼抱在怀里，狼脖子吃力地歪着，拿脸蛋子蹭着小驼湿漉漉的皮毛，眼泪在他脏兮兮的长脸上流着。他歪着脑袋在一边的肩膀头擦着泪，高兴得什么也顾不上了："呜呀，呀，小宝贝，你可是得救啦！还是老天有眼，我刁三万没做缺德的事。"?

旁观的大人孩子全都好奇地围上来看热闹。

海九年拿一团乱草擦着手走出圈外。?

胡德全欣赏的目光追随着海九年，走到他的跟前来了。?

"好小子！"胡德全友好地拿鞭杆子在海九年的肩膀上敲打着，"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么两下！要不是亲眼看见我还不相信呢。在哪儿学的？"?

"九哥在喀尔喀草原上专门孳生骆驼的大驼场上干过！"二斗子抢着替九年回答。?

"想不到你还有点儿来头，看来刁掌柜是委屈你啦。"?

二斗子说："那是！只管饭不给工钱，太不合理。"?

"哼，刁掌柜这种人恨不能在一只羊的身上剥下两张皮来！吝啬得简直就想把自己拉出来的屎都吸回去！给他干活儿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不如你跟我干吧!怎么样？"?

九年笑着摇了摇头。?

"咋？你不愿意？"?

"不是……"?

"那为什么？我姓胡的做人可与刁三万不一样，给我干活儿，我给你半个驼工的工钱！"胡德全笑眯眯地说。?

"给多少工钱我也不能干。"?

"咋？"笑意在胡德全的脸上凝固了，"不给我面子？瞧不起我胡德全还是咋的？"?

“哪能呢，说什么瞧起瞧不起的话，我是……胡驮头……”?

“你少跟老子废话！痛快点儿。要是嫌工钱少，我给你加到一个整驼工的工钱。”笑意在胡德全脸上消退着，那表情说不上是情绪，看着别扭得厉害。?

“我真的不能给你干，我谁家也不去。”?

“去你妈的！”?

不等九年再做解释，胡德全手里的鞭子一扬就抽了下去。与此同时胡德全鼻梁两侧的肌肉突然横着拉起来，脸上的表情已然狰狞。?

内刚外柔的蟒皮鞭斜着裹在了海九年的脸上，最先出现的是一道白印，像一条小蛇似的从九年左边的额角迅速窜出来，跨过他的一只眼睛在右边的颧骨上消失了。紧接着那道白印就变红，渗出了血，鲜血又红又稠，封住了他的眼睛。这是很内行的一击，为了避免对手的反抗，先封住对手的眼睛。?

第15节：吝啬老鬼赚差价(5)

二斗子惊叫了一声，扑向了九年。刚到贴蔑儿拜兴没几天的九年不知道，可二斗子最清楚胡德全那蟒皮鞭的厉害！那蟒皮鞭长约一丈，外边由五花的真蟒皮紧紧缠裹，内里是一根拇指粗细的钢丝。这玩意儿在胡德全的手里不是一般的物件，而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武器，乃是贴蔑儿拜兴的一绝。蟒皮鞭有三种打法：一曰空鞭，光听响动，鞭子抽出去声如响雷，却只是擦着人的头顶过去，并不伤人；第二种打法没有响动，但因用力的不同会把人打得皮开肉绽而不伤筋骨；第三种打法最是狠毒，伤骨不伤皮，鞭子抽下去表面无有痕迹，实则已经叫人筋断骨裂！？

但是紧跟着下来的一鞭子抽在了二斗子的胳膊上，这一下把二斗子和海九年分开了。?

人群惊叫着四下奔散开去，生怕稍不留意会被胡德全的蟒皮鞭误伤，更没有人敢阻拦胡德全。? 一丈余长的蟒皮鞭像一条真正的巨蟒在海九年的头顶上游弋，胡德全问道："海九年，我问你，我出一个整驼工的工钱，你给我干不干？"?

"我不干。"?

只听"啪"地一声蟒皮鞭抽了下去。这一下抽在了海九年的踝骨上，海九年就像被蟒皮鞭提起来似的双脚跳了起来，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蟒皮鞭依旧像活蟒似的在海九年的头顶上飞过来飞过去。?

"海九年，我再问你，我给你一个半驼工的工钱，你给我干不干？"?

"不干。"海九年从地上爬起来了。?

话音未落蟒皮鞭又缠在了九年的腰上，就见胡德全手腕子一旋，海九年被扔出去有两丈远，跌倒在地上。九年身上的衣服像一只黑色的大鸟似的飞了有房顶那么高，慢慢飘落下来。

? “旺火烧大锅，不蒸馒头蒸口气。现在我不是要雇驼工，我是在买我的面子。海九年，我胡德全雇你是雇定啦！我再问你，我给你两个驼工的工钱，你干不干？”?

海九年又一次从地上爬起来了：“胡驮头，我把话说清楚了，姓海的我今日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啦！你就是给我一个银骆驼的工钱我也不会干的。”?

当下，胡德全把蟒皮鞭紧攥在手里，充满怒气的眼睛盯着海九年，还不肯罢休，骂道：“给脸不要脸的玩意儿，你以为你是谁？他妈的，不给你点儿颜色，你怕是不知道马王爷长得几只眼！”?

海九年一只手捂在伤口上，血从他的手指缝直往下滴，半个脸都被鲜血糊满了：“胡驮头！你有种，打得好，我海九年把今天这个日子记下啦。”?

“你他妈的还敢嘴硬？我叫你……”?

“啪”地一下那巨蟒又啄了下去，这一次没有打住海九年，而是抽在了二斗子的身上，二斗子扑到了海九年的跟前伸开双臂把他的朋友抱住了。立刻就有一道血印斜着划过了二斗子裸露的脊背。?

“哦嗬！又跳出来一个不怕死的。”胡德全怪叫一声，手下得更狠了。蟒皮鞭就一下接一下地抽在了二斗子的身上。二斗子咬着牙拼命地把脑袋藏起来，一声不吭地挺着。?

胡德全又举起了鞭子，但是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手腕子。胡德全一扭脸见是戚二嫂。“怎么？内掌柜的来挡我的事。”?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胡驮头是不是还想与我这个女流再练一场？”?

“你想怎样？”?

“我不想怎样，只是看不下眼。我劝你做人别太过分！”戚二嫂说，“愿不愿给你做事是人家的自由，你得讲道理。”?

“戚二嫂说得对。”?

“算了吧！胡驮头。”?

“海九年也被你打啦，拉倒吧！”? 王锅头走到了胡德全的跟前：“得饶人处且饶人，俗话说得好，宁欺老勿欺小。”?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劝你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俗话说得好，宁欺老不欺小，你知道日后这俩后生会有多大的出进？乡里乡亲的，别把事情做绝了。”?

“算啦，算啦……”?

众人七嘴八舌地劝着。?

胡德全两只胳膊划拉着排开众人走出去了。在院子的门口胡德全勒住了马，拿蟒皮马鞭指着海九年警告道：“海九年！你把耳朵竖起来给我听好，在贴蔑儿拜兴这地场你敢跟我胡德全作对，总有一天把你收拾了。”?

第16节：吝啬老鬼赚差价(6)

还算好，胡德全不过是因为一时的气愤给海九年与二斗子一点点教训，所以他打的时候下手还不算太狠，蟒皮鞭并没有伤着他们的筋骨。二斗子在炕上趴了三天之后就能够下地走动，浑身的鞭伤结了痂，厚厚的就像穿上了一件铠甲，直到一个月以后才算好利落了。?海九年的伤势较二斗子轻一些，只是被伤了皮肉，用了药养了一个来月也便好了。但是一道伤疤镌刻在海九年右边的眉骨上，成了永远的纪念。那道伤疤改变了海九年的面貌，使过去熟悉他的人都不敢认他了；同时那道伤疤也给他的脸平添了三分野气和匪气。?

这天晚饭后在海九年与二斗子的小屋，两人又一次议论起挨打的事。海九年在油灯下照着一块破镜子抠掉脸上的最后一块伤痂。一边看着脸上揭掉结痂暴露出来的白色嫩肉，一边牙齿咬得嘎嘣嘎嘣响，愤愤地说："他妈的！胡德全，老子心里记下你了！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找你算这笔账的！"?

"你真的记恨胡驮头呢？"?

"是猪才记吃不记打呢！"?

"那又何必呢，其实胡德全也是一时的性起才对咱们出了手的。要我说，这事也怪你自己，既然胡驮头要雇你那也是看得起你，你为什么就非拗着不肯答应呢？"?

"你忘记了吗？戚二嫂院子里的那块上马石还在那儿等着我呢，我不能只有吃性没有记性呀！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我海九年非要把那块上马石搬起来不可！"?

二斗子说："就算是你把那块石头搬起来又能怎么样？我猜不透你的心思。"?

海九年沉默着。?

二斗子又问："你就为这点事儿？"?

"对！"?

二斗子摇摇头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海九年猛然想起什么，问二斗子：“那天你为什么要替我挨打？”?

“这有什么，我二斗子是个孤儿，你呢虽说是有家可是不能回，咱俩都是苦命的人！常言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不护你谁护你？”?

“叫我怎么谢你？”?

“说这话就见外了，假如我要是有一天遇上难处，还得靠你呢。”?

“二斗子！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九哥，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只要是我海九年能办到的。”?

“要是你不嫌弃的话，我想与你结成异姓兄弟。”?

“好哇！我也正有此意呢。”?

于是两人焚香叩头，盟誓从此结为兄弟。

第17节：买卖人当然做卖买事

5 .买卖人当然做卖买事

八月的一个上午，阳光亮旺旺地照着戚家的院子。戚二嫂盘腿坐在自家的炕头上做针线活儿，她在为戚二掌柜赶趁着缝制一件狐腿皮的坎肩。这是一张完整的喀尔喀红狐狸皮，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损伤，而且是十一月的皮子，绝对的上等货。火红色的直毛根部拥满了橘红色绒毛，许多毛尖上都呈现出褐色的黑点子，密密匝匝的一把抓不透。那狐皮自然地便散发着热量，摸一摸好像火烫似的感觉。自打戚二嫂嫁过来，每年都要给走外路的丈夫缝一件新的狐皮坎肩。俗话说得好，男人的身上带着女人的一双手呢，不管戚二掌柜走到哪里，人们一看到他身上的那厚墩墩的狐皮坎肩，就知道他家里有一个好媳妇。?

狐狸皮在戚二嫂的手里滑动着，耳听得一阵异常沉重的脚步声在院子里响，那脚步声不但沉重，而且非常的缓慢。戚二嫂两根手指捏着针在鬓角上蹭着，那手就停住了，她觉得院子里的动静好生奇怪，隔着薄麻纸的窗户只能看出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在院子里晃动。?

“院子里是谁呀？”戚二嫂问了一句。?

没人回答，却听到沉重的脚步声“咚咚”响着越来越近。戚二嫂又问了一声：“是谁呀?

快进屋里来吧。”?

回答她的是一声巨大而又沉闷的声响，是什么东西落在地上的声音，震得她身下的土炕直颤动，窗户纸也刷刷啦啦地响。戚二嫂被骇了一跳，手上的针也掉了，正要再问，就听院子里传来一个男人粗声粗气的说话声：“戚二嫂，你出来！”?

“是谁呀？”戚二嫂一边往炕下移动着身子，一边问道。?

院子里的那个人没回答。戚二嫂只听到一阵粗重的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上午的太阳照得正猛，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站在屋门前的台阶上戚二嫂把手放在眉骨上观察着奇怪的客人。来人身高树大，双手叉腰站在院子当中。

“是谁呀？找我有什么事?”

? “你不是让我搬石头吗，现在我把那块上马石从院子门口搬到院子当中来了！”?

那人把一只手臂在阳光中挥动了一下，指着他脚下的大石头说道。?

这一回戚二嫂不但从声音中听出了，同时渐渐适应了阳光的眼睛也认出了，站在她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海九年！?

“喔，原来是九年兄弟呀，我当是谁呢，你弄出的动静怪吓人的。”戚二嫂笑了，抬脚

走下台阶。“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别跟二嫂绕弯子。”?

海九年却不说话，只拿目光往脚下的上马石一甩，然后拿眼睛看着戚二嫂等待着答复。? 戚二嫂略一愣怔，旋即便恍然大悟，身子向下一蹲，两只手在膝盖上使劲拍了一下，哈哈大笑起来：“别看我戚二嫂是个女流，我的眼睛看人可毒着哩!我早就料到了你总会有这么一天的，今天你果然就来了。这没什么好说的，既然你有这个本事我就雇你了！眼看着驼队就要起程了，活计多得忙不过来。这会儿你就去搬你的行李吧，到东厢房和王锅头一块儿住。至于工钱么，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好，我这里谢谢戚二嫂了！”?

“没什么好谢的，去吧，搬你的行李去吧。”?

话说完了戚二嫂发现海九年还站在一进门的地方踌躇着。“还有什么事吗？”

“我……”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大男人家的吞吞吐吐做什么。”

“我想和戚二嫂借点钱。”

“借钱？”

“是。”海九年侧着脑袋从旁边观察着戚二嫂的反应，“不知戚二嫂肯不肯。”

“你一个拉骆驼的人，眼看着就要跟着驼队出发了，借钱做什么？”戚二嫂拧着眉头看海九年，“莫非是你要去赌博？”

“我不赌博。”

“那你借钱做什么用？”

“我想跟着驼队到恰克图那边捎带做点小买卖，我知道胡驮头这回给咱贴蔑儿拜兴驼队揽下的活儿是要往恰克图送的。”

“哦，我也知道是往恰克图送货。”戚二嫂说，“我早就看出来你不大像是个卖苦力的人。你是想挣轻巧钱呀。”

“是。戚二嫂借还是不借，给我句话。”

戚二嫂皱着眉头思忖着没立刻回答。

海九年说，“我给您八厘的利息。”

“这个……”

“要是戚二嫂嫌少的话，我可以答应您一分的利息。”

“……”

“一年之内我给您一分利息，要是超过一年利息涨到一分二！”

戚二嫂笑了。

“你笑什么？”海九年问，“莫非戚二嫂是不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笑你账目算得清楚！”戚二嫂收住笑说道，“我告诉你我戚家也不是什么大财主，我家的银子会来都买了骆驼。哪里有什么富裕的钱。要借钱你去找蹇家兄弟。”

海九年无声地离开了戚家的院子。

隔了三天的上午戚二嫂看见海九年又一次走进了她家的院子，肩膀上扛了行李。也没和她招呼就径直走进东厢房了。戚二嫂跟在海九年身后走进了屋子。

“你和蹇家借到银子没有？”

“我没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

“那你不做小买卖了？”

海九年也不看戚二嫂只顾自己低着头把行李解开，在炕角上放好。

“你咋不回答我的话呀？”

戚二嫂不满意了，说话的声调拔高了许多。

“没钱就不做呗。”

“哼，耍脾气呢。”

“给人扛活儿的人还敢耍脾气……”

“我也看出来了，别人都是卖苦力，你海九年却想赚轻巧钱，赚了大钱！是不是？你要是赔了呢？”

“做买卖有赚就有赔。”

“告诉我你打算做什么买卖？”

“买卖上的事我给你说不清楚。”

“呵！还不愿意跟人说。”

“买卖上的事有时候也不能说。”

“好！不说就不说。你打算借多少？”

“十二两银子和两峰骆驼。”

“好，我借给你！”

“戚二嫂不是没有富裕钱么。”

“是我的私房钱。”

第18节：恰克图闭市(1)

6 .恰克图闭市

九月，塞外的夜已然是凉意甚浓，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刮来的冷风在大青山的秃顶上吹奏着尖利的号角，风把聚集在山头上的云彩刮散了，清亮的月光映照出阴山黑黝黝的身影，大山后面的天幕变成宝蓝色的，放射出蓝幽幽的神秘光泽。?

依偎在阴山脚下的贴蔑儿拜兴一片灯光闪烁，正经历着一个激动人心的不眠之夜。经验丰富的护卫狗们预感到了驼队就要起程远行了，一个个都竖起耳朵在黑暗中跑来跑去，激动地吠叫着。狗的叫声划破了夜的寂静，给贴蔑儿拜兴制造着紧张忙乱的气氛。灯光在每家每户的屋子里彻夜亮着，在各家的院子里骆驼们精神抖擞地在倒嚼着，等待着；驼户掌柜子们脚步匆匆挨个儿察看着货物——所有货物都必须按照规矩包装捆绑，以保证在经过数千里地的颠簸之后仍然完好无损，督促着驼夫把货包放到骆驼的背上去。女人们的嗓门尖利的喊叫声在黑暗中显得特别响亮。黑暗中是一片看不见的匆忙和紧张。偶然奏响的驼铃就像警钟似的，铜质的音响在夜的黑色空气中飘荡一阵之后又消失了。?

起驮之前，在村子北边的关帝庙前进行例行的祭祖朝拜。几十支羊油火把将关帝庙和庙周围的空地照得一片通明！驮头胡德全带领着领房人牛二板和全贴蔑儿拜兴大大小小三十二家驼户的掌柜踏进庙门，向关帝爷的塑像焚香叩头，祈祷至圣至明的关老爷保佑驼队此一去人畜平安！?

所有的随队驼工和贴蔑儿拜兴的女人孩子以及还能走动的老人，全都跪在大庙前。已经驮好了货的骆驼黑压压地卧着，从庙前的空地一直向村巷里延伸过去。人不语，驼不鸣，狗不叫，整个村子是一片肃穆的安静。?

庙内，几十支蜡烛把殿堂照得亮亮堂堂；驮头胡德全、领房人牛二板面对关帝像一左一右站着，他俩的中间便是货主——一个中年的商人。这位商人面色沉静，留着一抹黑色的髭须，穿一件吊面的狐皮大氅。胡德全把身子侧了侧说：“王掌柜，请吧！”?

商人把手伸进袖筒里，拿出一捆香一张黄纸。牛二板用石头击打着刀形的火镰，把黄纸燃着了，把点着的香插在香炉里，三个人一起跪了下去。?

预先准备好的货物都打好了包，不论是茶叶还是其它的百货一律按照一份一百八十斤的分量装包，少不得也多不得，这是规矩。几百年的驼运历史造就了归化驼运行的许许多多铁的规矩，从房子的大小到骆驼缰绳的长短都有严格的规定：驼队以驼夫用的帐篷——驼运行称为房子——为计算单位，大房子直径为一丈五尺五寸，可容纳五十六人；中等房子直径为一丈三尺五寸，可容纳三十三人；小房子直径是一丈一尺五寸，能容纳十八人。骆驼缰绳的长度一律为七尺五寸，毛抓子为七寸，搂头绳是七尺，绑鞍架的挺绳是二丈五尺……驼队下面以把子(亦称链子)来计算，每链骆驼一十八峰，由一个驼夫牵引；驼队运营最小的单位便是一顶房子，由一名领房人负责，每个成员都随身携带刀枪棍棒作为抵御暴客的武器；条件好的驼队中还可以配备若干枪械，这就要视自己的能力而定了。?

贴蔑儿拜兴独立组成自己的驼队，有自己常年雇请的职业领房人牛二板。随行打火造饭的是王锅头，王锅头自己牵一列骆驼，驮的是米面油盐锅碗瓢盆以及六个能盛一百斤水的大鳖子和全驼队用的房子，这一列骆驼也是由十八峰组成。一般的驼队还另有一名专为人和骆驼治病的先生随队而行，然而贴蔑儿拜兴的驼队却免了这个先生，这是因为王锅头不但精通算命，还颇懂医道，遇上人得个头痛脑热或是驼马护卫狗患了诸如口疮、脱掌、泻肚、压梁之类的疾病王锅头都能以胡椒、白矾、百步根等极简单的药物加以治疗，药到病除。这样他一个人既做了锅头又兼了为驼夫和骆驼治病的先生。王锅头在贴蔑

儿拜兴受人敬重，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雇用王锅头只需出一份工钱，却可顶两个人使用。?

第19节：恰克图闭市(2)

像贴蔑儿拜兴这样的从事驼运业的专业村在归化地方达几十个，星罗棋布地撒在城市的周围，它们全都属于归化城万驼社管辖。在业务方面货源由万驼社统一兜揽，运费也是由万驼社与货主统一结算。在归化近百个行社中万驼社是最大的一个行社，它有注册社员将近一万名。它的社员分布在归化城郊的各个拜兴里。?

归化的驼队每年的七月至九月起场上路，驼路分内路和外路：内路是指归化往东边的张家口、道口、北京、天津一线，往南边有通向太原、汉口等地的驼路；往西往北就属于外路了，向西通新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向北的驼路则通往库仑(今乌兰巴托)、恰克图、伊尔库茨克、雅库茨克，再往西往北驼路一直可以到达俄罗斯欧洲城市莫斯科和西伯利亚诸城。不用说比起内路的驼道来外路的所有驼道不仅在路途上要遥远得多，而且沿路的地理环境也特别复杂，道路有时穿过草原有时跨越沙漠，还经常可能遭到暴客的袭击。所以走外路的驼队不但骆驼的品种好，驼夫也都是强悍同时拳脚上颇有些功夫的人。?

贴蔑儿拜兴的驼队在归化驼运行属于实力雄健的队伍，无论是在骆驼的种别上还是驼夫的能力、驼队的自我保卫力量上，都是属于一流的；而且他们还拥有年轻有为的世袭领房人牛二板。这样的驼队自然是专走外路的驼队。即使是在走外路的驼队中，贴蔑儿拜兴的队伍也是超群拔萃，在归化城的万驼社里是一支能力和信誉方面都十分良好的队伍。?

昏暗中海九年看见一个人影朝着他这边走来，远远地他就认出了那是戚二嫂。?

“都弄好了？”戚二嫂问。?

“弄好了。”?

“头一次出门不可大意。”戚二嫂说，“你跟他们不一样。这些人都是久走驼道的。”?

“我知道。”?

“出门在外不跟在家里一样，像搬大石头那种蠢事你可再也别做。要懂得自己照顾自己，千万别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受苦人不管走到哪里，也不管作什么活路，身体都是最要紧的！”

? “谢了，二嫂。”?

戚二嫂还要再说什么，海九年把她的话打断了：“二嫂，驼队要起程了。”?

戚二嫂扭头看见领房人牛二板率先从关帝庙走出来了，牛二板走到拴马桩前解开了骊马的缰绳。牛领房气宇轩昂，纫镫扳鞍跃上马背。?

骊马被打扮得花团锦簇，真丝编织的马缰、崭新的镀铜马镫在夜的微光中闪闪发光；马上的领房人更是威风凛凛，牛二板今日身着紧身的皂色衣裤，上衣的对襟处一排布盘的梅花钮扣密密麻麻地从领口一直排到腰间，黑缎子的腰带紧紧地缠绕着，外着一件毛色洁白的贵重北极白狐皮坎肩，坎肩的外面套一件褐灰色的狼皮大氅，脚下蹬一双香牛皮的高腰翘头马靴；骊马兜起的风将狼皮大氅的下摆掀起来吹得“啪啦啪啦”直响，暴露出插在领房人腰间的牛骨头把儿的三节鞭。一声不响的王掌柜牵着马沉默地看着。?

一阵清脆有力的梆子声升起在贴蔑儿拜兴的夜空，牛二板把马鞭高高举过头顶，吆喝道：“起——驮——啦！”?

一听到领房人的吆喝声，负重的骆驼们立刻就全都自动地站起来，木制的货架与披在骆驼身上的驼屉摩擦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连成了一片。所有的院门都大敞开来。驼队开始缓慢移动，村道在无数负载骆驼的踩踏下呻吟起来。此起彼伏的驼铃声交奏着连缀成了一片强大的

“嗡咚，嗡咚”的响声，把所有的声音都淹没了。这驼铃声绝非是某些多愁善感的诗人笔下所描写的那般清脆飘逸。归化的驼铃一律是由纯粹的黄铜铸成，直径五寸，长一尺半。这驼铃奏出来的音响沉稳而又浑厚，实际上它更像是一座小型的铜钟而不像是铃铛。?

戚二嫂松开了驼缰。这以前她的手一直牢牢地抓着海九年驼列里首驼的缰绳。?

驼铃声交奏着装满了海九年的身体，把他的心搅得混乱不堪。他的身体就像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感觉的木桩夹在驼队中间移动着。一种从来也没有过的感觉就像浓雾似的在海九年的心里弥漫开来，他觉得自己此刻就要到天边去了，并且在那里再也回不来了！脑子里是肿胀的空虚。?

第20节：恰克图闭市(3)

出村八里，驼队开始进山了。?

牛二板的骊马站在山口的一块巨石上，长脖子被真丝的缰绳勒得很不舒服地咧着，黄色的牙齿龇着，磨得光溜溜的铁嚼口在它的牙齿间闪出湿漉漉的白光。?

牛二板站在马镫上，手里挥动着牛尾马鞭催促着驼夫。在第一个山口和每一个拐弯儿的路径，牛二板都要亲自看着驼队从自己的面前走过，而且他要一个一个地数人，一列一列地数驼。这是他的责任。领房人拿着超过一般驼夫十倍的酬金，他肩上的责任就不一般，要知道他带领的岂止是一个驼队，那实际上就是整个贴蔑儿拜兴所有驼户的身家性命！除了骆驼贴蔑儿拜兴人再没有别的什么财产了。一旦驼队有个什么闪失，他牛二板就得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以自己的生命向村人做出最后的交代。?

走在最前边的是王锅头牵的驼列，在王锅头的首列头驼的货架子上插着一面黄底子红心的旗帜，这是归化商人和万驼社共用的传统商旗。?

紧跟在王锅头驼列后面的是驮头胡德全，跟在胡德全后边的是他家的长工和临时雇来的驼夫牵的驼列；再往后便是蹇老大家的驼列、蹇老二家的驼列、蹇老三家的驼列，蹇老四、蹇老五、蹇老六、蹇老七家的驼列；接下来是戚二掌柜家的驼列、白驼寡妇家的驼列、刁三万家和段家兄弟的驼列……除了几家寡妇，所有的驼户掌柜都亲自牵一列骆驼并且走在自家驼列中第一的位置。贴蔑儿拜兴的驼户掌柜子不论家业发展到了多么大，走驼道的时候都要自己亲自牵一列骆驼。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习惯。?

海九年加紧了脚步从牛二板的骊马身边走过去了。第一次走驼道时的这个清冷的黎明就像有人拿刀子刻在了他的头脑中：凌晨的寒冷的光亮是紫色的，阴山的一座座峰峦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峰峦像大

海里的巨浪，延绵不断地铺展着；驼铃的交奏声变得很有韵律了，驼铃声与骆驼、护卫狗的蹄声以及人的脚步声汇合在一起，像撞击着岩石的海浪，引出了经久不息的声响。许多岩石的僵直的冷面孔从身边闪过去，百无聊赖的昏昏沉沉的时光一点一点流逝过去。?一个月之后，驼队在千里之外的喀尔喀草原迎来了初冬的第一场雪。像小孩手掌大的雪片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天一夜，皑皑的白雪覆盖了一切，统治了一切。雪原上的山脉都像大海里凝固的巨浪，矗立着；纵横交叉的湖河沟汊都被寒冷冻结了，都被大雪填平了。驼队再也用不着为难以渡过的湍急的河流而发愁了，几乎可以直线地照着目的地走了。驼道一到这种时候就变得清晰了，这也是为什么驼道总是在冬天里特别繁忙的原因。?

骆驼的毛在进入草原的过程里迅速生长起来，厚厚的绒毛让主人的大手抓上去一把都捏不透了。驼夫们在各种狼皮的、狗皮的、狐皮的坎肩外面又套上了老羊皮的大氅，戴上了三耳的皮帽。主人给护卫狗穿上了小套鞋。习惯了寒冷的骆驼很舒服地把宽大的蹄掌踏在绵软的雪地上。“嗡咚、嗡咚”的驼铃声此起彼伏地响着，风把它悦耳的声音带到了十里之外。从远处看驼队就像一条细细的黑色溪流在银色的雪原上缓缓地流动。每两个驼夫之间都相隔着十八峰骆驼的距离，使他们无法交谈。能够把他们心灵联结起来的就只有那狂野而豪放的歌声了。几乎每一个驼夫都是出色的歌手，一个驼夫的歌声还没有停下来，另一个人的歌声立刻就接上了。?

大雪把整个世界都遮盖了，几乎是没有变化的景物一点一点从身边滑过去，每天都是如此。完全没有方向感，好像就连时间也在这无边无际的大雪中凝固了。驼铃嗡咚嗡咚地响着，风声呼呼地吹着，驼夫的双脚一步一步向前迈去。人的生命、骆驼的生命被简化了，那就是机械地倒动着脚和蹄掌向前移动。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不停地朝前走。?

但是驼道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寂寞，一到扎房子的时候驼夫们就凑到了一起，说说笑笑互相帮助将冻成了大冰坨子的匣子鞋脱下来——没人帮忙匣子鞋是脱不下来的。大家围着篝火吃饭。驼队里有不少出色的猎手，几乎每天大家都能吃到烤野黄羊或是炖鹌鹑这样的野味。皮褥子的下面铺着栽绒的骆驼屉子，把人的身体与踏瓷实了的冰雪隔开。吃完饭也不急着睡觉，都趴在被窝里抽起了香喷喷的叶子烟，讲着笑话。海九年和二斗子、刁三万、段八十三、蹇家七兄弟睡在一顶房子里。蹇老五是一个脸上长满络腮胡子的中年汉子，生性诙谐而活泼，也爱说话，他一边把胡子上的水一把一把往下捋着——那都是冻结在胡子上的冰消融成的——一边说："要是能把老婆带在身边就好了，能给我把被窝暖和暖和。"?

第21节：恰克图闭市(4)

也不知道是哪个聪明人想出的好办法，驼队扎房子休息，大家在房子睡觉是按照顺时针每天挪一个人的位置，不论年龄大小和资格深浅，一律平等，也不分什么掌柜不掌柜的，大家都一样，就连领房人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有睡房子旮旯较为暖和位置的机会，谁也躲不过睡房子门口遭冷风折磨的罪。这一天正好轮海九年睡房子门口。从羊毛毡子的门帘缝隙那儿钻进来的冷风直往他的被窝里窜，九年伸手把被角使劲掖了掖。?

“带来也没有用，”二斗子说，“你那老婆太瘦了，没有多少热乎气。”?

“连老婆都没有的人还能知道老婆的身上有没有热乎气？”?

“女人都一样。”?

“等你娶了媳妇就知道老婆有没有热乎气了，娃娃家的你还嫩着哩。老婆这种东西里面的学问可大啦。”?

“我的老婆这会儿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呢。”刁三万若有所思地说。?

“能干什么，都后半夜了。”?

“放心吧，你那个麻脸婆子自己可会找好事情做哪，说不定这会儿正让甘州来的那个伙计亲她麻脸哪！”一阵哄堂大笑，像爆炸似的。?

“哼！蹇老五，你他妈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刁掌柜，”蹇老五问道，“你昨儿个不是说胡德全家的三闺女和牛二板有一腿吗？到底咋回事，你说说。”?

“牛二板的事你们问二斗子，他最清楚！”?

“二斗子，快说说！”许多人都撺掇着说。?

“我不知道。”?

显然二斗子不愿意揭自己师父的丑底。?

“这有甚，”蹇老五说，“谁家的锅底还能没有黑?你说吧，没事儿！你师父不会知道的。”? “你说说，那次你到牛二板屋里耍，后来

累了就在牛二板的炕上睡着了。半夜醒来的时候你看见甚啦？”刁三万很耐心地启发二斗子。?

“看见甚，我看见人摞着人。”?

“那女人是不是胡家三闺女？”?

“还能是谁。”?

“二斗子，看清楚没有，牛二板和胡家三闺女哪个在上哪个在下？”?

“蹇老五，你倒问了个仔细，你又不是没老婆，你什么不知道。”?

“不是的，我听说胡德全那三闺女可是不一般，骚劲儿大着哩，做那事她总好在上边儿，骑着牛二板干！”?

“不能吧？天下竟有这样的女人？”?

“怎么不能，不信你们问二斗子。”?

于是众人又逼着二斗子说。?

二斗子被搞得很窘。他虽然已经十八岁了，可在性的问题上知道得还很少，还非常幼稚。他清楚说出这些事对牛二板不好，可是他拗不过大伙儿，这些粗野的驼夫都被关于牛二板和胡德全三闺女的秘闻撩起了兴致，一个个眼睛都发亮了。兴致勃勃的刁三万光顾着听故事，连烟也忘了抽，结果半截烟灰掉在了他的胳膊上。被烟头烫了的刁三万猛地在被窝里蹿了一下，怪叫着“呜哇哇”把光胳膊拼命甩着。?

出了怪相的刁三万又在房子里引发出一阵大笑。?

“快说吧，二斗子。”蹇老五督促着二斗子，“你看看大家都等着呢。你要不说就怕是今天的觉也睡不成了。”?

二斗子终于说了：“是三闺女在上边。”?

“呜啊啊，真是这么回事呢！”?

“啧啧啧……”有人像吃到了什么香东西似的感叹着。?

“看不出来，胡家的三闺女还真能弄出些新花样来呢！”?

……?

“睡吧！明天还赶路呢。”王锅头的话里有了埋怨的意思。?

得到了满足的驼夫们不再闹了，都蜷缩着身子把被窝掖紧睡了。

在各种不同声调的鼾声伴奏下，海九年睡得很香甜。

驼队走了近两个月。白茫茫的雪原，无边无际，不停地走。早已经不知道脚下是草原还是戈壁，生命的全部内容都归结成了一个字，就是走。海九年的感觉简直就是如梦如幻。这是一种与商界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是属于社会底层人民的简单生活。驼夫们的这种粗糙、豪野的生活改变着海九年。不知不觉间海九年心中郁结的硬块开始化解，他感到自己的生活还是有指望的。长途跋涉的劳累和风险磨练着他的意志，也消耗着他的旺盛的精力。每到程头把货驮子卸下吃过饭倒头就睡。劳累也不允许他去想很多事情，很快就睡着了。生活的现实是要求他尽快恢复体力，不然就无法完成第二天的行程。?

第22节：恰克图闭市(5)

黄昏起程，凌晨休息。日复一日，日子就像双胞胎，看不出什么区别。

驼队整整走了五十八个程头也就是五十八天！海九年在心里头一天一天数着呢。第五十八天的中午，驼队被一个骑骆驼的人截下了。正是下午，驼队上的人刚刚吃完饭准备起货驮子呢。王锅头叮叮当当地拆卸房子。是王锅头第一个发现了异常情况，他指着雪原上的一个方向喊道："牛领房！胡驮头！你们看！"

所有的人都顺着王锅头指的方向看去。

就见那骆驼一路狂奔着迎面朝驼队跑过来！雪块被骆驼的四只蹄子抛起来向四外飞舞，沉闷的蹄踏声听的清清楚楚。驼队的护卫狗就像是获得一项命令似的刚一看到骑骆驼的人出现在雪岗子上，二十多条狗就一起狂吠包抄过去！

还隔着大概有三十丈，骑驼人被迫地把骆驼勒住了。

"请问那么是哪里来的驼队？"

"你是什么人？"牛二板策马向前拿鞭子指着来人问道。

"我是从恰克图来的，"骑骆驼的人扯开嗓门喊道，"你们是贴蔑儿拜兴的驼队吗？"

"我们是贴蔑儿拜兴的驼队，"牛二板说，"你是什么人？"

"我是天义德商号的伙计，我姓李。是我们掌柜派我了传话……"

群狗扑着叫着，牛领房没听清对方的话追问道："你说你是哪个字号的伙计？"

"天义德商号！"来人喊道。

"是归化总号来的吗？"

"不！我是恰克图分庄的伙计！"

"天义德商号的什么掌柜派你来的？"

"恰克图分庄的段掌柜！"

“告诉我段掌柜的名和姓。”

“段掌柜名叫段靖娃！”

“好，你说对了。”

牛领房把两根手指头伸到嘴里大了一个呼哨，正在围着李伙计的群狗立即停止了吠叫。再听一声唿哨，所有的狗全都折返回来，一齐聚在驼队的周围。

李伙计驱赶着骆驼走向驼队。胡德全迎着骑驼人走过去，他皱着眉头打量着来人：由于长途奔跑来人连人带驼全都被霜雪包裹着，跟本看不出他的什么面目。胡德全客气地招呼道：“请下驼来暖和暖和吧。”

“哨格——”

骆驼在李伙计的命令下跪下前腿卧倒了。

谁也没有注意到，当李伙计说出段靖娃名字的时候，一旁的海九年出现强烈反应。也没等胡德全命令他就扑过去，主动从李伙计接过骆驼缰绳，说：“把骆驼给我！我看出来它是跑乏了，得给它好好喂些料！”

“好吧……”

走进毡房的时候李伙计一边回头望着牵驼走开的海九年，一边对胡德全说：“真是个机灵的伙计！”

“不是伙计，是驼夫！”

“对，真是个机灵的驼夫！有眼力劲儿。”

胡德全把客人让进毡房里，问：“请问段掌柜带来什么要紧的话？”

李伙计从王锅头手里接过一茶碗，一边喝着茶一边和胡德全说话。

“段掌柜让我告诉你们，要驼队就地停下！”

胡德全问：“怎么回事？”

“恰克图出事了，”李伙计解释说。“买卖城闭市了。咱们这批货不往恰克图运了。”

“他妈的，是谁让闭的市？”胡德全骂起来。“把我们的驼队搁在半道上……”

“别骂了！”李伙计急忙阻止胡德全，“是皇上！”

“是皇上的命令？”

“不是命令，是圣旨！”

“为什么？”

“我们怎么办？！”二斗子喊叫起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李伙计说：“大伙儿别着急，就地休息。段掌柜说了，先让驼队就地停下，往哪去再等段掌柜的话。”

海九年走回到毡房，悄悄地在李伙计身边坐下。

众人一听立刻乱了，嚷嚷起来：“这可怎么办？冰天雪地的……”

“我们和货主是有合同的，迟到了要赔款的。”

“我们贴蔑儿拜兴的驼队从来没有失过约。”

“有个信誉问题！”

“不能坏了我们的信誉！”

“这不怪你们，”李伙计解释说，“是外界的原因。恰克图出事故由我们字号负责。”

第23节：恰克图闭市(6)

“没人管了？”

李伙计说：“我和大伙儿待在一起，等掌柜的话。”

“好！李伙计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大伙儿就不用再吵吵了！”胡德全摆摆手，大家安静下来了，胡德全命令王锅头：“扎房子！”

王锅头笑了：“本来房子就没来得及拆，倒省事了。”

李伙计看看坐在身边的海九年，问：“我骑的那峰骆驼你安顿妥了吗？”

“放心吧，小掌柜！”海九年说，“我给它解了缰绳上了绊现在正在吃草呢。”

胡德全说：“行了，李伙计！咱们安下心来喝茶。”

王锅头边忙乱着准备给大家熬茶，边发表感想：“正走的腿也软了心也乏了！巴不得歇息歇息呢。”

驼夫和驼户掌柜倒没什么，这些人思想都非常单纯，既然货主发话了，没有他们什么责任，就地休息没什么不好。大伙儿重新把刚刚搭在骆驼背上的货驮卸下来。把骆驼放开，返回到房子里歇息。房子内是一片轻松活跃的气氛。很短暂的时间里就有几个驼夫凑在一起玩起了编棍的游戏。这是一种简单的赌博的游戏，只需要四根小木棍就能玩起来。嘻嘻哈哈的说笑声响起来了。

李伙计看着玩遍棍的驼夫无忧无虑的样子很是感慨：“他们倒是活的轻松啊！”

“你奇怪吗？”陪着李伙计的胡德全说，“这些人即便是死到临头，掉脑袋之前还是高兴的。”

“可是买卖人就不一样了，做买卖一旦发生变故，说不定就是几万几十万的赔累，有的商号就怕是会倾家荡产了，商人把买卖看得比命重要，买卖没了，比要了命还难受。”

“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

“做甚也有做甚的难处。”

“是啊。”

“唉！不瞒你胡驮头说。”李伙计愁眉苦脸地说，“恰克图闭市三天，我们段掌柜就三天三夜没合眼！”

“啊！是这样……茶好了，来，喝茶！”

海九年瞅个空子低声问李伙计：“小掌柜，你家的段靖娃……段掌柜他人可好？”

“你是问我们天义德的段掌柜吗？”

“我是问段掌柜……”

“你认识段掌柜还是怎么的？”

“是老乡……”

“你和段掌柜是一个村的吗？你也是小南顺村的人吗？”

“不不……，我是阳坡村的人。”海九年躲躲闪闪地解释说，“两个村子离得很近，人很熟！很熟……”

“哦，俗话说的好，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他乡遇故知，是人生的幸事啊！”

“段靖娃小时侯就很聪明……”

“是啊，段掌柜更好了！”李伙计说，“聪明能干，运气也好。还是在学徒的时候就被郭大掌柜看上了，那时侯就被派到买卖城！如今已经是顶着五厘身股的掌柜了！在买卖城管货物的进出。”

“哦！”

“段掌柜是有福的人啊，三年前回乡探亲，第二年就得了一个男娃。”

“好哇……”海九年兀自叹息着。“得了一个男娃。”

在毡房里坐卧不安，一会跑出去看看。跑出去三趟的时候胡德全发话了：“海九年你做甚呢，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我看看我的货。”

“看又怎样，不看又怎样？！还不是一样？”胡德全说，“你那点货充其量不过是十二两银子。”

李伙计问：“是这位伙计自己的货？”

“一个拉骆驼的受苦人自己捎的一点货，挣俩小钱。”

“什么货？”

“是哈利。”胡德全替海九年回答，“不怕冻不怕捂的，着什么急？”

“也不能这么说，”李伙计说，“胡驮头你不做买卖不知道，经商自带三分险！货多货少是一个道理。按说哈利这种东西在恰克图是畅销货，什么时候都缺。只是买卖城一关闭就麻烦大了！”

“是好货还怕吗？”

“任你什么好货都是白搭！就地封存不让动。你一动就是犯了走私罪！”

“走私我知道！被官府抓住不是杀头就是罚款，倾家荡产……我见多了。”

李伙计说：“我们字号在恰克图还压着三万斤哈利呢！”

第24节：恰克图闭市(7)

“啧啧啧……海九年，这一下你崴泥了吧？”胡德全嘲讽地说道，言语间流露出幸灾乐祸的态度。

海九年嘴角紧绷着不话。

胡德全越说越来劲儿：“卖苦力的就老老实实卖苦力，拉你的骆驼。玩什么买卖！你看赔了吧。”

“胡驮头不用说了，”李伙计说，“天有不测风云，做生意赔赚都是常有的事。就跟打仗一样，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可是你得赔得起才成。”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李掌柜说，“你若是赔累不起，三两银子的买卖也把你打倒。”

海九年嘴角紧绷着不说话。

可是海九年的心事却不是那样轻松，晚上毡房里响起一片鼾声，他却是大睁着眼睛一点睡意都没有。脑子里反复闪现的是段靖娃的身影！是小时候和段靖娃、杰娃在一起玩耍时候的情形。走马灯般在脑子里闪过的还有杏儿、父亲和母亲的身影，非常的清晰！

过了三天天义德恰克图分庄段掌柜派的第二个伙计到了。他也是骑着骆驼赶来的，传段掌柜的话：贴蔑儿拜兴的驼队改道去乌里雅苏台！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一次恰克图闭市，光是归化前往恰克图的驼队在半道更改路线的就有十八支呢！有的去了库仑，有的去了多伦，有的干脆原路返回。商家损失很大。受损的不只是归化的商户，中国其他的商人，俄罗斯的商人也一样！甚至程度更甚一筹。俄罗斯商人计划输往中国的小麦、药材、牲畜、皮毛等等货物大量积压在恰克图的仓库内。货物积压，资本积压，苦不堪言！有许多货物还是从俄罗斯西部长途运来的。

驼队到达乌里雅苏台。远远看见那一片熟悉的建筑海九年的心就咚咚跳起来，这里曾经是他生活了三年的地方！这里的城市和草原的每一个地方差不多都印着他的脚印。一种亲切的温暖的回忆在他的心里荡漾。乌里雅苏台与他在的时候相比这里已经是面目全非，许多中国人开设的店铺消失了，街市上俄罗斯商人开的店铺已经占了绝大多数。这片草原的新主人如今是色棱王爷。

驼队穿越乌里雅苏台城，在当地向导引导下走进乌里雅苏台城东北的一座大院，海九年闭着眼睛都能认出这是天义德商号的分庄！贴蔑尔拜兴的驼队就地卸驮歇息。

晚饭的时候海九年听到一个惊天消息：不久前就在这里，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与俄商巴达玛耶夫公司因为争夺商业地盘发生冲突，导致双方发生械斗，大盛魁铺伙死亡八人！俄罗斯商人和当地牧民也有八个人死在了这场械斗中。商业的活动被蒙上了血腥的气氛，这件事不但震惊了草原，也震惊了千里之外的大清朝廷。库伦办事大臣乃至北京的理藩院都过问了乌里雅苏台事件，就连慈禧太后都被惊动了。于是盛怒之下的大清皇帝立刻毫不犹豫地宣布关闭买卖城！

为处理这场冲突，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坐庄掌柜王锦棠正周旋于色棱王爷、俄罗斯领事馆和军队的参赞衙署之间。俄国领事馆领事也换了人，当年到归化代理死亡俄人事件的谢尔盖意外地成了领事馆的当家人。但是交涉非常困难，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坐庄掌柜王锦棠不得不借助西伯利亚茶叶公司的力量进行输导。前后经过将近艰苦的努力终于使乌里雅苏台事件平息下来。这件事给归化通司商号沉痛教训，在市面一片凋零之际，乌里雅苏台事件更是使这里的市场雪上加霜。

本来按照大盛魁的惯例接替王廷相职务的理应是乌里雅苏台分庄现任的坐庄掌柜。然而乌里雅苏台事件的发生把王锦棠的美好前景化为乌有。八个铺伙的死亡这件事情不但在大盛魁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就是在整个归化通司商界也是闻所未闻。商界的人们都在

议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大了，幸亏是发生在大盛魁身上，若是落到别的任何一家商号头上，只是这一件事就足以使其倒闭。要知道单单是八位铺伙的抚恤金额一项即达十余万两白银！这是大清政府命令大盛魁给死者的抚恤金额，每位死者的家属数千两白银，棺柩、装殓与葬丧费用另算。这十几万两白银的巨大损失大盛魁承当了，但是王锦棠的前途无疑也因此而彻底毁掉了。在他主管下的分庄发生这样的事故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25节：恰克图闭市(8)

关闭恰克图市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次。但是每次闭市遭受损失最大的是商人，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商人。驼道停滞，货物囤积于买卖城和恰克图，商人们坐吃空耗，日晒雨淋，货物损失惨重。这一次贴蔑儿拜兴运输的是天义德商号的货物，货物被妥善地安排存放在了库房内。

骆驼全部放场了。没事干的驼夫们就地休息。

但是海九年的捎货只能是堆在院子里。不但没地方堆放，更要命的是不允许他私自出卖。喀尔喀草原市场早就被大盛魁几家大的商号垄断，根本就没有无照小商人插足的余地！对于海九年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恰克图开市，而恰克图开市遥遥无期。无奈之下海九年只好求助于胡德全："胡驮头，你就帮帮我吧！"

"怎么帮你？"

"你出面和天义德的小掌柜说情，把我的货收了吧。"

"你不是挺有本事么？"

"这种时候胡驮头就不要取笑我了。"

"不是我不帮你，"胡德全说，"前几天你没听李伙计说，天义德商号自己的哈利还堆在库房里没辙呢！有三万多斤呢！"

"天义德家大业大，不在乎再多海九年这一点儿。"

"胡驮头有面子！"王锅头也在一旁帮着海九年说话："你就替九年说句话吧！人都有个马高镫短的时候。"

"好吧。"

胡德全答应了海九年的请求，找到天义德管库的小掌柜好说歹说总算是把海九年的哈利给收了。给个归化的价格。海九年对胡德全短不了一番千恩万谢。胡德全说："你也别光是嘴上谢我，回到贴蔑尔拜兴你好好请我和顿酒才行。"

海九年当下爽快地答应了。

单从账面上不算赔，可是白白搭上了一峰骆驼的脚钱，到头来买卖还是赔了。离开大盛魁海九年所做的第一桩买卖就这样收场了。

贴蔑儿拜兴的驼队就住在天义德商号的客房，屋子里碳火烧着，温暖舒适的感觉真的是太让人舒服了。在雪原上跋涉了三个月，就像是踏进了天堂的感觉。驼夫们议论乌里雅苏台发生的事情。

在乌里雅苏台一住就是半个月，等待消息，希望买卖城和恰克图的生意能够重新开启。但是希望渺茫。

吃饭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议论就在头脑简单的驼夫们中间展开了。

“为什么要关闭市场？放着好端端的买卖不做……”

“有钱不赚，是和银子有仇啊？还是咋的/”

“说过了，是因为打架，”

“不是打架，是械斗。”

“一个样，就是打群架。”

“说法不一样。”

“要命的是打架的人是俄罗斯商人和中国商人，成了涉及国际间交涉的事情。”

“皇帝为了惩罚俄国人，就关闭买卖城。这样一来俄国人就赚不上咱的钱了。”

“可是中国商人也无钱可赚了！”

“以往每次买卖城闭市都是针对俄国人商的，是对俄国政府的惩罚。”

“这次可倒好，却是在惩罚我们自己。”

“其实哪次闭市都是既惩罚俄国人也惩罚我们自己，我们的皇帝，一有事就两边一起打板子。”

……

这种议论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更不会有什么结果。说到哪儿算哪儿，说完也就完了。

在等待消息的无聊日子里大部分驼夫和驼户掌柜都到乌里雅苏台大街上玩耍去了。在乌里雅苏台城里有许多可以玩耍的地方，宝局房、美人桥……归化城有的东西乌里雅苏台同样是应有尽有！最初的日子大家都很兴奋，但是等到相同的日子过去半个月，人们的心理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无聊的生活激发了驼夫想家的情绪，首先是刁三万忍受不了了，他找到胡德全，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不行！这可不是我的生活，既然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得回家。"

有人嘲弄道："想你的麻脸老婆了吧？"

"这里的美人桥上有的是美女，比你的麻脸老婆漂亮多了……"

"不一样！"

"女人哪里的都一样！"

"你们不知道，"蹇老三说，"咱们的刁掌柜是心疼自己的钱呢。"

第26节：恰克图闭市(9)

“是啊！”

“其实我也舍不得呢，挣钱不容易。”

于是大家一起喊起来：

“我也得回家！”

“我也得回家！”

“我也得回家！”

“嘿嘿！今日这是咋了？”胡德全拿奇怪的眼神把在场的人看了一圈，“没出过门还啊咋得？”

“是呆在这里没事干。”

“虚度光阴！”

“对！回家吧。”

胡德全带着大家的问题去找天义德分庄的主事掌柜，得到的答复是：“继续等待！”

第27节：埋葬山西商人的公义地(1)

第二章 商海无间

走私事件使大盛魁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一番拼死搏斗之后大盛魁终于转危为安，就像一艘巨大的航母重新在波涛汹涌的大海行驶起来。但是北方草原市场的情势却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变化，俄罗斯、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资本大量进入，使本土商人的利益受到极大冲击。而1860年在天津签定的《中俄条约》则是预示着一场更加激烈和残酷的商战即将到来！

倍感来自多方压力的大掌柜为了发泄胸中的郁闷，也为了自己的归化商界领袖的荣誉，公开为被官府镇压的掌柜海仲臣做盛大的超度亡魂的祭奠。绥远将军裕瑞和归化道台张国荃等军政高官出席祭奠，场面极为奢华和铺张。

一个冤魂终于得到昭雪，大盛魁大掌柜王廷相的智慧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说是到了极至。利用给海仲臣超度亡魂的机会，大肆铺张挽回了大盛魁的声誉，也给大盛魁一班人马出了口气。然而接下来一个又一个的麻烦事还在后面等着大掌柜呢，他必将弹精竭虑也未必解决得了。

1 . 埋葬山西商人的公义地

灰色的雾埃弥漫着，天朦朦亮，归化城内的大街上冷冷清清。偶然可以看到一两个挑水的汉子，晃晃悠悠从街面上走过。他们的木制水桶的钓钩上有铁环在哗啦哗啦响，声音显得很响亮很悦耳。从大东街的巷子中驶出一辆马拉轿车，车倌吆喝着赶着车从挑水的男人身边超过去了。这是一辆精致的轿车，挂着蓝布的帘子。归化城北门，两扇巨大的城门吱吱嘎嘎叫着被守门人推开。城门刚刚打开，那辆神秘的轿车就到了。出城后轿车径直往西而去，沿着河沿拐上了牛桥。马蹄哒哒，在清晨的郊外大道上显得特别响亮和迅疾。不到半个时辰轿车就来到了西郊龙王庙旁边的董家花园。

轿车停下来。车夫撩起轿帘小心翼翼地扶着一位长者下了轿车。长者身着普通灰布大褂，头戴一顶瓜壳小帽，下巴蓄着稀疏的黑胡子，移步走向董园公义地。

座落在归化城西郊西龙王庙旁边的董家花园内有一个厝放尸骨的园地，这片园地原本是董家花园的一个组成部分，座落在花园的东南角。后来成了暂厝山西商人的一个地方。四亩宽的地场原本是一片荒地，董家将这片地买下之后打了围墙植草种树加养花，于是成为一个景致，很是幽静。最初董家花园的主人答应在他们的果园里厝埋死人，只是为了结交官吏和富商。那些死者生前都是官吏和富商的亲朋好友，而且都是晋籍人士。暂厝的意义在于，等到这些尸体变成“干丧”以后，好往原籍搬运。于是这里就成为归化地方一块新近出现的公义地。

说到公义地，在归化城的西郊和南郊大约有十几处，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山西籍的人士，诸如那些走西口的商人、打工的农民、做工的匠人、唱戏的和游走艺人等。他们中间因为疾病或自然灾害不幸死在了归化，公义地就是埋葬他们的地方。它是地方官府和商社组织举办的一种善举行为。一般来说公义地都有人管理，死人的坟头按行排列，坟头上编有号码，还有详细的登记薄，记载着死者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死亡时间、原因、地点等信息。

在那个缺少社会保障的时代，人的生命显得非常脆弱，天灾人祸、疾病、灾害时刻都可能剥夺人的生命。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为那些死魂灵安置而开辟园地，于是就有了大量公义地的出现。在归化城除了这些公义地之外，还有另外两处体现人性关怀的善举，就是“梦楼当”和“大炕”。关于“梦楼当”和“大炕”很有些说道。“梦楼当”不是买卖字号，更不是当铺，它是坐落在归化城东郊孤魂庙西北的一片荒地，荒地的旁边簇立着几间破破烂烂的房子，是存放死尸的地方。遇有饿死或冻死街头的乞丐或无业游民，商会、同乡会或是乡耆、地保就雇佣“灰堆”把尸体舁到“梦楼当”。

在归化凡是做这些舁死人、烧死人、埋死人营生的人统统被称作是“灰堆”。“灰堆”是低贱行业中的低贱者，他们靠舁死人挣几文少得可怜的钱，或者冒着感染疾病和遭遇道德谴责的风险剥取死人身上的衣服卖几个腌臜钱来养命混日子。

只因为这种寄存尸体的方式与当铺存放物品的方式似有某种相通之处，因而被称做当。“梦楼”颇有些诗性幻想的味道，我想它的得名肯定与某一文人学士有关。当铺存当的是财物，这里存当的是死人，区别仅此而已。梦楼当也有管理，平常日子存放死人的房子都用土坯封死。只有到了每年阴历的二月和八月撤开土坯打开洞集中处理两次，届时撤开封口的土坯把尸体全都搬出屋外，有人认领的尸首就由主家缴纳若干银两作为保存费用而后将尸体抬走，没人认领的就抬到小黑河烧了。浑水翻滚的小黑河岸边就成了那些死者的终点站，随着滚滚的浓烟他们的身体和死灵魂就都脱离了这个苦难的世界。

“大炕”的地址在乃莫齐召前，它的功能与“梦楼当”略有不同。“大炕”是专门隔离病号的地方，就是专门处理那些即将死去还没有死身染重病的穷苦人的地方。那时候归化道台和土默特衙署合作在隆寿寺街设有简陋旅舍数十家，置之于隆寿寺前空地，专门用以收容乞丐和流浪汉中那些染有疾病者，也给此地起了一个含义朦胧的名字，曰“大炕”。归化人都知道谁要是一旦被抬上了“大炕”那就是在阎王爷那里给你报上名了。

言归正传。几个衣衫褴缕的抹鬼人在看坟老人云二爷的带领下来到了海仲臣的厝房前。墓地没有云二爷的同意是不准随便进入的。这些专门为墓地服务的受苦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民间把他们称作是抹鬼人。为死者在墓里打墓坑、做埋葬，放置裸棺以及修建垒子、厝房等营生，云二爷都是请这些抹鬼人来做的。所谓“鬼”指的就是那些暂厝的棺材和死魂灵。为了防止风雨剥食和野兽的侵害，稍有钱财的人会拿砖或土坯在棺材的外面建一个小的房子，外面用泥抹住名曰“垒子”或“厝房”，形状依棺木的样子，大头小眼。而穷苦人的垒子

和厝房多用土坯垒砌。风剥雨蚀下小房子很容易被损坏，就由那些抹鬼的人前来修理加固。

再说神秘的扫墓长者来到董家花园内的墓地，他把车夫和轿车留在园子外边，自己一个人走进墓地，顺着林间小道来到一个形制很是特别的厝房前。长者打开随身携带的包袱，取出一些供品和烧纸还有一些纸钱。把供品摆好了，然后老人跪下，把带来的烧纸点然，就着火把纸钱也都烧了。

老人一边磕头一边说道："海掌柜，收下这些纸钱吧，你暂时先用着……我知道，人死是不能复生的。今天不管我怎样做再也无法挽回你的生命，更无法洗刷我的罪过。既然是我造下的孽我就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今生今世我愿做牛做马服侍你！做你的孝子！赡养你的老人，养育你的儿孙。你是为了大盛魁的利益而牺牲的，你的死是我决定的，你的命是我拿去的。我实在是不得已啊！为了大盛魁的利益，为了大盛魁的生死存亡，我不得不出此下策……"

厝房和厝房里的死人、海掌柜都沉默着。

人们不会想到，这个长者就是威震整个北中国、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的大盛魁商号的大掌柜王廷相！

大掌柜继续说道："可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魂灵重见天日的时候终于盼到了——用不了几天，等大盛魁账期一过你就可以荣归乡里了！就能清清白白地与家人团聚了！我要为你的冤魂昭雪！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大盛魁的掌柜海仲臣是一个清白的人！你死有所值。大盛魁的人不论是掌柜还是伙计、财东，世世代代都将铭记你的英名！"

说着大掌柜竟流下了眼泪。

咳嗽声震动了纸火的火苗，火苗跳动摇曳起来。眼泪从大掌柜的眼角溢出来。接下来的咳嗽声似乎震动了静静的树林，鸟儿扑喇喇地飞起。

大掌柜把手帕从嘴上拿下的时候发现上面有了些许鲜红的血丝。看着那血丝他长长地哀叹一声，觉得眼前的光线突然转暗，于是闭上了眼睛。

第28节：埋葬山西商人的公义地(2)

大掌柜知道自己的病是沉重了。三年前那场大厮杀虽说是大盛魁取胜了，但是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巨大的。不仅仅是海仲臣的性命，还有数以十万计的银两，以及大掌柜的健康。那场厮杀之后，大掌柜身体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焦心的思虑之中度过了多少个难眠的长夜。

天光大亮之后，几个衣衫褴褛的抹鬼人在云二爷的带领下来到海掌柜的厝房前。

那些抹鬼人一个个满脸的疑惑，其中一个年轻一点的指着棺柩前的供品和烧纸的灰烬，说："怪了，大清早起的，已经有人来祭典过了。"

另一个蹲下去拿手触触纸灰，说："还烫手哩！"

"刚刚有人来过。"

其中一位年长者说："这你还不明白？这死主是个有钱人！"

另一个说："你们都不清楚，这里还不只是个钱的问题，你知道这位死主是什么人吗？"众人都摇头。

那领头的向周围看了看，压低声音说道："他不是一般人，是大盛魁的掌柜子！"

"啊……"

领头的接着说："他是被自己人害死的，为的是掩盖大盛魁走暗房子的秘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过去光听说买卖人奸诈，想不到买卖人还心狠呢。"

"海掌柜死的事满归化的没有人不知道，他犯的是死罪！是董家财主给他收捡的尸首……"

"这事咱说不清。"

"行了，你们知道就是了，再不要往外传。动手干活儿吧。"

“唉！再咋地也是谁死了谁最可怜，你们看这不是棺内的人流出来的汤，都干结这么厚了。”

“三年了，换作别人不是被野狗吃掉了就是被舁到小黑河烧了 。”

抹鬼人说的不错。三年前海仲臣的尸体被官府悬挂在北门城楼上示众九日，是董家花园的主人董国玺，冒死将他的尸体收殓起来的。董国玺将海掌柜的尸体暂厝在自家花园的义地内。当然这一切全都是大盛魁王大掌柜暗中委托的，那时侯大盛魁正躲避风头呢。说好了，待风头过去再做处理。董国玺与大盛魁也算得上是老相与，王廷相把这样机密的事情交给董国玺也是大盛魁对董家的信任。

大掌柜对董国玺做的工作很是欣赏。董国玺是一个讲究信义的人，除了果园他还拥有水地几百亩，门下有好几十个长工做活，每年光是种庄稼得到的收益就颇为丰厚，他当然不缺钱也不爱财，所以大掌柜送他的银两他全都用来为海仲臣修了临时的墓葬。董国玺请了一位姓云的老人，老人是土默特蒙古人，长得身高马大红脸长冉，人称云二爷。年轻时云二爷做过羊马工人，也拉过骆驼走过外路。上了年纪以后喜爱栽花种树，每到春季在他家的院子里奇花异草竞相开放，吸引着方园几十里的人。正因了云二爷这个名声，董国玺才下重金聘请他为自己培育果园内的果树和花草。后来当墓地逐渐扩大的时候，云二爷也兼了看守墓地的工作。

因为看守墓地对于云二爷来说属于份外的事情，厚道的董国玺就和云二爷商量，墓地收入云二爷和董家平分。早年间在董园里厝埋死人是不收任何费用的，纯粹是为朋友和同乡做一些善事。后来在这里厝放的死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些死人的朋友手头阔卓，就像大盛魁将海仲臣的尸体厝放在这里，他们出钱要求云二爷能给尸体以特别的放置和保护，并让云二爷为这些尸体盖建厝房。那些厝房互相攀比越盖越高大、越盖越精致，于是墓地的收入也就越来越多。墓地逐步由最初的十几亩扩展到四十亩，云二爷把余下的钱用来美化墓地环境，打围墙啊，栽树啊……云二爷用一种特别的办法给墓地打围墙，头一年

他先在围墙的基础上夯土播种麦子，等到麦子成熟后，把麦穗割去然后夹上夹板在上面敷土，用麦秸、麦茬包上，行夯。连续三年的在墙头上种麦、垫土，连夯三年的土打起五尺高的土墙。这种墙远比坯墙和土板墙结实得多。在人们的眼里，看守墓地是一个辛苦守善的事业，云二爷为人勤勉，身体好，年近六旬仍旧是腰板挺直、精神健旺，墓地交在他的手里很快便得到了改观。墓园内树木繁多，空气新鲜，因为丰厚的收入，生活十分惬意，云二爷一直活到一百多岁。

第29节：埋葬山西商人的公义地(3)

那时候山西籍的商人工匠在归化地方占了半数以上，数以十万计，每年客死在这里的山西人数量都非常大。正是由于入葬的尸体越来越多，尤其是暂厝在这两处墓地的山西商人，他们的棺木或是浅埋或是露天置放，引来许多麻烦。尸体的臭味招引着野狗和狼群频频光顾。也有盗墓者趁着夜幕降临潜入墓地偷盗棺木中的陪葬物，盗墓者卷了死者的陪葬之后并不把棺盖复原，于是那些暴露出来的尸体就成了饥饿的野狗和狼群的美餐。这样公义地混乱的管理和恐怖的情形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以后但凡是有些身份的人死后，他们的朋友都不愿意把尸体在这些公义地厝放了，于是座落在归化城西郊的董园义地就成了他们最佳的选择。

单说云二爷是一个心灵非常奇巧的人，他受大掌柜之托专门为海仲臣设计了一座厝房。这厝房比普通人家住宅瓦房要矮许多，从外形上看也有一些差别，整个房子是正方形的，长宽皆为一丈，四个挑檐向上翘起有腾空飞翔之势，屋顶的中央没有屋脊只是一个高高隆起的尖顶，整个房子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塔。这特别的“塔”高有丈余，共分八层，每一层都开有四扇小窗户，小窗户宽二尺高一尺。其实那窗户全都是出气孔，由于“塔”身又细又高，能起到很好的抽气作用。房子的四堵墙上都开有窗户，但不糊窗纸也不安玻璃。不但如此整个房子的房基要高出地面三尺，下面临空东南西北皆有风道。这种厝房可以想见它的通风效能登峰造极。海仲臣尸体在厝房置放三年依旧保存十分完好。厝房内每到春季便派人铺洒石灰、逼赶蚊虫，加之整个公义地地处花园的东南，塞北的西北风常年不断，梨花桃花盛开的时节各种花香被西北风席卷，掠过义地，走进厝房里尽然是一片花香扑鼻。

几年间大掌柜每逢清明、七月十五几个祭鬼的节日，都要亲自前往董家花园的义地去烧纸悼唁。

一般的叫作垒子，像海仲臣那种规模又大又上讲究的就叫厝房。几个抹鬼人干了大半天，终于将海仲臣的厝房修整了一遍。干完活儿坐在地上吸烟休息，正要离去忽见大道上有一骑一乘向这边跑来。抹鬼的人都站在那里看，猜测着来人的身份。

那马跑进了园子，为首的抹鬼人认出了来人，喊道："贾掌柜！你来的正好，厝房我们做好了，正要交工回城呢。"

贾掌柜下了马连那厝房看也没看就说："老张，你们先别忙着走。"

抹鬼人以为贾掌柜对他们的活儿不满意，就说："哪不合适我们再修修，贾掌柜你只管吩咐就是了。"

贾掌柜说："你误会了，老张，我晚来了一步就让你们白做了活儿，这厝房白修了，还得拆。"

"为什么？"老张不高兴了，抢白道，"我们抹鬼人虽说是做人下贱可贾掌柜你也不应该这样耍笑人。刚刚做好的活儿，连泥还没干呢就又要拆。早知道要拆何必要我们来垒呢？"

"不是我姓贾的耍笑人，"贾掌柜笑着解释，"总号的大掌柜刚刚吩咐下话，要起棂柩。"

"要起棺？"

"对，是要起棺。"

"做什么？"

"好事情，这棺柩的主人总算是熬到头了——他要荣归故里了！"

"噢……原来是这样。"

抹鬼的人们都说这当然是好事情。

贾掌柜说："一会儿还得麻烦几位哥们，帮着扛房的师父将棺木起出来，放在太阳地上好好亮晒亮晒。"

贾掌柜打马跑出了公义地，在义地的栅门口勒住了马，喊道："老张，这活儿千万不敢耽误！半月之后棺木就要起程。"

第30节：做生意的道台(1)

2 . 做生意的道台

归化城的生活被一种特别的慵懒笼罩着，表面看还是呈现出安定和平稳。北门城楼上的晨钟暮鼓引导着市民的作息，它们把灾难与不幸掩盖在钟鼓声中，一些古老的规则控制着城市也控制着大盛魁商号，控制着归化城人的生活。依照这个看不见的铁的规则，大盛魁商号如期召开了它的三年一届的财东会议——也叫做结账会议。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历来十分棘手的大盛魁的财东会议，竟然在悄然之间顺利完成了。

大盛魁乃归化城的龙头大商号，市场影响力巨大，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相与联络非常广泛，业务来往十分繁杂，往往一个经营谋略的改变，一个重要的人士变动，都会牵扯到社会上的敏感反应。因而不仅本号人士关注，本地行业人士关注，官府关注，甚至连数千里之外的地方都会关注。比如归化这边开大盛魁的财东会议，远在杭州的当地茶庄会专门发来贺信。会议期间来自各地的贺信、贺礼、宴请不断。往往会议还没开始，宴请就已经开始了。有能力的官府和商业实体都会通过各种渠道设法影响大盛魁的人士安排和经营方略的制定。

相与们当然更是密切关注！这毕竟是息息相关，利益攸关的事。尤其是依赖大盛魁生存的大小作坊和工厂，在归化在周边各城市数量非常大。做鞋靴的、做木碗的、食品加工的、经营驼运的，包括饮食行业也都希望大盛魁照顾自己的生意。一年下来大盛魁在饭馆消费数量庞大，像归化城最大的旅店通顺店一年之中有一半的生意是来自于大盛魁，他们都是靠大盛魁吃饭的，其中有不少干脆就打着大盛魁的牌子，当然是得到大盛魁允许的，一旦贴上“魁”字商标，无论什么商品在市场上一概畅行无阻。

王、张、史三姓财东代表如期来到归化城，都在总号预先安排好的客房住下。这是一个阴沉沉的初冬的下午。会议就在内院的小客厅

召开，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小院内清净得都让人纳闷！总号里的掌柜和伙计，全都惊愕于这份少有的清净，他们互相见了面都摇头眨眼吐舌头，表示难以置信，表示分外的欣喜！省事啊！

往届的结账会议，又有哪一回不是把大盛魁总号弄得天翻地覆？数十户财东拥挤在大院内，出出进进吃喝拉撒议论纷纷。时不时地提出各种合理不合理的要求，不管怎样，掌柜都得应付。每一次结账会议，掌柜伙计没有被折腾得焦头烂额是不能算完事的。

大帐房内几十架算盘噼里啪啦地响着，是一片繁忙的景象，而有序紧张。来往帐单在先生们头顶上的细铁丝上飞来飞去。一位先生手里拿着一份帐单走到坐在屋门口的领班跟前说："这份货单子我和库存帐单对不上。"

领班接过帐单仔细看着，说："这事我不用看，三年的陈账了。这样吧，你等等，我去请大先生的示。大先生点头就把它销了吧。"

过了一会儿领班从外面回到大帐房，那位先生迎上去问："怎么样？"

领班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话，却兀自发起了感慨，说对："哎呀呀！你猜猜大先生在做甚？"

"在……忙吧？"

"忙？哼！"领班先生说，"一个人在抽水烟呢！"

"好清闲啊！"

"是啊，我都奇怪呢。往次结账会议那真的忙的四脚朝天！"

"岂只是一个'忙'字能够了结，那简直就是上上下下被弄得焦头烂额！"

"还是大掌柜能耐啊！一个改革就把一百多财东出席的会议变成了十几个人的小会！"

"正德是功泽后人！……"两人感慨了一 番，那先生才问。"对了，那笔呆张大先生怎么说？"

"大先生说销了吧！"

本来在归化城大盛魁地位就特别，它的一举一动都特别引人注意。以往作为大盛魁的财东，来到归化城一个个都是趾高气扬，气壮如牛，优越感十足，常常在会前会后逛街走市，游走赌房妓院，难免滋惹是非。曾经发生过的财东与活佛冲突事件，就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伙计们小心翼翼伺候，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麻烦。就连掌柜们在财东跟前也都是敛声静气恭敬有加，不敢有丝毫怠慢。只要听到财东有什么吩咐都立刻放下手里的营生去办。如此一来就严重地影响了字号的正常业务，那些本来应该住在大盛魁客房的被迫移到城中的客栈。大盛魁自己的客房全都被财东住满了。因此客商们怨言颇多，也没办法。这些人是财东啊！财东的意见和评价决定着掌柜们和伙计们的命运。所以在结账会议还没到的时候，字号就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大家，千万注意伺候好财东。免得生惹是非，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第31节：做生意的道台(2)

现在好了！还没什么感觉呢，结账会议就已经结束了。大盛魁城柜上下真的是大喜过望！大家都惊叹于大掌柜的铁碗！要不是三年前大掌柜坚决地改革财东会议的程序，把财东会议改成财东代表会议，事情哪能这么简单。负责交际部的贾晋阳掌柜如释负重，对王福林发表自己的感慨："我前做了周密的安排，一切事情都做了最坏的打算。结果会议竟这样简单就结束了！……真是难以置信。"

"我的手里都捏着一把汗呐！"

"要不说人们对大掌柜就佩服呢！真的是功德无量啊。"

"不是一时一事，给后人都铺平了道路。"

"是啊，你想想，以前财东会议光是从晋中来的财东户就有一百多家，现在只有三个代表就把事情办了。多简单！"

"以后不管是谁执掌大盛魁，财东会议都好开了。"

……

岂只是贾晋阳和王福林，总号上下掌柜和伙计无不是如释负重。都感叹要不是王大掌柜改革了财东会议的方式，哪能有今天这份轻松和清净！有了切身的感受，因此再看着大掌柜的时候眼神中不免就多了几分崇敬。

财东会议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大盛魁归化城总号，一个衣着整齐的小伙计走出大门，他一路小跑着穿越了小东街、大北街，出了北门。大盛魁的伙计沿着扎达海河左岸石砌的河堤向南跑了不足一里穿过了牛桥，依旧是一路小跑着来到了座落在扎达海河右岸的道台衙署。这一路走得十分辛苦。北门外的道路塞满了许多民工，锹铲筐挑在忙碌着，身穿公服的衙役一个个手提鞭子或腰腰刀在工地上走来走去，监视着干活的民工。他们都是二府衙门派出的监工。归化人把土默特衙署称作头府衙门，把道台衙门称作二府衙门。按照新任道抬张国荃的命令，归化城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

接待他的是道台衙门的文案项怀义。

“我叫善元，是大盛魁王大掌柜的贴身伙计。”善元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在项怀义的手里，说：“这是我们王大掌柜亲自安顿的事，要我把信交给道台大人。”

“咦！不对吧？”项怀义上下打量着小伙计，说，“你怎么会是大掌柜的贴身伙计呢？你是个骗子吧？大胆歹徒你如实招来！”

“项大人息怒！”善元不慌不忙地解释说，“我就是大掌柜的贴身伙计。”

“不对！大掌柜的贴身伙计我认识，我都能叫得出他的名字——叫……靖安！”

“是叫靖安。”善元说，“不过靖安已经不在大掌柜身边做事了。”

“靖安哪里去了？”

“柜上调他去了恰克图，此刻正在驼路上呢。”

“哦，是这样。”

“我是十天前刚刚接替靖安的。”

“哦，是这样。”项坏义说，“我知道了。”

“项大人不见怪我就是了。”

“我见怪你作甚！？”项怀义说，“我早就听说了，你们的大掌柜是个很挑剔的人，他信得过的贴身伙计很少，自从那个名叫古海的被开销以后他已经一连换了好几个贴身伙计了。我看你恐怕也待不长……”

“谢大人！”

“我知道了，”项怀义打住话头接过信看了看信皮上的字，对善元说，“你回王大掌柜话，就说张大人此刻不在府上，过一会儿我就去把信交给他。”

善元说：“张大人此刻在哪里？我把信送过去。”

“你……有所不便，”项怀义迟疑一会儿说，“张大人的住处还是我亲自去吧。”

“这个……那就烦劳项先生了。”

项怀义把善元打发走了之后，对两个衙役简单地交代了几句就匆匆地迈出了门槛。这项怀义年龄在二十八九岁，是张国荃妻子的一个远方侄子，别看他只是在乡试考中了秀才，但是为人却是十分的灵秀，办事周详，眼路宽阔。项怀义跟随张国荃左右，很是能为他出谋划策。

张道台上任，使整个归化道台衙署显得焕然一新。改组了道台衙门的班子，一律录用讲京腔的北京人。走进道台衙门听得是满口的京腔。这一条颇受新城满人的赞赏。绥远城的满人操的也是京腔，道台衙门的京腔使他们感到亲切，也似乎是文明一些。北京乃天子脚下，就是一般的庶民百姓只要他张口能讲一口京话也自觉自带三分傲贵之气。不但是公事上做事利索，就是在私人方面也为张国荃个人做过两件漂亮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在扎归化城西边的宁武巷购置了一处院子，归化人都知道这宁武巷连同和它毗连的杨家巷是归化城有名的富人住宅区。不但是院子连同这院子的女主人也是项怀义为张国荃安排的，这女子原本是美人桥一位名妓，名唤路涣涣，生得分外妖娆、百媚千姿。是项坏义从中搭桥把路涣涣收做了二房。

第32节：做生意的道台(3)

项怀义刚来归化的时候，只是道台衙门府的四个协理通判之一，一年之后，张国荃便把从杀虎口移过来的最大的税关——塞北关交给了项怀义管理。并且以归绥道的名义通过山西巡抚奏准清廷，任用项怀义为札委归化公艺局提调差使，官从六品。算是对项怀义的投桃报李。然而项怀义对他的六品乌纱并不特别放在心上，为人做事颇为随意，一日公事完毕，便脱去公衣，换上随心的便装。若是在夏天的日子里他就身着一件细白夏布衫，长衫的内里穿一件纺绸小褂裤，脚上是一双竹步袜子，玄色贡缎面的双鼻梁鞋，整个人看上去活脱脱是一个纨绔公子哥儿。

项怀义来到一座悠静的院子门前，他轻轻敲了几下门环。单从外表看这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民宅，正房四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南房三间，倚着南房的东南角是一个门楼。整个院子是灰色调，灰色的砖、灰色的瓦、灰色的墙，用白石灰勾勒出来的砖缝，非常整洁。这座院子的大门通常总是紧闭着的，就连左右邻居似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宅院主人的真实面目。这是一座破产商人的宅院，自从宅院易手之后张道台就经常住在这里了，他给了那宅院新的女主人以妾的名份。这宅院显得十分幽静和神秘，往来的客人很少且都是体面的上流社会人士。客人们往往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敛声息气。其实这宅院对张道台来说更是一个私下里办公事的地方，在公堂上不便说的话，不便做的事，便都在这里悄然做成了。

随着一阵沙沙的脚步声走近，院门打开了，出现在项怀义面前的正是路涣涣。项怀义随时着路涣涣走进院子，绕过照壁径直来到正房子跟前，还未等路涣涣言声就听见从屋子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是怀义来了？"

路涣涣轻声说道："大人，正是项先生！"

只听张道台说："让他进来吧。"

还没有进门呢，项怀义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他踏进门槛，看见张道台正躺在炕上抽大烟呢。

张道台吸足一口烟后把烟枪递给路涣涣，另一只手接过项怀义递给他的信封。张道台脸上现出了不耐烦的表情，一边从信封内抽出信瓤一边问："是买卖城来的紧急公文吗？是又出了什么乱子了吗？"

"不是，"项怀义回答，"是大盛魁送来的请柬。"

"哼！"张道台鼻子里哼哼着表示着自己的不满，用目光指指炕边的凳子说，"你坐吧。"

路涣涣也在炕边坐起来了，亲自装了一炮烟点着了递给项怀义："项文案，你也抽两口。"

张道台把目光从信上移开，看看项怀义说："大盛魁又闹什么花招？"

"不清楚。"

"不管他，既然是大盛魁的事，我就不能推辞，去吧！"张道台把请柬丢在一边重新拾起烟枪吸着，把一口烟深深吸入肚子里。然后问："没有什么别的消息吧？"

"就是铸银的事儿。"

"你是说大盛魁在北京理藩院活动争取铸银权力的事吗？"

"是！"

"我知道，王大掌柜为这事望理藩院跑了不是一次两次了，算是下了大本钱了！"

"听说是给恭亲王送了纯金铸成的金牛。"

"是给恭亲王的生日贺礼，恭亲王数牛。"

"不管下多大本钱也是合算的事，把铸银的权力拿到手就是代表朝廷做事了！"

"那是。"

"不过我听说俄国商人在喀尔喀折腾得很凶，不少地盘生意已经被俄罗斯人给抢过去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不平静啊！英国人也在动驼道的脑筋。”

“听说了，不过大盛魁在草原上有百年以上的根基，基础深厚。俄国人轻易动摇不了。”

“对！大盛魁不是胡雪岩。”

“就算是俄国人英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归化的洋人他们全都加在一起，也未必就能弄得过大盛魁。”

“看来我们道台衙门和京帮商人还得看着大盛魁的眼色行事。”

说了一会儿闲话，张道抬才把请柬拿在手上看。

“大盛魁是什么掌柜故去了，要闹这么大动静？”张道台把请柬看完了，隔着烟雾问项怀义。

第33节：做生意的道台(4)

“名字在那请柬上写着呢，是一位姓海的掌柜。”项怀义紧吸了两口大烟，嘴里倒着气说。

“我看着他写着姓海了。可是我好像没听说过大盛魁有个姓海的掌柜子。”

“大盛魁掌柜子多了，大人哪里会一一都认得。”

“你刚来归化不久不明白的，大盛魁的掌柜多是多，可主事的也就那么几个。能闹出这么大动静的掌柜子我们应该都认识的。”

“那小人就不知晓了。”

“等打问清楚了再说吧。”

“是，是得闹明白才行。”项怀义赶紧把烟枪递还张道台说，“不然随便一个小掌柜死了就请道台出面，岂不把四品官累死？”

“累死我倒好说，就怕是坏了规矩。”张道台说，“地方上没有规矩可是不行，不能随便什么事都不我这个道台拿出去。”

“我明白了。”

项怀义退出了屋子。

现任的归化道台张国荃可不像他的前任胡道台那样糊涂，他早就知道自己到归化来任期有限，做官的时光相对来说总是短暂的。俗话说铁打的官府流水的官。张道台是个目光远大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官总有做满日子的时候，所以他早就积极地为自己辞官后的生活铺垫后路。张国荃他决定留在归化做生意了，一连呆了好几年他认定归化是一个滞金纳银的好地方。张国荃看好了，他也要做驼道生意！也要做俄蒙的生意！他要做归化人所说的“长着三条舌头的商人”，他要过挣钱无数生活！

张道台有他的优势，早年间张国荃曾经在通州做过漕运仓库郎，在漕运方面人头很熟。要说搞驼运他不行，但是要说搞漕运，那肯定

是张国荃的强项。他计算过了，倘若他来做，就会水陆联运节省不少运费。

张国荃注意到了英国人的和记洋行十几年前就开始在归化地方做皮毛生意了。大家都知道“和记”最早在上海登陆，其分号开遍了大清国一十三省，根基雄厚。他要是做这一行不会比英国人差。

但是现在张国荃头顶上还有四品官帽压着，所以计划也还只是计划而已，他得在其位谋其政。但是在位是在位，张道台的心境与刚上任时已大不相同，做事为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谨慎。所以在道台衙门便经常看不到他的影子了。张国荃如今算是想明白了，不但官场上的事做得活络，而且插手了生意场上的事情。

其实张国荃早就有打算，他来归化的第二年就把自己的弟弟张国泰也弄了过来。张国泰到归化来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专门来做生意的。他到地方不久即在归化大南街开了一间京派买卖，字号的名称叫作“京履泰”。京履泰专营京货，百货、副食不拘其格。有张道台做后台，有京履泰带头，没有几年的功夫京庄商号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归化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归化城继山西商帮之后又一股不可小觑的商业势力。谁都知道，京帮商人的头面人物是张国泰，其精神领袖则是道台衙署的张国荃。

张国泰的京履泰差不多是和俄罗斯、英国、德国等洋商前后脚进入归化城的。短短的时间内这座塞上著名的商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归化早已不是过去的归化，洋商的大量涌入，改变了归化旧有的格局。首先是坐商、零售商的市场被洋商占去不少。就算是通司商行的买卖也不是归化商人的一统天下了。俄国人伊万的公司进驻归化，这个精明的俄罗斯商人依靠自己的坚韧与技巧终于把他两只脚稳稳地站在了归化的土地上。在大南街的有利位置开设了三间门脸的铺面，专门经营俄罗斯商品，色彩鲜艳的哈喇、俄罗斯标布、上等的皮毛吸引着归化的消费者。进入归化城的北门从大北街到大南街，洋商开设的

买卖差不多已经连成片了。大街上随处都能够看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走动。

第34节：“当大事”者举大义(1)

3 .“当大事”者举大义

卯时，道台专用的四抬蓝色布幔的轿子就把张道台舁到了大盛魁总号。

在迎宾的小伙计引领下，张道台一走进大盛魁前院就被盛大的场面惊呆了。只见宽敞的大院早已挤满了人，黑压压的穿蓝布褂的人是字号内的伙计和掌柜，整整齐齐地站着，头顶的瓜壳帽子上都敷一块白布，每个人的腰间还系着麻绳。伙计们的前面是穿袈纱的僧人，一个个合手闭目在彩色的蒲垫上端坐着，法鼓和法号手横着站在屋前的空地上。巨大的白色横联在屋檐下挂着，上书颜体大字：海仲臣先生千古！东西厢房的屋檐下、阁楼楼梯上到处都挂着白色的挽联。挽联的落款据有天义德商号、元盛德商号、耆老商会、小三号、万驼社、羊马社、毡靴社，还有洋行中的西伯利亚公司、英国人开的和记洋行等等……其中一副特刺眼，张道台仔细观看着，落款处竟然签着他的大名——张国荃！

碍于于情面又不便问，只好咽下吐沫忍着。扭头看看，只见一位年长的喇嘛盘腿坐在垫上受捻佛珠呢呢喃喃地在念经，甚是眼熟。仔细一看，竟然是大召的住持达喇嘛！在诵经喇嘛的后排站着大盛魁商号的掌柜和王、张、史三姓财东；各家商号的掌柜，各家行社的主事人，还有高鼻子卷头发的洋人。都是些张道台熟悉的面孔。一个个表情悲戚，拿哀伤的目光看着张道台。

诵经声伴着法鼓、锣嚓齐鸣。震得脚下的地皮都直颤。屋檐下、廊柱上、旗杆上、巨大的货垛子上……到处都挂着贴着白色的挽联。

张道台眼前浮现出海仲臣那僵棍似的尸首在城头的木杆上悠来晃去，长发披散着，上面挂满冰霜……他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大人，这边请！”

引领的小伙计一连说了好几遍，张道台方才听见，他一边走一边看甬道两边的景致。

白色的幛联垂挂着，数不清有多少层，里里外外密密匝匝，人就在幛联之间穿行。

大掌柜王廷相身穿重孝在内院门口站着，亲自迎住了张道台。张道台诧异的目光在大掌柜身上停留了好一会儿，心里想今日大掌柜是在给谁当孝子呢？张了张嘴，终于没有敢问出来。大掌柜陪着道台大人进了客厅。大掌柜从道台大人脸上的表情猜出了他是有话要问自己，但是没有理会。进门后，大掌柜装作不明不白地对张道台说："张大人，请上座！"

张道台却不肯就坐，他拉住王廷相的衣袖上下打量一番，神态十分紧张。那眼光分明是在问："究竟死了什么人让大掌柜身穿重孝？"

未等大掌柜发话张道台使个眼色对善元道："你们先出去一下，我与大掌柜有话要说。"

善元后脚刚刚跨出门槛，张道台就低声问道："你这是唱的那一出啊？"

大掌柜装糊涂："道台大人问的是什么？"

"大掌柜为何身穿重孝呀？"

"为死去的海掌柜啊。"

"我是问你，这是为哪一位海掌柜做道场？"

"就是那位死在乌里雅苏台，后来又被你张道台吊在北城门楼子上的那个海仲臣。"

"啊！真的是他？"张道台惊愕的面部表情更是显得夸张得有些过份。这一点大掌柜自己也觉察了，他笑道："张大人不必如此。先坐下，有话慢慢说。"

大掌柜几乎是摁着请张道台在椅子上坐下，张国荃说道："这可不是小事，我的王大掌柜，我倒要听听你今日吊唁的这位海掌柜究竟是

哪一位海掌柜？这个海掌柜可就是三年前被我吊在归化北门城楼的那位海掌柜？”

“张道台真是聪明人，”大掌柜说道，“今日弊号吊唁的这位海掌柜正是三年前蒙冤去世的海仲臣海掌柜。”

“这……”张道台怔在那里，呐呐地问，“王大掌柜，你这不是在与我张某人开玩笑吧？”

“我王某哪敢与大人开这等玩笑。”大掌柜认真地说，“弊号真的是在为海仲臣海掌柜做吊唁。”

张道台不等王廷相把话说完，脸色立刻就变了，说道：“王大掌柜，你你……你也太大胆了吧！”

“大人息怒！”

张道台哪里还能按者下心中的怒气，厉声说道：“你也太大胆了……太过分了！”

“大人！听我说，”王廷相解释道：“前次处分海仲臣确属冤枉！”

“三年前是我张某人亲自下令把海仲臣的尸体在归化城北门城头悬挂三日，事隔三载大盛魁为海仲臣做道场已属与本府对抗，今日又要我亲自出席，这不是公开为其平反昭雪吗？我堂堂朝廷钦命道台岂能如此被人挥来喝去。我原以为只是结账会议完结请我赴宴呢，哪承想居然是这等事体，既是如此恕我张某人先行告辞。”

盛怒之下的张道台把双拳抱在胸前朝王廷相照了照，扭身就朝客厅外走。

在场的人全都被张道台的举动弄傻了，面面相觑。

“张大人息怒！”惊慌中贾晋阳扑到张道台面前挡住他的去路，“大人留步！”

“闪开！”

只见张道台胳膊一挥就将贾晋阳拨到一边。

第35节：“当大事”者举大义(2)

大掌柜也不去追，只是沉着脸望着张道台离去的背影。

“怎么办？”贾晋阳问大掌柜，“我去把张大人追回来……”

大掌柜审处秃手把贾晋阳挡住了。

反应灵敏的李泰追上张道台：“大人请留步！”

张道台站住了。

内院陷入一片寂静。

李泰靠近张道台低声说：“请张大人给王大掌柜一个面子……”

“哼！要我给他面子？”张道台忿忿地说着看了大掌柜一眼，指着铺天盖地的挽联挽幛说，“也成，让他先行把这些东西全都撤了！我就留下。”

没想到张道台以下就把球踢到了大掌柜的脚下。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唰地全都集中到了大掌柜的身上。只见大掌柜黑色的长眉在眼眶上抖动着，目光凝视着张道台，半晌不说话。

“你撤还是不撤？”

张道台又追问了一句。

只见大掌柜牙关紧咬还是不表态。

“好！大伙儿可是都看在眼里了——”张道台高声说道，“不是我张某人不给大盛魁面子，现在是大掌柜他不给我面子。当着在场所有后掌柜的面，我再问一句：王大掌柜，这些挽联挽幛你撤还是不撤？！”

“我不撤！”大掌柜说，“我一个不撤！”

“还！那就休怪我张某人无理了！”

说话间张道台扭身影就朝月门走去，眨眼间就消失在了月门的后面。把一片寂静留在了内院。人群被张道台的气势阵住了，面面相觑，都不知如何是好了。

再说怒气冲冲的张道台刚刚跨过套院的月形拱门，就听得外院一声高呼：“绥远将军衙门裕瑞将军到！”

张道台就像突然间被什么魔法给拿住了，愣愣地定在那里一动不能动。

正在愣怔间就见王廷相、郦先生、王福林、贾晋阳还有天义德的李泰、郭玉，元盛德掌柜等一帮大大小小的掌柜和伙计纷纷走出月门朝外院大门走去。大掌柜甚至在经过张道台身边的时候都没有停一下脚步。是贾晋阳给了他一个提醒，贾晋阳在经过张道台身边的时候停下了，贾掌柜扯扯张道台的衣襟说道："张大人还等什么？"

"我等什么……"

张道台自言自语道。也不知道是在问自己还是在回答贾晋阳。

贾晋阳笑了，说："张大人还不去迎接裕瑞将军？"

"去，去……去迎接裕瑞将军……"

愣在那里好一会儿张道台才醒悟过来，随即脚步匆匆地跟着众人走向大门。

身着一品武官朝服的裕瑞将军出现在大门内的时候，在外院的空地上黑压压跪下一大片人，有大盛魁的掌柜、伙计，也有前来吊唁的各方人士，还有正在做法事的喇嘛和道士。不论什么身份，对朝廷钦命一品大官大家全都是尊礼有加。

"小民王廷相给将军请安！"

"小民郦喜元给将军请安！"

"……给将军请安！"

……

张道台急急跑过去，从人缝间挤上前，给将军跪下。

"下官归化武备道台张国荃给裕瑞将军请安！"

张道台一边给将军请安，心里一边连连叫苦：王廷相啊王廷相，我张国荃这一次又被你活活耍了。论官品张国荃是个四品官，差将军三级呢，俗话说官大一品压死人，这大三品就更不用说了。

"各位请起！各位请起！"

"谢大人！……"

跪在前面的人陆陆续续站起来，一边整理着衣袖一边倒退着给将军让开一条道。

“想不到张大人已先我到了，”裕瑞将军来到张道台的面前，说道，“何必拘礼！张大人请起吧。”

“谢大人！”

张道台低着头站起身，退到一边。

一品大员都来为大盛魁捧场，四品的张道台哪敢不买账！张道台尴尬非常，支吾了一阵后，只好跟在将军身后重新返回到内院。裕瑞将军与张道台不一样，他调任绥远刚刚两年出头，对于海仲臣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不知晓，王大掌柜之所以敢如此大肆铺张地为海仲臣吊唁，也正是打了这个时间差，而折面子的还是张国荃。此时张道台只好客随主便，神色沉重表情自然，跟着引领小伙计走到场面的最前面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第36节：“当大事”者举大义(3)

在背景墙前面正中间的位置端端正正地摆放着海仲臣的棺木。史耀哪里知道这上好的柏木棺，是大掌柜王廷相亲自选料、亲自监工早在三年前海仲臣遇害之年就制作完成的。完成后就摆放在大盛魁城柜内院的西仓房。那里原本是一连三间放置香料的库房，后来专门腾出来放置海仲臣的棺木。那棺木正面的堵头用料是三寸的柏木板，顶料和两侧全都是两寸半的木料。底座也是用的好柏木，加在一起整个棺木重达一千八百斤！当初把做好的棺木从棺材铺拉回大盛魁的时候是用了一辆三套马车，八个精壮的汉子喊着号子才把棺木抬上去。放进房间的时候就颇费了一番周折，首先宽三尺三，高三尺六的棺木头就进不了屋门，大掌柜下令把门板卸下来，又把门框摘掉还是不行，后开干脆把连挨门的窗户也一并卸掉，才勉强把做好的棺木抬进屋子里。

三年间每到春天阳气上升大地回暖的时候，大掌柜就要把棺木油漆一遍。油漆用料也十分讲究，是从贵州贩回来的桐油。桐油滑润透亮散发着香气。大掌柜不请油漆匠人。而是自己亲自操作。油漆的时候也不要闲杂人员在在旁边，就连贴身的小伙计善元也被他支到一边干别的去了。三年间把棺木油了三遍，再加上原来的第一层漆，海仲臣的棺木总共油漆了四遍。每次用漆是三十八斤，四次油漆总共用了一百五十二斤上好的贵州桐油！这样不算海仲臣本人单单是棺木自身的重量就达一千九百五十二斤！

放置海仲臣棺木的房间不允许人随便进去，门窗紧闭。棺木可以从窗户缝隙看到，非常的雄伟。堵头的四周和棺盖儿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常常有好奇的伙计甚或是掌柜悄悄观看，都倍感惊讶，也不敢议论。棺木在大盛魁城柜成了一个迷一样的东西，后来渐渐传出去，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张道台越想越是纳闷儿：海仲臣这事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他怎么就事先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呢？心里责怪道台衙署的公人耳目麻木，项怀义不够尽心尽责。

在置放海仲臣的棺木的两侧，左面是喇嘛的队伍，右面是道士的队伍，各有七七四十九人。佛道两家同时念经做法，场面十分宏大。

不知为什么张国荃心里却总觉得将军看他的眼神不大对，目光中闪烁着恶狠狠的意味。张国荃心里琢磨着，我什么时候得罪了将军大人。要知道将军可是从一品大员，无论在巡抚衙门还是理番院恭亲王那里递上一句坏话，自己都受不了。于是，他尽量陪着笑脸。他也没注意大掌柜王廷相来从他的身旁走过去。张道台听见王大掌柜问将军："请将军给大伙儿说两句话吧，难得有机会聆听将军教诲……"

将军没等大掌柜把话说完："我刚到由京城到达此地不到久，人地两生，市面上的事情多不了解，就不说什么了吧……"

"讲几句吧，将军！"大掌柜说，"您讲话有特别意义，对死者是安慰，对生者是勉励！"

"我就不勉强了，"将军把目光引向身边的张道台，"还是请张道台出来讲话吧！归化地面上的事张大人最是熟悉！"

大掌柜走向张道台。

张国荃躲闪着。

大掌柜说："既然是将军亲自点名让张大人讲话，想必张大人就不会再推辞了吧？"

"这个……不妥不妥！"

"有什么不妥的？"裕瑞将军道，"你是归化道台，地方上的事务理应关心。张大人出面讲话是正道！"

"那……"张国荃清清嗓子说："我来说两句。"

大掌柜在旁边看着，心里忍不住笑起来。照理说，在这种场合请张道台讲话实在是在为难他。在归化谁都知道，三年前把海仲臣吊在归化城北门城楼上的那个人正是他张国荃！那时侯围观者成千上万，

张国荃恶狠狠的样子，每个在场的人全都记忆犹新！现在，还是他这个人还是他这张嘴，他要当众讲出与三年前完全相反的话，要讲海仲臣是一个克己奉公的好掌柜，遵纪守法的好商人，是归化商人的楷模……张国荃想一想，自己都觉得牙根发酸脸发烫，脸上的汗流了下来。他扭脸看看，目光正好与大掌柜的目光撞在一起。大掌柜的目光冷峻、强硬，他仿佛听到“砰”的一声响，心里颤抖起来，马上后悔起来。

第37节：“当大事”者举大义(4)

“我……大掌柜！”

豆大的汗珠从张道台的脸颊上滚下来，看着大掌柜的脸都要哭出来了！那副可怜相都让大掌柜可怜了。

“大人您就不必推辞了。”

“还是请将军讲吧。”

“何必”将军冷冷道：“张道台不必推辞。”

“这……”

“这有何难？！”大掌柜眼睛布满红的血丝，“想当初张大人在归化城北门外面对数万民众是如何讲的，今日还怎么讲就是了。”

数百张面孔对着他，其中许多人的眼睛里放射出迷茫的困惑的期许的光芒。

“好，我讲……”表情沮丧的张道台朝前跨出一步，“大盛魁诸位掌柜和伙计！诸位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是为了一个冤魂的归乡，他就是海仲臣掌柜……”

但是大掌柜端正地站着，并且庄穆。

张道台讲话后喇嘛们开始诵经。

吊唁活动的主事人是大召的主持达喇嘛。

达喇嘛宣布海仲臣的吊唁活动正式开始。接着坐在达喇嘛身后的两排总共八名喇嘛一起吹起了法号。一丈五尺长的法号一起响起，声音之大使得整个归化城全能听得到。

张道台觉得自己的身体在法号制造出来的声波中一个劲地颤抖。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感袭上来，使他心也跟着颤抖起来。他仿佛看到被吊在北门城楼上的海仲臣，那就像冰棍似的尸体在寒风中摇摆，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

张道台听着。

喇嘛念经的声音低沉浑浊。一阵阵地敲击着他的耳鼓。

准备运送海掌柜灵柩的车队静静地等候在城柜大门外边的街道上。拉运棺木的牛车也是特别制作的，车厢和车辕都是加厚加长加宽了的，由三健头牵引。车队和围观的人群把整个德胜街全都塞满了。巷子被堵得水泄不通！有的人为一睹盛大场面攀上了街道两侧的大树，也有人爬上了人家的房顶。盛况空前，一切都在事先做了精心的安排，悼念仪式完后杠房来的汉子们喊着号字把巨棺抬上了牛车。

法事做了整整一个时辰。

午时一过，按照大掌柜的指令，运送海仲臣灵柩的牛车起行了。送行的人跟在车队的后面，缓缓地移动。

从大北街到大南街，沿街两侧的店铺，凡是大盛魁相与也就是商业伙伴们开设的店铺门上都挂出了白色的挽联。相与们都是事先得到消息的，那些和大盛魁没有瓜葛的商家争相仿效，一时间也没什么人出来号召，在整个大北街大南街的商家店铺几乎全都挂出了挽幛挽联。有的店铺甚至在门前摆出了供桌，上面置了一些简单的点心和果品，以示对死者的悼念。

院子外面也不消停，从德胜街中段大盛魁院子门口到大东街与大北街的街口，停满着各色轿车和装饰漂亮的骑马。有车倌和马夫三三两两地等候，他们表情严肃或站或蹲都不说话。

在拐过大南街好几百米的地方是等候着的棺木和舁棺者的队伍。拉棺材的三套牛车，后面还跟着一辆马车，牛和马的头上一概都拴着白布条子，牛车上一只小公鸡紧张地扭动着小脑袋，一会望这边看看一会又朝那边看看。等候着。

担当司仪的达喇嘛举起一只手高呼："有请海掌柜仲臣魂归乡里！"

人群一阵骚动。抬棺的八个汉子在贾晋阳的带领另下走近巨棺。场内一下安静了。可以听到汉子们的紧张的呼吸声，咳嗽声。最先听到的是绳索勒者着棺木启动的声音，吱吱嘎嘎地响声揪着人们的心！在场的每一张面孔都绷紧了，一双双惊愕的眼睛。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渐渐响起。合着低沉的号子："嗨吆——嗨！嗨吆——嗨！"

人们的脑袋齐刷刷地转向巨棺。所有的人全都敛声静息，等候着。

杠夫们的沉重的脚步声震动着脚下的土地，整个院子都跟着在颤抖！地面在颤抖！房子在颤抖！人在跟着颤抖！和着喇嘛的诵经声，香烟缭绕。

人群簇拥着，唢呐锣鼓轰鸣声中。八抬大杠把巨棺从大盛魁城柜大院舁了出来！

巨大的棺木缓慢地移动在德胜街的街道上。

把海仲臣的棺木装上了那辆特制的牛车。送葬的车队从大盛魁院子门前启动，缓缓移动。经大北街、大南街出归化城的南门。整个大东街、小东街、大北街、大南街全都被看热闹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白色的挽幛连天接地。不到三里的路程送葬的队伍用了一个时辰才算勉强走完。

大掌柜率领大盛魁总号全体掌柜伙计送到大城南门外，方才停住脚步。海仲臣的棺木由贾晋仁掌柜亲自押着送往山西的老家安葬。

为海仲臣超度亡魂的法事进行了两个时辰，张国荃就跟了两个时辰。

法事完了，王福林把正要上轿车的道台大人叫住。

"还有什么事吗？"张国荃紧张地问。

"有事！"

"啊！还没完呐？"

"是好事，张大人！"

王福林把一个?布包着的小包从袖筒中拿出来，递与张国荃："这个是弊号给张大人的一点意思……"

"是什么？"

王福林把嘴凑到张国荃耳朵边压低声音说："是两千两银票……"

张国荃愣怔了片刻终于把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脸上现出了笑容，伸出手把银子收了。

第38节：财东的无奈(1)

4 . 财东的无奈

吊唁完毕，史耀回到大盛魁总号内院的客房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从早到晚没吃几口东西，肚子饿得呱呱直叫，也顾不上饥饿的事他和衣倒在炕上便睡了，对他来说困倦的感觉更厉害！从开始祭奠到把海仲臣的灵柩送出城，整个过程史耀晕晕糊糊的，若醒若梦的感觉，疲累非常！

史耀方醒来就听见有人敲门，进来的是拳师古月荃。

“史东家，您睡醒了？”

“什么时辰了？”

“已然是卯时三刻了，王财东的随从小厮过来问事情。”

“哦，我睡过时了。”史耀问，“有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就是问您什么时辰起身？”

“王财东呢？”

“那小厮说王财东还在睡着呢。”

“哦，是这样……”史财东伸出胳膊打个哈欠，说，“那就等等吧。”

古月荃问：“东家要不要喝茶？”

“好，弄吧。”

一边弄茶叶，古月荃边和史财东聊天：“东家，这次的结账会议也太简单了吧。”

“是的，恍惚之间就已经完成。”

“不过这样也好，省却了东家好多的心思。”

“倒也是的。”

“过去开财东会我没来过，”古月荃说，“不过我听说每次都很麻烦，吵吵闹闹的，拖好长时间也利索不了。”

“人多嘴杂。”

……

喝着茶，说着话王财东就过来了。

“今天就动身吧，”史财东表示，“住在这里我心里很是烦躁。”

“乱糟糟的，我也不安宁。”

“可是，时辰已经不早了……”

“不防事！只要出了归化城，哪怕住在路边小店也不碍事。”

“好，既然史大财东都不计较，我还有什么呢，那就走吧。”

“月荃，你去喊赶车的马师傅，让他立马套车吧！”

“哎！”

古月荃去了。

王财东问史耀：“要知会张财东一声吗？”

“算了！”史耀说，“张财东家在杀虎口，距归化很近，他不着急。”

虽然说古月荃按照东家的吩咐去安排轿车了，但是他的心里很是不快！他不想这么早就离开归化城，他有要紧事在这里办。

古月荃不愿意，不过他的意见不重要。在场面上他只不过是个下人。古月荃能到归化来，是东家史耀的一句话才实现的，当然也是古月荃多次要求的结果。在史家的大院里，可供史财东带出来的拳师有好几个呢。

古月荃到归化来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打听侄儿古海的消息。没想到在归化他跟本就没有时间办自己的事情。甚至他都没机会走出大盛魁总号的大院，白天他得跟着东家，晚上更是不敢离开一步。打听不到古海的消息，回去没法向古海娘和杏儿交代，这不能不让他着急。

只有一次在吃晚饭的时候，古月荃问和他一起吃饭的伙计：“我想打听点事儿，你知道吗？”

第39节：财东的无奈(2)

“什么事？”

那小伙计很和气地问。

“打听一个人。”

“你打听什么人？”

“一个伙计，也是在大盛魁做伙计的。”

“他叫什么名字？”

“古海……”

“……”

那知道那小伙计一听说他是打听古海，脸色刹时就变了，同时很警惕地扭头朝周围看看。

“你认识吗？”古月荃又问了一句。

“古拳师，你听我一句话，”那小伙计压低声音说，“在大盛魁不该伙计知道的事情你千万别打听。”

“我不是伙计，我也不是大盛魁的人。”

“一样，你不是伙计，我知道你是个拳师。可是拳师也还是个下人。”

“下人怎么样？”

“下人就得多干活儿少说话。”

“怎么？”古月荃奇怪地说，“我只是打听一下古海。”

“你不要打听了……我不知道。”

说着那小伙计端起饭碗离开了，把纳闷的古月荃丢在那里。对此古月荃是一千个想不通一万个想不通。后来古月荃又找空子问了另外几个伙计，结果大体一样。能有的收获就是——古海被字号开销了，至于下落无人知晓。

现在史财东就要返乡，古月荃还没有把海子娘和杏儿交托的事打听清楚呢，他怎么能甘心。但是正如那个小伙计对他说的他只不过是

个下人，他只有做事的义务没有提要求的权利。所以当史耀发话立即返乡的时候，古月荃很不甘心地问了一句："东家，就这么慌忙地走吗？"

史耀想也没想："对，立马走！"

"您不再归化城里去玩玩了？"

"你罗嗦什么？不玩啦。"

古月荃讨了个没趣只好把嘴闭上了，一个拳师在东家眼里能有多大分量，充其量也就是比下人略强一点吧。

于是史耀和王财东两人带着各自的拳师坐车出发了。

时过境迁，如今大盛魁的东家和掌柜之间虽然不再像三年前那样仇恨有加，你死我活。但双方关系仍未全面正常化，颇为冷淡。见面除了必须说的话和一定要办的事之外，并没有多余话可说，所以史耀也就没有必要和大掌柜见面告别了。走私事件之后，正赶上左宗棠收回伊犁西路商道开通，被战乱滋扰甚久的新疆归于安静，正是做生意的好时候。大盛魁抓住历史机遇狠狠地挣了一笔。于是财伙相安，大盛魁难得地过了几年平平静静的好日子。

至于王姓财东派出的的代表是个青年人，前一次到归化来的王老先生已经过世了。他和大掌柜并不认识也就无谓亲仇疏密了。

史财东和王财东的轿车还没有走出归化城的城门，王福林掌柜就骑马追了上来。

"两位财东并未辞行就要走吗？"

"就走了，这就走了。在归化耽搁了不少时日了。"

"大掌柜正责备我呢，说是否柜上的掌柜伙计对二位招待不周，得罪了财东。"

"没有、没有……"

"大掌柜说了，务必要我把二位财东请回总号！"

"不必！不必！"

"大掌柜要安排给三位财东饯行呢！"

“免了吧！”

“二位财东是不是要大掌柜亲自赶上来赔罪呢！”

“哪里！哪里！”史财东慌忙解释说，“大掌柜号事繁忙，我们就不讨饶了。”

王福林也不再坚持，牵着马跟在两辆马车的后面把史、王二位财东送出了城。

出城上马，王福林一直把二位财东送出一十八里方才返回。

第40节：郦掌柜告老还乡(1)

5 . 郦掌柜告老还乡

海仲臣魂归故里的仪式结束之后，郦先生告老还乡的时候也就不远了。腊月十五，郦先生正式向大掌柜提出辞行，这是郦先生和大掌柜事先约定好了的。

谈话是在大掌柜房间进行的。郦先生走进屋里时，大掌柜正坐在凳子上发呆。

“还没歇下？”

“……没有。”

“你忘了今天的日子了？大掌柜。”

“我知道，这日子我咋能忘记。”

“我明天可起身了。”

“哦。”

……

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谈话。

沉默占据了房间，压迫着一对老人。合作三十年了，用亲如手足来形容都不足以说明问题了。就像是一个人的左右手，离开其中任何一只，另一只都将非常别扭。而在大盛魁或者说整个归化商界，这两位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时候又不平常，新的困难又出现了，俄商进入归化，其势力渗透到各个领域，宗教、文化、教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商业，如何应对很是棘手。形势复杂，各种力量纵横交错，早已不象前些年那样单纯。俄商在归化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站住了脚跟。

“形式逼人呀……”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先生退休了，真的不是时候！”

“唉……”郦先生长叹一声。

“不说了！不说了……”大掌柜知道无意之间自己又一次把话题引入了死胡同，于是赶忙把话岔开，“咱们出去走走！”

“我也正想着出去呢，”郦先生说：“在屋子里呆着很难受，憋气。”

二人信步走出城柜大院，出小东街走上大北街。大街上两侧许多店铺都还亮着灯火，行人也还不少。两个洋人从大掌柜他们的身边经过，引出新的话题。

郦先生说：“归化城内的洋人可是越来越多了。”

大掌柜说：“是啊，听说洋商们正在酝酿成立归化洋行总会，俄国人也想直接插手驼运。”

“有迹象吗？”

“何止是迹象，都有动作了。”

“哦，我也听说了。”

“驼运地位突现成为焦点也是正常的事情。”

两位商界大腕纵论归化商界大事。

“国家大势于我不利啊！北京传来的最新消息，俄罗斯驻北京的公使和恭亲王的谈判在亲王府已经进行了八轮。”

“据说主要是谈特惠国的条款问题，恭亲王不肯再行让步。”

“不让步也难，大清国面临的国际关系十分复杂。外国列强一个个虎视眈眈，大清国在他们眼里无异于一块肥肉都想来吃。俄罗斯厉害，可是德国、日本的态度也很强硬，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山东……”

“所以总理衙门的李中堂李大人想出‘以夷制夷’的策略。”

“可是也难于平衡，你想抵制日本国，很可能让步于俄罗斯。”

“对。”

“说到俄国人的心，你我最为清楚，他们要的是北方草原市场，要的是把归化城变成第二个恰克图。”

“是啊，一旦归化城变成了第二个恰克图，还能有你我什么事？还能有我归化通司行的生存之地吗？”

“形势逼人呀！”

“是啊！”

“就是说中俄条约的签订势在必行了？”

“对，所以我们在归化地方不可与俄商对抗。”

“所以伊万和谢尔盖的风头很是强劲。”

“比利斯建天主教堂，道台府已经拨付地皮了。”

“往后这些大事谁来和我商量？”

“福林。”

“福林厚道，但毕竟年轻，人事方面的许多深层事情他还不熟悉。”

“慢慢来吧。”郦先生说，“大账房的事我已早在三个月前就开始向王福林交代了。还有信狗的训练，也都完成了。说起来很有意思，有一条名叫黄孩儿的信狗经福林调教半年，如今竟然不找我了！”

“哦，福林有调教信狗的本事？”

“怎么不是！这就是原来没有想到的么。说明福林还是有才华的，只是有我在，他显示不出来罢了。”

“这么说，你郦先生倒成了防碍年轻人发展的绊脚石了？”

“你以为呢？很可能的，弄的不好就会是这样。”

“哈哈哈哈！”大掌柜很难得的笑了出来，“说起祁掌柜，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可惜走了邪路。”

“是欲壑难填！”

“要是祁掌柜还在，不正好么，我与你相随，告老还乡，悠哉悠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哈哈哈……”

“那才是享受啊！”

“带着孙子……”

“人才难得！”大掌柜感慨道，“你知道培养一个人多么不易！在祁家驹身上我下了多少功夫?！”

第41节：郦掌柜告老还乡(2)

“还有古海。”

“古海可是不一样。那孩子心地正直，他是被人陷害的。”

“说起来我心里有愧。”

“没办法，号规管着呢，不然……”

“不然怎样？”

“我真想把他召回来。你想想看你我离去后咱大盛魁总号大掌柜有祁家驹，大先生有王福林，二掌柜由古海来做……那阵势多好！何至于我这把老骨头还在这里苦苦硬撑着。”大掌柜说到激动处话就止不住，“你看看咱大盛魁现在的局面——我已经年过六十还在苦力支撑，身旁是福林、盛桢、王锦棠……只有福林尚还年轻，盛掌柜和锦棠都是五十大几的人了，后继乏人啊！”

“都是史耀、祁掌柜一帮人闹的！把好好的人才都给毁了。”

“说到用人，天义德倒是比我们强。你看他的大掌柜李泰才四十出头一点，总号一班人大都跟他年龄相当……”

“段靖娃这几年也顶上来了。说起来他和古海是同村小弟兄，都是姚桢义一起从家乡带到归化城来的。”

“若论才华他俩全都在古海之下。”

……

直到夜交子时，两个人才去歇息。

早晨大掌柜虚肿着眼去送郦先生。

临出发，郦先生执意要去狗圈看看。几十年了大盛魁的狗圈一直是归大先生直接掌管的。大掌柜陪他去了。

狗圈就在归化城北门外的北沙梁，坐落在扎达海河的右岸。局内的人都知道，在归化要知道这些驼商们的经营规模大小，看他们的狗圈就全都清楚了。驼商是靠骆驼起家的，驼队出行，最重要的是安全，而狗就是驼队安全的保障之一。多大的驼队配备多少护卫狗是有

一定之规的，类似是军队的编制。因此，饲养狗的部门十分重要。饲养狗的部门管理也有一定之规，三十只狗算一个小群，由一个伙计掌管；三小群合为一个中群，属一个小掌柜管理；三个中群狗合在一起称为大群，由一名主事掌柜管理。说起来不大好听，管理狗圈的掌柜被人称做是‘狗掌柜’。狗圈总共有七八个主事狗掌柜，大狗掌柜姓路，是个经验丰富的养狗大师，据说他说的话狗都能听懂，而狗们的语言他也能听得懂。就算是遇上再调皮、凶猛的狗，只要路掌柜一声喝断，全都得规规矩矩！而狗圈的路掌柜在总号也是有特别地位的，有什么事路掌柜可以不经通报直接到郦先生那里说话。

关于大盛魁的狗有许多传说，有经验的商人想知道大盛魁走外路的秘密，往往从狗圈下手，千方百计从路掌柜那里打听消息。只要知道了路掌柜给大盛魁走外路的驼队派了多少只护卫狗，就能测算出大盛魁驼队的规模，走了多少货。

几百只各式各样的狗用它们声调不同的吠叫欢迎它们总管的到来。郦先生挨着个从狗圈的前面走过，路掌柜小心翼翼地陪着。

“狗的吃食怎么样？”

“吃得都好着呢！郦先生放心。”

大掌柜说：“想当初郦先生着手建立这座狗圈的时候，总共才有八十只狗，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如今咱大盛魁已经拥有护卫狗六百三十八条了。”

“是啊，像是昨天的事情，一转眼我就老了。”

“原来我说过的，”大掌柜说，“咱大盛魁的狗发展到一千只，我就专门为狗们唱一台大戏。”

“可惜啊，我是赶不上了！”

“不要说是你赶不上，就是我也未必能赶得上。”

“可是，路掌柜，你一定记着，等咱大盛魁的狗发展到了一千只，你一定给我捎个信儿！不管我在哪里，我也一定要来看看。”

“没问题。”

……

两辆轿车就等候在狗圈的大门外边。大掌柜和郦先生分别上了各自的轿车。

轿车出了狗圈，重新进入归化城的北门。走出了不到一百步，大掌柜又叫车夫把车停住。随行的善元以为大掌柜想起什么事情，忙问："什么事？大掌柜。"

"没事，"大掌柜边说边下车，"怎么不给我放踏脚凳？"

"大掌柜下车做甚？"

"我要和郦先生同车而行。"

第42节：郦掌柜告老还乡(3)

善元拗不过，只好赶快把踏脚凳为大掌柜支好。

大掌柜登上了郦先生的轿车，两人同乘一辆轿车。大掌柜自己的轿车空着跟在后面走。

行至昭君墓，郦先生死命拉住轿车的缰绳，说什么也不让大掌柜再往前送了。

“你松松手，就让我再送你一程。”

“你多聪明的人难道不知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就到此吧——你下车吧。”

“你不下车我就不走了。你看看”郦先生望着天空，“时候不早了，让我上路吧。”

“我……真的想跟你一起回去。”

“好好保重！我在家乡等你回去。到那时你我两袖清风坐在大树下下围棋。”

“好吧，我下车。”

善元急忙上前，把踏脚凳放好，搀扶大掌柜下车。

“驾……”车夫一身吆喝，抡起马鞭抽出一声脆响。郦先生的轿车重新启动了。叮叮铃铃的行车声十分悦耳。

大掌柜立在路边，望着郦先生的轿车越走越远，直到快看不见了。

善元悄声提醒道：“大掌柜，郦先生已经走远了，我们回去吧。”

大掌柜目光望着远去的轿车一动不动，对善元的话也没有反应。

善元又说：“大掌柜……”

大掌柜举起一只手制止了善元。

善元无奈地笑笑，就见大掌柜突然扭身向路旁的昭君墓走去，并且脚步越来越快。

“大掌柜，你要到哪里去？”

大掌柜没有停止脚步，伸手朝昭君墓的顶上指指。

恍然间善元明白大掌柜的意思了，他是要站在昭君墓的顶上为郦先生送行。小伙计的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这俩老人搭档大半辈子，真的比亲兄弟还要亲密！有许多秘密只有他们俩知道，真不知道在他们的肚子里埋藏着大盛魁多少秘密！

大盛魁发展至今日可以说是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功劳归于大掌柜和郦先生。没有他俩是不可以想象的。

大掌柜攀上昭君墓。昭君墓虽然说不是很高，但也有十余丈。只有一条小路，曲曲弯弯，还打滑。善元赶忙去追，竟然没有追上。等到他来到大掌柜身边的时候大掌柜已然是站在墓顶上了。气喘吁吁的善元来到大掌柜身边，眼睛顺着大掌柜的目光望去，果然可以清晰地看见郦先生的蓝布轿车在大路上缓缓移动。

善元永远也忘不了大掌柜的那样子，他把一只秃手放在眉骨上，久久地望着，身体在风中摇晃。

回城的路上，大掌柜意外地给善元讲起了王昭君的故事。

“昭君还是有见识的人啊，一个女人做到这一步很是不容易。你知道昭君故里在什么地方吗？”

“听说过，好像是湖北。”

“是湖北的姊归县，是个好地方啊。”

“大掌柜去过？”

“岂只是去过，我年轻的时候做买客，经常跑姊归。那里出产的茶叶有股特别的香气。”

“真有此事？”

“那还有假！”

“为什么？”

“是那里的山上漫山遍野长满玫瑰树，每到花开季节玫瑰的香味飘荡在空气中，几百里不断！”

“和茶叶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那香气渗入茶树的叶子。”

“哦，原来是这样。”

“是啊，一个南国女子来到阴山脚下，过起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啖肉饮浆，我是自愧弗如啊！”

“是不容易。”

“北方六十年无战事！你懂吗？”

“懂。”

轿车发出叮叮铃铃的响声，为大掌柜的故事伴奏，使那故事听起来越发是动人。

“你不懂，六十年，是人的一辈子，从时间上说是两代人。和平生活，没有狼烟，不容易啊！一个女子，实在是有见识有见识！”

“是的，实在是不容易。”

“我们能有今天也不容易，”大掌柜说：“那年，闹暗房子事件，真的恶浪排空，波涛汹涌，大有颠倒乾坤之势……就是海仲臣，牺牲了一个人保住了大盛魁！”

“那时侯我还没到大掌柜身边。”

“哦，对了，你不知道。”

“不过后来我也听说了，官府要把走私驼队的屎盆子往我大盛魁头上扣。”

“情势危急啊！”

“海仲臣掌柜为字号牺牲了。”

“岂只是一个海掌柜！我都做好了住大狱掉脑袋的准备。”

“怎么会呢……”

“哼！你以为不会吗？”

“以大掌柜在归化的地位和影响哪个敢轻易动你一下？”

“敢啊！太敢了，”大掌柜说，“我算个什么？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是连皇帝都掉脑袋吗？”

“啊……”

“俗话说商场如战场，一点不假啊，有时侯就是战场！一个□死我活的战场！”

“原来做生意也这样艰难。”

大掌柜不再说话，沉默地望着远处。道路两边是一片片成熟的麦田和玉米地，金黄色的橙黄色的，显得十分富贵和灿烂。而远处是沉默的阴山山脉，黛色的山岚给人冷峻的印象。

善元不再敢打扰大掌柜，他注意地从侧面观察着大掌柜，他觉得此时的大掌柜就像是那阴山的峰岚一样沉郁和冷峻，令人敬畏有加。

事实上，大掌柜的心却是柔软的。善元没有看到，此刻大掌柜正艰难地拿袖筒里的手帕擦眼泪呢，他对善元解释说：“我被风迷了眼。”

回到城里，轿车直接开进大盛魁城柜的大院。待轿车停稳，善元赶忙把踏脚凳摆好。大掌柜从轿车上下来，也不知怎么的好端端地大掌柜一脚就把踏脚凳给踩翻了，一个跟头摔倒在了地上。

……

第43节：躺着棺木回来的掌柜(1)

第三章 商者无“家”

枯守空房的寂寞，代替男人在田地上的繁重劳作。心理承受着巨大压力，每天起来面对的是漫长的的等待的煎熬，而这种等待几乎是没有尽头。对遥远草原的期盼，青春和生命在空耗中一点一点销蚀。那么红杏出墙还能是意外的事件吗？这就是杏儿的全部生活。失去丈夫消息的杏儿在劳动中与小叔产生了感情，并且有了一个孩子。古老的规矩不允许私生子的存在。婆婆残忍地杀死了婴儿并把尸体腌制在陶罐中。

1 . 躺着棺木回来的掌柜

晋中平原的大地被暑热蒸烤着，太阳好像是不知疲倦似的，每天一大早就从东边的太行山的顶上冒出来了，太阳一爬上山顶就施展开了她的威力，把巨大的热量向大地投射下来。在太阳的蒸烤下田野里的麦子熟透了，闪耀着一片诱人的焦黄颜色。五月的东南风吹佛着，麦穗在风中摇摆着翻滚着像金黄色的波浪。成熟的麦子的诱人香气充斥在空气中，在田野上在村庄里飘荡着。似乎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它那薰薰的香气之中了。

麦熟的黄金季节，时间都是以时辰来计算的，节令不饶人，麦子一熟必须立刻开镰收割；耽误了时间熟透的麦粒就会掉在地上损失掉。俗话说“女人怕坐月子，男人怕割麦子”。

谁都知道一年里头割麦子是最苦最累的活计了。但是开镰的时候一到，村子里的人们还是不分男女欢天喜地地跑到田野上去收麦子去了。要知道这毕竟是收获的季节，农家一年吃食就全靠它了。黄汪汪的成熟的麦子意味着今年一年都不会挨饿啦，心里踏实了。田野上在风吹麦浪翻滚的地方这里那里不时地闪现着妇女的桃红、翠绿衬杉的鲜艳颜色。女人成了在田野上劳作的主要力量。这里那里时不时地飘起女人欢娱的歌声。

杏儿像男子汉一样岔开两条腿稳稳地站着，弯着腰挥动着镰刀，干透了的麦杆“嚓嚓”响着在她的眼前倒下去。衬衣和裤子都湿透了，她的衣襟敞开着，汗水顺着下巴滴在了她的胸脯子上，流到了她白嫩的乳沟里去了。耳朵里是一刻也不肯停下来的嗡嗡声，喉咙里像粘了许多糖希黏腻得难受。刀刃似的麦叶在她圆润的胳膊上划出了许多红色的血印子。

婆婆哼哼着跟在她的身后，把一堆堆的麦子捆扎起来。

“杏儿……你悠着点儿，小心累坏了身子。”

婆婆不断地跑到媳妇的跟前，把盛水的陶罐递给她，关照着古家这个最主要的劳动力。

休息的时候张婶招招手把杏儿叫过去了。

自从古海出事以后，杏儿见了过去的好朋友靖娃媳妇、杰娃媳妇就觉得很窘，觉得矮人一截，不愿意和她们多来往，就是凑到一起也感到没什么话好说，关系自然就渐渐地疏远。相同的命运促使着她与张婶一日日地亲近起来。农闲的时候杏儿常常拿了未完成的鞋底到张婶家去坐，经常到半夜才回自己屋里歇息。相同的命运把这两个不幸的女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两个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张婶是个坚强豁达的女人，她从来都不曾相信自己的男人死去了，她很有信心地等待着。这一点感染了杏儿，使她在听到海子被开销的消息的最初的困难日子里坚定了信心。

第44节：躺着棺木回来的掌柜(2)

杏儿一边擦着脖子上的汗，问道：“有事儿吗，张婶？”

“有消息……”张婶双手把陶罐举过了头顶，向嘴里倒着水。流进嗓子眼儿的水把她的话冲得断断续续连不成句子了，“我听说……黄村……一个买卖人……从归化回来了……是刚刚到家的。我打……算去打听打听消息，你去……不？”

“我去。”杏儿立刻就同意了。

“干完活儿咱就别回家了，不然时间不赶趟，回来太晚了路上不好走。”

“那哪能行，黄村离这儿二十多里地呢，等咱割完麦子走去还不得半夜，”杏儿说，“干脆咱明天早上去吧。”

张婶同意了。

太阳落到山岗后面去了。黄昏的时节，成熟的麦香从道路两帮田地里升起来向四面八方漂去。已经收割的田里到处都堆着一捆捆还没来得及拉走的麦捆。田野上已经再也看不到劳动的人了，割了一天麦子的人们都驮着疲的身体回家休息了。守夜的人们早早地点起了篝火，紫色的烟雾垄罩着田野。逞凶了一天的炎热渐渐消逝了，有清爽的凉风从东边的山谷中吹过来。但杏儿和张婶又干了将近两个时辰才收工，杏儿说：“瞧我这身上脏的，汗水和尘土都和成泥巴了，自己都闻到臭味了，明天咱到了黄村咋往人家家里走？还不让人家赶出来。”

她们来到一条小河边。

“真是舒服极了！张婶，”杏儿掬起水撩在自己的脸上，感到一阵凉爽的快意，“我身上被汗浸透了……真想痛痛快快地洗一洗。”

张婶说：“我也一样，身上都有味儿啦……真是让人不好意思。”

“干脆咱在这儿脱掉衣服痛痛快快洗洗。”

张婶向四下里看看，旷野里静静的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远处有一些停滞不动的紫色的烟雾在庄稼地的上面笼罩着。被越来越浓的暮

霭遮当住的村庄变得影影绰绰，已经看不清楚了。

“好吧，反正天也快黑了，也没人。”张婶试探着把两只光脚踏进水里去。

杏儿脱得只剩下一条贴身的短裤走进河水中去，从水面反射起来的光亮映照着她的两条白嫩的光腿，绷得紧紧的小肚子随着身体的移动微微颤着她撩着水在自己的胳膊上、胸脯子上擦着，觉得自己的两只饱满的乳房沉甸甸地直向下坠着很碍事。

张婶站在河边的浅滩里，她朝杏儿看了看，见杏儿站在齐膝深的水里，落日的光亮给她洁白的身体镀上了一层金色。几乎是全裸的杏儿使张婶觉得很不好意思，同时也觉得很好奇。她说：“杏儿，哎呀呀……你怎么脱得一点不剩了，多难看！”

“又没有别人，怕什么。”杏儿满不在乎地蹲下去，把下垂的乳房往河水里探探，拿手捧着水往乳房上撩。她愉快地哼哼着，劝说着张婶：“张婶，你也全脱了吧。难得有这么个空儿，真是舒服极了，凉快极了！”

张婶把裤子褪下去，她犹犹豫豫地解开衬衣的纽子，看着自己的乳房觉得脸直发烫，说：“真是丑死了……我活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当着别人的面脱得这么光呢！”

“你说什么？”杏儿问道。哗哗的撩水声使她没有听清楚张婶的话。

“我是说我自己的身子真丑。”张婶犹豫着终于又把解开的衬衣纽子结上了。

“瞧张婶说的，你才不丑呢！”杏儿道，“要我说你那身子和姑娘的身子没区别呢。”

张婶把湿淋淋的手从衬衣的下边伸进去，在汗水粘腻的乳房上摸着，觉得特别舒服。

“这话我爱听，说真话，我虽说是岁数大了些，可这身子值贵着呢，还不曾有哪个男人挨近过呢，就连你张有叔……他也不曾挨过。”

晚霞的余光映照着，也不知道是用了力还是怎么的，杏儿惊异地看到张婶的脸上鲜艳地泛起了桃红的色彩，使她整个人都显出从来也没有过的妩媚。

“你没听人们常说吗？”张婶目光下垂嘴唇微微撅起着，小心翼翼地用手揉搓着自个儿的乳房，“姑娘的牛牛是金质的，做了媳妇呢那就成了银质的，要是生了娃那牛牛就变成铜的啦，如是生了一堆娃那牛牛就更不值钱了，就成了一堆破铜烂铁啦……”

第45节：躺着棺木回来的掌柜(3)

山西人把妇女的乳房叫做牛牛。杏儿被张婶的话逗得嘻嘻笑起来，她大声问道："张婶，照这么说您的'牛牛'比俊娃妈的还要值钱吗？"

"那是当然。等我家张有回来，他才……希罕我呢！不信你等着。人啊，就得自个儿爱惜自个儿。"

为了打听自个儿男人的消息，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杏儿和张婶结伴寻访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从祁县到平遥，从平遥到太谷，她们走遍了晋中平原上许许多多的城镇和村落，见过了许许多多的从归化那边回来的商人。这些商人可谓是形形色色，他们有的是临时回乡探亲的，有的是告老还乡的，还有的是刚刚出徒的伙计，也有的是字号上的掌柜。地位不同，性格不同，对杏儿和张婶的态度也就不同。有的一听说杏儿的男人是被字号开除的人便斥骂起来，对杏儿毫不同情。当然，也有的抱着同情，为杏儿惋惜的。可是关于古海他们谁也不曾见过，他们解释说归化地方太大了，喀尔喀草原也太广阔了，想找个把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一样难。

杏儿在三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许多事情，繁重的家务和田间劳动磨砺着她的身体和心灵，使她变得成熟多了。

自打传回来海子被字号开销的消息，古家就像一辆失控的车在灾难的道路上越滑越快。历来就是祸不单行，不久公公便疯癫了……于是，杏儿四处请郎中，变卖家里的东西为公公治病。

接着就发生了公公走失的事件，又是四处求人帮她找寻公公。终于把公公找到了，却从山崖摔下来，弄得遍体鳞伤，已经是奄奄一息。海子出事的消息传回来还不到一个月，公公就死了。

在月荃子的帮助下打发了公公，杏儿打算要到归化亲自去找古海，张婶劝阻。与张婶讨论人生的命题时，俩人发生了分歧……她对张婶的榜样产生了怀疑。杏儿私下里对张婶说，她不打算象张婶那样

活一辈子，如果打听到了海子的确切消息，海子真的死了她就不再守下去。

在寻访时，她们曾经见过一个回乡的商人，那一位操着满口标准的北京话的商人和她们谈了足足有一个时辰，说了半天才知道却原来是大盛魁的一个掌柜子。这位商人自小入大盛魁，在北京的分庄上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在他的身上已经找不出一点儿山西人的味道来了，他不喝砖茶，专爱喝凤阳细茶，而且做派与众不同也特讲究，用景德镇的蓝花小盖碗用茶，喝茶的时候一手拿碗盖一手端着托着小茶碗的磁碟，像饮酒似的只呷一小口。

什么怪事她们都遇上过。最奇的是有一次杏儿跟着张婶去访寻时，竟然访到了一个死人的头上。那是一个距离小南顺三十多里的村庄，在小南顺的东南方向。主人家接待她们的态度很不热情，都不让进屋，杏儿和张婶在外院等了足足有半个时辰的辰光，才看见一个年轻的妇人从内院走出来，妇人冷着脸答复说："我已经叫下人把话传给你们了，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张婶满脸堆笑说："我们就是想见见从归化回来的掌柜子。"

杏儿说："我们是从三十里外的小南顺赶来的，您行行好……"

"说不见就不见！"

"那好，你不让我们见，今天我们就坐在这里不走了！"

"你们怎么这样？"主人生气了。

张婶说："少夫人，您别生气，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见见人。我们是来打听自个儿男人的消息，我们的男人走归化那边二十多年了如今断了消息……"

妇人叹了口气说："我们家掌柜他是回来了，可是回来的是个死人！"

"就算真是个死人也一定要见一面。"

"你们俩有病还是咋的？"

杏儿也说："就是死人我们也一定要见一见！"

她俩都以为妇人是嫌麻烦在推托她们。

妇人带她们走进了一间厢房。靠着山墙放着一个货驮子，长有三尺高不足二尺，是拿红柳条编成的看上去十分结实。她们没见过的并不认识。房间里凉盈盈的，杏儿隐隐闻到一股即感陌生又觉奇怪的气味。在进门的地方妇人抽了抽鼻子站住了。

问道："你们是真的要看吗？"

"真的要看。"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那好，我就满足你们……"

主人伸手把货驮子的盖揭开了。结果杏儿和张婶看到了那一具折叠起来的男尸！那尸体大腿圈在了胸前两条小腿折回去就相抱着腿似的形成了三折，半躺半仰躺。身体周围塞着许多黑色的木碳……原来真的是一具人的尸体，是一具干尸！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的，杏儿觉得尸体的的臭味薰得她直想呕吐，她转身逃出了那间厢房。

就这样东一头西一头的，只要有一线的希望，她俩都会毫不犹豫的去寻访，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也再所不昔。但是，不管是张有还是古海的消息，她们一点都没得到。有一次她们跑了将近一百里的路，找到一个从归化回来的商人，一问才知道那个人是一个在归化做零售生意的小商人，他?一个地位低下的只长着一条舌头的小上人，他的生意小的连大盛魁的边儿也沾不上，对于古海被字号开销的事他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根本就不认识古海。至于张有的消息他就更是无从谈起了。那个小商人和他的家属对杏儿和张婶倒是很客气，答应返回归化后留心着点古海和张有的信儿。说了，一但有了消息便会写信回来，让家人转告她们。主人发着同情的叹息声把杏儿和张婶送到了大门口。

第46节：辱没祖宗的商人(1)

2 . 辱没祖宗的商人

中午的时候杏儿和张婶来到黄村。这是一座挨着山崖的庄子，房子都建在不算太高的崖畔上。在一座整齐的三进院落个的门前他们站住了。单从院子的外表看这是一家盈实的人家，主人姓邝，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归化那边做生意已经有十几年了，这是头一次回来。

还没有走到邝家的院子跟前，远远的她们看见在邝家院子外面的大门前围着一群孩子。走近了才发现在人群间的地上跪着一个人，那个人的背影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力——脑袋后面光秃秃的竟然没有辫子。两个人不由的停住脚步了。

看门人是一个上年纪的和善老头儿，听张婶说了来意后老头子立刻就摇着脑袋说："唉，见什么呀！我看你们还是趁早打道回府吧。"

"老大爷，求求您了。"杏儿赶忙上前求告道，"我们是从小南顺村的，走了十好几里路呢。您就让我们见见吧。"

张婶也说："我们是打听自个儿男人消息的，我俩的男人都在归化那边做生意，这都二十多年了没了消息，。"

说着张婶的话里已经透出泪音了。

看门老头儿把张婶和杏儿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知道她俩说的是真话，老头儿心软了说："不是我不让你们进去，是东家家里遇上了麻烦事。人家哭还来不及呢，你们就不要添乱了。告诉你们说，说不定还会出人命的，我这里担心着哩。"

说着话老人拿眼光指了指跪在地上的那个人。几个孩子趁着老人说话的工夫拣起石子朝跪在地上的那个人身上丢，还有孩子往他的身上吐口水。老人急忙赶过去把孩子们撵散了。

"假洋鬼子！"

"黄脸罗刹！"

"你死去吧，中国人里没有你。"

……

杏儿听懂了罗刹是什么意思，还是在公公活着的时候老头子曾经给他和婆婆讲过许多与俄国人做生意的事情。早些年中国人不了解俄罗斯是一个什么国家，就把俄国人骂成是罗刹。其实罗刹是达斡尔语的一个词，意思就是魔鬼。

看门老头儿返回来的时候，张婶指了指跪在地上的那个人，悄声问道："这是谁呀？"

看门老人用极低的声音回答着张婶的问话："这是东家的大公子。"

"什么？"尽管看门老人的声音很小但是他的话杏儿还是听清楚了，"老人家你搞错了吧？他怎么可能是邝家的公子呢？"

"哼，怎么可能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是在外边剪了辫子，弄得人不人鬼不鬼，把邝家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

看门老人被杏儿和张婶的执著所感动，放她们进门。这是一座三进的院落，一座标准的盈实人家的院子。邝家老太太把她他让进了厢房，茶水招待。从主人的嘴里知道了邝家的大公子名叫邝振海，邝振海早年到口外做生意，不知怎么的他住的那家字号倒塌了。老板把店铺盘给了俄国人，俄国人就连邝振海也一起雇用了。后来也不知怎么的邝家大公子就把辫子剪了。说是辫子一剪就不是中国人了，就成了俄国人了……

第47节：辱没祖宗的商人(2)

邝振海的父亲是一个读过私塾的人，以为儿子剪掉了辫子加入了俄罗斯国籍是一件辱没祖宗的事情，因而拒不承认有这么一个俄国儿子。几次托人给在乌里雅苏台的邝振海捎话，要他趁早不要打回家的主意，他已经没有这个儿子！宣布断绝父子关系。

但是邝伙计到底还是回来了。在他的心里不管怎样他还是一个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他的根还在地处黄河边上被太行山与吕梁山夹着的那片名叫晋中平原的土地上。在他的血管里流着的是祖上传给他的中国人的血液。这一点是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

但是对于归化那边的事情邝家女主人什么也说不出来，儿子回来已经快三天了他们还没让进院呢。邝家老爷和老太太干脆连儿子的面还没看一眼呢。见到邝家大公子的人只是看门老人、护院的拳师和做饭的老妈子这些邝家的下人。

杏儿和张婶从内院出走出来了，经过邝振海跟前的时候她俩犹犹豫豫的站住了。杏儿用胳膊碰了碰张婶的身体，目光指着跪在地上的邝振海对张婶说："张婶，咱们过去问问他。"

"瞧他那样子……"张婶有些为难和犹豫，"光看样子怪怕人的呢。"

"那有什么怕呀，不就是剪了个辫子吗。"杏儿说，"咱着急咱自己的事情呢，十几里地跑来了为的就是想打听点消息。打听个准信，现在见到人了又不去问，多冤枉。"

两人手拉着手向邝振海走过去。

"去去去！"张婶吆喝着向赶鸡似的把围着邝振海的孩子们撵跑了。

这回两个人站在很能够近的地方把邝振海看了个清清楚楚，这人长着一个长脑袋，下巴上留着一绺洋胡子，低着脑袋让人判断不出年龄，大概也就是三十多岁的样子。没有辫子遮挡，光溜溜的脖子暴露

在太阳光下。刚才还看着他戴着一顶灰尼子礼帽呢，这会儿那礼帽不见了，脑袋顶不知被哪个孩子丢了一个臭鸡蛋，粘粘的蛋黄糊在他的头发上，一绺蛋青从他的耳朵上挂下来摇摇晃晃地打着晃。张婶掏出手帕把邝振海脑袋上的蛋黄擦掉了。

邝振海抬起头，看了看杏儿和张婶，又把头低下了。

“邝家兄弟，”张婶一字一句的说着，在心里挑着适当的词句，“我们是打小南顺来的，我们俩的男人跟你一样也都是在归化那边做生意的……”

张婶看了看手里粘粘糊糊的粘满了蛋黄的手绢，她一甩手把手绢扔掉了。

这时候被赶跑的孩子们又重新聚拢过来，他们把张婶、杏儿和邝振海一起围在中间了。孩子们不再像刚才那样吵闹，一个个睁大眼睛看着杏儿、张婶与邝振海说话。

邝振海把头抬起来了，他把一张被泪水冲得七零八落的脸朝着两个询问他的女人，满眼幽怨的神情让别人一看就产生同情。

“邝家兄弟，你起来吧，”张婶说，“你跪着我们没法和你说话。”

“俺不能起来，多会儿俺爹娘不认俺这个儿子俺就不能起来……”

邝振海第一次张开口说话了，仍旧是彻头彻尾的晋中土话。

“别这样，”杏儿劝道，“都是父母生父母养的，爹娘总会认你的。听说你都跪了两天了，别把身子跪坏了。”

“对了，你一定饿了吧，先吃点东西吧。”

邝振海没说话，一个劲的往下咽口水，他的饥饿的眼神早已经表明了一切，他把杏儿递向他的一个馒头猛地抓在手里就不顾一切地大嚼起来。咯咯吱吱的咀嚼声刺激着杏儿的耳膜，脏兮兮的脸脏兮兮的手，馒头噎得他直翻白眼。

“别着急，慢点吃，小心噎着……”张婶劝着。

杏儿把脸扭转开，拿手绢在自己的眼角擦着眼泪。

看门老人拿来过来一把小凳子，大伙一起劝着扶着邝振海站起来，让他在凳子上坐下。

“你们的男人叫什么名字？他们是什么时候去的归化？他们都是住的什么字号？”邝振海问道。

杏儿抢先说：“俺男人名字叫古海。”

张婶说：“俺男人的名字叫张有。”

两个女人争先恐后的抢着把自己男人的名字告诉了邝振海。

“张有我没听说过，也没见过……可是我见过古海。”

邝振海低着头眼睛看着膝盖前面一点的土地，嘟嘟囔囔地说。

杏儿把话头接过了，说：“是在什么地方见到我家海子的？”

“说起来有五六年了，那时候我们都在乌里雅苏台，他在大盛魁分庄做事。”

“对，我家海子是住大盛魁！”

“可是……后来我听说他被字号开销了。”

“这我知道……有人说看见他了，他在归化那边拉骆驼。”

“这我就不清楚了，”邝振海说，“归化那边拉骆驼的人数以万记。”

“那么多拉骆驼的人啊？”

“是，拉骆驼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再问下去，关于古海的消息邝振海就说不上来了。但是杏儿仍然十分兴奋，要知道这是三年来她到处寻访遇到的唯一一个见过古海的人。

第48节：世事商事瞬息万变

3 . 世事商事瞬息万变

杏儿和张婶回到小南顺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时分了，月光静静的照着，小南顺笼罩着一片淡蓝色的雾埃之中，两个人的脚步声在静夜之中显得非常响亮。狗叫声把夜归的人们迎进了村子，几只狗像暗色的影子似的从村子里飘出来，它们扑向杏儿和张婶。这些狗很快就安静下来了，它们灵敏的鼻子闻到了人身上熟悉的气味，几条狗摇着尾巴跟在张婶杏儿的身后返回了村子。

走进村口不久杏儿叫了张婶一声，她拿手指着前面对张婶说："张婶，你看，我家院门前有个黑影。"

"你别吓唬人……"张婶紧紧的抓住了杏儿的手腕。

过了一会儿张婶笑了，她说："我可知道了，我猜出来了，那是你婆婆在等你回来呢。"

杏儿定了定神看清楚了，她长出了一口气把手按到胸脯上了，"我还当是什么人呢。吓得我这会儿心还一个劲乱跳呢。"

杏儿扯了扯张婶的袖子，两人又走起来。还远远的呢，杏儿就听见婆婆在喊："是杏儿回来了吗？"

"娘！"

杏儿跑起来了。

就在院子门口杏儿兴冲冲地把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婆婆。婆婆听着，牙齿咬的咯嘣嘣响，黑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亮光一句话也不说，听着。

杏儿说："咱回屋里吧，娘。"

杏儿说着伸手去扶婆婆，但是婆婆把手一甩推了她一下自己走回屋子里了。婆婆在屋子里在堂屋的地上走来走去，杏儿看见婆婆嘴角绷的紧紧的，两只眼睛发着亮光。后来婆婆把拐杖在地上使劲敦着，终于说话了："孽障！俺就知道他还活着呢！俺这条老命在他身上栓着

呢！俺等着他，多会儿他不回来俺多会儿不死！就是俺死了，埋在地底下，俺的眼睛也大睁着呢俺要看着他！”

“你别咒自己，娘！”杏儿满脸是泪哭着说着，“你也别咒海子，今天终于有了海子的好消息，这是咱娘俩的喜讯，咱该高兴才对呢。”

“俺高兴！俺高兴……”

古海娘咬牙切齿的说着，终于安静下了。杏儿怀着既担心又兴奋的心情，守在婆婆的身边，直到婆婆睡熟了她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杏儿接着在地里割麦子，休息的时候婆婆给杏儿送饭来了。远远的看见古海娘走路的样子，张婶对杏儿说：“你看，你婆婆走起路来多有力，走得又快。”

“是哩，你说怪不怪，我婆婆这两年反倒显得年轻了。”杏儿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婆婆的身影，“海子刚出事的时候，那段日子我真是担心，公公也疯了。”

“说起来也是的，你看你婆婆现在身体多结实，一年四季连个头疼脑热的事也没有呢。”

“我也正奇怪呢。”

“其实也不奇怪，”张婶说，“我还不一样，苦命的女人再没有个好身体那还咋个活法。”

古海娘走来了，把一个陶罐放在地上说：“她张婶跟我们一起吃饭吧。”

“我自己带着饭呢。”张婶起身站起来，“我去拿我的饭咱们一块吃。”

张婶刚要走胳膊被古海娘有力的手抓住了古娘说：“你别介，今这个日子不同寻常哩，俺心里高兴做了点顺口的饭食，咱娘仨个一起吃。”

张婶还要扭怩，古海娘把脸板起来口气严厉地说道：“你这是做甚，这么和我们见外啊，咱俩家打邻居都多少年了还分你我吗？再说了我家海子连出世的时候都是你接的生呢，一起吃顿饭还不应该啊。”

张婶不坚持了，重新靠着麦堆坐下来。古海娘把陶罐打开给每个人的碗里盛了菜，今日的午餐是白斩鸡和馒头。

“咋的，海子他娘，”张婶说，“你舍得杀一只鸡吃了？”

“舍得，我家海子有了消息这是大喜的事情，别说是杀一只鸡，就是把我腿上的肉挖下来炒着吃我也乐意。”

“看娘说的，话有多狠。”

“我想起来了，”张婶说，“你这鸡是谁替你宰的？”

“我自个宰的。”

“真的？”杏儿叫道，“已往别人宰鸡娘可是连看也不敢看的啊。”

“已往是已往，如今是如今。世事在变，人也得跟着变。不然你就活不成。”

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聊，张婶说：“说起海子的事来，昨个晚上俺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

“哪还有一夜的工夫让你高兴呢，”杏儿说，“咋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后半夜了。”

“说也是呢，我躺下没一会儿就听见鸡叫呢，人的心里一有了高兴事精神头也就来了，你看昨晚跑了大半夜才回来，早上起来就没觉得身上累。”

杏儿看见婆婆的脸上出现了一阵笑意，这使他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见过的了。婆婆挺直着上身吃饭的姿势给杏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一边嚼着馒头一边与张婶说话，那样子好像是她从来也没有遭到过生活给她的打击。

第49节：海掌柜荣归故里(1)

4 . 海掌柜荣归故里

护送海仲臣的灵柩的车队出归化城的南门，一路朝南而去。经土默特走了八天，到达著名的杀虎口镇。这里既是走西口的山西人离开故土的最后一站，也是大盛魁三个创始人之一张杰的故里。杀虎口人对大盛魁崇拜非常，甚至达到迷信的程度，而且大盛魁在杀虎口还有一个业务十分活跃的分支机构，岂能轻易通过?

运送海掌柜灵柩的车队还连个影子还没有见呢，杀虎口城里城外的戏台上，山西梆子就唱了三天了。首先是张财东的家人，大盛魁的在职掌柜、伙计的家人，那些未来之星，那些大盛魁的崇拜者、追随者、看热闹的人，都早在车队达到之前就等候在大路上，十里八乡数以千计的农民也出来看热闹。不少大人都带着孩子，他们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象大盛柜的掌柜一样。杀虎口简直可以说是闹翻了天！就连距离杀虎口十几里的右玉县听到动静，也有很多人赶到杀虎口迎接海仲臣的棺柩，官人、士绅、大地主，在大盛魁和在归化的晋商商号的退休人员，应有尽有。大盛魁杀虎口分庄派出的伙计骑着马跑出十几里去打探消息，不少人出城不见车队的影子也往前走出十多里去迎接。

终于迎来了护送队伍。车队最前面是开路的马队，八骑八乘，随后是牛车三辆，为首的就是装载了海仲臣灵柩的牛车，由五头牛拉着，后面两辆牛车上装满了各种纸扎的房子、动物、元宝等冥物。紧跟在牛车后面的是马车队，共有十八辆。拉车的牛和马匹都象是睡着觉似的摇晃着身子挪动。

“海掌柜！醒醒吧，你终于回到家乡了！你荣归故里啦！”

海掌柜的家人——准确地说应该是家属代表，一个个披麻带孝，守侯在道路边。他们是提前半个月从晋中出发，早在两天前就赶到杀

虎口等候了的。杀虎口高耸的城墙上挂满着腐朽的烂草和幽绿的苔藓，散发着梦游似的气味。

人群沉默着，用肃静表达对死者的尊敬和哀悼。许多双哀伤的眼睛里都放射出崇敬的内容。

清晰的声音回荡在人群的头顶："海仲臣海掌柜！我们送你回家啦！"

赶车人的皮鞭在空中抽打出响亮的的声音，那皮鞭的鞭梢很熟练地带在了棺木前一只尾巴华丽的公鸡身上。那公鸡被迫地跳起来，咯咯咯咯地鸣叫着。这是喊魂的公鸡，同时象征着精力旺盛、生机勃勃和生命不息。

激动的人群跟着海仲臣灵柩的车队，缓缓地向前挪动。有向天空抛撒纸剪的白色冥钱，那些冥钱就像是雪花从半空中飘飘摇摇地落下。

第50节：海掌柜荣归故里(2)

运送灵柩的车队时走时停。

再说小南顺村，不断有关于运送海仲臣灵柩车队的消息传回来，使小南顺人心里是惶惶地又兴奋得很。

杏儿在听到海掌柜魂归故里的消息的当天，就兴致勃勃地去找张婶。

“海掌柜的灵柩就要归来了！我们去看吗？”

“那还用说！傻话，现在就走。”张婶毫不犹豫地回答。

“可是，还不知道车队现在到了哪里。”

“我以为车队已经到了呢。”

“是消息回来了，”杏儿解释说。

“消息是怎么说的？”

“消息说海掌柜的灵柩是一个大车队，腊月初一从归化城出发了。”

“哼！腊月初一出发到咱祁县可早着呢！”

“也不知道车队一天能走多少里。”

“你打听着消息，看看海掌柜的车队现在走到哪里了。”

“还早呢。”杏儿笑道，“看把你急的，好像那回来的不是死去的海掌柜，而是你家或着的张掌柜！”

“是啊，你算是说对了。我就是盼着有那么一天，我家的掌柜荣归故里。就算是他是一副棺木，我几十年的等待总算是有了结果。我也心满意足了！”

杏儿被张婶是投入的情绪感染了，她收住了脸上的笑。

“你不和我一样吗？”张婶说，“有那么一天你家海子的……”张婶自知说漏了嘴赶忙把话打住。

“你没说出来的话我也知道，你是想说海子是灵柩。为什么是灵柩呢？我不希望海子是另一个海掌柜。”

“当然，我还是相信我家的张有你家的海子都还活着，他们要回来就是活着的人归来，而不是一副灵柩。”

杏儿一夜没有睡好，辗转反侧直到黎明的时候她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着的同时就走进一个梦境。那个梦把她纠缠的非常难受。梦中的情景是模糊不清，似乎是在一座从为到过的城市。许多奇奇怪怪的建筑，和一些奇奇怪怪的人。重要的是梦境中海子出现了！他在被一群人围在中间殴打。那些打他的人一个个凶神恶煞，对海子拳打脚踢，海子被打得鲜血淋淋……杏儿着急想去救自己的丈夫，却又被什么东西绊着脚动弹不得，杏儿大喊！结果她被自己的梦给吓醒了，起来一看，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就像是被水洗过了一样。

又过了整整半个月，运送海仲臣灵柩车队才走进了祁县的境内。进入祁县境内之后到大路上迎接和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一下增加了数倍！依照大掌柜的吩咐，凡是运送海仲臣灵柩的车队经过之处，但凡是有大盛魁分支机构的地方，但凡是有大盛魁员工原籍的村庄不论退休的还是在任的，预先都接到通知，都要到大道两旁迎送！要知道祁县不是一般的县份，那是晋商云集或者说是出产商人的地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商业名县！祁县、太谷、平遥，是在归化的晋商最为集中的地方，是中国票号的发祥地，经商之风最盛！因此送葬的车队这一路所经之处迎送的人无不人山人海。往往车队还在几十里以外呢，好奇的村民就等候在自己村子的村口了。与大盛魁有牵扯的人当然都去，没关系的人更是多的不记其数，毕竟大盛魁名声广大，是山西人普遍崇拜的商业字号。

小南顺的村民赶到离村十几里外的大路口上去看热闹的时候，杏儿的热情已经是减少了许多。张婶的热情却似乎是恒温的，她主动招呼杏儿上路。杏儿注意到，张婶还特意打扮了一番。梳头，抹油，腮边还打了淡淡的胭脂红，整个人看上去喜气洋洋的。

晋中祁县南坪乡南坪村乃是海仲臣的家乡。这里有他的父母、兄弟和妻子。

杏儿和张婶也一直跟着海掌柜的灵柩到达南坪村。

南坪村更是隆重非常，大戏已经一连唱了整整九天。唱的全都是关公戏，什么《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走麦城》《古城会》……

海仲臣家的屋檐下挂起了一块牌匾，上书魏碑体的大字“武德第”。红底黄框黑字的牌匾可不是随便悬挂上去的，那是大盛魁商号早在一年以前就运动朝廷吏部并且花两万两白银买下来的功名！这快牌匾体现了大掌柜对海仲臣最体贴入微的关怀。这个关怀不仅光照当代海仲臣的家属，而且它的荣耀可以福祉海家世世代代。

第51节：海掌柜荣归故里(3)

“杏儿，你看——武德第！”

“看见了。”

“真是光宗耀祖啊！”

“是光宗耀祖……”

“知道咋回事吗？”

“什么？”

“我是说那牌匾，武德第。”

“功德牌么。”

“我是问你咋来的？”

“花银子买的呗。”

“是买来的，可是你知道是谁出的银子吗？”

“谁？”

“大盛魁！是字号为海家买的功名。”

“啊……”

张婶对海家屋檐下的那块崭新的牌匾羡慕不已赞不绝口。

棺木抬进了海家大院。大院是临时扩建而成。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三年来村里人奇怪地看到，海家的人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得到需用的钱。想盖房子的时候就有盖房子的钱，想买土地的时候就有买土地的钱。神秘的来源令人大惑不解，周围的人有过许多的猜测和议论。现在终于明白了，是大盛魁在暗地里资助着海家。过去的谜团现在揭开了，它令好多人羡慕不已。

杏儿对那豪华棺木的感觉并不怎么美妙，红油漆的颜色象血，看了使她感到恐怖。看过海掌柜灵柩之后，有好几天杏儿睡不好觉，夜里在总是做恶梦，梦境中那口血红的棺材总是和丈夫模糊的形象混在一起。

又是一夜无眠，直到黎明天已经蒙蒙亮了杏儿才睡着。朦胧间她梦见自己的丈夫古海回家来了。但是也像那个死去的海掌柜一样，是被人用棺材抬回来的。杏儿被那场景吓醒了。

上午杏儿胳膊弯儿挎一个包袱走进了婆婆的房间。

“娘！”

“什么事儿？”

杏儿的样子让古海娘很是诧异。婆婆正在缝补一件破衣裳，把针线听在半空中，拿迷茫的眼睛望着媳妇。

“我要到归化去！”

“你到归化？”婆婆还是没有明白媳妇话里的意思。“作什么？”

“我要去找海子！”

说完也不等婆婆回答，杏儿自管自己跨出了门槛。

第52节：第一个走西口的女人(1)

5 . 第一个走西口的女人

杏儿一生中总共有过三次闯归化的经历，都是无奈之举，都是在情绪激动时做出的节烈行动。我们现在要讲的这是第一次，时代背景是古海被大盛魁开除与家里人失去联络之后。丈夫失踪作为媳妇不能无动于衷，是去是留她得做出抉择，这是关乎自己命运的大事。杏儿不顾婆婆的劝阻，决心到归化去找丈夫。一个契机或者说是刺激，就是海仲臣魂归故里。杏儿亲眼目睹海掌柜灵柩返回故乡的盛大场面，深受刺激。她不像张婶为海掌柜灵柩回归的宏大场面而兴奋而激动而羡慕。她不，她有自己的想法，他要的是活着的丈夫，哪怕他平平常常，没有容光！

为了能够和活着的丈夫团聚，杏儿毅然决然地出发了！

杏儿整整走了半个月，终于来到黄河渡口，终于站在了滔滔黄河的岸边。这人声嘈杂的渡口就是有名的君子渡，一个古老的渡口。浑浊的河水从她的眼前流过，看着让她觉得脑袋直发晕。这时的杏儿已然是男子打扮，头上罩着一块白色的毛巾，腰间束一条腰带，猛看上去俨然是一个精干的小伙子，只是个头矮了一些。黄河在这里是南北流向，渡口一片繁忙景象，有预备西去的，也有刚刚坐渡船返回来的，杏儿要往西走。一路上，杏儿是逢人便打听，但收获的都是失望。

一艘木船缓缓靠岸。

“你打听走西口回来的人，等等那条船，”一位长者指指河中央的渡船，“就要靠岸了，全都是走西口的人。”

其实那船哪里是在划，简直就是被河水冲着走，是在漂。

但是那船还是靠岸了。

有一个人老年的汉子告诉她：“你打听的古海，好像在归化拉骆驼呢。”

杏儿欣喜若狂！拉着那人细细盘问：“你见他人了吗？”

“人没有见，我也是听说的。”

“你听什么人说的？”

“一个拉骆驼的朋友。”

“你那朋友现在哪？”

“他还在归化呢。”

“他也是咱那地方的人吗？”

“人家是归化地方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

“叫……三娃子。”

“他姓什么呢？”

“这我就说不上了。”

“怎么会没有姓氏呢！是个人都会有的，生下来就会有姓氏的。”

“那是卖苦力的穷人！”

“穷人富人是一样的。”

“我不跟你说了。”那人烦了，“你这个女人真的太能缠人。”

每一个细节都问好几遍，结果人家被她搞的很烦：“我要回家了！”

另一个则打趣道：“老人家，大概这个小媳妇是看上你了。”

“是看上你口袋里的银子了。”

“你不用回家了，就跟这个小媳妇走吧。”

“哈哈哈……”

“呵呵……”

“嘿嘿嘿……”

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哼！”那人认真了，说，“我媳妇还在家里等着我呢，等了我十年了。我不回家她还会等呢。”

直到这时杏儿才明白事情不对劲儿了，她红着脸走开了。

还没有过了黄河，就在渡口杏儿就被赶上来的月荃追回去了。

“你咋能干这样的傻事？”一见面月荃就埋怨杏儿说，“你也不想想自古以来哪有女人走西口的！要不是海子娘到史家大院找到我，说不定这会儿你已经过了黄河！”

“我就是要过黄河！还要到归化城。”

月荃：“跟我回吧。”

“我要去归化找寻海子。”

“我说过了，自古以来就没有女人走口外的。”

“我来开这个先例。”

不管月荃怎么磨破了嘴皮，杏儿就是不改念头。月荃实在没办法了，板起面孔说：“杏儿，我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今日是你婆婆让我来追你回去的，我答应一定把活着的杏儿交在她手上。”

“我不管！”

“你不管也不行。你是知道的，我古月荃是个耍武艺的人，我有办法把你弄回去。”

“你敢！”

“你看着……我敢还是不敢。”

说着月荃走上前伸手抓住了杏儿的一只胳膊，手腕一旋，就把杏儿的胳膊拧在身后了。杏疼的哇哇乱叫起来。也不管杏儿的喊叫和哭闹，月荃用一个细绳把杏儿的手绑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杏儿望肩膀上一扛就放在了马背上。月荃都没有给杏儿挣扎的机会，就把她带回了小南顺。

月荃给杏儿送了绑以后，看着杏儿的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

古海娘说：“还哭！多亏了月荃子，不然你这会儿还说不定活没活着呢。”

“就是死我也不后悔。”

许多人围在杏儿的屋子里，有张婶、靖娃媳妇、杰娃媳妇，当然还有婆婆和月荃?

婆婆说："还不赶快谢谢月荃，人家好几天都没能好好吃一顿饭。还不是为了找你？"

杏儿拧着脖子不肯答应。

"东家对小叔爷都不满意了，"张婶也帮着婆婆说，"真是该谢谢月荃，杏儿！史东家派下人来找月荃两次了，说是月荃耽误了他家的正事。"

"是他自己愿意。怪谁？"

婆婆叹息道："真是不懂好赖。"

后来是靖娃媳妇把话题转移了，她说：

"杏儿，我告诉你的好消息，过些日子杰娃就要回村了！"

"对啦，"一直没有说话的月荃插话了，"杰娃在归化呆多少年了，地面上熟人多，托靠杰娃打听海子的消息不是个正道吗？"

众人都说是。

张婶问："杏儿，你说月荃的对不？"

杏儿点了头。

傍晚时候杏儿的情绪完全稳定了，大体恢复了正常。她走出自己的屋子来到婆婆房间，低声问："娘，晚饭做点甚？"

"凑合吃吧，熬个粥，泡上玉米渣。"

"那哪成！"杏儿坚决地说，"有人家月荃小叔呢，怎么也得弄点好吃的东西才是。"

"快别提月荃了。"婆婆说，"我说了许多好话也没把他留下。"

"他走了？"

"走了。你还哭着呢，他就走了。"

"唉。这个月荃小叔。"

"你也别怪他，伺候人的营生由不了自己，不好做着呢。"

"咱得谢谢他不是。"

第53节：第一个走西口的女人(2)

“以后吧，反正也不是外人。”

毕竟杰娃是从归化回来的，毕竟杰娃和古海是经常见面的。古海最后一次出走就是在杰娃所在的义和鞋店。于是杏儿就一门心思等待杰娃回乡，成天把杰娃挂在嘴上，有事没事就往杰娃家跑。

但是当杰娃真的回来，杏儿面对面地和杰娃坐在一起，却发现见杰娃跟没见差不多一个样。问来问去盘问了半天杰娃知道的关于海子的事差不多她也都知道了，没有一点新的信息。

对于杏儿最关心也是最担心的问题，杰娃坚决地表示，古海是不会寻短见的，他肯定在归化城的某一个地方，或者种地或者做小买卖或者拉骆驼。

要说作用也只能是从杰娃那里得到些许慰籍。

这天上午史耀正在客厅与客人谈话，一扭脸看见月荃走了进来，黑着脸站在一进门的地方，说：“东家，我有句当紧话想问问你。”

古月荃自打十几岁上就跟着他爹住进了史家的大院，长到十六岁练就了一身过硬功夫就开始为史家做看家护院的打手。前前后后少说也有十大几年了，对于主仆之间的规矩古月荃应该是了如指掌，今日里突然这样没有礼貌就让史耀十分诧异，他斜睨了月荃一眼问：“有什么事吗？”

“有件事我想问问东家。”

“是院子里的事吗？”

院子里的事是指史家的事，古月荃负有看家护院的职责，大事小情都有责任向东家报告的。史耀以为院子里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处理。岂料古月荃回说：

“是我私人的事。”

“哦，你个人能有什么打紧的事情，”史耀不高兴了，教训道，“好没眼色！你没看见我正在和县衙的牟先生说话吗？你先下去吧。”

古月荃没挪身子，牛脖子一梗一梗地说道：“不，这事对我太重要，东家最好能立马给我个话。”

“好，”史耀气乎乎说，“那你就说吧！”

古月荃上前两步用手指着东家的鼻子，问道：“东家，你说说，海子的事情是咋回事？”

“海子？你是说的哪个海子？”

“就是我的侄儿古海。”古月荃两眼静盯住史耀一字一板地说道，“古海他在大盛魁做事，好端端地为甚么就被字号开销了？”

“原来你问的是这个呀，”史耀笑道，“我倒是忘了，你和古家是一家人。”

“古海是我的亲孙侄。”

“去归化时你日夜跟在我的左右，关于古海被开销的事你在那边时就该听说了吧。古海被开销的事不要说是在大盛魁内部尽人皆知，简直就是轰动了半个归化城！怎么事情过了这么久了你又忽然问起这桩事来？”

“我刚才上街遇到一个人，他对我说古海被字号开销是另有因由。”

“另有因由？”史耀皱起了眉头，“是什么因由你说说看，我倒想听听。”

“这就要问你了，东家！”

“问我？你的意思是说我设计陷害了古海？”

“对！就是东家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东家你预先设计好了的！”

“……为什么就认定是我呢？”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最清楚！既有胆量做出来为什么没有胆量承认呢？”

“我倒要问问你古月荃，这事我不承认是怎样，我承认了又怎样？莫非你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能将我这个东家下了大狱还是怎的？”

这是主仆俩十几年里头一次发生争吵。

“东家，这么说你还是不敢承认了？”

“这话你是听谁讲的？”

“是谁讲的你不要管，我只问你有没有这回事。”

“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事的。”

“东家，您可知道这事对海子有多大？那可是如同天塌地陷一般，是要他性命的事情！这中间的厉害东家您该知道吧？”

史耀说：“笑话！我连这事都不知道我还能算是什么大盛魁的东家。”

月荃又追问一句：“这么说，这件事真的是东家故意所为啦？”

“你猜对了。”

史耀拿眼角的余光瞟了瞟古月荃，见古月荃一只拳头正捏得咔吧咔吧响。古月荃没有动手打人，他盯着史耀看了一会儿车转身走出了客厅。但是史家父子陷害海子这件事像一把刀子把月荃子与史家的情谊割断了。作为古海的叔爷，古月荃不能再为古家的仇家做事了，勉强捱到年底，古月荃找个托词就辞掉了为史家看家护院的差事。

第54节：第一个走西口的女人(3)

离开史家大院，古月荃一年四季背着一个行李卷儿四处奔走为人打工。农忙的时候就整月地住在海子家了。海子娘和杏儿都对月荃心怀一份歉意，打扫开一间厢房让月荃子住，细心地照料月荃子的生活。

有一件别人谁也不知道的事情触动了杏儿，一天夜里杏儿哼哼着捂着肚子撞进了婆婆的屋里。古海娘把灯点着一看吓了一跳，就见杏儿面色惨白，脸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两只手紧按在肚子上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娘！我……”

海子娘连忙问：“杏儿，你是怎么了？你哪儿不舒坦？”

“肚子……疼，疼得要命。”

“这可怎么办呐，三更半夜的！”

杏儿只是哼哼，说不出话来。

“你先歇歇，杏儿你咬咬牙。我去叫隔壁张婶过来。”海子妈好好歹歹将儿媳扶到炕上，自个儿转身跑出屋去。它先把睡在厢房的月荃喊起来，让他照看着杏儿。

夜里古月荃睡得正是香甜，忽然间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侧耳听听是海子娘在叫他。

“小叔！你醒醒……你醒醒！”

古月荃慌忙披衣下炕，一边问道：“是什么事儿？”

“不好了，是杏儿她突然间发了病……”

古月荃跟着海子妈走进杏儿的房间，就见杏儿正裹着被子满炕里打滚儿。

“杏儿得的是什么病？”古月荃没见过这阵式，慌慌地问。

不知所措的海子娘急哭了起来：“什么病我也说不清……去年海子在归化出了事，跟着他爹就死于非命，今日里杏儿好端端地又得了急

病，咱老古家到低是怎着了，老天爷呀！”

古月荃一见赶忙拿话安慰海子娘，说：“你别着急，别哭，我估摸着杏儿平日里身体强健得很，就是得个什么病也是难免的事情。请郎中看看就会好的。你且守着杏儿，我去找隔壁的张婶过来。”

张婶果然有经验，她搬开杏儿的牙看了看，说：“就怕是……这病可是耽误不得，得赶快请郎中。”

月荃子迅速地结着衣服上的纽子说：“哪儿有好郎中？我立马就去请！”

张婶瞅了瞅月荃，一个劲儿摇头。话说出口她自个儿也犯愁了，小南顺哪有什么郎中啊！过去村里有人得个急病都是派人到相邻的黄家村去请郎中。

海子妈说：“小南顺没有郎中，最近也得到黄村。黄村离小南顺三十多里呢，深更半夜的就是去了怕也难把郎中请过来。小家小户的那有那么大的面子。”

“是啊，”张婶说，“几十里地跑去，人家要是不肯来，岂不是耽误大事！”

“那该怎么办？”

“这么吧，”张婶说，“海子妈，你给杏儿找块毯子出来，让月荃辛苦一遭拿小推车送杏儿到黄村。我也跟着去，我回家加件衣服。”

说完张婶急急地推门出去了。

听着院子里传来的咚咚的脚步声，海子妈急得在地上直打转。

一个劲儿说：“这可怎办是好……这可怎办好。”

月荃安慰道：“你不用急，我和张婶去送杏儿，张婶说了，杏儿的病不打紧，只是不能耽误。咱快张罗吧，我去准备推车。”

“又辛苦你啦，真是过意不去。”

“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月荃说着跑出去了。

眨眼的功夫月荃就把小推车推进了屋子，这时候张婶一边穿着衣服袖子跟在月荃的身后走进屋子。

太阳照在山头上，一抹艳红把半个山头都映红了。月荃推着独轮车，杏儿跟在他的身后。两人一边说着话就来到一条河的各前。

正像张婶所说，杏儿的病真的没有什么，当天夜里赶到黄村郎中只是给她扎了几针立刻就没事了，当即自己走着离开了黄村。杏儿说："叔爷，咱在这歇歇吧，洗把脸。"

月荃放下了车："好吧。"

两个人人就说起了话。

"真是怪吓人的……"

"多亏了你，不然我的小命就怕是玩完了。"

"要歇你还得好好谢人家张婶，还是张婶她有经验，还陪我送你到黄村。"

"怎么不见张婶的人？"

第55节：第一个走西口的女人(4)

“还说呢，黑灯瞎火的出村走了连一里地还没走出去呢，就把脚给崴了，只好返回去了。”

河水清清，映着杏儿的脸，那一张脸由于病痛的折磨显得清瘦和娇弱。病愈后的苍白的脸上县出疲备和兴奋的神情，一丝南难以言说的娇羞挂在杏儿的嘴角上。她蹲在河边看着自个儿的脸，一时竟舍不得搅乱那水面。

月荃蹲在杏儿下游一点的地方，哗哗啦啦地撩着水洗脸。

杏儿拾起一块小石头丢在水里，望着溅起的水花随流漂去杏儿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哎！小叔，我问你，昨晚上你送我到黄村经过这里的时候，你是怎么把我弄过河那边去的？这河水挺深的。”

“怎么过来的？河水太深独轮车推不过来。我只好先把车子推过河，然后在把你弄过河。”

“那你是怎么把我弄到河这边来的？”

“还能怎么弄……”月荃目光飘飘移移地闪动着，“是我把你抱过来的。”

杏儿的脸敦时就红得象是一块红布：“呀！你抱我了？”

“是哩。”月荃子老老实实地回答。

“你！”杏儿一听立刻就沉下了脸，“你好不要脸！竟敢趁人之危做下这等下流的行径。”

“没办法，要不然你过不了河。”

“真是羞死人啦。”

杏儿扭转了脸。一直到走回小南顺杏儿再没和月荃说一句话。月荃也没敢再看杏儿一眼。这件无意中的小事在两人的心上悄悄扎下了根，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羞惭、新奇和罪恶感交织在一起的感觉。

后来回忆，真正感到害怕的正是这一段日子，就像是在千疮百孔的冰面上行走，胆战心惊，感觉随时都会掉进那黑咕隆咚的冰窟窿里，一命呜呼。冒着热气。难熬的日子，度日如年。夜里她的眼泪不知道多少次将被子打湿，无人知晓她内心的苦楚，更没有人会理解她，不能向任何人诉说的痛苦。

事情出在麦收的季节。眼看着麦子割倒一大片，却远远的听到天上在响雷。为了能把割倒的麦子抢到手，杏儿和月荃在地里捆麦棵、起麦垛一直干到了半夜。婆婆身体不舒服在黄昏的时候就回村去了，地里只留下月荃和杏儿俩人。

太阳一落山月亮就升起来，晚风一吹凉爽极了，也舒服极了。麦香随风荡，田野上这里那里燃起了篝火，目及之处到处都可以看到抢收麦子的人们的身影。这大概要算是晋中地区农家人眼里最美丽夜景了。有歌声顺风飘过来。古家的麦垛立起了三个了，月荃光着上身，一条油亮闪闪的大辫子缠绕在脖子上。他手拿钢叉将麦捆抛向空中，杏儿站在还未累成的麦垛上，伸手接住月荃抛给她的麦捆，俩人的配合十分默契。

这是最后最后一个麦垛。垒好之后杏儿要下来了。一滴水珠掉在杏儿的脸上，杏儿抬头望望天，“雨下来了。”

“快下来吧。”

“我怎么下？”杏儿问月荃，语气中透出些许娇媚，“麦垛这样高。”

“前次咋下的这次还咋下。”

"那我可跳了……"

“跳吧，我接着。”

月荃双臂张开大手伸着等待着，杏儿稳稳地扑到月荃的怀里了。

在那一刻月荃没有马上松开手，杏儿也没有立刻走开。俩人的身体紧紧挨在一起。杏儿嗅到月荃身上的男人的气味，同时也感受到月荃那只有力的手臂使劲抱着自己的身子。晕眩的杏儿已经完全失去了

自制的能力了，在短暂的瞬间她享受着一个男人的温暖，忘记了一切。但是她很快就清醒过来，拚命地把月荃推开了。

杏儿在心里默默地计划着一件事，她下决心要亲自到归化去走一趟。她要见着海子，亲自面对面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其实最主要的是对自己做个交待，她下决心不再象张婶那样生活。

第56节：买卖人的妻子躺“大炕”(1)

6. 买卖人的妻子躺“大炕”

八月十五，一轮明月升起，橙黄色的月亮向一个圆圆的饼子挂在门前的橡树的稍上。可以清清楚楚看见月亮上突起的山峦和浅蓝色的沟壑，就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探着似的那样近。月亮带给杏儿从来也没有过的非常的亲切感，就像一个人，一个十分熟悉的朋友那样的感觉。她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把月亮足足看了有半个时辰，与月亮无言地谈着话。于是一个决心逐渐在她的心里形成了。她回到屋里的时候脚步特别坚定。她打开红躺柜的盖，用把柜盖顶在脑门上，一件一件向外拿着衣物，把整理好的东西打好一个包。她把那个用白底子蓝花粗布的包袱紧紧抱在怀里，整整坐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杏儿抱着包袱走进了婆婆的房间。

古海娘还没起床，吃惊地望着媳妇怀里的包袱问道：“你这是做什么？大清早的拿个包袱做啥？”

“娘，我想好了，我想了整整两年了，我不能再走张婶的路了……”

“莫非你真的是要到归化去？”

“对，我一定要到归化去！我要亲自去找到海子。就像老话说得那样，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是把全归化翻个个儿也要把海子的下落打听出来！”

婆婆在被窝里坐起来。

“杏儿，这话我听你说了多次了，说说可以，自个的男人没了下落说不着急那是假的。可要说到到归化去那可是任谁也做不到的，你可不敢胡来！”

“我今天就是要做出来！”

“这可是几百年都没有过的事！”

“从我杏儿开始女人闯归化的事就有啦！娘，您就别再劝了，我下了决心的事就一定要做。我走了不能早晚在您身边伺候，您自个保重。”

第二天杏儿给婆婆安顿了一切，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通往归化的路。

杏儿对古海的想念与日俱增，一路上她想象着见到海子的情形。她的心中自有一个大道理：为什么买卖做塌人就不能回家？天下的道路多得很，哪条路不是人走的？！做不成买卖回家种田，一家人团团圆圆岂不美好？！就算是不能回家，我到归化去，两个人好好歹歹在一起，日子不是一样过？为什么非跟自己过不去？

去归化的路对杏儿来说已经是不陌生了。这一次她没有走黄河渡口，而是直接插向雁北的杀虎口。是一个老驼夫告诉她的，这条路比走黄河近许多。路途短了，她又走的很快。就连睡梦中都向往的城市——归化城距离她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但是杏儿最终还是没能走进那座令她魂萦梦绕的城市。杏儿太不走运了，她清清楚楚地计算着她离开家乡整整二十八天了，但在距离归化城仅只一百四十里地的杀虎口，她却病倒了。或者是吃饭没吃合适，或者是心急上火，杏儿觉得浑身酥软得厉害，腿上也没劲儿。即便如此，她还是在次日清晨就硬挺着起身上了路。

走出那家旅店几十步，她回头看看那店的门面，注意到开店的伙计正用一种奇怪和担忧的眼神望着她。

“伙计，我说你不用走了吧！我看你走路踉踉跄跄的……”杏儿听见那伙计这样说。

“没事。”

她知道店伙计的话是指什么，是说她生病身子弱。但是她却不知道，自己得的是可怕的伤寒病！

杏儿害怕店伙计看出她的身子虚弱，更害怕人家看出她的女儿身来，脚下更快了。但是只走出不到十里她就再也坚持不住了，一阵天

旋地转之后她终于倒下了，她自己的感觉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躺在杀虎口的大炕上了。这里的大炕和归化的大炕是属于一个性质的，都是为了收留那些得了重病、传染病无家可归的人而设的，用现代人的理念解释就是人性化的是善举。

作为一个伤寒病人，杏儿被地保送到了大炕。真还有一盘大炕，炕上躺着七八个即将死去的病人，一个个都衣衫蓝缕，面容枯犒，行将就木。

杀虎口没有一个人认得杏儿。眼看着八月十五日到了，从早晨开始不断地有人到大炕来认领病人。前面说过的，归化城有梦楼当和大炕，杀虎口受归化影响也有同样的社会善举设施。同样杀虎口的梦楼当也是存放死尸的地方，而大炕则是那些奄奄一息的无依无靠的病人尤其是那些得了传染病的病人走向死亡的最后一个驿站。

杏儿躺在那里奄奄一息，却是无人搭理。屋子里安静得糁人。熏人的臭味一股一股冲过来，呛得杏儿喘不上气，再加上干渴难耐！全身酥软一点力气也没有，尽了最大力量抬起一只手喊：“有……人吗？”

结果是无人应答。

杏儿又喊了一声，其实她自己以为的呐喊声在外人看来就像是蚊子叫了几声。她根本不知道那屋子里除了半死的病人根本就没有别的人。

第57节：买卖人的妻子躺“大炕”(2)

算是杏儿命大。整整两天以后大炕的门吱哑哑地被人打开了。走进两个人，只能凭着脚步声来判断是两个人。杏儿拼尽全身的力气喊：“救救我……”

没人理睬。

她又喊了一声，这次有了反应，只听到一个声音在说：“掌柜的，这儿有个活的。”

杏儿感到有人走近了她，从开着的门口照射进来的阳光在杏儿的脸上划过来划过去。

“掌柜的，您来认吧。”

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杏儿面前，那人微胖身材，用一块手帕捂着嘴。

“看不清楚，头发挡着脸。”

“我来……”

一只手触到杏儿的脸，把她的头发撩了撩。

杏儿听到下面的对话：

“好像是个年轻人。”

“您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

“也是个上年轻人，算算该有三十上下啦。”

“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废话！走西口的人还能有女人吗？”

“那倒是……不过！您来看看吧。掌柜的，这儿真的躺着一个女的！”

“不看不看！”

“那您到这边来。”

头顶上的阳光晃了几下，杏儿知道商人从自己的头顶边儿上走过去了。

又隔了一会儿，只听得那认人的商人说：“没有我要找的人。”

“那就是没有了。”看守大炕的人解释说，“要不您再到梦楼当那边看看？”

“去过了，没有。”

“死人堆儿里没有，快死的病人堆里也没有，那我得祝贺您掌柜的。”

“为什么？”

“您想想看啊？您要找的人肯定是您的朋友或是亲人，死人堆里没有，快死的病人堆里也没有，那还不是好事啊？说明他还活着！这还不是好消息？”

“你小子挺会说话的。”

“谢谢掌柜夸奖！”

脚步声移向屋子门口。

“掌柜的……。”

“做什么？”

“您夸我还不如赏我几个小钱……”

“好……”

屋门吱吱妞妞地就要关上了，杏儿喊：“救救我！掌柜的。”

关门的声音停住了。

返回来的脚步声响起来。

那位掌柜是位长者，他走近杏儿，问：“你是做什么的？”

“民妇是个农民，山西人……”

“你为何男扮女装？”

“我是到归化来寻夫的，为了走路方便所以男扮女装。”

“你丈夫是什么人？”

“是学买卖的。”

“哦！”

“你丈夫是哪里人？”

“祁县……”

“哦——你是祁县人？”

老先生语调升高许多表现极度的惊讶，又问：“你丈夫在归化住什么字号？”

“……大盛魁！”

“啊！这么说你的丈夫是大盛魁的人？”

“是……”

“那你怎么会没有人管？”

“可惜，我丈夫后来被字号开销了。”

“开销了……”老先生又问，“你的丈夫叫什么名字？”

“古海……”

“啊！你要找的人就是……是古海！”

“是，是古海。我的不争气的丈夫……”

“……莫非你是杏儿？”

“掌柜的是谁？怎么会认识我？”

“杏儿！你快起来看看，我是你姑父呀！”

“姑父？怎么会呢？我是在西口路上啊。”

“是我，我就是姚桢义！”

“姑父啊……”杏儿防声号哭起来，“我的命咋这样惨啊！”

“孩子，先别忙着哭。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你看看尽是病人！”姚桢义说喊道，“地保！快来帮我……”

把杏儿移到一处干净地方，喂了水和饭。看看杏儿的精神好一些了，姚桢义告诉杏儿：“杏儿你还去什么归化！我就常年住在归化城，四处派人打听消息，四年了到底也没把海子找到。你一个外乡人，又是个女人你怎么找？”

“我就不，就不回去！”

“快别说傻话了！”姚桢义说，“归化城不是那么好玩的地方，算你走大运遇上我了，不然谁知道会出什么事！”

“呜哇！”杏儿放声痛哭出来。

第58节：买卖人的妻子躺“大炕”(3)

哭归哭，哭完了杏儿还是跟着姚桢义返回了小南顺。问题很现实，塞外荒野男人们上路都还是成帮结伙。她一个女人家，又是孤身一人，谈什么走西口闯归化，太不现实！

再者说了，此时杏儿身染重病，走路还得人抬呢。唉！她本人都是命悬一线呢！还能谈什么别的事情。伤寒是很厉害的病是传染病，姚桢义费了很大劲儿才在当地请到一个肯为杏儿治病的先生。花费银子不说，姚桢义还陪上了许多好话。

为了给杏儿治病，姚桢义在杀虎口耽搁了整整八天的时间。

那么杏儿就只有痛哭一场来把胸中的郁闷宣泄宣泄了。

姚桢义不是什么大买卖人，这些年鞋店生意又不怎么好，所以他是“起旱”就是说是靠两条腿走着回乡的。为了杏儿他特意在杀虎口雇了一辆二饼子牛车。

再说姚桢义怎么就会和杏儿相遇呢？是这样，姚桢义回乡探亲，从归化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杀虎口这地方的时候他特意到当地的“大炕”和“梦楼当”来看看。他知道，杀虎口受归化影响，也有专门收留死人和病人的公益机构。到梦楼当和大炕来看为的是寻找古海，自打古海离开他以后，姚桢义是每到一地都要打问古海的消息，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这些年他为了找古海，不论到哪里他是逢人就打听。

毕竟古海是他带出来的，而且古海的最后离家出走是从他的义和鞋店出走的。而且是在他的辱骂之后离开的。他觉得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古海爹马无法交代。

找不到古海，就帮助那些遭遇不幸的朋友或同乡。出于这样的心理就算是遇上根本不认识的蒙难的人，姚桢义也会出手相助。同时他也相信，一个人多做善事，能为自己积德。

没有希望的日子又像小河的水哗哗啦啦流淌起来，回到家伤寒病刚刚好了不久，杏儿就又一次病倒了。张婶、杰娃媳妇、靖娃媳妇都来看望她安慰她。

在炕上整整躺了个把月，起来以后整个人瘦得都脱了形，她走到街上使见到她的人都要吓一跳。

靖娃媳妇来看杏儿，说："杏儿呀，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眼窝陷得那么深，都成什么了！"

"成什么了？就像鬼似的了对不对？"

"我是说连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你是不好意思说，我的样子怪吓人的吧？"

"瞧你说到哪里去了。"

靖娃媳妇打着哈哈把话岔开了。

靖娃四岁的儿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杏儿，杏儿把手伸给孩子想摸摸他，那孩子却把身子直往他妈的身后躲。

杏儿叹口气放下了手："就连村子里孩子们都怕我了。"

这次打击对于杏儿来说真的是太深刻了，一连过了将近半年她的身体才慢慢恢复。

第59节：命运纠结着的诱惑(1)

7 . 命运纠结着的诱惑

一个月色清朗的晚上，不可避免的故事终于在杏儿与月荃子之间发生了。对于杏儿来说那是她一生都会牢牢记着的时刻。她和小叔爷去麦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两人坐在田埂上吃饭。满脑子是那个归化城的杏儿呆呆地咀嚼着馒头，眼睛望着天空上的一朵长条型的流云。好半晌没说话。

月荃也沉默着。一种沉重的东西在看不见的地方压抑着他俩。俩人同时都直喘粗气，觉得气脉不够用。

后来月荃问："杏儿，你想甚呢？"

"我在想我的命。"杏儿说，"我在算呢，算起来我嫁到古家这已经是第十五个年头了……哇……"

月荃不知道如何应答，他一点也摸不准杏儿此时的想法。

"……好像是昨天的事情，海子骑着高头大马，用花轿把我娶回小南顺。"

"是有些年头了。"

"可是，到如今我咋就连见我男人一面都做不到呢，海子是死是活我总得听个话儿呀！那个归化城啊，我咋就到不了呢？！"

"……"

"呜呜……"

突然杏儿把手里的碗使劲抛了出去，连碗带汤全都抛出去，像狼似的嚎哭起来！

"杏儿，你怎么了？"

月荃走过去，拿手触她的肩膀。杏儿一甩手把月荃的手打开了："滚开去！你是一只狼！你混蛋！你不是人……"

"你……作甚骂我？"

"都是你！"

“我怎么了？”

月荃在说这话的时候注意地观察着杏儿的表情，他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事情的转变就发生在杏儿甩开月荃手臂的那一瞬间，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给点醒了，月荃略略愣怔了一小会儿，突然跳起来扑向杏儿。他像抱一只小猫似的把杏儿抱在怀里，也不知道怎么的一来，月荃一伸手就把刚刚垒好的麦垛给推倒了。随着麦垛轰轰窿窿倒下去，月荃和杏儿也倒了下去……

杏儿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只是本能地接受着。强烈的男人的汗味和体味刺激着她……从未有过的痛苦和舒畅同时袭击着杏儿。天旋地转，她的感觉接近昏厥。

这时候一场大雨惚然而至。如注的雨滴连天接地，把正个世界都笼罩在它的水汪汪的气提中。也不知道是雨水也不知道是眼泪，在杏儿的脸上奔流着。哗哗啦啦的大雨声掩盖了一切，掩盖了羞怯掩盖了罪恶的感觉。杏儿放声地大叫起来，像一只真正的狼，一只饥饿的母狼。大雨淋湿了她的头发，淋湿了她的衣服，她浑身上下里里外外全都湿透了。杏儿似乎没感觉。

大雨也淋湿了月荃，他的衣服，他的裤子。

“你都湿了……”

月荃在间隙间对杏儿说。

“不怕……淋湿了好！湿的越透越好！”

他们就在湿漉漉的麦田里滚过来滚过去。他们大雨把时间把自己把整个世界全都忘记了。什么也没有了，一切全都是空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大雨就停了。

大雨停止了以后杏儿和月荃也停了，好像是被提醒了。但是杏儿还被月荃紧紧地拥抱着。杏儿没有看到他们俩全都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月荃大口大口地喘者粗气，痴呆呆地看着杏儿的眼睛，目光里是

杏儿从未看到过的柔情。杏儿好像还处在昏厥之中，偎在月荃的怀中，又过了一会杏儿才开始清醒过来。

等到杏儿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她本能地大叫一声，看见抱着自己的月荃就好像是看见怪物似的，猛地把他推开了。与此同时杏儿看到了赤身裸体的自己！杏儿猛然跳起在麦田里狂奔起来。

等到杏儿穿上衣服重新回到地头，看见月荃也穿好衣服，他蹲在地上，双手抱住脑袋，整个身子卷曲着。月荃听到杏儿的脚步声，他也不抬头也不看杏儿，等了一会儿他猛地跳起，扑向放在地上的镰刀。还没等杏儿反应过来，就见月荃子已经把杨起的镰刀狠狠戳进了自个儿的胳膊。

雨水从头上滴到他的胳膊上，血水顺着手臂流到了地里。

杏儿被鲜血吓坏了，她抱着月荃的胳膊拿手往伤口上堵，结果鲜血很快就将她的双手染红了。

“你疯了？你会死的！”

“就让我死吧，我不是人！我连牲口都不如！”

月荃子责骂着自己，拒绝杏儿为他包扎。

杏儿撕破子己的衬衫，流着眼泪为月荃子把伤口包扎好。

后来她对月荃子说：“月荃子……你……我们做下了什么事？要知道你是我的叔爷呀！”

杏儿疯狂了。她突然嚎叫一声，声音就像母狼似的，向月荃扑过去，她把男人强壮的身体压在自己的身下，撕扯着他的头发，拿手巴掌扇他的耳光。

咣啷啷的雷声和哗啦啦的雨声在他们的头顶响个不停。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杏儿没有和月荃说一句话。不管一起干活儿还是吃饭，杏儿连眼都不往月荃那边看一下。

算起来这已经是杏儿嫁到古家的第十五个年头了，是月荃子第一次让杏儿体会到了做女人的滋味！人总是贪婪的，杏儿体会过了那种滋味一次就会想要第二次。这一天啊，就像谁拿刀子在岩石上刻下了

深槽似的牢牢地印在了杏儿的脑子里。他俩相拥着在田梗上翻滚，从未感受过的巨大快感冲击着杏儿使她忍不住嚣嚣嚎叫起来，其声尤如野兽。她浑身颤抖着不住地哼哼着，后来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月荃子的肩膀竟被她生生地咬出了血。后来当享受的浪涛退去，杏儿伏在月荃的身上象一只乖巧的猫，她一边拿舌头舔着月荃肩头的伤口，一边问："还疼吗？"

第60节：命运纠结着的诱惑(2)

月荃奇怪地问："平日里你总是绵绵的，今夜咋就像是一只母狼一样狠呢？"

杏儿说："我也不知道为甚……就觉着咬你我的心里痛快。你别怪我。"

"我才不会怪你呢，"月荃子的大手在杏儿头上抚摸着说，"你越是咬我咬得狠，我的心里才越是痛快！"

杏儿说："鬼打得你胡说呢！"

"我说的是真话。"

"你说的是真话？"

"当然，我甚时哄过你？"

"我不信。"

"真的！"

"你说的话要是真的，我还要咬你！"

"你咬吧！"

杏儿在月荃的肩上轻轻咬了一下，问："你当真不怕疼？"

月荃子说："当真不疼！"

"那我可真的咬了。"

"你咬吧。"

这一次月荃被杏儿咬得终于忍不不住了，他叫了起来。

月荃子成了受虐狂了，每次都主动让杏儿咬，杏儿不咬他的心里就难受得慌。不知道这是一种心理因素与生理因素搅和在一起的复杂现象，强烈的罪恶感在折磨着，只有在看到自己的鲜血的时候的心里才能够略略平静一些。

对这一点杏儿总是不能理解，起初她咬月荃只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举动，是她自个儿在生理快感的喧泄。后来当月荃一再主动要求他咬时，她开始骇怕了。她问月荃，这是为什么？对此月荃也回答不上

来。杏儿见他答不上来，就不咬，她说："我又不是一条狗，随便乱咬人。"

见杏儿不咬自己月荃子真的生气了。

那些疯狂的享受的时光，在田野上的沟垄里、在未成熟的麦地中、在小厢房月荃的热炕上……到处都留下了他们无耻享受的痕迹。这些痕迹和感觉冲破了时间的樊篱，永久地留在了杏儿的记忆中。于是他们开始交换内心的感受。

强烈的罪恶感折磨着这一对情人，每次做完那事之后就慌慌不可终日，夜里常常被恶梦惊醒，人变得憔粹了。这是在一个清风撩绕的春夜，风在窗棂上吹奏出轻轻的音乐，一缕浅蓝色的月光照在杏儿光洁滑润的肩膀上。杏儿偎在月荃怀里，两人为前途消耗着脑子。他们又谈到了私奔的事情——这件事他们不知道已经说起过多少次，今天月荃又一次提起了这个话题。

"我看咱们还是走吧，"月荃说，"我的心里实在是受不了啦，终有一天就是别人不说什么我也会被自己的良心折磨死的。"

"要说起想离开的心情我还不跟你样吗，我恨不能立刻就和你远走高飞，到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畅畅快快地过几天日子。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我也忍受不下去了。"杏儿说，"我俩年轻力壮的不管到哪里也不愁讨一份生活，实在不行咱们也闯西口去！可是我们走了婆婆她一个人怎么活？刚刚死了爹，如今唯一的儿子又出了事情生死不明。"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不忍心。"

"那你就不害怕吗？"

"害怕？"杏儿好像是在问自己，接着又自问自答道，"如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害怕的呢？没有了，我什么也不怕了，该做的事情我做了，我知道女人来世界一遭是怎么回事了，就是立刻让我死我也不后悔了。"

“倘若有一天被你婆婆知道了，怎么收拾？她要是吵吵起来弄得村里人都知道了……想一想都让人胆寒。”

“那也不害怕，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杏儿决绝的态度让月荃感到非常奇怪，他拿一只胳脖支着身子抬起半个身子注意打量杏儿的脸，一时间他竟判断不出杏儿的话是随意说出来的呢还是认真讲的。

由于刚才用力出了汗杏儿的脸潮乎乎的，给月光一照反射出水灵灵的光亮。眼睛在黑暗中也亮得出奇，饱满的奶子在幽暗的光线中起伏着。没等月荃再问什么，杏儿又说道：“现在让我感到心里憋得慌的是，村里的人都不知道我们里的秘密，我真的是巴不得婆婆、张婶、杰娃媳妇她们还有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让他们看看！最好是我能生一个孩子出来，让他长大让他整天在村人的眼前跑来跑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人这一辈子还能有什么？”

第61节：命运纠结着的诱惑(3)

……

老头似乎遂了杏儿的愿，她真的怀孕了。但事情似乎没有杏儿说得那么轻松。她有些害怕了，有意瞒着自己的肚子。

到了六个月头上，杏儿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她越来越心神不宁，一天到晚心事重重，常常是错把盐放在锅里。八月的时候杏儿的秘密终于再也瞒不住了，怀孕的肚子越发明显，再也瞒不住婆婆那眼睛了。

这时候杏儿倒是有点坦然，或者说豁出去了。她主动走到婆婆的屋里，指着自己的肚子对婆婆说："娘，我做下对不起海子的事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哼！"

"我想把孩子生出来。"

"快别说这样的话了，我都丢死人了。"

"您老人家看着咋办吧，您咋的处置儿媳我都没话说……"

"孽障！你这罪人……想气死我这老骨头？！"

杏儿沉默着。

婆婆突然问："告诉我，那个野男人是谁？"

"您别问。"

"我要把你的丑事告诉我家海子！"

"我自己会和海子说的。"

"哼！"

"我不愿意再象张婶那样活着，"杏儿理直气壮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海子他回不来，他死了，可我还要活下去！我要像个人，像个真正的女人那样活半辈子。"

"你……你！这个不要脸的，你居然有脸把这些话说出来。"

杏儿一点也不肯退缩："娘，你要怎样处置我就怎样处置我吧，反正我是把事情做下了，我敢做敢当，一不怕二不跑，我等着你处置我

呢！”

言罢杏儿扭身就走出了婆婆的屋子。

”我的儿子他没有死，海子他是不会死的！你等着……”

婆婆疯狂的话语追着杏儿出了屋子。

可是古月荃就不那么轻松了。沉重的罪恶感压迫着他使他再也抬不起头来。每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就下地，一直等到天完全黑透了才回村。而海子妈的咒骂几乎成了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他几乎不敢走出院门，连一个小孩子走过他都要躲避。

八月中的一个夜晚，那个夜晚在杏儿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清楚的印迹，月亮非常明亮。那时侯杏儿来到村子外边的一片高粱地，她观察了一下，选择一个地方坐下来。她在等待月荃的到来。风吹着高粱还未成熟的穗子发出唆唆沙沙的响声，粘稠的蜘蛛的黑色网络粘在杏儿的脸蛋子上，痒痒的。心里里却是比痒更难受的感觉，有一种痛隐隐约约地在身提的某个位置发作着，折磨着她。

一阵风把月荃的声音吹进高粱地：“杏儿……”

“到这儿来……”

“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

一阵高粱叶子唰唰啦啦地响声，月荃来了。弯曲着身子，高大的身材，身体微微地透着男人身上特有的汗味儿，在杏儿的身边坐下。

“你怎么这会儿才来，让我好等。”

“临出来时被张婶喊住了，让我帮她修一下院门。”

“张婶她没问你什么吧？”

“没有。”

“我们的事就怕是张婶看出来了。”

“她看见我们做什么了？”

“还要见吗？我的身子这么重了她还看不出来？”

“哦……”

“你快想个办法吧！月荃。”

杏儿说着话已经是带着哭腔了。

“我能怎么样，我又不是海子……”

“说的屁话！”

杏儿呜呜地哭起来。

“哭什么么，就是么，我早就说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就是逃走。”

“往哪儿逃？”

“哪儿都行，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只要是没有人认识就成。我们住下，给有钱人做事。不愁没碗饭吃。我的身上有的是力气。”

“说的轻巧！婆婆怎么办？”

“婆婆……顾不了了。”

“不行。”

“那我就没办法了……”

月荃苍老的样子让她觉得极为陌生。就连声音也是，简直就不是那个熟悉透了的男人嗓子里发出来。月荃说：“杏儿……咱走吧，没有别的出路了，只有这死路一条……”

杏儿知道这是月荃在劝她私奔。月荃这意思她是凭着感觉猜出来的，而不是用耳朵听出来的。杏儿没说话，她不是犹豫不决，而是没有做出任何其他的反应。是的，她不知道离开古家在小南顺的这个院子她还能够到哪里去，换句话说就是她不知道哪里还有她的容身之地。眼睛死死盯着一个地方，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过了一会儿她又听见月荃说：“其实我也不愿走，不明不白的身份跟丧家犬似的……”

杏儿不说话。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切思维都停止了。

“可是我们就这样呆在村子里，怕是比死还难受哩。”月荃又说，“我俩做下的事就是一辈子也不能再见人的事……是不能再见祖宗的事。”

杏儿不说话。她看着月荃，奇怪的感觉出现了。月荃双手抱着脑袋蹲在地上，身子缩琐着。她看着，心里对自己说："这哪里还是那个浑身都是武艺的拳师啊，就连一点点影子也找不出来了。"

月荃说："往后咱俩就隐姓埋名，苟且着活着吧。无论到哪一口饭总还是能混出来的。"

"你离开这儿吧，你能拔腿就走，可我不能，我是古家的媳妇，我不能离开古家……除非海子他回来，他亲口说出来把我休了的话。"

"你以为海子回来他还会把当娘娘似的供奉起来？"

"海子就是当场拿刀把我捅了我心甘情愿，没有二话。"

……

三天后古月荃一个人走了。

当杏儿去找他的时候，东厢房已然是人去屋空。炕上放着一套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是杏儿不久前刚刚给月荃洗过的……杏儿腆着大肚子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又是眼泪滚滚。她觉得自己的心向下沉落着，在一个黑洞洞的所在里飘荡，无以归宿。这眼泪真的是如她后来所说，"哭的比尿的多了"。

她知道这一回月荃真的是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为她分担忧愁和羞辱。

第62节：晋中女人的悲喜剧(1)

8 . 晋中女人的悲喜剧

这天深夜，张婶家的院门被人敲响了。张婶披着衣服出去开门，她迎进来的是海子娘。没等古海娘说话张婶就猜出来：是杏儿要生了。

张婶跟在海子娘身后走进杏儿的房间，看见杏儿正在炕上打滚儿，满头满脸的汗，从她的嘴里发出的喊叫声已经不像是人发出来的了，简直就像是一只母狼，听着都让人糁得慌。

海子娘沉着脸立在炕沿儿边。

张婶站在海子娘的旁边默不做声。她一只手用一根小铁棍一下一下地在油灯的捻子上挑，把油灯的捻子挑得很高，另一只手里捏着一把剪刀放在灯上烧。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消毒方式。

在疼痛的间隙，杏儿睁开眼看见张婶手里的剪刀寒光闪闪。

“张婶……你要做甚？”

“给你接产。”

“你可不要害我的孩子……”

“哼！你还配有孩子？”是婆婆恶狠狠的声音。

“张婶……你帮帮我。”

“你别怕，杏儿。我给孩子剪脐带。”

漫长的等待。

杏儿的眼前是两个倒着的身影，就像魔鬼似的在油灯灯光的映照下晃来晃去，摇曳着。渲染着恐怖的气氛。

疼痛把杏儿的感觉模糊了，眼前的倒置的景物和人的影子全都变形了，变得陌生和充满敌意。

持续疼痛转变成了一阵阵的剧痛，把一切都冲淡了。

张婶就用这把剪子把孩子的脐带剪断了。张婶把孩子的两只小脚并在一起拿左手提起来，腾出右手在婴儿的背上轻轻拍了几

下。“哇”地一声那婴儿就哭出来了。

婴儿湿漉漉赤裸裸地来到世界上，他大声喊叫着。小小的鸡鸡在他的裆间挺着，是个男孩。不知是诉说自己的不幸呢还是在向世界提出自己的抗议。

张婶说：“还是个小子呢，真可惜！”

张婶把婴儿交在海子妈手里了。

婴儿在哇啦哇啦哭着。

海子妈的手在发抖。

黑漆漆的雨夜，她相信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这里的一切，这个人就是古月荃！过去的亲人恩人现在的仇人。多少年以后这种仇恨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以更强烈的势头冲击刺击着她的神经……

这是一个不幸的男婴，黑夜中这娃儿的哭声着哇哇的哭叫声似乎是分外的响亮。做母亲的从孩儿的哭声中感受到一种危险，她在为孩子的命运而担忧。但是她还不知道，娃儿这小生命在这个世界只有短短几十分钟的历程。油灯照着，杏儿蜇起半拉身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小脸蛋、眉毛、鼻子……还有那一双尚未睁开的小眼睛。奇怪的是杏儿拼命在孩子的脸上寻找的是古海的影子，模模糊糊的影子。那一时刻她把月荃忘记了，她觉的自己是与海子睡在一起共同孕育了这孩子。

第63节：晋中女人的悲喜剧(2)

“娘……您要干什么？”

杏儿热泪滚滚，不知不觉中喊着丈夫的名字。她觉得这种时候只有丈夫才是自己唯一的依靠。她相信海子觉不会对这个小生命下毒手。

但是做婆婆的却是另外的想法，杏儿念叨海子的声音海子娘听到了，她的反应是咬着牙齿痛骂：“你做下这等丑事还有什么脸念叨海子！等我儿从归化回来，看他不休了你才怪。”

“我等着他。”

“好，你就等着吧。”

“等海子回来，他怎样就怎样。”杏儿说，“我决不二话。”

“等着吧……回有你的好果子吃呢。”

海子妈将初生的婴儿抓在手上，觉得那小生命仿佛是感到了她的用心在拼命地挣扎挣扎。是生命本能的抗争，妇人的心有点承受不了了。她的手在抖，心也跟着在抖。

“妈！你饶他一条小性命吧……”

杏儿的声音响在她的耳边，儿媳似乎是猜到了什么或者仅仅是凭着直感觉察出了某种危险。

“没什么，我给孩子洗洗……”

婆婆的声音已经哆嗦得很厉害了。

婴儿哇哇地哭声在暗夜的屋檐下荡着……

一阵湿漉漉的咕咕噜噜的水声把婴儿的哭声淹没了。

猛然间杏儿清醒，似乎是猜到到了婆婆在做什么，他拼尽全身的力气喊道：“娘……你在做什么？”

没有回答。

“娘！你不能……害我的孩子！”

没有回答。

“……你饶了他吧，好歹也是一个小生命……你留下他吧，是罪是罚是打是杀都由我一个人来承但，孩子他没有罪！”

……

夜空如磐。古海娘将死婴投入了一个盛满高浓度盐水的陶罐中，死婴沉入，盐水溢出。这时候古海娘猛然看见那死婴圆睁着双眼正直直地望着她，伴随着咕咕嘟嘟的水声……

渐渐地一切都归于了平静。

“娘，我的孩子在哪儿？”杏儿走进婆婆的房间。

古海娘正在纳鞋底，头也不抬地回答道：“死了！”

“死了也有个尸首。我要看看。”

“扔了！”

“扔在哪里了？”

“喂狗了！”

“我不信！”

“哼，还有脸说这种话！下贱的东西。”

“我就是要看看孩子。”

婆婆恶毒的咒骂：“伤风败俗，败坏门风。我古家的名誉抖让你丢尽了！你还有什么脸面在我跟前说话？”

“好，你不告诉我，我就死给你看！”

杏儿离开了婆婆的房间。

婆婆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儿媳妇离去的背影，看到杏儿脚步咚咚地穿过院子走进了西厢房。

其实此时这对婆媳仅只是隔着一堵墙而已，距离也就是几十步。在墙的那边杏儿的自杀行动已经开始了。婆婆却对危险没有一点感觉，仍然在平静地摘棉花籽。

对自杀的实施者来说，那场自杀的过程很短暂，感觉也很清晰。谈起来也许没人肯信的，杏儿竟然有一种释怀的快感！杏儿把一柄镰刀拿子手上，欣赏什么物件似的，心里是一片平静，就像湖水似的。

觉得心里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舒服。此刻她的精神已经走进另一个世界。灿烂的阳光照进窗棂，照射在她撩起衣襟的胸脯子上，雪白的胸脯和乳房是那样的白皙和洁净。感受着阳光暖洋洋的。周围是一片安静。不，是整个世界一片安静。即将离开的世界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心里是无比亲切的感觉。对！这感觉来自于母亲的情怀，她已经是一个母亲！而母亲的感觉是最崇高最重要的，是压倒一切的。那个从自己的身上掉下来的肉团子就是她的一切！她正在向孩子走去，不久她就能与孩子相局聚在一起。母子享受共同的时光对她历来说就是最幸福的事情。此刻镰刀的刀刃刺破皮肤刺入肌肉切断血管的声音噌嚓嚓地响着，就像是从未听到过的音乐。

是婆婆走进了屋子，把杏儿的自杀过程打断了。婆婆是来取一把剪刀，她走进屋子的时候首先感到的是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儿。她抽抽着鼻子问媳妇："杏儿，你的屋子里是什么味道？"

第64节：晋中女人的悲喜剧(3)

杏儿没有回答，事实上她已经没有力量回答，流失的血液把她身上的力量全都带走了。

婆婆又问了一句："杏儿，你在做甚呢？"

得到一声微弱的声音，也算不上是说话或者干脆就是一声下意识的哼哼。婆婆警惕了，那声音给她警告。婆婆挪动着小脚走到杏儿跟前，她看到的情形令她十分惊骇：杏儿仰躺在灶前的柴火堆上，脸被一屡从窗户斜着照射近来的太阳光照着，现出惨白的颜色。

"你怎么了？"

婆婆伏下身伸手摸了一下杏儿的脸，受上感到湿漉漉的粘腻腻的的东西。那是鲜血！杏儿哼哼着说："娘……我不想活了。"

"你别！"婆婆大声地叫起来，"杏儿，你别做傻事。"

"让我去吧……等海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我"

杏儿的话已经连不成句子了。

婆婆一路大叫着把张婶喊来了。

在抢救杏儿的过程中，婆婆张皇失措为张婶担当着助手的角色。两个妇人把杏儿抬到炕上，婆婆感到杏儿的身体就像面条一样柔软，好像已经没了生命的迹象。老妇人哭起来。

张婶说："杏儿！你咋这样呢？有什么话你不好说呢"

婆婆泣不成声地说："你也下得了手，杏儿，你不想想你要是死了我一个孤老婆子可是怎么活呀？"

张婶沉着地用一块布条把杏儿的伤口扎住，她用力地接着带子的扣，嘴里说："你不要哭……杏儿她不会死的。"

婆婆手忙脚乱地帮着张婶把杏儿的一只手臂抓牢，那只手臂好陌生！像是自个儿有生命似的，总是要往一边滑。婆婆象抓住杏儿整个生命似的拼尽全身的力气抓住那只胳膊。

果然杏儿没有死，她命大。后来请到的大夫说：“如果再晚上哪怕一小会儿，你媳妇的命就完了。一旦血流光了，就是神仙来了也没办法！”

婆婆抹着眼泪：“谢谢大夫谢谢大夫……你真是我的救命大恩人！”

大夫走到院子里来了，他一边接着张婶用水瓢倒给他的水洗手，一边侧着脑袋问古海娘：“是怎么回事？”

还没等古海娘说话，张婶就接过了话茬：“是生孩子，遇上难产……”

“真是想不开，年纪轻轻的……你们要把她看护好，千万不能再让她出事了。”

“大夫，你能不走吗？”

“做什么？”

“我媳妇的病有危险。”

“放心，没事了。”大夫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记住——三天之内不要下炕，半个月之内不要干活儿。”

婆婆把大夫送到院子门外，还诶等大夫走远就急急忙忙跑着回到杏儿身边：“杏儿，做出这种事情。你真傻啊……，这会儿你感觉怎样？”

杏儿摇摇头没有说话。婆婆看到泪水在她的眼角积聚了好一会儿，颤颤巍巍地抖动着闪着亮光，最后像下决心似的突然从眼角躺下来，通过鬓角流入到头发里去看不见了。一道弯曲的泪痕在脏脸上画出一条湿漉漉的痕迹。

一向性格随和温情温顺的杏儿这个突然举动让做婆婆的感到十分意外也十分惊骇，她被迫地开始反省自己。

终于婆婆向儿媳妥协了，决定为自己的作孽而道歉。

“杏儿……你……你又何必这样呢？”夜里婆婆守在媳妇的身边，像是对儿媳说也像是自言自语，“娘也是做女人的，娘知道你的苦楚。

往后这码子事谁也不要再提起了！盼只盼海子他能有个准信儿，只要是海子他能回来，就什么事也齐了，你还是和海子一起好好过日子，生儿育女……”

第65节：大掌柜的烦恼(1)

第四章 商道若人道

商城归化，平静中隐藏着新的危机。外商资本的大量涌进，严重地损还着当地华商的利益。商战局势日趋严峻，驼道成为必争制之处。谁能占有运输环节的先机，谁就能够占据商业战争的先机。

等待者大盛魁一班人和整个归化商界的是新一轮的考验，而这一轮考验较比过去势必更加严峻。

1 . 大掌柜的烦恼

安静下来的归化城，重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晨钟暮鼓以它特有的节奏把握着归化城的生活。扫街的、卖水的仍旧是城市最早起身的人。大扫帚扫街的刷唰声，挑担卖水人的吆喝声伴和着北门城楼上悠然的钟声，共同演奏着城市一日生活的开始曲。不久，沿街店铺卸门板时噼噼啪啪的声音、越来越多人的走动声和说话声便把整个城市唤醒了。于是，人们看到赶着羊群的羊工走向北门外的市场——羊岗子；一列驮载着沉重货驮子的骆驼在牵驼人的引领下穿过街道……街道上的行人中，间或有身穿僧服的喇嘛走过，脚步匆匆的妇女抱着孩子在街道上走着。随时都可以看到金发碧眼的西方人经过街道，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自然放松的笑容。

大召广场上熙熙攘攘的叫卖声与北门外的牲畜市场的喧嚣声在空中连接在了一起。这热闹的市井之声一直延续到日薄西山之时，才会慢慢沉寂。到时，安详的鼓声就会应时响起，鼓声告诉人们黑夜即将来临。

鼓声中的大盛魁城柜显得分外安宁。

小账房内，大掌柜正在饶有兴趣地傍着油灯看一封信。贾掌柜贾晋阳站在大掌柜的身旁。

这是一封用俄文写成的信，这封奇怪的信只有一页，有尾无头。

“……我做的梦都证实我的处境很坏：我常常梦见躺在棺材里的死人，最近一次梦见这些死人虽然几乎都腐烂了，但还都死盯着我看。我梦见草原上的羊都死了，它们的尸体连成了一大片，散发着臭味。还梦见我常常在一些对我怀有敌意的陌生人中间徘徊。总之，无论在现实生活或梦中我都感到伤心。这在从前是未曾有过的，因为过去每当我陷于窘境时，在梦中常常会得到安慰。以前每当我说完‘该怎么，就怎么好了’这句话后，我也就心安理得了。现在可不是这样，我到处都看到并预见到棘手的事，而且几乎都应验。关于我目前的困难和心中的痛苦，我还可以给你写很多，但是这样做未免太自私了。虽然在你面前抱怨一番命运不济能使我自己宽宽心，但你读起来会感到极大的不快。不过，我在中国北部的城市归化城遇到的事情确实很糟，而且简直糟透了……”

这半封信的最后署名是伊万?伊万列维奇，是用俄文书的。尽管字迹已经非常潦草但是大掌柜还是能够毫不费力地辩认出来。并且立刻就联想到写信的伊万?伊万列维奇就是整天与他们打交道的那个俄罗斯商人伊万。

奇怪的是问题跟着来了，伊万的半封信怎么就会到了大掌柜的手里呢？人世间的事情说起来也就是怪，现在这封信就在大掌柜的手上。是贾晋阳把这封信拿给大掌柜看的。

看完信大掌柜问道：“哦，这就怪了，洋人写的半封家信怎么落在你的手里了？”

贾晋阳笑笑解释说：“是大北街瑞士人开的钟表行修表的马师父拿给我看的，他把这半封信当作是德国人的银票了。”

大掌柜说：“这是哪跟哪呀，银票和半封家书毫无瓜葛嘛。”

“说的是”，贾晋阳说，“原本是瑞士老板哄骗那修表匠的，马师父不识洋文就信以为真，把这张废纸当做银票面保存了三年。”

“这个瑞士老板我认识，是很精明的一个人，汉话也说得好，就是爱搞恶做剧。那么这封信是怎么到修表的马师父手里的呢？”

“说起来这里故事长着呢，这件事情已经事隔三年了。”贾晋阳笑着说，“大掌柜一定还记得三年前，伊万为布龙的事情打官司，那时候伊万就住在天主教的圣母圣心教堂里。马师父一家皈依了天主教，他的老婆在教堂里做义工。伊万在离开归化的时候把这半封信遗落在他住的客房里，马师父的老婆在打扫客房的时候发现了这半封信的。于是马师父就把它拿给自己的瑞士老板看，那个老板哄骗他说，这是一张两千马克的德国银票，马师父就当真了。事隔三年他想把这张‘银票’兑现，就找到我，问我该咋办……”

“信了天主的人还这么贪财。”大掌柜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哪天我见着伊万把这封信还给他，不知他会有什么感想？”

“三年前伊万的心情可是糟透了，往北京贩羊落了个全军覆没，来归化打官司又没打出个结果。”

“不过伊万到底还是个真正的买卖人，如今在归化和张家口两个地方收购羊毛，生意据说很不错呢。”

“大北街他又刚刚开了三间门脸儿，后面还带办公室。伊万到底是在咱归化城扎下脚了。”

“伊万这个人不怕辛苦，干什么都身体力行，三年前从乌里雅苏台草原往北京贩羊的时候，他就是亲自跟着羊房子走的，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最近他从归化往天津送羊毛又是亲自押着驼队走。”

“伊万和万驼社的人搞得很熟呢，他到万驼社雇驼队很会搞价钱，在脚钱上一点都不吃亏。”

第66节：大掌柜的烦恼(2)

“伊万会说汉话，虽然说得不怎么好，可总能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

“要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做生意，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弄不过俄国人。”

“有一点俄国人比英国人强，他们不往咱这地方倒腾鸦片。英国商人不地道，几年工夫归化城城里城外烟馆就开了几十家，吸烟的人越来越多，弄得不少人家倾家荡产。”

“不只是一般人，就连咱通司商号的人现在也有抽的，土默特衙署，道台衙署的张国荃也都在悄悄地抽。”

“哼！全都是怡和洋行那个希尔曼给送来的，他不但送大烟还送美女呢。据说名妓路涣涣就是希尔曼买下来送给张国荃的。明年又是大计之年了，要我说，大掌柜，年后山西巡抚来归化巡察的时候咱奏他一本。这个张国荃在归化干的坏事也真不少，京邦商人没几年的工夫快把归化市面零销业的三成吃掉了，他们偷税漏税欺行霸市，趾高气扬，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与别的商家一旦发生冲突官司打到道台衙门，总是京帮商号赢。表面文章做得好，门面装潢得漂亮，还用了女人站拦柜，引得不少人去看热闹。”

“伤风败俗！”

“市面不好，风气要变坏，外边的事咱管不了，咱城柜内部的事可要多操心。”

“好，我知道了。”

不久传来一个重要消息：伊万在归化城北的察罕拜兴村买下一块地皮，正在动工修建一座什么建筑。贾晋阳觉得事情蹊跷就把这个情况报告大掌柜。大掌柜说：“你没弄清楚伊万他要做什么？”

“不知道，”贾晋阳说，“伊万做事历来都是很诡秘的。”

“立刻派人打听清楚，”大掌柜说，“伊万可能有大动作！”

当天下午贾晋阳就亲自找到万驼社的会馆，和宇文社长谈了一会儿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得一清二楚了。事情巧了，原来伊万正是通过万驼社的社长宇文办的这事，伊万给了宇文一百两银子的好处。伊万是在修建一座大型冰窖。伊万建冰窖做什么用？他要在归化经营冻羊肉的生意！

这可是戳到了大盛魁的腰眼儿上了！归化商界谁不知道，冻羊肉的生意历来就是大盛魁的主要生意。是不允许别人随意插手的。从屠宰到储存，从包装到运输都是极为讲究技术的！哪一步做不到位都不行，都得赔钱。不是没有人张罗过，是弄不成。大盛魁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几个环节重要环节上都派有懂技术的工人师傅在把持操作。

大掌柜问："伊万他有技术人才吗？谁帮他做？"

"我问过了。伊万他依靠的还是那个姓商的丰镇人，就是当年他赶着羊群在京羊道上病倒的时候，救助他的那个人……"

"我知道，伊万聘他做经理人。"大掌柜说，"可是技术工人呢？"

"据说正在物色。"

"哦，他的大型冰窖……有多大？"

"有二十五间房大。"

"啊……"大掌柜有些吃惊，"能有那么大吗？"

"我打发人去看过了，"贾晋阳说，"房子已经盖好，是在村子的北边，靠近山沟。"

"冰窖呢？"

"冰窖就在房子的下面，冰块是从龙头沟取来的。那个地方气温要比城里低不少。"

"哦！"

大掌柜眉头皱起来陷入沉思。显然这件事给大掌柜带来的打击是很大的。

"善元！"

善元颠颠儿地跑进屋子："大掌柜有什么吩咐？"

"备马！"

"哎！我就去。"善元转身走出去，不大一会儿又转来，问："大掌柜，您说错了吧？应该是备轿车吧？"

"叫你备马你就备马！罗嗦什么！"

半个时辰以后大掌柜已经骑着马跑在了归化城通往察罕拜兴的大道上。察罕拜兴村的位置在贴蔑儿拜兴的东北方向，距贴蔑儿拜兴八里地，这里是的戚二嫂的娘家。一匹雪白的走马急速地蹈动着四蹄平稳前进。大掌柜换上了一件酱色的短衣，腰间束一条灰色的布带，头上带一顶破毡帽，整个打扮就是一个标准的羊把式。他的身边一左一右是贾晋阳和赵善元，都骑着马。靠近村子的时候三个人下了马，缰绳都交在善元手里。

第67节：大掌柜的烦恼(3)

大掌柜把善元留在原地看守马匹，自己和贾晋阳徒步朝冰窖走去。伊万这动作不能不牵动大掌柜的思绪。上百年来，经营羊马的生意一直是大盛魁主要业务，每年光是由喀尔喀草原贩运到归化城的羊群，都有二三十万只。大盛魁的羊运到归化后，除通过归化城的羊桥推销给北京、天津来的贩羊商客外，其余的就委托他们自己的京羊庄小号协盛昌等，直接把羊赶运到北京市场销售，大盛魁光是在北京就有两个京羊庄。与此同时，大盛魁还在归化城就地雇佣的屠户加工羊肉。每年冬季节令到了，小雪至大雪之间，大盛魁的屠宰场会大量宰羊。然后经过加工把冻羊肉做成冻肉卷儿，运往京、津、雁北和直隶北部销售。如此，积累了大量经验。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来是冬季沿路草少，赶运活羊比较困难；二来则是冻羊肉包装运输都比较省事方便。运销冻羊肉的办法是：将羊宰杀剥皮，去了头蹄，掏去五脏，仅剩下两张肉板，剔去骨头，卷成肉卷。夜间在院子里铺上席子，将肉放在席子上，经过一夜就将肉冻好了，然后将冻肉储放在“冰房”里，所谓“冰房”，就是四周和顶子都用木板搭起，房内的地上倒上冷水，放上冰块，然后将冻好的羊肉放在房子里储藏。宰杀羊的时令很究竟，必须是小雪和大雪之间。然后就是向各地运销，运输的时候也很究竟，必须将冻肉包好，不能透风，因为一透风，肉就不新鲜了。运输工具不拘一格，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牛车、骆驼、毛驴等运向华北各地。以往的年份归化城每年用这种办法销售羊肉，约有三百万斤左右，每只羊平均按二十五斤净肉计算，每年为销羊肉而宰杀的羊，就有近十二万余只，大盛魁占其三分之一。所以历来归化城就有在大小雪之间日宰万牲的说法。

大掌柜很想看看一个外国人是如何插手这项买卖的。一个身材高挑但是是很瘦削的男人在大院的外面迎住了大掌柜：“老哥哥，您有何

贵干？”

大掌柜猜出来他就是伊万从隆盛庄请来的姓商的掌柜，随口答道：“哦，我随便走……”

“我们是想找点事情做。”贾掌柜赶紧打圆场，“不知道掌柜这里用不用人？”

“你们有什么手艺？会木工活儿吗？”

“木工活儿不会，我会屠宰牲畜。”

“屠宰……眼下不需要。”商掌柜说，“瓦匠我们也需要。”

“我们只会屠宰。”

“那么再立冬来吧。立冬以后我们大量用屠宰工人。”

“什么工钱？”

“工钱包你满意……咳咳……”

贾掌柜说：“生病的时候也不歇下？”

“我愿意，”商掌柜回答，“咱得对得起洋掌柜。”

“什么洋掌柜？”

“是俄国人——伊万先生。”

“给洋人干活儿你就不怕遭归化人唾骂？”

“谁要骂让他先骂皇帝爷。”

“这话怎么讲？”

“你想啊，俄国商人是咱皇帝爷给招来的。”商掌柜理直气壮地说，“既然皇帝都允许外国人到咱大清的土地上来做买卖，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伊万的公司干活？”

谈话不能继续下去了，大掌柜找个借口结束了与商掌柜的谈话。正要离开建筑工地，就听到身后有人在喊他：“王大掌柜！”

那奇怪的喊声让大掌柜吃了一惊，一听就是一个外国人在说汉语，结结巴巴舌头屡不直的特别感觉。他回过身来就看见从未完成的冰窖里面走出来一个人，一身衣服沾满污泥，头上戴一顶破烂的布帽子。乍看是一个工匠，但是仔细一看，不对了……一双灰兰色的眼睛

里闪烁着狡计的热情的笑意，金黄色的头发从灰色的布帽沿下搭拉下来——居然是伊万！

“怎么，王大掌柜不认得我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里是我的冰窖工地。”

“可是……你怎么穿一身做工人的衣服？”

“怎么，你是说做掌柜的就不能干活儿吗？”

“……那倒不是。”大掌柜说，“我只是觉得奇怪。”

第68节：大掌柜的烦恼(4)

“不奇怪，”伊万笑呵呵地解释说，“我这个人有个爱好，从小就喜欢泥水活儿，有你们的话说就是泥瓦匠。”

“对，是泥瓦匠……”

贾晋阳说：“真是想不到，俄罗斯的商人居然也这样能吃苦。”

“还不一样，你们大盛魁更是靠吃苦起家的。”

“你这样了解大盛魁？”

“必须了解！”伊万说，“大盛魁既是我们的榜样又是我们的对手。”

“好！见教了。”大掌柜说。

“今日不方便，改日我在宴美园请大掌柜的客。”

“好，改日见。”

看着大掌柜三人骑着马走远了，伊万对商掌柜说：“大盛魁的消息来的真是快啊，我们这里刚刚开始动手，王大掌柜就找到门上来探访了。”

“还是亲自出马！”

“大盛魁的消息灵通得很，有专门的消息网。”

“好吧，看来我们只有加紧干了。”

“是。”

伊万把整个经营冻羊肉的生意交在了商掌柜的手上，对商掌柜他是完全信赖的。商掌柜在进入归化之前就皈依了天主教，为伊万的公司尽心竭力工作。当然伊万给商掌柜开的工资也很可观，伊万是依照俄国商界的惯例，在每一月的月初发给经理人员和工人工资，而不是像中国店铺那样，在三年账期的时候才兑现。

这种立竿见影的方式使归化人感到非常新鲜，并且伊万公司员工的工资值实际上要比普通的中国商号给铺伙开的工资要高出一倍还要多。最主要的是能见到现钱！归化一般商号和店铺包括作坊、工厂，

给伙计、工人都是三年一结，或者是年底一结。就是说要等做了三年的工作才能拿到报酬。而伊万一月就给伙计、工人一结账！这种显而易见的利益使伊万的公司在归化地面上显得很有吸引力。无论是羊马把式、屠宰工人还是管理人员都愿意到伊万的公司来做事，因而伊万的公司总是显得很热闹很景气。

伊万将经营冻羊肉的加工完全业务交在商掌柜手上，他自己得以把精力投入到了贩运活羊的生意上。伊万是一个性格顽强的人，几年前京羊道上的失败并没有使他放弃活羊的经营。

如今伊万对归化城的情形已经非常熟悉，他的西伯利亚茶叶公司不但在经营长途贩运活羊方面扎稳了脚根，并且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同时他还把手插进了屠宰业和冻羊肉经销。西伯利亚茶叶公司在古鹿拜兴附近建起了一个屠宰场一个配套的冰窖，在当年就投入了运营。

入冬的时候伊万的公司就将第一批新鲜的羊肉加工成冻肉卷运往京津、河北、山西、河南等地。与此同时伊万还在张家口设立了同样的机构。不仅如此伊万在药材、皮毛方面也有相当大的销量。

运活羊的途经已经打通。从喀尔喀直接通往北京方向，有两条新开劈的羊道，其中一条就是属于托博尔斯克公司专用的。为保证京羊道的畅通，西伯利亚茶叶公司还专门拨出一万两白银沿着自己开辟的京羊道开凿了八十六眼水井！归化商界都说伊万这活儿做得真的是有板有眼，有声有色。

更为重要的是伊万的京羊道之所以能够运转起来，是他把喀尔喀草原四分之一的市场抢到了手，从遥远的草原源源不断地提供羊和马。

回到大盛魁城柜大掌柜立即召集主要掌柜会议，分析了当下的形势，作出应对的决断。同时把有关情况通报了通司商会其他成员，要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把这些事安排妥当之后大掌柜派贾晋阳前往乌里雅苏台，要他协助王锦棠处理好那里的事物。

“乌里雅苏台是咱的发祥地，是咱的根据地，一定要把握好。只要乌里雅苏台稳定了，咱大盛魁就乱不了。”

贾掌柜去了。

让大掌柜忧虑的是，不只是一个伊万，到归化来的俄国商人越来越多，除了伊万，什么谢尔盖、康达克夫等，俄罗斯对华贸易的六大商帮差不多在归化都开设了自己的店铺或分支机构。再加上比利时、英国、德国、日本、瑞士等国的商人，简直可以说是一涌而进。在归化街头还盛传着这样的说法，大清朝廷正在俄罗斯驻北京的公式谈判，不久会把归化开辟出来成为第二个商埠，用以代替恰克图对面的买卖城。这传言更是让归化商界人心惶惶。

第69节：大掌柜的烦恼(5)

晚饭的时候坐在大掌柜身边的贾晋阳听到大掌柜突然低声说："……再能干的将帅手底下也得用几个顺手的人。"

贾掌柜侧着脑袋看看大掌柜，笑道："大掌柜还在想白天的事？"

"是啊，你说那个伊万，在乌里雅苏台的时候就把那个姓邝的伙计从林掌柜手里挖过去，那也是在用人才。"

"伊万懂得使用人才呢。"

"其实，古今中外都是一个道理。"

"现在伊万真的指上邝伙计了。听说要把他拿到归化来主持这边的事呢。"

"到归化？作什么？"

"伊万要在归化开托博尔公司的分公司呢。要任命邝伙计做经理。"

"啊，是这样。"

"那个姓邝的在乌里雅苏台的时候和咱们的古海混得很熟，他们是一茬人。"

"哦，我知道。"

"古海要是还在号的话，应该比姓邝的强多了。"大掌柜很动情地说，"姓邝的连咱古海一钩子都赶不上！"

"那感情是！"坐在大掌柜对面的王福林知道大掌柜是想念古海了，于是赶忙把话题转到了正题上，说，"对了大掌柜，您说古海的事怎么办？"

"有什么怎么办不怎么办的，他已经被开除出号了。"

"我是说他在万金账上的功劳，两次大功，三次小功，都还记着啊。"

大掌柜叹口气没说话。

“照道理，被开销出号的人万金账上不管有多少功劳，全都一笔抹杀。”王福林说，“可是您吩咐我让把古海的功劳还在账上留着。”

“是，我说过……但古海是个例外。”大掌柜说，“是咱字号冤枉了人家！三年前古海被开销出号的当年事情就弄清楚了，全都是祁家驹搞的圈套，把人家孩子给套进去了。咱大盛魁财东掌柜全都亏心啊！——”

“就是说这账还给继续他留着？”

“那还有得着说吗？留着！……总有一天吗杂得给人家一个说法不是！？”

王福林敏感地注意到，在他提到古海的时候大掌柜的长眉毛迅速地颤动了几下。同时眼睛里有亮晶晶的光在闪。是啊，不仅是个人才问题，更重要的是古海被开销是一个冤案。王福林体味到大掌柜所说的“留着吧”的含义，他想古海应该是还有机会。

说起来这些年涌进归化城来的外国人，除了作生意的还有传教的，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数以百计。这些外国商人到归化来设商栈开店铺，牧师们传道、修建教堂，归化城因为他们的到来开始躁动起来。往日的那份闲适再也找不到了。晨钟暮鼓的规律沉稳悠闲的规律被打破了，很多时候为了夜归的客人守城门的士兵不得不在半夜里把紧闭的城门重新打开。巨大沉重的城门发出的吱吱嘎嘎的的怪叫声划过归化城静谧的夜空。通常情况市井的喧嚣也延长了许多时间，往往要到日暮以后甚至天色完全黑下来，羊岗子、牛桥、驼桥上生意还在继续着。总的来说是时间长了，节奏快了。夹杂着蒙古语和俄语的谈判生意的声音从光线昏暗的市场上传出来，有时候声音会很激动。

从早到晚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进大盛魁城柜，所有的消息都必须报告大掌柜。大掌柜既不能充耳不闻，听了又心烦，也不知道哪些消息是重要的哪些消息是不打紧的。大概是第一次，大掌柜感到自己穷于应付了。

这天晚饭后大掌柜对善元说：“你打听一下大观园今晚有什么戏？”

“有好戏！”善元连想也没想就回答：“是水上漂的《打金枝》，连唱三天了。”

“水上漂，好哇！”

“莫非大掌柜想看戏？”

“心里烦闷，咱听听戏去！”

“好，我这就去安顿轿车。”

待善元把轿车安排好，回到大掌柜房间，见大掌柜已经把衣服换一半了，除去了藏青色的长袍换上一件玄色的长袍，亮色的长袍配上一定七机缎面的的瓜壳小帽。善元帮着大掌柜系好了腰带，人立刻显得年轻也精神。

跨上轿车的时候大掌柜自己跟自己说话：“今天我总算是能够安静地过一个晚上——驾！”

第70节：大掌柜的烦恼(6)

车倌听见大掌柜的喊声笑了："大掌柜，您今儿个高兴？"

"我有去看水上漂的戏了，当然高兴！"

"听说水上漂脚下的功夫厉害得很！"

"是哩，那几步走真的是比女人还女人呢！"

"啧啧！"车倌感叹道，"可惜了我没那眼福。"

"你没看过水上漂？"

"我一个下人哪能……"

"别说什么下人不下人，今天你就开开眼。"

"大掌柜，我只是随便说说……"

"别价！我请客。"

"大掌柜！别……"

"你别罗嗦了，我请不起还是什么的？"

"我是一个下人。"

"一会儿你跟着我就是了，还有善元，咱三人一起看戏去。"

这一晚大掌柜可是放松了，大掌柜也没有要雅间，三个人混在一楼的大厅里，一边看戏一边聊天，聊的都是戏文里的内容。一个半时辰的工夫竟然没有人认出大掌柜！夜阑时分大戏散场，大掌柜在善元和车倌的陪伴下走出戏园一路有说有笑，这一晚大掌柜好不痛快。

但是开心只是短暂的时光，还有更让大掌柜心烦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呢，贾晋阳走后不久王福林从汉口归来，向大掌柜报告了更为严重的事情：俄商在汉口正在筹办茶叶加工厂。

"俄国人有什么资格在汉口建厂？"

"当然没有！"王福林说，"但是他们就做了，一个个买地皮的买地皮，备料的备料……"

"这么说打算在汉口建厂的不只一家？"

"西伯利亚茶叶公司、莫斯科公司、还有托博尔斯克公司……"

“哦，这么说伊万也在汉口动手了？”

“是的，我亲眼看到的。”

现在这成了一个新的更严重的问题，俄国人要在汉口开茶叶加工厂，显然是想从根本上夺走华商的利源。

“这事可是不敢小觑！”

“我已经叮嘱汉口马庄了，有情况随时报告！”王福林说，“不过我倒是不大相信俄国人真的能够把茶叶加工场开到汉口。”

“为什么？”

“大清朝并没有同意外国人在华建厂。”

“过去没同意，现在不同意，但是不等于以后永远不同意。”

“您是说理藩院会给俄国人放开口子？”

“正是我的忧虑。不是没有可能，”大掌柜说道，“还得通过从北京打听俄罗斯驻北京公使和理番院的谈判消息。难道说俄给人在谈判桌上取得进展了？”

大掌柜的猜测没有错，俄国公使是在和理藩院谈判，不过不是在北京，而是移在天津。不久从大盛魁的信狗从北京传来一个确切消息，理藩院恭亲王和俄罗斯公使的谈判由北京转移到了天津。消息还说恭亲王可能作出妥协……；大掌柜刚刚沉下来的心又一次悬了起来！

恭亲王的妥协意味着什么？一旦朝廷对俄国人防开了口子，允许俄国商人进入大清国内地经商，那么当然也包括在汉口设厂建栈！

第71节： 归化商界出新秀(1)

2 . 归化商界出新秀

这天快晌午的时候善元向大掌柜报告，说是史财东的儿子史靖仁要拜见大掌柜。大掌柜正在小客厅和一位英国商人谈话，听了善元的报告没言声儿。

说起史靖仁故事也蛮多的，当初他和古海一起考大盛魁，没有被录取，但是他的故事并没有中断。那以后又过了五六年，终于成功地在归化城办起了一家杂货铺，史靖仁在同乡人的眼里的形象也慢慢发生了改变。

史靖仁的变化让大掌柜感到意外也感到高兴，他说："想不到一个纨绔子弟也能做成事业，哪怕事业再小也算。财伙和气才是大盛魁的福祉啊！盼了多少年了……"

从此大掌柜对史靖仁也有了好印象。但是，三年前暗房子事件，史靖仁又掺和了一脚，让大掌柜对他又心有了芥蒂。但总的来说，大掌柜不是那么心胸狭隘的人。

现在史靖仁的身份改变了，他已经由大盛魁的财东变成归化城内一家商号的掌柜，并且在归化站住了脚跟。他在不断改变自己的经营套路，又想把自己的杂货铺改成当铺。

"你去告诉王掌柜，叫他见一下史靖仁。听听他有什么事情。"

大掌柜说的王掌柜指的就是王福林。

"史财东的儿子点名是要见您的。"

"你就说我这里有客人。"

善元去了。

过了一会儿王福林走进客厅，说："史靖仁说了，他非要见大掌柜不可。"

大掌柜眉头皱起来，三年前暗房子事件中他们父子一个在晋中祁县一个在归化城遥相呼应，把个大盛魁闹得翻江倒海烟熏雾障！这个

史靖仁自从暗房子事件以后再没露过面。估计这一次也难有好事，大掌柜当然是不愿见他，就说："他没说有什么事吗？"

"他说有要紧的事要和大掌柜面谈。"王福林见大掌柜又是拒绝的意思，赶忙补充道，"史靖仁说了，他愿意等。"

"哼！他能有什么好事。"

"我猜想可能是为他那个当铺的事，他那个当铺张罗半年了开不了张。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给卡住了。"

其实史靖仁那个当铺张罗半年了开不了张的原因王福林知道，大掌柜也知道，就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底银。史靖仁当铺租用的是席力图召的铺面，席力图召住持喇嘛信不过他。同时当铺行会也不接纳史靖仁。后者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史家和大掌柜做对，这事在归化市面差不多是尽人皆知的事了。大盛魁什么字号？大掌柜什么人物？归化市面就没有不给大掌柜面子的。所以史靖仁在归化做事步步受阻。

归化当行有个行社组织叫"天安社"，"天安社"的社长名叫曹路安，河北滦县人，生得身高树大为人谦和，是大盛魁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不用打招呼，没有大掌柜的话，这个曹路安是决不会给史靖仁方便的。因此大掌柜知道史靖仁在归化干不成个事。不过事过境迁，暗房子事件过去已经好几年了，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大掌柜信奉这个理，作为一个商界大擎，他是不会和史靖仁计较的。所以从来也没有有意为难他的意思，甚至能帮他的时候还是愿意帮他的。再说史靖仁这几年在归化也吃了不少的苦头，一个大盛魁财东的儿子肯自己出来做事还是挺不容易的。他也没什么劣迹，那些赌博嫖娼的事也没听说。另外，史靖仁的父亲也和大掌柜缓和了许多，召开结账会的时候还能坐在一起商量事，财伙闹矛盾这是经商人最忌讳的事。大掌柜甚至还亲自到史靖仁店铺所在的西五十家街去看了看，当然是秘密地，史靖仁是不知道的。大掌柜想起当年史靖仁要进大盛魁学徒被拒绝的事，心想这个史靖仁还真的想做事情，有几分欣赏呢。实际上史靖仁

在归化做当行，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张罗生意了，前两次是做百货做皮毛，都失败了，赔累不少。为此史耀对儿子很不满意，史家父子闹矛盾的事也传到了归化商界。

大掌柜嘴里应着："好吧，那就让他等着吧。"此刻他心情很复杂，心里一边琢磨史靖仁的事，一边和客人谈话，

大掌柜接待的英国商人名叫希尔曼，是个经营皮货的商人，到大盛魁来只是为了做礼节性的拜访。客人略微能够听得懂一点汉语，他知道大掌柜事务繁忙，又坐了一会儿，把自己的事情说完后就起身告辞了。

大掌柜拄着拐杖把客人送出月门，希尔曼就坚决不让大掌柜再送了，他用僵硬的汉语说："楼（留）步、楼（留]步！"

"我送你到大门。"

客人伸出双手牢牢地抓住大掌柜的双肩不允许他再往前迈步。

"再见！"

客人转身很快地走了。大掌柜看着客人走出大院的门，车转身刚要回去，就听见史靖仁喊他："大掌柜！"

只听声音就让他听出了这是史靖仁，大掌柜头也没回朝小客厅走回去。

史靖仁跟着大掌柜走进客厅。

"大掌柜脚伤近来可有好些？"史靖仁等大掌柜在椅子上坐下，就问候说，"家父捎话来让我向您问好！祝大掌柜多福多寿。"

"谢谢啦！高堂身体可好？"

"好好，托您的福。"

"千万不要这么说，"大掌柜赶忙制止史靖仁，"我们做掌柜的说到底也还是为了东家的利益在做事，这个大头小眼儿我还是明白的。"

第72节： 归化商界出新秀(2)

善元捧着盖杯把沏好的茶端给史靖仁，史靖仁很客气地朝善元点了点头，昔日日的傲慢一扫而光了。

史靖仁的表现大掌柜注意到了，大掌柜主动问道：“不知史公子到柜上来有何吩咐？”

“这个……”史靖仁嗫嚅着搓着手，“我想请大盛魁出面为我作保。”

大掌柜矜持着，轻轻地摇摇头：“这件事……恐怕不好办。”

“怎么？大掌柜不肯帮我？”

“不是……”

“我是走投无路才来求大掌柜的！”史靖仁言辞恳切，“大掌柜，家父放出话来，这一次做生意我要是再赔了，他就不认我这个儿子了！”

“这就是史大财东的不对！做生意哪能一做就挣？”

“我保证……”

“靖仁，你听我说，不是我王廷相不帮你，你是知道的，当年你要求入号学徒我就没有点头，为什么？为的就是咱大盛魁的规矩！祖上的遗训，号规管着呢，不论是财东还是掌柜伙计，没有规矩是不行的！”

“说来说去大掌柜还是不肯帮我？”

“大盛魁商号是大家的，是众多财东掌柜的字号，我不能拿大盛魁的牌子来为你作保，过去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望史财东能体谅！”

“好吧，”史靖仁失望了，他站起身准备走了，“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为难大掌柜了，告辞了……”

“你别，靖仁，我还有要紧话没说呢。”

“还说什么？”

“你坐下，干吗这样性急？”

史靖仁怏怏地重新落座，他听见大掌柜说：“虽然说是大盛魁商号不能出面为你作保，但是我王廷相愿意以我个人的名义给你作保，不妨试试？”

“哈哈！”听了大掌柜的话史靖仁略略愣怔了一会儿，然后便哈哈大笑出来了，“您这道理是怎么讲的，都快把人弄糊涂了！大掌柜——大盛魁，如今在归化还有什么区别！”

“不敢这样说！”大掌柜严肃地说，“大掌柜只是一个掌柜而已，离开字号就什么也不是了！可是大盛魁立基将近两百年了，还要继续发展下去，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会倒的！”

“这话我爱听！”

史靖仁忍不住激动起来。

“就是这个理。”

“大掌柜真的肯为我作保？”

“东伙一家么，”大掌柜说，“我王廷相岂有不帮助你的道理？”

第二天上午，席力图召。住持喇嘛正准备出门办事，刚走出禅房的门便看见一个拄着双拐的人艰难地挪着步子走进召庙的大门，定睛看时发现正是大盛魁的大掌柜王廷相！于是赶忙迎上去扶住大掌柜：“啊！真是想不到，原来是大掌柜到了！有什么事只要大掌柜招呼一声，贫僧上门去聆听教诲便是，何必如此！”

“我是有事相求啊！”

“失敬失敬！”主持说，“有什么吩咐大掌柜尽管说！”

让至禅房。

大掌柜不知道史靖仁一直悄悄跟在他的后面。大掌柜“言必信，行必果”让他心里十分感动。

既然是大掌柜亲自出面了，那还会有什么问题。三天后史靖仁就接到席力图召达喇嘛的招呼再次来到召庙。

小喇嘛请史靖仁到禅房办理了交割手续，租房的事情顺利办妥了。归化当行也接纳了他。在大掌柜的支持下史靖仁的生意做得日臻

完善。有时候，单单一个“死当”就可以给他带来数十万白银！当铺财源滚滚。史靖仁发达了，在归化商界站住了脚，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

后来，史靖仁重谢大掌柜，在归化传为佳话。人们到处都在议论，誉之为财伙关系的典范。

斗转星移，谁也不会想到，时间仅仅过了三年，事情就大变了，史靖仁顶替了曹路安，坐上了“天安社”的社长的位置。这不仅是站住脚跟的事情，史靖仁成为了归化市面上的头面人物，但凡有的大的活动，人们都能看到史靖仁的身影。

史靖仁当上天安社的社长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在山西老家的妻子接到归化。促成史靖仁把妻子接到归化来的缘由很多，其一就是父亲史耀的死。说来也怪，史耀自打出席归化召开的大盛魁财东会议之后，随着送海仲臣灵柩的车队回乡，一路上心里别扭透了。没有想到的是这股别扭劲儿一直就跟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竟然再怎么费力也拔不去了。请了祁县最有名的大夫，都没有好办法。结果是病情越来越沉重，没有熬过当年年底就躺倒在炕上了。又过了半年就一命呜呼告别了人世。

史耀死得太突然，史家大院上上下下都没有估计到，都觉得不可能，所以史耀死的后，连身在归化的大儿子史靖仁都没来得及通知就下葬了。等到史靖仁得到消息赶回史家村的时候，史耀已经下葬一个多月了。史靖仁有两个弟弟一个姐姐，全都埋怨他，说他是不孝。史靖仁离开家乡的时候，史家兄弟姐妹又为了分割财产吵成了一锅粥。

临上路的时候史靖仁的妻子牟氏哭哭啼啼?拉着丈夫的衣袖不肯松手：“你把我也带走吧！”

“成何体统！”史靖仁说，“自古以来咱山西人在归化做生意就不能带家眷。”

“可是你没看到吗？几个弟兄姐妹全都成了仇人，你把我留在家里怎么活？”

“这……”史靖仁语塞了。他相信妻子说的是实情，就算是不被害死也得被气死，史靖仁跺跺脚把妻子拉上了轿车。

促使史靖仁携带妻子走进归化城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晋商风格和传统的改革和挑战。对于晋商的老作风老习惯他早就看不惯了，而且这种作风也被京帮商人所嘲笑。再者说，史靖仁所在的天安社成员来路复杂，有晋籍的不少但是非晋籍的也很多。对于天安社成员来说从来就没有不带家眷这一说。

第73节：活佛参股天义德(1)

3. 活佛参股天义德

一晃许多年过去，如今郭宝义的儿子郭玉子承父业，继承了郭宝义的事业。但是与父亲又有区别，那就是郭宝义的职位是天义德商号的大掌柜。而郭玉则身退一步，做了天义德商号的大财东。娜仁花也完成了由草原上王爷府的大小姐向归化大商号大财东的内眷的转化。六年的城市生活使她改变了许多，学会了汉语，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山西晋中土话。衣着也变了，除了重大节日通常情况下总是穿一身缸蓝色的长袍，脑后梳一发髻。人是绝顶的聪明，生意上的事一点就通，虽说是不能出头露面可也拦不住为丈夫出谋划策。但是喜好走马的嗜好仍然是一如既往，只要是她能够有闲暇的时侯还是要把自己的走马打扮的花团锦簇，骑上马走 一圈，过过瘾。真的是掩饰不住草原女儿的本色。

大家都知道归化城弹丸之地无论奔马还是走马都也施展不开，娜仁花玩马就到离归化城东北五里地的小校场。那里是绥远将军操练军队的场地，是一片方圆六十丈的空地，平平坦坦。在小校场玩马已经成了惯例，无论是绥远城还是归化城，但凡是玩走马的都到那里去。话又说回来，但凡是能够玩得起走马的都是“角”，都不是一般人，不是绥远城里的军官就是归化城内的巨贾。玩名贵的走马，那是上流社会的专利，一匹好的走马价值数千两白银。

读过大盛魁商号第一部的读者该知道，想当年在乌里雅苏台就是因为一匹名叫白天鹅的名马，娜仁花与祁掌柜祁家驹发生了冲突。间接导致大盛魁丢掉十二个和硕的生意。那时侯祁家驹的身份是大盛魁驻乌里雅苏台分庄的坐庄掌柜。白天鹅是祁家驹的爱骑，娜仁花以它的乌里雅苏台王府大小姐的脾气，在没有经过祁掌柜的允许便私自骑乘了白天鹅，引出一场轩然大波。这一次也是因为一匹名马，却演出一场戏剧般的冲突。

那一日正是七月十五，娜仁花陪丈夫到董家花园祭奠公公。夫妻俩刚刚走出的家门天义德的伙计来找郭大掌柜，伙计一路跑着来的气喘吁吁地向郭玉报告，说是总号有件要紧事需要他亲自处理。

郭玉有些不情愿，皱着眉头问："什么事情非得我立马就去吗？"

伙计答道："是十分要紧的事情！"

郭玉对妻子说："我去去就来，你先行到董园等我。"

于是娜仁花自己骑着走马先往董家花园去了。

再说娜仁花自从嫁到郭家在归化住久了也就渐渐习惯了这里的风情民俗和生活习惯，对商业上的事情也很懂一些了。娜仁花当然不是愚昧蠢钝之辈，时间久了对于商业上的事也常常能帮助丈夫出主意想办法，性格也不像做姑娘时那么的任性和狂放，一般来说妻子做事他郭玉都是放心的。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娜仁花还未走进董园的大门便与董家园丁冲突起来了，起因又是她坐下的红枣骝马，这马浑身火焰一般赤红，无由一跟杂毛，是一匹纯种的喀尔喀红枣骝马，不能说是价值连城吧，给她四五千两银子她是不会出手的。这是一年前娜仁花从草原带回来的一匹骏马，当时，这红枣骝马在归化、绥远二城轰动一时，她出行的时候喜欢骑着它。

第74节：活佛参股天义德(2)

娜仁花骑着红枣骝往董家花园去，在园子的大门口娜仁花被守们人拦住了。守门的是一个老年的园丁，他拉住红枣骝的缰绳说："小姐，您的马不能进园子去。"

归化城是个讲究规矩的地方，董家花园当然也是有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允许马车和马匹入内，这一条不论达官贵人还是仕女小姐概不例外。可是娜仁花不买这个账，在马的问题上，她从来都是想怎样就怎样的。

娜仁花强行要进，守门人不让进，于是冲突起来啦。

冲突一起便招来许多围观的人。纠缠的时间久了，终于惊动了园子的主人董国玺。娜仁花何许人董国玺当然是知道的，就对守门的老园丁说："云二爷，您就让她进去吧，这是天义德大掌柜郭玉家的太太。"

"天义德也不行，就是大盛魁也不行！"

你道是这位看守大门的人是谁？正是人人敬重的云二爷！董国玺也得给他三分面子。更何况董国玺从来就是一个性格谦和的人，平日里他和园丁一样身穿粗布的衣服，手里经常是拿着铁锨锄头在干活儿，外人一般根本就看不出他就是园子的主人，好像那主人是云二爷。

云二爷说完也不管董国玺怎样，干脆呼啦啦地把两扇大门全都关上了。不要说是娜仁花，就连园主董国玺也被关在园子门外了！

董国玺尴尬地笑笑，冲娜仁花说："你看，我也没有办法。"

"你是什么人？你不是董家花园的主人吗？"

"是啊，"

"那你还做不了主？"

"云二爷，他是长辈。"

"什么意思？"

“是长辈我就得敬着他，不能违背他。”

“简直是莫名其妙！”

“云二爷贡献大……”

“我不听！你全是在撒谎！”娜仁花说，“我根本就不信，云二爷再厉害他也得听你这个园子主人的话，依我看都是你在捣鬼。”

董国玺拉着红枣骝的缰绳不肯松开。

正在争吵间郭玉赶到了。郭玉把自己的妻子推开走上前去，说：“董掌柜，你别跟妇人计较！我老婆是担心她的马栓在园子外面被人祸害，你可知道真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

“我想出一个办法，”董国玺说：“我带你夫妇从另一个门进去。”

“真是奇怪，你一个堂堂的园主竟然怕一个看园的园丁？”娜仁花冷嘲热讽地说道。

“好了，我带你从园子的侧门进去还不是一样？”董国玺并没有计较。

“不一样，今天我非要从正门进园子……”

娜仁花还要坚持，被丈夫强行拉着离开了董家花园的大门，因为附近已经涌上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你一个天义德商号大财东的内眷怎么可以跑道这里和人吵架呢！成何体统！”

“我就不！”娜仁花坚持着，“我不受这种气！”

“算了！你不看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情在这里耍脾气。”郭玉拉着妻子从侧门走进园子，一边走一边悄声告诉她：“哥哥从乌里雅苏台回来了！”

“开什么玩笑？”

“谁有心情跟你开玩笑！”

娜仁花从丈夫的语气中感到什么，替哥哥担心的心情把刚才的不快赶跑了，她问：“咦！怎么回事？哥哥刚刚从归化返回草原还没一个月呢……”

“一会儿我再和你说，”郭玉说，“咱先把祭奠我爹的事办了……”

娜仁花已经感到事情严重了，她问：“刚才总号来的伙计找你就为我哥哥的事？”

“是，”郭玉说，“伙计怕你着急，没敢当着你的面说。”

在郭宝义的坟墓前郭玉夫妻烧了纸磕了头，把带来的果品一一供上。看着两柱香慢慢燃烧。直到灰烬坠落，郭玉拉着妻子站起来。这时候他才开口对妻子说：“哥哥在草原上受伤了。”

“怎么受的伤？怎么回事？”

“还没弄清楚原因……是被人用马车拉回来的。”

“哥哥的伤严重吗？”

“挺严重……”

“哥哥这会儿在哪？”

“在总号的客房。”

娜仁花不再问什么，翻身攀上马背，也不管丈夫的警告，只顾纵马奔跑起来。红枣骝一路狂奔，不一会就来到坐落在扎达海河左岸边的天义德总号。把马拴在外院，一路小跑来到小客房。

第75节：活佛参股天义德(3)

客房内气氛十分紧张，两个小伙计一个手里端着一个铜盆，一个手里提着一把铜壶，伺候着一个老头子，娜仁花一眼就认出那老头正是归化城的名医聂先生！沙王静静地躺在炕上，头上包扎着绷带。聂先生亲自拿毛巾给沙王清洗胳膊，那胳膊娜仁花只看了一眼就吓坏了，血肉模糊处竟然暴露出一截白磷磷的骨头茬子！

“哥哥！”娜仁花惊叫起来。

聂先生被娜仁花的尖叫声惊得差点把手里的毛巾掉地下，老头子生气了，厉声说：“这是谁在喊？”

“是我……”

“把小姐弄出屋子去！”

两个伙计从两边架着把娜仁花弄出了屋子。这时候郭玉回来了，搀扶着妻子把她弄到了自己的房间。

“别着急，”郭玉为妻子倒了一杯水。“哥哥的伤没有危险。”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是谁把哥哥打成这样的？”

郭玉沉默着思忖着在房间里来回度着步，好一会儿才说：“事情很复杂，有我估计是色棱王爷干的……”

“色棱王爷？他为什么要对我哥哥下毒手？”

“为了争夺市场，”郭玉说，“我分析这里有俄商的背景。”

中午聂先生终于给沙王把伤口处理完了。折断的胳膊重新接好，绑上木架，用绷带绑好。又给沙王服了煎好的草药，脱离了危险的沙王睡着了。

娜仁花走进哥哥房间，看见哥哥绑慢绷带的胳膊被架在小炕桌上，整个人被斜着架起来。忍不住眼泪就下来了。

沙王作为草原上的王爷按照惯例进京值班，在紫禁城里做大内行走，也算是体现了执政阶级的地位。在京一住就是三年，两个月前沙王完成使命从北京返回来，在归化逗留了一个月。那时侯娜仁花就劝

哥哥干脆留在归化城生活，就不要返回草原上去了。娜仁花知道自从哥哥奉召进京值班，短短三年喀尔喀草原草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都是让沙王心痛和不能接受的变化。草原上商业上的争夺就很激烈，俄商支持的色棱王爷势力越来越大，色棱王爷支持的俄商不断地蚕食华商的传统市场。沙王在的时候情况还算好一些，他离开后色棱简直可以说就是肆无忌惮。

沙王回答妹妹说："我虽然身在北京，但是乌里雅苏台家乡发生的事我还是大体知道。不管色棱多么猖狂，他总不能不允许我在自己的家乡生活吧？我仍然是乌里雅苏台的王爷！"

虽然说沙王返回乌里雅苏台的时候心理也有准备，但是还是意料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色棱王爷竟然会对他下毒手，派人刺杀他……如今身负重伤的沙王就躺在眼前，面色蜡黄，人事不省，上身的袍子被撕烂了，胳膊裸露在外，胸部整个被白色的纱布缠绕着，血从纱布下面渗透出来，把纱布染红了。

傍晚沙王醒来了。他看清了守在身边的人是自己的亲妹妹，眼里慢慢地溢出了泪。"娜……仁……花！"

沙王叫着妹妹的名字，尽管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发出的声音却是十分的微弱，在场的人几乎听不清楚。

"我早就说了，劝你在归化留下，有我和郭玉照顾你生活差不了，可是你不听，结果弄成这个样子！"

"我……离不开……草原……"

"这下你离得开了？"娜仁花不又自主地就激动起来，"差一点把自己的性命丢掉了！"

"我……咳咳……"

一句话没说出来沙王的话就被自己的咳嗽打断了。

"娜仁花小姐！"聂先生走上前制止了娜仁花，低声提醒道，"沙王目前的情形还不宜多说话。"

郭玉扯扯妻子的衣襟把她拉出了房间。

“是谁干的？我一定要找他算账！”刚一走出门娜仁花就爆发出来。

“别哭！”看着热泪滚滚的妻子郭玉安慰说，“现在最要紧的是给哥哥治伤，其他事只能以后再说。”

“不行，我不答应！我一定要给哥哥报仇。”娜仁花说，“明天我就骑马返回乌里雅苏台！去找色棱算账！”

“可是你手里有证据吗？”

“证据……会有的！”

第76节：活佛参股天义德(4)

“但是你得现在就拿出来，不然怎么和色棱算账？”

娜仁花不做声了。

“好吧，你先回去。等哥哥的伤好了以后再说。”

傍晚沙王神志清醒了，他一看到守在身边的妹妹，说出心里的话：“真是想不到，咱们的家乡如今变成这个样子！如果我不离开就怕连命也保不住了。”

娜仁花说，“色棱他也太狠毒了，居然要暗杀你！”

“没想到啊……”

“他们什么事也做得出来。”娜仁花说，“我听郭玉说事情复杂着呢，这里面恐怕还有俄国人的背景呢。”

“我也猜到了。”沙王哀叹说，“归化商业势力在喀尔喀步步后退，天义德也危机四伏。”

“别想那么多了，”娜仁花劝哥哥，“你先安心养伤，以后就在归化城住下吧。”

“暂时只好这样了。”沙王说，“不过我也不是一只绵羊，我有我的办法，等我把伤养好了再说。”

“别想那么多……”

“我要到长老寺去，去找雅克格克森活佛！活佛可是有良心的人，他是不会轻易屈服的。”

消息传到大盛魁，第二天上午大掌柜便乘轿车前往天义德总号看望了沙王。郭玉和李泰陪同大掌柜从沙王住的房间出来，把大掌柜请到天义德的小客厅。

还是在祁家驹祁掌柜担当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坐庄掌柜的时候，因为一匹名叫白天鹅的名贵走马，祁家驹得罪了王府大小姐娜仁花，致使沙王和大盛魁逐渐疏远，进而丢掉十二个和硕的市场。而李泰使尽手段在要害的时候出手，成功地帮助沙王登上盟长的宝座，同

时又促成沙王府的大小姐娜仁花与天义德大掌柜郭宝义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大财东郭玉，结成儿女亲家……从那时侯开始沙王与大盛魁的距离就越拉越远了。

时过境迁，如今面对同样的商业危机，共同的命运让归化的这两家巨型商号走到了一起，也让大盛魁和沙王尽弃前嫌。大掌柜和天义德的两位主事人在一起交谈了整整一个时辰，从小客厅出来时王大掌柜是满脸的感动和诚恳。郭玉和李泰一直把大掌柜送到城柜的大门外面，看着大掌柜的轿车远去。

仅仅过了三天，李泰就亲自到大盛魁总号拜访了王大掌柜。他是来找大掌柜商讨保卫喀尔喀市场的办法。

“七十二个和硕丢掉一半还多。”

“一定要保住，喀尔喀是我大盛魁发祥地，也是你们天义德的发祥地，喀尔喀要是丢了，基地就没了，以后生意到哪里去做？”

“是啊，我正是着急，所以才来找大掌柜讨主意。”

“你们年轻人办法多……我已经是老朽了。”

“这种时候大掌柜就不要再取笑晚辈了。”

“你不是用了许多外籍人入号么。”

“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

大掌柜提出全归化商号联合行动的思路，决定召开归化通司商会扩大会议，把那些外围的坐商商号、作坊、工厂，以及远在湖北、湖南的茶商也都扩进来，建立一个联合体。

对此李泰非常赞同。

大掌柜说：“不论时世如何变迁，只要贵号和大盛魁拧成一股绳，只要归化三大号拧成一股绳，我们就有办法！我们就能顶的住俄国商人的进逼。”

二人取得共识。末了大掌柜问起沙王的情况：“对啦，沙王伤势如何？”

“稳定了，已经不发烧了。”

“那就好！”大掌柜提议说，“待沙王痊愈之时我们在宴美园设宴招待他！”

仅过了一个半个月，沙王就自己走出来了。他的胳膊吊在胸前，但是精神很是健朗。沙王主动到大盛魁城柜拜见了大掌柜。不仅限于礼节性的拜访，两人见面的时候沙王还特别提到过去祁掌柜执掌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的时候，双方曾经出现过的不愉快。沙王说：“我也有对不住大盛魁的地方……”

“哪里话！”大掌柜赶忙打断沙王的话，“几十年上百年，沙王家族对大盛魁的恩德简直可以说是天高地厚……”

“我是说为了一匹马。”

“什么马？”

第77节：活佛参股天义德(5)

“就是祁掌柜的爱骑白天鹅的事情……”沙王说，“我该替我的妹妹向大盛魁道歉的！”

“哦！原来沙王是在说那匹白马啊！”大掌柜笑了，“这事过去很多年了，我早就忘记了。”

“对不住了！”沙王诚恳地说，“我们蒙古人对别人的恩德记得清楚，对自己的错误也记得同样清楚。”

“哈哈……小事一桩！不要再提它了。”大掌柜说，“沙王在屋子里憋了一个多月，今日能够走出来透透风，是多么难得！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晚上咱们在宴美园聚聚？”

沙王直摆手：“使不得！使不得！”

“为什么？”

“聂先生一再安顿我，不出一百天不准我沾酒。”

“这好办，咱们以茶代酒！”大掌柜说，“主要是为了在一起聊谈聊谈。”

“好吧，就依大掌柜。”沙王说。

“顺便把元盛德的张大掌柜也请上，还有道台府的张大人……”

“我也有许多话想对大家说，”沙王颇多感慨，说。“过去只是在偏安与乌里雅苏台一偶，对大局不甚了了。在北京的朝廷做了三年，大开眼界知道了许多事情。”

“三年里沙王也算是代表朝廷和国家了！”

“那倒不敢！”沙王说。“不过，换一个角度看事情就不一样，过去我总是不明白俄国人态度为什么那样蛮横？”

“现在知道了？”

“只能说是略知一二。”沙王说着情绪激动起来，“是因为我们的朝廷软弱！”

“是啊！”

“而且我还明白一个道理。”沙王说，“原来我们大清不论是官员、商人还是像我这样有王爷名位的人，其实大家都只是坐在同一条船上。大清朝要是完蛋了，我们大家就全完了……”

“是啊，”大掌柜说，“沙王说的真是太对了。”

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

晚上大掌柜为沙王设宴安抚，席间沙王主动谈起理藩院恭亲王对俄国人的态度。沙王在理藩员院值班三年，对朝廷的许多事情都非常清楚。甚至有许多事都是他亲耳聆听，亲眼目睹。

“恭亲王难道不知晓俄国人在喀尔喀的事吗？”

刚刚开席李泰首先把谈话引入正题。

“当然知道。”沙王说，“只是恭亲王关心的是大清国的外交问题，而不是商业问题。”

“民乃一国之本，”郭玉说，“商民亦是国之本。大清国若是失去了民生，商民没有了生计，国基还能稳贴吗？”

沙王说：“这道理我知道，恭亲王也非常清楚。”

大掌柜说：“现在要紧的是要让恭亲王知道，俄国人瞄准的是归化城！他们无时不在想着把归化城开辟为新的国际商埠，用归化城来代替恰克图。”

“关于归化城的事恭亲王也知道。”沙王说，“我亲眼看见过俄罗斯公使呈给恭亲王的建议书，上面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希望开辟科科斯坦为新的商埠’，俄罗斯人把归化叫做科科斯坦。”

“啊！真有这事啊？”

“不是真的还怎的，”沙王说，“俄国人的要求多着呢，还有开辟新的商道，也就是驼道，从俄罗斯的比斯克入我境内，经科布多到归化城开辟一条新的驼道……”

“归化成了国际商埠，还要恰克图作甚？”

“说起科科斯坦来，我还有要紧话说！”李泰今日喝了不少酒，说出来的话就不再掩饰。他把脸冲着对面的张道台大声说道：“要我说

——在这方面咱们应该向俄国人学习……”

“学俄国人什么？”

“学俄国人的官商一家呀！”郭玉说，“你没看见商人一有什么事，俄国那些领事啊公使啊总督啊大臣啊……就连皇帝也一起庖厨来帮忙，真的就像是一家人。”

“是啊……”

“不对，”大掌柜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扫了一圈后说，“我们也是一家啊！张道台是官人，沙王是王爷，张大掌柜、郭大财东、许大掌柜和我是商人，我们不也是 一家人吗？”

“倒也是。”

“可不是……”

“可是我们和俄国人不一样啊。”

第78节：活佛参股天义德(6)

……

整个酒宴场面气氛十分和谐，大盛魁和天义德的两位大掌柜和许大掌柜以及张道台已经俨然是一家人了，沙王就更不用说了，他是郭玉的大兄哥，本来就是一家人。

关于沙王的事情张道台很是关心，他主动对沙王说道："我看你就不要再回草原去了，就在归化城住下吧！归化这个地方好玩呢，住惯了你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地方的。"

郭玉说："我也这样想，打算买块地皮给哥哥盖处院子！"

"好说，"大掌柜欣然应允道，"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尽管说话！"

"不客气……"

从此沙王便滞留归化城。沙王的身影出现最多的地方就是大召前街的烧麦馆塞馨园。塞馨园的门前二十步之内就是著名的御泉井，传说是康熙皇帝的御马蹄子刨出来的一眼井。传说是真是假不知道，但是御泉井水特别的甘甜清冽倒是一点不假。围绕着御泉井开有三十多家茶馆。据常在那里喝茶的食客讲，用御泉井的水泡出来的茶味道就是不一样。可以想见喝着御泉井水沏出来的砖茶，吃着归化特有的烧麦那肯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常常一喝竟是一个上午！一边喝茶吃烧麦，一边和食友聊谈一些有趣的话题，甚是的惬意。那时侯归化的烧麦是由茶馆经营的，以喝茶为主，因而称做是喝烧麦。

沙王初去茶馆时只是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消磨时间而已。沙王他想把过去那个王爷的自己也给忘掉了，因此从不愿跟人提起在草原上做王爷和进京做官的事情。从此一个逍遥乐拓、梗直正义、乐善好施的新形象渐渐清晰起来，为归化人所熟悉。

后来喝烧麦喝得上瘾了，居然对归化这种吃食有了心得，进一步就忍不住进行一番探讨和研究。不巧的是沙王把自己的意见说与茶馆

老板竟遭到断然拒绝："小店烧麦配置乃是祖上传下来的不可更改。"

一句话把沙王给噎得半天缓不过气了，从那次起沙王再也不去塞馨园茶馆喝烧麦。归化城的烧麦馆有的是！但喝烧麦的习惯已经养成，天天二两烧麦一壶茶，久而久之沙王竟萌生了在归化城开一家茶馆的念头。和妹妹商量，娜仁花也很是赞同，做妹妹的只是担心哥哥原本是喀尔喀的王爷是有身份的人，怕他一时放不下王爷的架子。

沙王笑道："归化城的人对我已经很是熟悉了，在茶馆那些食友都叫我沙王喇嘛呢！"

这也是有因由的，沙王经常出入大召烧香拜佛，是个虔诚的藏传喇嘛教的信徒，号称是召庙外的喇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业余喇嘛。

娜仁花巴不得哥哥能够生活在自己的身边。于是和丈夫郭玉商议，同样的担心出现在郭玉的身上，做妹夫的更是担心开一家小小的茶馆会委屈大兄哥，连说："不可以！不可以！"

娜仁花说："哥哥自己愿意。"

"自己乐意也不行，人们会背后议论我的，我的面子不好看。"郭玉说，"哦，我一个天义德的大财东，自己的大兄哥在城里开一家小茶馆，成何体统！再好所了我的大兄哥也不是一般的人，是乌里雅苏台的王爷！"

那边兄妹俩还在商量着呢，这边沙王却已经行动了。托人在大东街找到一块地皮。这块地方原本是五塔寺的庙产，几经辗转，沙王把它买到自己的名下。

消息传到郭玉耳朵里，他丢下生意赶忙拉着妻子去找大哥。对于妹夫的担心沙王毫不在意，他说："我以食为乐！"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做妹夫的当然支持。说干就干，冬天买下地皮，开春就破土动工。未曾动工，沙王先给自己的茶馆取名"大观园"。

五月初五，沙王的茶馆放炮开张！

沙王是吃出来的人，又是场面上的过来人，他亲自调馅，亲自备料。用的是阴山以北苏尼特草原上的绵羊肉做主料，配以归化城西毕协齐出产的大葱，味道确实比一般的茶馆里的烧麦特别。

沙王在自己的茶馆里有一个固定的座位，是一处向阳的挨靠窗户的座位。每日早上人们都会看到沙王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喝烧麦。面容平静，不知在想什么。后来有人大着胆子走过去，把自己的烧麦和沙王一起吃。边吃边聊，沙王常常会问："我的烧麦可符合你的口味？"

"很好！符合我的口味。"

客人都这样回答。这让沙王很高兴，于是沙王和食客的话也就渐渐多了起来。谈天说地，气氛很是融洽。偶然有不了解事由的人，会问起沙王喀尔喀草原上的事情，往往沙王就沉默了。一句话不说。甚至会一连好几天不说话。但是不管怎么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沙王身边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

沙王因为在北京理藩院工作多年俨然有京官的做派，讲究派头，喜好洁净。夏日里身穿一件青灰色的府绸上衣，手摇一柄丝质的折扇。走一路来一边摇扇整个人给人飘飘摇摇的感觉，堪称潇洒。夏天喜欢剔个光头，钲明瓦亮。归化的人都称他为喇嘛沙王，也有叫沙王喇嘛的。沙王自己并不反感，任谁叫他都乐于应答。

为了表示心意，郭玉又在挨着大观园的西侧买下一块地皮，作为礼物送给大兄哥。这块地皮比烧卖馆的大观园大出五倍，仅仅过了一年，郭玉就帮着大兄哥在那块空地上盖起一座大戏园！也取名叫大观园。作为戏园子的大观园是一座一层半的楼房，房高两丈八，楼上楼下能够容纳的下八百人同时就餐和听戏。早晨在烧麦馆喝烧麦，晚上进入大戏园吃大餐同时看戏。一时间丝管谙哑，选声择味，客人们一边吃饭一边看戏。尽情享受！不用说大观园茶馆和戏院成为归化最热闹的地方，沙王喇嘛的名声也因此而传播出去，成为归化城的名人。

但是沙王并没有忘记自己故乡的草原，夏天的时候他带了几个随从回了一趟乌里雅苏台。沙王为天义德办成一件大事，他说动长老寺

的活佛雅克葛格森在天义德参了股份！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有了活佛参股，天义德不但在乌里雅苏他顶住了俄商的进逼，还在宗教界大大地扩大了影响和生意。

第79节：破产的李掌柜上吊(1)

4 . 破产的李掌柜上吊??

炎热的中午，闷人的暑气笼罩着草滩，黄色的太阳在一无边际的蔚蓝色的天空施展着威力，把无数金箭般的光线直射到大地上来了，强烈的阳光压迫得人和牲畜都不敢抬眼向天上看；狗吐着长长的红舌头，都躲到高大的骆驼的阴影下边乘凉去了。往远处看，这里那里到处都是正在升腾的闪光的蜃气，像隐形的妖女似的蜃气若隐若现地扭摆着，让人感到整个世界都变得虚幻起来。被太阳晒干了翅膀的蝈蝈和蟋蟀的鸣叫声连天接地地响着，吵得人心烦意乱。?

七哥率领着十几个一般大小的男孩从柳树林里钻出来，跑到放牧的草滩上来了。?

“二斗子！九哥……”七哥把两只小手做成喇叭状高声喊着。孩子们全都光着身子，头戴用柳树枝编成的遮阳帽，光脚丫踏着草地跑着。在一片半人高的蒿草丛里把二斗子和海九

年找到了。这两人正躺在草丛间睡觉呢，都用衣服将脑袋严严实实地盖着，光肚皮亮着。?

“二斗子快醒醒，天亮啦！”?

七哥拿手里的柳条枝一挑，把盖在二斗子脸上的衣服挑飞了。又一挑，把九年脸上的衣服也挑飞了。众娃儿们都叽叽嘎嘎地乱笑起来，孩子们把一片蒿草都给踏倒了。?

“干什么……这是谁啦？”?

阳光晃得二斗子睁不开眼睛，他把一只手挡在眉毛上，耳边听着娃儿们的笑声。他猜出是谁了，“我就知道是你们这帮混蛋小子……”二斗子在草地上坐起来了。?

“二斗子哥，我们求你俩个事儿。”?

“求求你啦……”?

“什么事儿？”?

“带我们到大东沟去……”?

“啊！又想耍水啦？你们都不想活啦？”没等七哥把话说完，二斗子就瞪大了眼睛喊起来，“蹇老五家的小仨儿才淹死几天，你们就忘啦？”?

海九年说：“七哥，如今你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大小伙子了，还要我们带你去干什么?”?

“我娘说了，十二三岁也还是娃娃呢，要是有大人带着，小仨儿就不会淹死的。”?

“只要你肯带我们去就不会出事的。”?

“就是，求求你啦……”?

“求求你啦！”?

“你看，天多热，都快把人晒化啦！在水里泡泡多凉快！”?

第80节：破产的李掌柜上吊(2)

……?

娃儿们蹲在二斗子周围抱着他的胳膊一个劲儿摇晃着。二斗子心软了，拿眼睛看九年。?九年眯着一只眼看看天上，说：“他妈的，这天热得也真邪乎……”?

“好，那就带你们去吧。”?

娃儿们呜哇乱叫着从地上蹦起来！?

“可是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七哥，我问你，刚才你叫我什么来着？”?

“我叫你……”七哥猜出了二斗子是什么意思了，赶忙改口说，“二斗子叔！”?

“哎，这还差不多！”二斗子又指着九年问，“你们叫他什么？”?

娃儿们齐声喊：“叫九叔！”?

“这就对啦！”二斗子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记住，以后不管在什么场合

说话都要讲究个礼数，不能乱了长幼尊卑。”?

“记住啦！”娃儿们齐声答道。?

“好，走吧。”?

他们绕向南边，穿过桦树林间的小道，为的是躲开刁三万和麻三婶的眼睛——向村子东边的大东沟跑去。娃儿们都冲到前面去了。二斗子把长辫子盘绕在头顶上遮挡着太阳，灰色的打着补丁的上衣搭在他的光肩膀上，海九年与二斗子并肩走着。?

“咦！你看，那是谁？”?

刚刚走出柳树林，海九年站住了，用手拍了一下二斗子，指着村子通往归化城的大道让二斗子看。远远地看见有一团灰色的尘雾沿着大道向这边迅速飘过来。?

“是个骑马的人在跑呢。”二斗子眯缝着眼睛观察了一会儿说。?

已经可以听到越来越响的马蹄声了，尘雾中渐渐地看清了骑马人的身影。?

“他跑得真快！”九年羡慕地发着感慨。?

“这是个混蛋！”二斗子唾了一口，“暑伏天这么骑马，会把马跑死的。这个家伙骑的一定不是自己的马，而且他的心眼儿也不好。”?

眨眼的功夫骑马的人就来到他们的眼前，那马被缰绳一勒，歪着脖子打着旋儿停住了。马的乌黑闪亮的皮毛、磁蓝色的眼睛，强劲有力的动作……都让二斗子那么熟悉，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竟是黑枣骝！而且更出人意料的是打着黑枣骝疯跑的居然是胡德全。?

黑枣骝嘶鸣着打着旋子，马蹄子溅起的泥土块子飞到了海九年的脸上。二斗子一边躲避着黑枣骝，生怕马蹄子踏着自己，一边问胡德全：“驮头！你这样使唤马会把黑枣骝弄出毛病的。”?

胡德全没搭理二斗子的话，站在马镫上喊道：“少废话，你快去村西的草滩那儿，把放

驼的人们都叫来！”?

一团一团黄色的汗沫子从黑枣骝的肚子上滴在了干透了的尘土里，黑枣骝“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玻璃球似的蓝眼睛斜着望着二斗子和海九年。?

二斗子曾经参加过万驼社和羊马社组织的围攻天主教堂的行动，以为又要有类似的行动了。

? “是不是万驼社的羊领房又有什么命令下来啦？难道是俄国人又到咱归化城找麻烦不成？”?

“这回你猜错了！这一次是件大好事——有洋落可捡了。你们俩分头去告诉大伙儿，有马的骑马，没有马的骑驼，有车的套上车，立马进归化城里去！”?

“可是进城去干什么去呢？”?

“这还用问吗？是大好事！李掌柜要放火烧掉所有的毡毯，堆山结塄的羊毛毡和羊毛毯都是好东西！能让它们白白地烧掉吗？见便宜不

拣有罪呢……”?

黑枣骝又一耸一耸地跑起来，黄色的尘烟像一只时时变形的怪兽紧紧咬着黑枣骝的尾巴追进村子里去了。?

海九年和二斗子抛开了七哥一帮孩子，转身往村西的草滩跑去。在路上他们远远地看见一辆三驾马车迎面朝他们跑过来，疾驰的马车身后拖出长长的尘烟。还隔着老远呢，二斗子就认出了驾车的车倌，他喊道：“是我干爹……”?

说话间刁三万驾着的三套马车已经来到他们眼前，三匹拉车的马情绪都很激动，一边奔跑着一边扭动着脑袋躲闪着在它们头顶上悠来晃去的马鞭。刁三万站在马车上，一手握着缰绳一手摇晃着长长的鞭杆，活像古时候驾战车的武士。刁三万的吆喝声听上去有些吓人，马车轰轰隆隆驶过来，差点把等候在路中央的二斗子和海九年撞倒。两个年轻人机敏地一跳，蹦到路边的草地上了。?

第81节：破产的李掌柜上吊(3)

“干爹！”?

二斗子喊了一声。他看见刁三万扭动着身子对他和海九年说了些什么，他也没听清。两个人追着尘土奔跑起来。马车上的蹇家兄弟把九年和二斗子拽上了车。马车拐过柳树林的时候，海九年看见了光着屁股的七哥站在道路的中间。“九叔！二斗子叔！把我带上……我也要到城里去拣洋落。”?

海九年和二斗子同时伸出手，他俩每人抓住七哥的一只手，马车飞奔着，在那一瞬间，被九年和二斗子拖着手的七哥身体就像风筝似的飞起来。

七哥上了马车海九年才发现了问题：“哎！我说，七哥，你这样恐怕是不行吧？”

“我怎么了？”

“你看看你的行头。”

七哥低头看看自己的光身子，笑了：“我没有行头。”

“光屁股进城碰见巡警要抓起来的。”

“哈哈哈哈……”

“快回去吧！”

“马车停下！”

“小孩子家的没事。”刁三万头也不回地说着扬起鞭子在拉车的辕马头顶上抽出一个响，“驾——”

于是马车跑的更快了。

……?

? 归化城。热闹的街景勾起海九年的回忆，他想起头一次走进归化城时的情形……沿着扎达海河的两岸，在那宽阔的河滩地上一溜排开的是归化人称作“桥”的各种市场：牛桥、驼桥、马桥、羊桥、草桥……把一条扎达海河弄得热闹非常。一群群等待出售的牛、羊、

驼、马都麇集在河滩地上，牛哞马嘶羊咩驼哦此起彼伏，桥牙子们的叫卖声招徕声与牲畜们的叫声汇成了一片。正是过秋标的繁忙季节，忙碌的商人们匆匆走着都带着小跑；一列列骆驼载着货物拥挤在街道两边，在等待着验货卸货。街道上这里那里走不出几步便被拥塞的驼队所阻隔。骆驼身上散发出来的腥臊气和它们排泄的屎尿的酸腐气味混合在一起充斥在空气当中。这一切都使海九年觉得熟悉得有点心痛，心里是痒痒的猫抓似的感觉。

归化城北门内大北街，万记毡毯店门前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几个神情沮丧的伙计出出进进地忙碌着，把一卷卷的毛毡和地毯堆到门前的马路上。围观的人把道路都堵塞了，人群的后面传来了几个男人粗野的叫骂声："日他妈！这是作甚呢？这是谁把路都给堵上了?"

"好狗还不挡道呢。"

"他妈的！"?

两个汉子拨开碍事的人挤到人群的前面，他们手里都握着鞭杆。这是两个过路的车倌，两个人怒气冲冲的着，一个上年纪的人把他俩劝住了。与此同时现场的奇怪的气氛也使他们明白了这里发生的不寻常的事，两个人握着鞭杆往一边躲着，看着身边的人们往里挤。

先是刺鼻子的燎毛味逐渐飘荡开来，接着那边漫漶的浓烟就翻滚着升腾起来。不知是因为惊讶还是兴奋，人群突吆喝然叫起来。嗷嗷的嚎叫声把很远地方的人全都吸引来了。刚才那两位赶车的人也都好奇地往人群里钻，把马车丢在一边不管了。

神情沮丧的李掌柜像一尊木雕似的站在店铺门前。?

两个人握着鞭杆往一边躲着，被从内圈挤出来的人推到一边去了，几怀个羊毛毡的人冲出了人群。?

外圈的人首先是看到一阵浓烟冒起来，并没有火光，接着是刺鼻子的燎毛味飘荡开来，所有的人都闻到了。

还没等海九年和二斗子钻进人群，就见刁三万腋下夹着一卷羊毛毡从人群中挤出来。

看见海九年和二斗子，刁三万兴冲丛地说：“先下手为强！”

海九年看见刁三万的脸上横着摸了一道黑灰，模样显得非常古怪和滑稽，但很是兴奋，嘴里不停地嘟囔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人影。

海九年和二斗子相互保护着一连推倒好几个人，挤进人群里面去了。

抢夺羊毛毡的人们疯狂情绪压倒了一切。叫喊声咒骂声此起彼伏，也不知道是谁的脚被人踩着了嗷嗷地尖叫起来，声音象怪鸟似的。没有人理睬他。有人在混乱中叫喊着李掌柜的名字，似乎是想要制止这场混抢——“李贵发——你不要这样！你发疯了吗？”

第82节：破产的李掌柜上吊(4)

海九年看着看着就觉得自己的头皮直发麻，头发一个根地竖起来了！出现在他眼前的这个狼狈不堪的人正是他的恩人李掌柜！是当年他入大盛魁时的保荐人！他像一个炮弹似的 弹起来冲进了人群。左推又搡，从人们手里抢夺那些毛站和毛毯。一会儿又脱下自己的衣服去扑火。徒劳无功地用上衣扑打火苗。火势却是越扑越旺。也不知怎的，海九年和一个汉子扭打起来。

“放下！”海九年死死地抓住一捆毛毡不肯松手，“不能哄抢东西。”

“你狗拿耗子，滚开！”

“哎吆！”

有人重重地撞在了海九年的腰眼上，疼的他眼睛直冒金星。

“……你们这是落井下石，你们不是在抢东西你们是在抢李掌柜的命！是杀人犯！”

“哈哈哈……你才是杀人犯呢，你回头看看，李掌柜就站在哪儿呢，他在看着呢。”

结果扭打起来，海九年把抢夺下来的毛毡放回到店铺门前。这时候有一个汉子趁他没注意从后面袭击了他，有人挥动这一根蹩车轴的木棒打在了海九年的后脑稍上，海九年象一根柔软的面条似的倒在地上。

“哇啊！”

骚乱由于海九年的倒下而升级。冲过来解救海九年的二斗子第一个卷入了殴斗，小个子的驼夫施展了自己的武功用一套组合拳一连打倒三个哄抢的汉子。

“大家不要抢！”

“散开！”

但是无论谁的喊叫的声音一点效果也没有，哄抢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是速度更加快了。一场抢劫在一片喧嚣中很快就完成了。已经烧着的和完好无损的毛毡和地毯在很短的的时间里被一抢而光。之后人群散，万记毡毯店铺前的马路上便只留下一小撮黑色的灰烬还在冒着青烟。许多因为晚来而没有收获的人不甘心地看着一堆黑色的冒烟的灰烬。

李掌柜和他的伙计垂手立在店铺门前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屡青烟发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全都是蜡人呢。

二斗子费尽力气把满头满脸都是鲜血的海九年拖到一个角落。二斗子从临近的一家店铺借了一个脸盆大了水给海九年把头上脸上的血迹清洗了，扯破自己的上衣给海九年受伤的脑袋包扎好。

“你是吃了疯狗肉了还是怎么的？”海九年刚刚醒转过来二斗子就骂起来，“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就和人家打架？”

“他们哄抢李掌柜的店铺。”

“那是李掌柜愿意的！”

“你知道李掌柜他为什么这样做吗？”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二斗子甩了甩衣服，问海九年，“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要是没事我就去宝局房耍了。”

“我没事。”海九年朝二斗子摆摆手，“你去耍吧。”

看着二斗子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海九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心想李掌柜的事跟二斗子是说不清楚的。现在要紧的是李掌柜生命危在旦夕，他要救李掌柜的性命！海九年差不多是跑着返回万记毛毡店，夜阑人静，万记毛毡店的门前空无一人。只有店门前的马路上一堆灰烬还在冒着细屡的青烟。从相邻店铺掌柜的嘴里海九年打听到，李掌柜是到大盛魁城柜去了。

夜里，月亮升上来的时候归化城安静下来了，这份安静与白天的喧嚣与疯狂形成鲜明的反差，寂静的让人心理发慌。月光下一个身形

高大的男人悄无声息地走向大盛魁城柜。月亮照着街道，把人的影子拉的很长，是海九年。

越是靠近大盛魁城柜大门，海九年的脚步越是迟疑。

大盛魁总号门前，大门已经关闭，挂在门头的两只灯笼仍然亮着。幽暗的灯光照耀着，灯光在大门上反射出一束束光亮，九年躲在不远处的墙角，眼前熟悉再也不过的景象把他的心刺痛了。他知道包了铁皮的大门上钉着包头的大铁钉，那亮光全都是铜制的钉帽反射出来的，那些铁钉上曾经无数次留下他的手印。他清楚地记得进入大盛魁最初的日子里，他曾经一连有三个月做大门守卫的工作，从那时起他就经常抚摸那些顶在大门上的大铁钉的铜帽。那些铁钉的铜帽没一个都有他的手巴掌大。每到晚上子时守更的人敲响梆子，他就会听到幽深的鼓声从北门的城楼上荡下来，就像是在梦中似的感觉，这时候是他最为困顿难熬的时候，两个眼皮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老向往一起粘。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和另一名小伙计各执一扇大门，他们拼尽全力把大门关上，身力不足的他常常需要加上肩膀的力量才能把大门关严。据说每一扇大铁门光是六十四铁钉、铜帽就有二百八十斤重，全包的铁皮有一分厚，重量有八百斤，内里的榆木有三寸厚据说重达一千六百斤。为了能够在关门的时候轻松一点，也为了关门的动静小一点，古海隔不了几天就要往门轴上滴一次油……现在那松籽油的香味似乎还在古海的眼前飘荡，但是过去生活早已经消失了，就像大盛魁总局号养着的狗动作敏捷得很眨眼之间就看不见了。

第83节：破产的李掌柜上吊(5)

……

记忆中的鼓声和梆子声竟是那样的悠美和亲切，在他的感觉中就像天籁之声，颤悠悠的鼓声从天而降一圈一圈的向外荡游着。

一阵吱吱嘎嘎叫声响起来，两个小伙计一左一右把两扇推动着，巨大的门扇移动着发出“嘎嘎嘎嘎”的响声，震撼着海九年的心，忽然传来一辆马车驶出来的声音。

海九年迅速地躲到了一棵大树的的阴影下，把身子紧贴着墙壁。

从大盛魁城柜大院驶出来的是一辆载人的轿车，蓝布的轿帷一晃一晃地走远了。

在那棵大树的阴影下，海九年浑身血涌，身体哆嗦着，心在轻轻地抖着，他忘记了时间，也不知道自己在那里滞留了多久。

那是在距离大盛魁城柜很远的西河沿儿，远远地海九年看到一可垂柳树的树枝上有一个什么东西吊着，在夜半的风中摇晃。一种本能促使他走近那棵柳树，靠近了看海九年发现吊在树上的竟然是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他遇到了一个上吊的人。

登时，海九年就觉得头皮“唰”的一下就发麻起来，他下意识地喊道：“有人吗——来人啊——”

两个夜行人帮着海九年把上吊的人放下来，抱着死者肩膀的海九年立刻就认出了这是万记毡房的李掌柜。

“李掌柜——”海九年心痛地喊起来，“你怎么能走上这步绝路呢？我还没有报答你哩……”

两个夜行人走近前，看到被海九年放下来的李掌柜。好奇地问海九年：“这个人你认识？”

“岂只是认识，”海九年哭着说，“这是我的恩人……”

“哦，有主家肯认就是了。”

“一个可怜的人，想不开。”

“那么我们走了。”

两个夜行人走了。

海九年把大半个归化城转遍了，终于在平康里的一家宝局房找到正在赌博的二斗子，海九年二话不说拉着二斗子就朝外走。

“你他妈的干什么？”二斗子不高兴地咒骂起来，“老子正玩到兴头上，眼看这一把要大赢了！”

“有要紧事。”

“什么事能把你着急成这样？”

“你就跟我走吧，真的是要紧事。”

“我不去。”

二斗子使劲一甩，把海九年的手甩开了。

“我求你也不去吗？”

“爷不管！除非是你死了。”

赌兴正酣的二斗子把掉在地上的衣服拾起来披在肩膀上，一摇一摆地返回宝局房了。把海九年一个人丢在午夜的寒风里。

海九年呆呆站了足足两袋烟的工夫，一动不动，后来他车转身走起来。他一个人重新回到李掌柜上吊的地方。他咬着牙把李掌柜扶到到一块石头上，让死人坐好，他自己蹲下去，很困难地让死人趴在自己的背上，背着死去的李掌柜走起来。

归化城东边的道路，海就年心里清楚自己是在往梦楼当走，脚下道路坑坑洼洼崎岖不平。夜很静，海九年能听得到自己的脚步声非常响亮。他奇怪这个夜晚蛐蛐的鸣叫声简直就是震耳欲聋！海九年一步一步地走着，周围是无境的黑暗。时间似乎是停止了，他觉得自己是在另一个世界走动。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海九年听到一个声音跟在自己的身后响起来，让他不由的害怕起来。他不敢回头，开头他以为是耳朵产生的错觉，但是那声音分明是越来越响越来越近，他的头发炸起来，害怕迫使他跑起来！

“等等我……”

后面的声音在追赶他。

海九年跑得更快了。

直到一辆破旧的两轮车横着当在他的前面，海九年才停下来。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小个子的汉子，定睛看时却是二斗子！二斗子正气喘吁吁地看着他。

海九年身上的衣服已经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两个人把死去的李掌柜放好在两轮车上，重新走起来。二斗子推着车，海九年跟在二斗子的身边走着。

“九哥，这是你的什么人？”

“是我的一个远房的亲戚。”

“没听说过。”

“我没讲过。”

海九年感到夜风很冷，凉飕嗖的夜风吹得他直打哆嗦。他打起嚏喷，声音响亮的就像打雷一般。

二斗子嘲笑道：“九哥，你害怕了吧？”

“我怕什么！”

“不怕你刚才为什么跑？”

“我怕什么……”

“不到跑，我越追你跑的越快。”

“我以为是鬼呢。”

“嘿嘿，还是怕了吧。”

“身上背个死人走夜路，没有不怕的，不信你自己试试。”

“倒是的，给谁也得怕。”

两个人用破烂的平板车将李掌柜连夜运至梦楼当，将其暂厝在那里。海九年和二斗子把身上所有的钱全都掏干净了，交给看守梦楼当的人，说了许多的好话，请看守人?李掌柜的尸体看护好，说好等来年二月梦楼当开门的时候就来，把李掌柜的尸体拉走葬在公义地。

那天哄抢万记毛毡店，贴蔑儿拜兴的人们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陆陆续续回到村子里。刁三万得到的最丰厚，他抢了三块毯子两块毡子，装到他的马车上拉回了村。临撤退的时候把二斗子抢到一块栽绒毯子也捎上了。精神异常兴奋的刁三万给自己的麻脸老婆兴致勃勃地讲述了抢劫的全过程。刁三万还想接着讲，可是他那个疲累极了的麻脸老婆已经睡着了。

第84节：无信誉者永不相与(1)

5 .无信誉者永不相与

从归化回来的二斗子也异常兴奋，兴奋一直延续了几天。三天以后的晚上了二斗子还在给海九年讲述着哄抢毡毯的技巧，滔滔不绝……

月亮照进了窗棂在小土屋的地上划出几个方块的格子，夜已经很深了，海九年睁着眼毫无睡意。屋子里越来越亮了，黎明的清光正在把笼罩着屋子的最后一点黑暗赶走，二斗子困得几乎睡着了。

九年却依旧是毫无睡意，就那么大睁着眼睛躺着。

“二斗子……睡了吗？”

二斗子觉得两只眼皮直往一块儿粘：“什么事啊……”

“你知道那个李掌柜是什么人吗？”

“哪个李掌柜？”

“就是咱两刚刚送到梦楼当的那个李掌柜。”

“你是说万记的李掌柜呀，当然知道哦，因为在毡毯里搀和了杂毛发霉的毛被大盛魁的贾掌柜发现了，宣布永不相与。结果走投无路自行了断了。”二斗子突然来了精神，发表着自己的见解，“做生意的规矩难道李掌柜他不知道吗？信誉就是性命哩！”

“这我知道。”

“那你还问什么？”

“我是说，他是我的保荐人。”

“你说什么？”二斗子完全清醒了，“怎么会呢……”

“想当年我从家乡到归化学生意，就是李掌柜给我做的保荐……”

“那昨晚上为什么不与他说话？不帮他？“

“我不是不愿意，我没脸面见他。“

“怪不得在把李掌柜送进梦楼当的时候你掉眼泪呢，原来是事出有因呢。”

二斗子来精神了，自打他俩相识以来这是九年第一次主动向他说起自己过去的事情。

“你姑父一定在找你吧？“

“……会找的。我的爹妈也会找我的，还有杏儿……”

“杏儿是谁？”

“她是我的媳妇。”

“你多好，又有爹妈又有媳妇。不像我，什么都没有。我要是换做你，立马就骑匹好马跑回家乡去啦！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多好，在这儿受这份儿罪……”

“可是我不能。”

“我真不明白，你们山西商人怎么都这样？”

“规矩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几百年了谁也改不了，没办法！我就是这会儿回去，我娘也会把我撵出来的。”

“不能吧？你娘能那么狠心？”

“你不知道，我们村有一个姓代的后生，想当初也是在归化住地方来着；他是因为打架被字号开销出来的，以后他就跑回家啦，结果让他爹痛打了一顿，还被赶了出来。第二天早上打水的人在井里发现了他，已经死了。人们把他捞上来，肚子涨得象一面鼓似的，辫子被水泡散了……”

屋子的光线越来越亮了，黎明的清光正在把笼罩着屋子的最后一点黑暗赶走。二斗子睡熟了。

九年却依旧是毫无睡意，就那么大睁着眼睛躺着。

“你醒醒……”

第85节：无信誉者永不相与(2)

二斗子很不高兴地揉着眼睛问："又怎么啦？"

"有事情。"

"我不管！"

"你听我说么……"

"他妈的！"二斗子骂起来，"九哥，你的事情真多。"

"就算我求你！"

"好，又是你求我。"二斗子在被窝里坐起来，"他妈的，认识你这个把兄弟算是我倒霉！说吧，什么事？"

"我想把李掌柜埋葬了。"

"不是已经放在梦楼当了吗？"

"那不算是埋葬，我想把李掌柜好好埋葬了。"

"怎么好好埋葬？"

"给他买口棺材，就埋在咱贴蔑儿拜兴村。"

"你疯啦？你有多少银子？"二斗子骂起来，"你不知道埋死人是要花钱的？"

"我知道。"

"那你告诉我，你有多少钱？"

"我没有钱，"海九年说，"不过我可以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借钱。"

仅仅是过了不到两个月，海九年在二斗子的陪伴下又来到梦楼当。

他们强行把李掌柜的尸体拉走了。因为按照规矩往"梦楼当"送死人是随时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往走拉死人却不能那么随便，必须等到二月十五和七月十五两个日子。并非是谁想什么时候来拉就能拉的，私人有死人的说道，二月十五和七月十五两个日子是鬼的节日。领取

死人的事必须在鬼节才能办。海九年和二斗子差不多要和看守人打起来了，又陪了不少银两，才算是把勉强事情说通了，两人用一辆骆驼车把李掌柜拉回了贴蔑儿拜兴村。事先海九年和二斗子两人一起出面和刁三万支借了八两纹银，海九年又和王锅头借了八两银子，用十二两银子进城为李掌柜买了一口柏木木的棺材，又置办了一套装老衣。

在村子南面的柳树林旁边，二斗子帮着海九年把李掌柜安葬了。死去的人总算是有了一个体面的结局。

李掌柜是归化当地人，没有魂归故里的麻烦。那个时代在归化城，一个人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有人这样来关照就算是不失体面了。海九年爬上一棵大柳树，撇了一大枝树枝，插在新起的坟头上。海九年跪着把预备好的冥纸点燃了。火光映着海九年的脸，那分悲戚让二斗子很是伤感，他也跟在海九年的身边跪下来。

海九年说："我们给李掌柜磕个头吧。"

"磕吧！"

磕头很认真，圆的脑袋撞击地面发出咚咚的响声。

"安心地睡吧！李掌柜。"二斗子终于忍不住了，对躺在坟墓里的人说道："你知足吧！我的把兄弟能够这样对待你，就算是亲生的儿子也不过如此。海九年不但把自己的银子花光了还借了我干爹的银子借了王锅头的银子，还把我的钱给花光了！你这个有福气的死鬼……"

"不用说了，他听不见的。你说也是白说。"

"不说憋在心里难受。"

"等来年这柳树枝就枝繁叶茂了，再来的时候不用走出村子远远地就能看着了。"

返回村子的路上二斗子对海九年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九年哥，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我答应，你说。"

"要是我死了，你也能象对待李掌柜这样来对待我吗？"

"你说什么呢？没影儿的话！"

“我说的是真心话。”

“你离死还早着呢！”

“不早，我们每一个人离死都不早。”二斗子认真地说。“你别忘了，你我都是走驼道的人，那可是驼道啊！遇上大雪能把你冻死，遇上狼能把你吃了，遇个灾灾病病也还是得死。无数个死在等着我们呢……”

“好，我答应你。”

“你真是我的好把兄弟！”

“我也一样，假如我死在你的前头，”海九年认真地说，“你也要把我好好地埋葬掉。”

“好，我答应你。”

?

第86节：商人的眼里满地都是钱(1)

6. 商人的眼里满地都是钱?

驼队把男人们带走了，男人们把歌声和欢乐带走了，也把喝酒、唱歌、打架、赌博全都带走了；留下来陪伴女人们的是一个空旷寂寥的贴蔑儿拜兴。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像一只巨兽，一口就把归化的秋天吞进了肚子里，将贴蔑儿拜兴带进了漫长的冬季。女人们都脱掉了色彩鲜艳的夏装，换上了清一色的白茬子老羊皮袄。单从外表看她们与男人没什么区别了。每天女人们把留在家里的老驼、病驼、怀孕的母驼和未成年的仔驼放出去，太阳落山之前把它们赶回来。白昼渐渐短促起来，日子就在繁忙的家务劳动中匆匆忙忙过去。夜幕刚刚降临，村子的上空就传来一阵阵女人嗓门尖利的喊叫声，把在村巷中玩耍的孩子叫回去，这种时候母亲对孩子表现出非常的严厉。接着便是一阵阵噼噼啪啪的关门的声音、插门闩的声音。除了有特别的事情，村巷中就再也听不到有人走动的声响了。各家各户都把狗放了出来，夜间的贴蔑儿拜兴是群狗的天下，在黑暗中星月的微光映照出一只只狗移动的暗影，一有风吹草动群狗就都吠叫起来。几十条雄壮的狗成了村庄强有力的保护者，每一只狗的脖子上都套着护颈圈，护颈圈上的尖利的钢钉在茂密的皮毛丛中向外闪射出一束束耀眼的寒光。?

其实对于贴蔑儿拜兴的女人、孩子和老人来说，没有男人的生活他们早已经习惯了。那些贴蔑儿拜兴的媳妇们在嫁到这里来的第一天，那些孩子们在降生到世界的时候，过的就是这种生活。贴蔑儿拜兴的女人生娃娃——一茬茬，歇后语就是这么说的。孩子们的父亲不论掌柜还是驼夫全都是驼道上的人，他们随着驼队一起出发到遥远的地方，然后一起返回村子，所以他们的老婆生孩子的时间大体上也是凑在一起的。?

孩子们从小就适应了没有父亲照料的生活，而当他们的生身父亲从驼道上回来，孩子们对待他们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冷漠。父亲在家

里待上几个月，把带着遥远的异域色彩的玩具和食物送给孩子们，使他们与自己亲近起来。但是在孩子们刚刚与父亲熟悉不久，远行的驼队便又把他们的父亲带走了。于是靠着短时间培养起来的父子亲情很快就又疏淡模糊了。父亲在贴蔑儿拜兴孩子们的脑袋里只能是一个朦朦胧胧的印象。他们觉得父亲就应该是这种样子的，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驼道上跋涉，只有几个月的短暂时光能够与家人待在一起。在与父亲团聚的有限时光里孩子们除了能从父亲那里得到许多好吃的食物和新奇的玩具，还能从父亲的嘴里听到许多奇奇怪怪的故事。这些故事把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喀尔喀草原、新疆的湖泊以及更加遥远的俄罗斯地方，与阴山下的村庄贴蔑儿拜兴联系了起来，在孩子们的心里那些遥远的地方反而变得愈来愈熟悉和亲近。几乎每个孩子都能说出喀尔喀和新疆的一长串一长串的拗口的地名，稍稍大一点的孩子就能知道俄罗斯的许多民情风俗。贴蔑儿拜兴的孩子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

而妇女们则以成年人的理性习惯着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她们对于繁重的劳动和家务都能胜任起来，在男人们不在的时候她们照料骆驼和孩子，妇女们勇敢地面对一切，她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日子像拴狗的链环似的一环紧扣着一环，牧驼、做饭、照料孩子……永无止境的家务消磨着光阴，也消耗着女人们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节令一过，白昼就变得非常短促，放驼的时候妇女们围坐在一块儿聊天，用自己纺成的驼毛绒线给男人和孩子们打毛活儿。女人们见面总是这样打着招呼："我们又成了活寡妇啦。"

? "是啊，我们又成了活寡妇啦。"?

"活寡"成了最常挂在她们嘴边的一个词，她们用这个饱蘸着苦涩意味的词来嘲讽同伴，也嘲讽自己。?

但是贴蔑儿拜兴的活力依然存在着，戚二嫂在驼桥上一下子买回了三峰孳生用的母驼。这件新闻立刻就轰动了整个村子。在各家的院子里，在井沿儿边，在放牧的草滩上，人们到处在议论这件事情。可

是没过几天，人们就又看到戚二嫂骑着她的杏黄马从驼桥上回来了。杏黄马的鞍桥上又链着三峰体魄高大的母驼。短短的时间内戚二嫂从驼桥上买回了十二峰母驼，全都是最上乘的科布多种的母驼。麻三婶第一个反应过来，知道戚二嫂这是要做什么了。?

“活寡，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麻三婶跑到戚二嫂家的院子外边，隔着院墙明知故问地向女主人发问。她刁家经营了许多年，才养了三峰母驼，还都是不怎么值钱的朝格尔种的母驼，而戚二嫂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拥有了十二峰纯种的科布多母驼，这让麻三婶心里非常忌妒。?

“我这是学你啦，活寡！”?

“学我什么呀？”?

“让它们学你下驼崽呀！”戚二嫂指着那些身材高大的母驼，“它们向你学习多多地生养，生得越多越好！”?

“哎呀呀，你这可是造孽呀！一下子买回来十二峰母驼，要知道我家三万只弄了三峰母驼就让大家戳着脊梁骨骂。自古以来咱贴蔑儿拜兴人就不兴什么骆驼繁殖，都说那是下贱的事情。”?

“那是古时候，咱不管他，谁愿骂就让他骂去。”?

“当然啦，从桥上买一峰好驼要花整整十两银子，要是自己养母驼生崽用不了两年就把本钱赚回来了，不管怎么说都是合算的。戚二嫂，你真是太精明啦！”?

第87节：商人的眼里满地都是钱(2)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跟你学的。”?

当然不久大家就全都明白了，戚二嫂这是要在骆驼的孳生上大搞一下了。放牧的时候女人们望着戚二嫂买回来的那些母驼，心里生出了许多羡慕，在老弱病残的驼群中那些母驼一个个都显得非常健壮和漂亮。但是她们也只能是在心里羡慕一番而已，在贴蔑儿拜兴除了戚二嫂再没有哪个女人能在这种重大事情上做得了家里的主。?

戚二嫂到一百里外的萨拉齐跑了一趟，请回来一个专门搞配种的驼工师傅。配种驼工在她家住了十几天，用他自己带来的种公驼给戚二嫂家的母驼全部配上了。?

萨拉齐来的驼工师傅是一个瘸腿的老汉，相貌非常丑陋，个子也很小，但是他带来的种公驼模样却是十分的雄伟高大，是一峰纯粹的科布多种公驼。谁也搞不清楚萨拉齐老汉是用什么方法把种公驼弄得兴奋起来，种公驼口里吐着白沫子，瞪着发红的眼睛在戚二嫂家的院子里跑来跑去地追逐那些母驼，用黄色的牙齿撕咬它们的脖颈和脊背，迫使它们卧倒。在铺着软草的地上，种公驼长时间地用两条前腿抱着母驼的后半截身子不肯松开。而瘸腿老驼工则站在种公驼的旁边，手里拿着一根红柳的哨棍监视着。有时候他还会伏在地上，一边把脸贴在地上观察着，一边用双手刨地，帮助种公驼与母驼交配。?

每天在戚二嫂家院子的矮墙周围都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女人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种公驼把膨胀起来的粗大阳具插入了母驼的屁股里去，都红着脸默不做声了。?

配种带来的热闹打破了贴蔑儿拜兴平静的生活节奏，女人们对放牧的事情变得不热心了，每天早早地就把骆驼赶回来圈进院子，然后就跑到戚二嫂的院子外边看热闹。至于孩子们和无事可做的老人们，则是从早饭过后就围在戚家的院子周围等着了。从上午一直到黄昏，发情种公驼高亢的连续不断的哦叫声、母驼们略带惊慌的骚动声伴着

萨拉齐老汉严厉的吆喝声，把整个村子吵翻了天。孩子们跑来跑去，喊叫着，简直像过年似的高兴。这种热闹的快乐的日子持续了半个月才结束。萨拉齐老汉气宇轩昂地牵着他的种公驼离开了贴蔑儿拜兴。种公驼撒下的种子在母驼的肚子里悄悄地萌生着，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创造着生命的奇迹。

? 贴蔑儿拜兴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日子像连绵不断的西北风一天天地刮过去。接连下了两场大雪，从村子通向城里的道路被大雪封锁了。足足有一尺厚的积雪覆盖了大地，除了村子通向牧场的道路被来来去去的骆驼的蹄掌踏瓷实了，在村子周围的雪地上就再也看不到人的脚印和牲畜的蹄掌印了。?

在寒风刺骨的腊月初，有一串新鲜的马蹄印印在了归化通向贴蔑儿拜兴的道路上。马蹄的半圆的蹄掌踏碎了结在积雪表层的薄冰，踏出了一个个深深的雪窝，蹄印艰难地延伸进了村子。这是一个相貌非常奇怪的男人，中等个头，在他的左脸上有一个吓人的伤疤，那伤疤就像旋窝似的朝里抽抽着把他的整个脸都弄歪了。这个奇怪的人向他看到的第一个老人打听着什么，后来就牵着马往村西的草场去了。

首先是牧驼狗发现了来访的客人，所有的狗都吠叫起来，从四面八方朝那个人跑过去。狗群被主人喊住了。

放牧的妇女们拿惕拒的目光迎住了他。女人们都拿肥大的老样皮袄把自己紧紧裹起来，怀里抱着梢棍聚在了一起，等待着。

“哎呀呀！这个人长得也太吓人啦。”

“简直就像鬼一样难看！”

“幸亏这是大白天，不然……”

“悄声些，他来啦。”

牵马的人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在女人们跟前站住，白色的呵气一股一股地从他的嘴里和鼻孔冲出来，他的眉毛和上呲须着了一层白霜，白色的眉毛胡子看上去给人的感觉就像百岁老人了；可是他的声音很

年轻：“诸位婶子、大嫂，麻烦你们……我想打听一个人。”怪人伸手把挂在胡子上的冰琉璃向下锊着，一边鞠着躬，脸上堆着笑，问道。

第88节：商人的眼里满地都是钱(3)

“你打听谁？”

“一个高个子的男人，是个年轻人……”

“他是个生意人吗？”

“对……是个作买卖的人。”

“买卖人是不到我们这里来的。”

“我们村里整个冬天都没有外人来过。”

“是吗……”

“你要找的人他有名字吗？”

“当然有……”怪人说，“他的名字叫古海。”

“古海？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我们这里有个年轻人他叫海九年。”

“是个拉骆驼的驼夫。”

“我能见见这个海九年吗？”

“驼队走外路啦。”

“现在恐怕在喀尔喀草原上呢。”

“三千里以外呢。”

“海九年不是你要找的人。”

“你到别的村儿去打听打听吧。”

那人的脸上现出了失望的神情。他把马缰绳在手掌上缠了几圈，犹豫着，目光向白茫茫的雪原上望去。起伏的雪原闪着蓝光，刺破雪层的骆驼刺草和芨芨草一丛一丛的簇立着它们的身上都挂满着天鹅绒般的薄霜；风打着旋子把被它搅起来的雪花抛向空中，飞扬的雪花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虹糜似的色彩；附近的几峰骆驼都把弯曲的长脖子抬起来，昂然地注视着他；一群白尾巴的乌鸦呱呱乱叫着从人们的头顶飞过去，落在了不远处的一座雪岗子上了……他又朝妇女们鞠了一个躬，也不看她们，叹着气扭转了身体走了。

不知为什么戚二嫂从雪地上站起来，她朝着那个男人追出去几步停住了。她觉得应该和那个怪人再说几句话，问问清楚。但是那个怪人已经跨上马背，身体摇晃着被马驮着走远了。

“来年五月里你来再吧！说不定……”

戚二嫂朝着丑陋男人的背影喊了一声。一股突如其来的旋风把她的声音席卷起来带到天上去了，也不知道那人听到了没有。

戚二嫂微簇眉头望着那个陌生人慢慢离去的背影。那匹青色皮毛的马身上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几乎使人辩别不出它皮毛的本来颜色了；给旷野上的风一吹，马直打哆嗦。大青马扭动着浑圆的屁股不停地甩着尾巴抽打自己着，试图将罩住身体的霜打下去。经验告诉戚二嫂，那个丑男人为了找他的朋友至少跑了几百里的冤枉路了。她的心里很有点感动。

相貌丑陋的男人走了。

半夜里戚二嫂猛然醒来，她是被自己的一个梦惊醒的，白天里看到的那张可怕的脸出现在她的梦境中。她毫无来由地梦见了那个寻找古海的丑陋男人。“高个子……年轻男人……”戚二嫂搜肠刮肚地思想着。突然把那个丑陋的男人和海九年联系起来，自言自语道：“他该不是来找海九年的吧？”

戚二嫂撩起窗帘的一角望外可看看，窗外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数九天的寒风在院子里打转，发出野兽般的嘶叫。

春节在没有男人的贴蔑儿拜兴过得很平淡。而在这一年一度的节日里，盼望驼队归来，盼望自己的丈夫的心情在女人们的心里猛然膨胀起来。无聊的平淡的日子消磨着年轻女人们的宝贵青春。她们的骚动的心情被苦闷的时光压抑着，这种难以言表的心理不可避免地扭曲着表现出来了。?

“那个萨拉齐来的老汉对骆驼配种可是真有一套……”?

在放牧的时候女人们聊着聊着就把话题扯到性的问题上来了。由于妒忌，麻三婶总想拿戚二嫂报复一下子，就说：“戚二嫂，你没让那

个萨拉齐来的瘸子给你也配一配吗？”?

大家都哄笑起来。?

戚二嫂斜躺在被太阳晒化了雪的沙堆上，身子底下铺着半截羊皮袄，身上盖着半截皮袄，拿胳膊肘子支撑着身体。?

“配啦!大概不出明年的秋天就会生出一个小刁三万来！”?

沙冈子上又爆起一阵哄笑。?

“好哇！你在骂人呢，你在骂我家三万呢。”麻三婶一甩手把一个驼绒线团抛在戚二嫂的头上去了，“你等着，戚二嫂，等驼队回来，我把你这话告诉三万，看他不找你算账！”?

“待驼队回来就怕你什么也顾不上啦。”?

第89节：商人的眼里满地都是钱(4)

“怎么啦？”?

“这还用问吗？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你是一只很厉害的母狗，男人落在你的手里你就会骑在他的身上再也不肯下来了。瞧瞧吧，大虎、二虎、三虎……不歇气儿地生了五个‘虎’，这还不过瘾，到末了一下子又来了个双胎！”?

“哈哈哈……”?

“嗬嗬嗬……”?

“嘿嘿嘿……”?

各种声调的大笑汇合在一起把整个雪原都震动了。?

觉得受了侮辱的麻三婶脸涨得通红，很均匀地散布在脸上的麻点都变成了紫色的小坑。她恶毒地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细的缝，望着大笑着的同伴，心里想着主意。待笑声落下去之后，麻三婶开始反击了。她把紧紧抿着的薄嘴唇拉成了一条长线，撇着，斜瞄着戚二嫂反唇相讥道：“噢！我麻三婶生娃娃有什么丢人的？谁家的锅底没有黑？我可不像有些女人，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结果让自个儿的男人穿着别人家女人的花兜肚回了家。”?

戚二嫂的脸色立刻就变得灰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了。刚要张开嘴大笑的女人们一下子都愣在了那里，谁都笑不出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个人的身上，此刻白驼寡妇就坐在她们中间！?

雪冈子上顿时一片寂静，空气凝固了。在大家的目光中白驼寡妇无声无息地站起来，像拿起一个不能胜任的重物似的拾起身边的哨棍，走开去。在站起来的一瞬间她侧着涨红的脸向戚二嫂那边扫了一眼。?

自古以来就有一条朴素的道德约束着贴蔑儿拜兴的人们，男人在外边有了相好，这事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结果只有妻子被蒙在

鼓里。但是谁也不能捅破这张纸。而麻三婶在戚二嫂愈合不久的伤口砸下了一块石头，把伤口打烂了。?

“我该去看看自己的骆驼啦。”七哥的妈带头站了起来。跟着她的动作女人们一个一个地就都站起来，大家散开了。只剩下戚二嫂和闯了祸的麻三婶留在那里。?

麻三婶用手撑着身体挪到戚二嫂的跟前向戚二嫂道歉：“是……三婶我一时糊涂，说走了嘴。”?

“滚你妈的！”?

戚二嫂一拳把麻三婶打倒在雪地上，然后伏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黄沙遮盖了旅人的脚印，时间掩埋了女人们的痛苦。不久村人包括戚二嫂本人就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掉了。世世代代的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戚二嫂又能怎样呢？更何况她的丈夫戚二已经答应往后再也不上白驼寡妇家去了。?

春节过后的一个暖融融的下午白驼寡妇来到戚二嫂家。她的镶着水獭皮边的大襟皮袄内包着一只毛茸茸的黑色皮毛的小狗。?

“你有什么事吗？”戚二嫂站在屋门前的台阶上，语调冷冷地招呼着客人，打量着客人怀里的吱吱乱叫的小狗。

“我给你送狗来啦。”白驼寡妇把怀里的小狗往上托了托。黑色皮毛的小狗崽摆了摆大耳朵，睁着两只天真无邪的眼睛冲戚二嫂“汪，汪”叫了两声。小东西稚嫩的样子把戚二嫂逗笑了，“到屋里来吧。”

戚二嫂挪开了门口，顺手把门拉开了。?

“前年冬天狼群偷袭了我家骆驼的时候，你们的哈利狗和狼打架的时候被咬死啦。现在我家的母狗刚下了一窝崽，这是最大的一个，我给你抱来了。”?

“我很喜欢这只小狗，”戚二嫂从白驼寡妇的手里接过了小狗，把自己的脸在小狗毛茸茸的身上蹭着，“你坐吧。”?

这是自去冬以来她们头一次说话，她们和解了。?

但是时间并不是一贴万能的膏药，丈夫的不忠给戚二嫂心灵造成的创伤却是任何药物都难以治愈的。这种创伤就像一粒种子隐藏在她心里的一个角落，在包括戚二嫂本人也不清醒的情况下等待着萌发的时机。

驼队归来，相聚之间人们需要说的话太多了，戚二嫂把那丑人到村子历来寻找古海的事早忘到九霄云外。驼队的归来给在家的女人佳人带来新的财产异域的珍奇物品和说也说不完的奇奇怪怪的故事。这些故事吸引着大人孩子的注意力，消耗着人们的好奇心和热情。每天从傍晚开始在各家各户的炕头上，汉子们喝着老酒聊谈能深入到第二天的黎明。

第90节：商人的眼里满地都是钱(5)

从五月到九月是驼夫和驼户掌柜们休养的日子，在这段日子里他们得以尽情地享受生活，在赌场在妓院在酒馆在遍布城乡的野戏台前在各种游乐活动的场所都滞留着从驼道上归来的汉子们的身影。他们大把地花钱，大碗地喝酒，扯开嗓门粗声粗气地唱歌。家务事全都交给了女人们，如何关于生意和劳作的事情根本就进入不了他们的脑子。在这段休闲的日子里海九年做出了一件令贴蔑儿拜兴人感到意外的事情，他就像玩耍似的做成了一笔生意，轻轻松松地赚了几百两银子！

半晌午的时候贴蔑儿拜兴的一群汉子相跟着走出了村子的南口，一路说说笑笑地往村子的东南方向走去。他们去干什么？他们是要到京羊道上痛吃一顿羊肉。说到在京羊道上吃羊肉可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话猛然说来，外人一下很难听得懂，彼时从喀尔喀草原到北京有若干条专门运送活羊的道路，称作京羊道。京羊道全程四千多里，由于长途跋涉羊群走到阴山一线的时候就会有为数不少的羊因为体力不支而掉队。那些体力不支的羊被称作羸羊，有经验的羊把式会把羸羊收拾起来专门归于一个群体，交给一个羊倌管理，跟在大队的后面慢慢走。羸羊也有情况不同，体力特别差的仍然会跟不上队伍。怎么办？总不能照顾少数羸羊而停止不前。多年以后就形成一个规矩，羊把式就给羊倌一个权力——把实在走不了路的羸羊杀掉。羸羊在京羊道上沿路都有，但是只有到了阴山一线数量才特别多。每年羊群在京羊道上移动的时候，熟悉此道的人们就会等待在道路两旁，白拣便宜，痛吃羊肉。因为那些被杀掉的羸羊数量是很多的，羊倌根本吃也吃不完。

贴蔑儿拜兴的汉子们自己带着大铁锅，还没等羊群过来就在底墒挖好一个坑把大铁锅支好。就近拣拾一些干柴。等到羊群过来，帮助羊倌把羸羊杀掉。现煮羊肉只要水翻两滚肉就熟！杀羸羊这种活儿都

不用羊倌亲自动手。那些走路走的精疲力竭的羊倌乐得有人帮他们处理羸羊，在煮肉的时候自己还能歇歇脚。吃饱了羊肉，羊倌再上路的时候只要把羸羊的皮带上向掌柜的交差就行了。

京羊道就从贴蔑儿拜兴村子南边不到三里地的地方经过。刚走出村子的南口，一向眼尖的二斗子就喊起来，他把胳膊扬起来指着远处的大道说："你们看！羊群……"

"是京羊道上的羊群。"

"哇！真的是遮天蔽日啊。"

"恐怕有五百只。"

"是一千只。"胡德全很有把握地说，"京羊道上的羊群都是有数的，是统一的，不能乱来。每一群都是一千只，是有规矩的，十群羊组成一顶羊房子。"

"就是。"

羊群正好从他们的面前经过。尘土飞扬，羊咩咩咩地叫声连成了一片！无数只羊的角质的蹄子踩踏着土地使脚下的大地微微颤抖起来。

"羊把式很能挣钱。"

"也不容易，要赶着一千只羊走几千里路呢。羊群还不能掉膘。"

一个羊把式走到二斗子的跟前，他的肩膀上搭着一件湿漉漉的毛毡雨蓑苴。

二斗子问："大哥，你傻了还是怎么的？大太阳地的身上披件蓑衣？"

"你看不见，山里边刚刚下了一场大雨。"

胡德全很老练地对羊倌说："把式匠！歇歇脚吧……"

羊倌犹豫着，看见前面已经有一个矮个子的汉子把羊群截住了。

"好吧。"

羊倌同意了。他把湿淋淋的雨蓑苴丢在地上，就地坐下了。羊倌把装了烟叶的羊皮袋丢在地上，从腰带上抽出烟袋悠闲地抽起烟来。

吞云吐雾间看着一群汉子三下五除二就把十几只羸羊给杀倒了。眨眼的工夫就大卸八块丢在大锅里煮上了。也就是三五袋烟的工夫就听到有人喊："羊肉熟了！"

大嚼着羊肉，羊倌看到一个高个子的汉子来到他的身边。"师傅，我想和您商量个事儿……"

"做什么？"羊倌含混地问。

"咱俩合作一把。你看，这些羊肉一下根本吃不完。"

第91节：商人的眼里满地都是钱(6)

“你想把肉带走？”

“不是！这些羸羊都是红灯笼，没多少肉，也不香，把膘都掉光了，柴火似的没人稀罕。”

“你想干什么？”

“你听我说，你不是急着赶路么？”

“是啊！”

“能不能我拿羊皮换你的羸羊？”

“羊皮？”

“是啊，我拿旧羊皮跟你换，你看刚剥下来的羊皮湿淋淋的多沉！”

“那倒是。你的羊皮呢？”

“咱下一次。”

“成！”

一笔没有投资的买卖就这样做成了，羊倌很快就知道这个高个子的汉子叫海九年。

当天的晚上海九年的特别行动就实施了。刁三万骑着马刚刚从城里回到村子里，在村道上被海九年拦住了。海九年对刁三万说：“把你家那些烂羊皮卖给我吧。”

“什么烂羊皮？”

“就是我和二斗子住的东厢房里堆的那些羊皮。”

“你要这些烂羊皮作甚？”刁三万说，“是要做皮袄吗？你随便拿两张算了。”

“我作甚你别管，你只说卖还是不卖？”

“呵呵，还真的校上劲儿了。”刁三万说，“好，你说价钱吧。”

“五钱银子一张。”

“笑话！”

“你要多少？”

“一两半！”

“三两银子就买一只二岁口的大羯羊啦！这价归化连小孩都知道。”

“一两银子吧。”

“就五钱！”

“你他妈的真会讲价钱，做个买卖人倒合适了。”刁三万笑了，“拿去吧，反正放在那里也占地方。”

一笔买卖成交。海九年又以一分的利息从刁三万手里借了一百两银子，把自己在走驼道时挣下的钱凑在一起，集合了三百两银子的资本。买卖开张，先是在村子里转，把各家各户闲置的羊皮全都收购了，三百两银子换回一千六百张羊皮！

一个夏天蹲在京羊道上，晚上也不回村，就在大道旁支一个破帐篷，立秋的时候居然变成拥有八百只羊的主家。真的就像变戏法似的，海九年用大马车把那些走不动路的羸羊运回自己的院子里，割来新鲜的麦芒草喂它们。经过一个秋天的精心喂养，八百只羊羸羊个个活奔乱跳，膘肥体壮。

这时候贴蔑儿拜兴村的人该发愣了！

二斗子帮着海九年忙活了一个夏天，待到初秋时候两个人把一群活蹦乱跳的羊赶到归化城里的养桥上去，卖得两千八百两银子！

二斗子感慨说：“这简直就像是变戏法似的！这银子挣的真是太省劲儿了。”

“明年还干不？”

“傻子才不干呢。”

海九年把挣来的银子带到驼桥，当下就换到手二十几峰健驼。

后来当海九年回归了大盛魁，有一次又说起这码事，大掌柜王廷相给出了这样的评论，“好商人的眼里满地撒的都是钱，只是别人看不

见罢了”。结果京羊道上的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被海九年发现了被他抓住了。一个看似不是机会的机会给海九年带来了财运。

故事传开来，戚二嫂思忖道：“这种事是只有商人才能想到的事情，我们贴蔑儿拜兴的养驼人自古以来就只懂的饲养骆驼，靠拉骆驼糊口靠养骆驼发家……”一个闪电照亮了她的记忆，戚二嫂想起了去年冬天那个到村子里来找人的丑陋男人，那人说的一句话在她的脑海里冒出来“……我是找一个名叫古海的人”。

想必海九年就是那个古海了！想是想到了，但是戚二嫂没有去问海九年，她把这个疑问留在了心里。戚二嫂觉得，一个男人心里应该装有很多秘密才是，而男人的秘密最好不要随便去碰。尤其是不要由女人随便去碰。

第92节：义德改革铺规(1)

7 .天义德改革铺规

喀尔喀草原失去了往昔的安宁，归化城跟着也动荡起来。阴山南北、茫茫草原、乡村和都市里，商业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力量此消彼长都在按照自己的愿望表现着，演进着。犹如万花筒一般。

就在距大盛魁总号以南不到五百步的西五十家街，一座华丽的庙宇落成了，这就是京帮商会的会馆——三官庙。三官庙建成的第三天在那里召开京帮商会的成立大会，名士云集，归化的各界各派商人都被邀请参加了成立大会。随着在归化的京庄帮的商人人数日渐增多，京帮少年、商人的势力壮大起来。三官庙就是他们集资修建的。现代人对于三官很是陌生，需要介绍一下，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这三官都是京帮商人所崇拜的神，京帮商人的商社就设在三官庙内。京帮商会人气很旺，大有与大盛魁和通司商会分庭抗礼的势头。

在归化、包头、达尔罕的京帮商人派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请归化通司商会、耆老商会、冀州商会、陕西商会、万驼社、羊马公会等一百二十八家行社出席，选出会长张国泰。会议结束张国泰在归化最讲究的饭馆晏美园招待客人。整个一个晏美园被京帮商会包下了，大张旗鼓大造声势。这是京帮商人第一次在归化大集结，大亮相！

可以说至此京帮商人就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了归化城的土地上。作为商帮会馆，三官庙成为京帮商人集会的地方，后来在这里出了许多商业谋略，不但影响了归化商界的运行也深刻地影响了归化地方的社会生活。

离开晏美园李泰坐着轿车直接来到大盛魁城柜。几年的工夫天义德商号发生了很大变化，已故大掌柜郭宝义的大儿子郭玉，自娶了沙王的妹妹娜仁花就在归化安了家，再没有离开过。郭宝义去世后，原本郭玉要继承父亲的大掌柜的职位，但是郭玉对经营商业不是很有兴

趣。他出资买下了天义德百分之六十的股份后就退居二线做了财东，大掌柜一职让给了精明能干的李泰。

李泰李大掌柜坐着轿车来到大盛魁城柜门前，也没有让门房知会大掌柜和管事掌柜，直接就走进了内院，他是大盛魁的常客，路径熟的很。最主要是这些年两家走的很是近乎。自从大掌柜亲自出面不辞辛苦到京羊道上把布龙召回，救了天义德的急，之后两家就更是亲近犹如弟兄，大事小情常来常往。待天义德的大掌柜郭宝义病逝以后，李泰接替了郭宝义的职务。新的掌门人对大盛魁对大掌柜更是尊重有加，李泰经常到大掌柜登门求教。

京帮商人的集会大掌柜没能出席，原因很简单，他自从送郦先生崴了脚一直没有好，只能拄着拐杖在城柜的院子内走走，也就是限于大盛魁的内院。号内大部分事物都交给了贾晋阳和王福林两位处置，只有那些特别重要的事情大掌柜才过问一下，或者是有必须要见的重要的相与或外地客人在城柜内院的小客厅接待接待。依大掌柜的想法，这也是在做逐步退下来的准备。有时侯大掌柜也是很悲哀的，他常举着自己的秃手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看，我这个样子还能做什么事情！一双秃手连喝茶吃饭都得别人伺候，一付拐杖连大院都走出不去，该退休的了！"

在月门那儿善元迎住了李泰。善元要把李泰到来的事告诉大掌柜，正要张嘴李泰朝他摆摆手把他制止了。善元没言声，跟在李泰身后走进客厅。小客厅内很安静，大掌柜在埋首看一份账单，眉头皱着。许是大掌柜觉得口渴了，头也没抬吩咐道："善元，给我倒茶！"

善元赶忙跑着来到柜子跟前拉抽屉找茶叶。一个精致的景德镇小瓷壶，放好茶叶沏水上水小心翼翼地端给大掌柜。

李泰在半路里把小茶壶接过去了。

"大掌柜，茶！"

大掌柜一听声音便吃了一惊，扭转身子见是李泰，笑道："啊哈！是你啊，李大掌柜。"

“不敢不敢！我在王大掌柜跟前只不过是个晚辈而已，我这里伺候着您哪——您喝茶！”

“坐吧。”大掌柜挥了一下手锤，“三官庙京帮商会的成立大会你没去吗？”

“我去了，我就是从那里来的。”

“好哇，你还惦记着我这老朽。”

“看看大掌柜，说些闲话。”

“善元，给李大掌柜上茶！”大掌柜问，“你喝什么？”

“不客气……，善元 你给我沏一杯春天的雀舌！”

大掌柜问：“听说天义德正在进行大刀阔斧的铺规改革。”

“不得以而为之！谈不上什么改革，只不过是吸收些许有能力的非晋籍人士入号……小小的变动，不敢和大盛魁相提并论！不敢！不值挂齿。”

其实关于天义德商号改革的事大掌柜什么都知道，都是李泰力主排除众议实施的。不但录用了非晋籍人士入号，并且视其能力，将他们安置在重要环节做主事掌柜。比如土默特蒙古人布龙就被安排在了总号内分管京羊庄业务。在天义德总号的“万金账”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归化当地蒙古人的名字，布龙的身股是四厘二毫。这可是归化晋籍商帮几百年间所没?的事情，应该说是破天荒。几件事办得都让大盛魁的大掌柜当然也包括整个归化城各界人士非常吃惊。

第93节：义德改革铺规(2)

李泰还做出另一项重大举动，就是把天义德设在归化城内大南街的总号移到了城外扎达海河左岸的新址上。迁址那天不但放了炮，还请了秧歌队闹红火。由于这些举动称了道台张国荃的心，张国荃亲自出面到大召走一趟，把大召主持达喇嘛请来，为天义德念经祈福。

据说这一条李泰是为了迎合道台衙门。张国荃要整治扎达海河，归化各商号都要出钱捐助和支垫，反正天义德也得出银子，并且数量庞大，索性弄个新址靠近靠台衙署，让张国荃高兴。

李泰还别出新裁，在新落城的总号大院前面修建一处河滨花园。拿石头刻了一个蛤蟆，那蛤蟆型如牛犊漆成绿色，还会喷水。引得好多市民前来观看，搞得人气旺盛。这个沟子溜得让张国荃很舒服。道台大人对李泰的花园很是欣赏，夏日的傍晚傍晚，吃完晚饭人们常常能看见道台张国荃身着便服背着手在花园内溜弯。

其实天义德的改革也是为形势所迫，首先是京帮商人的进逼，其次是俄国商人和英国、德国诸班洋商的进逼。这两股商业势力严重地摇撼了老三大号在归化地区的商业控制权。大家都知道京帮势力的后台是道台衙门的张国荃，几年的工夫在不知不觉见归化市面上装潢漂亮的京字店铺差不多已经连成一片。抢去了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并且还在发展，由南往北，进入阴山以北的草原。

不久京帮商人就不再满足于归化市场了。他们把自己装潢整洁的店铺开到了包头，开到了大青山北面的武川县和百灵庙地面，并且沿着茫茫的草原上的驼道向北向西发展一直扩展到了喀尔喀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在边境上的买卖城也占有了相当的份额。

京帮商人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京派商人的经营风格，同时给归化城带来了一股奢弥之风。京帮商人开设的店铺不仅是店铺本身装潢的漂亮，讲究做派的京帮商人还别出新裁，第一次在京履泰门市上使用了年轻的女性站柜台售货。这些女性售货员被归化人称作女伙计。女伙

计们身穿蓝底粉花旗袍，笑容可掬的站在柜台后面接待顾客，此举在归化城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间从归化城的各个角落从新城绥远从土默川的许多乡村，涌来来许多看热闹的人。买东西的不买东西的大家都聚在京履泰的门前，店铺门前的马路时不时地被堵塞了。

谁都知道归化地方不论行商和坐商大部为山西籍人士，山西人忍耐克俭，不事张扬，他们饮食简单，衣着朴素。以山西人的性质出发，他们所开的店铺，铺面全都非常简陋，站柜台的伙计也都呆板木纳。这种呆板木纳的形象在人们的眼里已经成为商人的代表形象，突然间在大南街的店铺里冒出了几个操着京腔京调的女性伙计出来，如何能不在归化引起轰动呢?

不仅是业务方面，就是在个人生活方面京帮商人在衣着、饮食和居住方面也特别讲究，他们工作有工作的服装，或在店铺里或在街市茶馆，无论什么时候瓜帽长袍马褂都非常整齐衣服讲究、颜色鲜艳，蛋黄色的、粉红色的、金红色的马褂镶着鲜艳的丝制滚边，这样的衣着在大街上彼彼皆是。京帮商人对归化的特色吃食烧麦不是特别的喜欢，却非常地青睐涮羊肉。随着京帮商人在归化城数量越来越多涮肉馆的数量也猛增起来。京帮商人还把京畿地区包括天津的商客招引来了，几家新型的旅店随之放炮开张。

李泰总是愿意标新立异，他也追随京帮商人的作风甚至都想过要在绸缎庄起用女性伙计，这个计划在字号内遭到普遍反对，因而没有实行。李泰善于取人之长，他的革新在归化商界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少坐商铺面都在他的影响下发生了动摇。有些商人仿效京帮商人的铺面将自己的铺面改造，纸糊的窗户改成了明亮的大玻璃，柜台、货架都换成了新的时髦的。店员也换了服装。整个商界甚至整个归化城的精神面貌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变化。

但是这种变革遭到人数更多的守旧派的反对。以大盛魁为代表的老牌儿商号仍然控制着潮流，天义德的改革只能是一样时尚被人们谈

论而以，实际上跟着天义德学的商号还是寥寥无几，绝大数的商号都还在看着大盛魁的眼色行事。

第94节：义德改革铺规(3)

大掌柜王廷相说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好酒不怕巷子深，咱做生意靠的是本份靠的是诚信，耍那些花架子没有用。"

商业的变数在万花筒般的外表下潜行，有更厉害的大掌柜还不知道呢，李泰暗中正在积极与万驼社联系。与大盛魁争夺控制万驼社的权力，使大盛魁感受到自己的领袖地位受到了威胁。还有天安社的大多数商户也在市面上看出一点端倪，都发现了通司买卖的油水大银子好赚，于是史靖仁便率领他们开始向驼运行渗透。其中不少人私下买了骆驼交给万驼社的朋友代管，分红利。有的甚至把店铺转卖后，专心于驼运。不仅是天安社，其他行社的人也有不少人向驼运行渗透。俗话说水涨船高，于是乎归化驼运行迅速升温。成为被人们看好的行业。

与此同时洋商大量的拥进，也改变着归化城的面貌。在城内的大南街大北街这些主要的街道上，俄国商人、英国商人、日本商人、瑞士商人开设的各种店铺连成了线。西方人修建的店铺更是形彩各异，有俄罗斯式，有瑞典式，有英格兰式，有德国式，有日本式，五花八门。在人们并不经意的时候，就在归化城的北门外，沿着扎达海河与圣母圣心大教堂并排又耸立起一座更加高大的天主教堂。正在建设中的新教堂还没有取名，但是它的尖顶已经成为归化城的最高点了。新教堂与伊斯兰教的清真大寺仅只百步之遥，和久居北门外的回民聚居区差不多混淆在了一起。至此庙堂召寺在扎达海河两岸和偕共处，一直延续下去，成为归化城的一大特色。

生意上的较量似乎不仅仅局限在商场。更有意思和更吸引人眼球的是，早在天义德修建滨河花园之前，京帮商人已经第一个在京履泰的旁边修起了一座河滨花园，每日早晚引得不少游人玩赏期间。在环境美化上向京帮商人的风格靠拢，李泰的举措也是晋商第一次放下身架向外籍商人学习的范例。道台衙门也没闲着，紧接着是张国荃在他

的道台衙署前面也修建了一座花园。张国荃也属于京帮，天义德的河滨花园建成之后，在扎达海河两岸隔河相望呈品字形出现了三个河滨花园。在三个河滨花园中天义德的建在最后，但是天义德的花园也最大。然而在美化扎达海河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积极分子，就是俄罗斯商人伊万。或者说是俄罗斯托博尔斯克公司。他们预备进入归化，急需要给归化各方一个好印象。伊万一次性地就捐资三万两汉堡银子，是一顶一的足成的好银子。张国荃好不高兴，当即就答应在扎达海河的右岸靠近道台衙署的地方给托博尔斯克公司划出一块地皮，以供其营建公司的房屋。而这块土地是免费提供的，合着伊万没有花钱就在归化黄金地段搞到一块地皮。当然私下里伊万也没有亏待张国荃，赠送一个纯金铸成的猪。张国荃生肖属猪的，赠送是在张国荃的私宅内完成的。伊万进入归化之后情况就变了，托博尔斯克财资雄厚也舍得花钱，伊万一出手就不同寻常，他修建的花园超过了天义德花园两倍。

消息传到大盛魁，大掌柜一个劲儿地摇头，他说："真没办法，这个伊万在做生意方面一点不比咱们差。对大清世俗民风的了解也很深入。"

此举在一时间在归化城传为佳话，新城的满族贵族专门乘轿车到扎达海河来观赏游玩。不久甚至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理番院的京官都知道了。饭后茶余谈起归化城，都说归化城那是塞上的小京城，因此张道台官声飙升。这件事在后来朝廷对归化官员的大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国荃因此得以连任，在归化道干了六年。大计现在的读者或许陌生，简单说就是审计。清代有三年一大计的惯例，是审核地方官员的制度。结果分三等，优秀者得以升迁，合格者可以连任，不合格的就要调任或降级。而贪污腐化的官员会遭到处分甚至投入大狱直至砍头。归化城的好名声传播开来，在大清朝廷的吏部归化城的官位就跟着升值了。再有补缺的闲官要求到归化来，要掏的银子比以前就多了。

一股时尚的新而且陌生的空气吹佛着塞上古老的城市。京帮商人在归化城商界抢滩占点，很快就十分天下据其三，成为一支不可小虚的商业劲旅。

李泰就是为京帮商会的事来找大掌柜商讨的。

“京帮商会会长您可熟悉？”

“你是说张国泰吧，近来常常听人说起，似乎是很能干的。我只知道张国泰是最早进入归化的北京商人。不管是京帮还是晋帮还是冀陕帮在归化作生意的商人大家都是中国人，面对洋商的倾轧和进逼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眼下如何对付洋商势力的入侵才是根本的。还是那句话，只有大伙儿抱成团我们才不至于被打垮被挤垮，才能保住自己的谋求生存的余地。”

“大掌柜说得对。”

说着话王福林回来了，一进门发现李泰在座，道：“啊哈！李掌柜倒是赶到我的前头了。”

“我没心思在那里吃饭，心里惦记大掌柜呢，过来看看。”

“谢谢李大掌柜！”

“王大掌柜既是通司商会会长，又是长辈，理该孝敬！”

“刚才你亲眼看到了，”王福林说，“咱归化城再也不会平静了。京帮商会势力大了，我们不能再小觑了！如何谋划李掌柜可得多费心了。”

“何止是京帮商会，俄国商人的来势也很迅猛。伊万已经把张道台走通，买下了扎达海河西岸的一块地皮，很快就要破土动工了。”

“从哪里来的消息？”

“确切的消息，是从道台衙署传出来的。”

大掌柜插言道：“张道台不是对俄国人很仇视吗？怎么一下就转过来了？”

“哼！还不是银子在作怪？有钱能使鬼推磨。”

“错综复杂！”大掌柜摇头。

三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看看大掌柜现出倦色，李泰找个托词就起身告辞了。福林把李泰送到了城柜大门口。临分手李泰又叮咛王福林："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对俄国人对京帮都不能掉以轻心。王掌柜，你可要多操些心了。王大掌柜老了，大盛魁如今是看你的了。"

"不敢乱说！"王福林严肃着面孔送走了李泰。

王福林重新返回了大掌柜的房间，他有事情要和大掌柜商量。

一进门就听大掌柜说："我们这些买卖人啊，平日里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外部压力一来，大家就开始往一起聚拢了。"

"聚在一起还不一定能抗得住洋人，不然就更不行了！"

"是啊，今非昔比。"

"大掌柜，你看李泰这个人真是能干！反应敏捷，动作迅速，思想大胆……李泰的举动让很多归化人赞赏。"

"是能干啊，我们大盛魁如今就是缺这样的人才。"